睡庵集序

不佞結夏一枝巢中杜門無所接措適門人王生来手睡庵集一編請序予讀之竟曰嗟乎至矣哉夫文生於情乃爲真文三代以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還王跡熄而詩亡詩亡非詩亡
也亡於情也非情亡也亡
於情之真也是真者音之
發而情之原乎歌詩燕享
樂府鐃歌古體近律皆感
於事徵於情而會於時時

之遞降三代不能不為漢
魏漢魏不能不為六朝六
朝不能不為李唐三變此
之謂風從風而靡者人規
而人模代程而代守曰文
必於左馬班揚詩必於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李杜舍我其誰
噩衣冠優孟神理索然噫
假令文必左馬班揚詩必
曹劉李杜此數公者已稱
烈羊鳴何勞更舉乃嘉賓
不然彼其直而不倨複而
不煩樂而不嬉哀而不怒
若風水之相遭烟波浩渺
真文出焉故嘗舍筏而登
彼岸亦不棄律而成體裁
洋洋乎哀一代言矣今夫
薄海内外捄觚者無啻九

牛毛然疆笑不懽懽者未
必風流暢適之景也疆哭
不悲悲者未必宰騶抑鬱
之懷也餘飲人物補綴川
即累牘連篇何詣情事又
暴日諸賢有不羞屋辱而
吐棄之耶宜嘉賓之樹赤
幟於中原而趨者之若鈞
也茲刻也天壤間誦習兖
蒲烏知夫戈戈者不獵取
而淺收之曰左馬楊班曹
劉李杜今復在此此之為風

又曷可長乎嘉賓且泰之
何矣雖然嘉賓方著作彤
闈經綸黃閣行將百世模
楷又奚有於一編也是為序

江夏郭正域題

臆菴文集序

欲殺衆何意千秋甚在斯也非
霍林前時過江之向分去予數千
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
六濮吟此自壯故歲其門人薩濔
劉生敦濮榮仁王生士烺先汲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遊問霍林容貌言吠在長安
吾亦日言吾師清顏美鬚與猶堂談
常極夜旦遊日益廣而貌汲加肥予
喟然而止子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
也道心之人必具俠骨具俠骨者必有
深情所興多墨流連相為綣綿
南榮酒出書謂予題其牖菴
子首予為荊川翔廻慨然有東下之
蓋前聞孝之本宜以有所不嚮而寓
棄間霍林復爾寫
夢窗者逾年春而霍林還為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所疑罷官家於是天下有識之
士莫為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林者
道心人也芳庶庸貞足世師表而當
在長安嘗謂詞林素董二君曰君等
苦道心不善堅固久遊不過奇援
黃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
惑其黃閣耳余太早計予以霍林文
字雅之其福澤常在乎彼人者何
以明之見其初筮第時數作攸好遊盃
為其里人作難脫刺客于桔廬破
袖之事一函思除詞莫脫而遁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奮捷疾歷礫瞳忽可嘆若
出若沒大非前顧閒中帶設著
笑予猶意其翩連而貴世樂所
誘或忘其英骨爲已乃饋甚矣咏
種種異之篤于功名世法之外有
以秀巖而蓄發或千餘言殆如
其辭或數十語若爲而詰如霧
流煙如雲滿月如洗巖如扶
決扎雖其稿積衍掇尚未極其
睨世之情甚必石爲世人而爲道人
文人也決笑至于顏往短長率意
受律氣力沉厚班駁當理成其

家言方前過江時滇已度越矣
其大致蓋富貴而尊賤賀悅皇
讓而於觀瀾味其人胞懷曠明卓
殊有巨物豈區區侍一黃閣而滄龍
與世吐咽者與至其沉冥痛申請稱
有可肇似者平生事舍卒黑白

不戚按一死終無辭矣滑朝聞道
夫以敬聞道而傷平生事子所謂有
深情者也嗟夫霍林之下道子文一
也義端未熾滑其里人與之患難
而迫之起功力未竟滑朝貴菊與
以賤貧而恐之成彼人者無乃過為

福德與自是膳蓼可以慨然
以山川為案質以煙雲為想似此
釋為飲食以噉為事葉混擇鏡
緊不由人道與文新文隨道真
薄猶絕肆入微妙有永廢而長
存然則所謂千秋其在斯者歟人
何與耶然彼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
其必千秋也又曰郎其饒為千秋
吾且固以今日之事嚮夫以是相難
着猶徙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
姑言之以為膳蓼文字序
萬曆歲辛亥秋一日清遠道人

臨川湯顯祖書于玉茗堂

睡庵文集目錄

卷一　序

王西華先生半山藏稿序
徐見可鳩茲集序
蒹葭稿詩集序
石頭菴詩集序
戒殺文小序
社山朱氏宗譜序
說劒齋稿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氏族譜序
方氏族譜序
皇明開天玉律序
灪園雜著序
巳酉歲貢序齒錄序
劉氏鴻書序
老莊臺縣序
德政錄序
黃山遊記序

卷二　序
張肅仲香雪房稿序
秦華峰先生倚雲樓集序
燕石齋小草序
西山雜咏序
白師清疏草序
王昭文論草序
任白甫雲龍閣草序
陳汝礪詩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先生寓拙草序
遊燕草序
謝友可薄遊草序
潘大夫傳誌序
書詹問石將隱述
山房斧藻序
泇河疏議序
駢志序
追思録後序
春居集杜序
卷三　序
刪選房稿序
沈季虎新義序
題吳長輿環應草
書白進士稿
祁進士易稿
戴會魁稿序
望雲春草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王季木制義
梅公衍飛霞館義序
張象先四書義序
韋編翼引
醒言小引
陳鳴周制義序
丁未同門稿序
兩孫制義引
王觀生近義序
冠朝郭氏族譜序
卷四　序
王季重松龕稿序
胡伯玉文序
兩生近義序
唐君平視古草序
王叔子四書義序
陸伯承稿序
袁公籲稿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象明稿序
駱象先稿序
易四房同門稿序
館課序
劉生制義序
王用之稿序
金鳳儀行稿序
鄒臣虎稿序
朱康侯稿序
秋水堂稿序
韓求仲四書辨眞稿序
何進士稿序
包儀甫制義序
賦嘯齋制義序
朱君輿選義序
易一房經稿引
李君制義序
歷科鄉會程墨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奇稿序
睡庵大題選序
黃上珍如練草序
丁孺三制義序
李六觀近課序
李玄亮制義序
徐聖有稿序
吳福生稿序
湯叔瞳諸稿序

卷五　序

華聞修清睡閣集序
崇祀錄序
陸伯子元兆閣卿序
太上感應篇序
秦京詩序
序黃進士松關捉筆
高泰起桃浪館稿序
海門社草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鏡園草序
王犧先制義序
建平楊氏族譜序
東山近菴序
方時生芙蓉近菴序
倪文純稿小引
韓衢州集序
梁伯子制義題詞
四書文在選序

程撞生集序
嚴元龍課義
澹齋新稿序
椿木遐思題詞
張懿仲制義
兩喻生稿
書喬章甫小言

卷六　序

胡濟甫就正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叔夏制義序
書季弟稿
沈震陽公餘草序
汪呈瑞稿引
徐雲逵稿序
選歷科程墨漫書
馬蒼麓黔中艸
吳寧野小窻自紀序
印法參同序
金丹眞傳序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陳生十九義引
齊進士稿序
歸愚菴初學集序
唐之范稿序
駱院觀風錄序
堪輿眞印序
白沙劉氏譜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溪二王閣業題詞
蘿懸閣社義序
薛進士四書義序
采眞稿序
徐聖有隨喜錄序
卷七　序
陳公考績序
盛大參榮膺賜典序
汪中丞晉少司空序
贈李寶坻序
贈徐戶部榮滿序
贈黃先生膺封序
贈劉南海序
贈葛兗州序
大中丞健庵劉公晉大司馬序
都御史温公考績序
贈張叔翹序
卷八　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御方公九年考滿陞冏卿
戴工部榮膺　恩綸序
俞觀察奏最序
金太公擢憲徽寧序
馬太公榮滿序
馬太公考滿序
贈萬先生序
胡長州奏滿恩封序
王儀眞考績序
南陵黎侯膺薦序
別駕劉公擢守汝州序
贈學博許先生序
鄧宣城考績序
杜太公擢憲陝右序
胡司理奏滿序
劉司理奏滿序
卷九　序
岳父沈公六十壽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對橋夫婦雙壽序
新建相公七十壽序代
林敬吾夫婦雙壽序
于穀山先生六十壽序
陳太公壽序
方采山先生九十壽序
張封公壽序
程野鶴壽序
鄭圃田壽序
梁太翁壽序
徐長公暨配魏夫人偕壽序
卷十　序
王太公壽序
許葵心七十壽序
嚴繼槐七十壽序
方長公七十壽序
管起南六十壽序
汪存硯年伯八十壽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公六十壽序
大中丞魯泉餘詹先生八十壽序
韓太公八十壽序
內兄沈士弘六十壽序
梅文麓夫婦壽序
鵬初孫先生壽序
卷十一　序
朱南陵母太孺人壽序
何母壽序
曾叔祖母吳太孺人壽序
汪母壽序
尹母壽序
殷母貢恭人壽序
南母武太淑人壽序
杜母周太孺人壽序
虞母任夫人壽序
牟母何孺人壽序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卷十二　序
佴母詹太孺人壽序
曾母姑姚太孺人七十壽序
劉母唐太孺人七十壽序
詹母八十序
麻母八十序
湯母六十壽序
汪母七十壽序
嫂孺人徐母七十壽序
夏母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汪母六十壽序
吳母杜太孺人七十壽序
茅母丁安人五十壽序
唐嫂陳孺人六十壽序
霍太公六十壽序
詹母張碩人六十壽序
卷十三　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廬山記
黃山遊記
招寶紀行 補刻
台宕紀行 補刻
卷十四 碑記
武定州學碑
陳侯祠碑
後潭陳氏祠堂碑
前寧國守四賢祠碑
六合縣靈巖塔碑
太平府重濬市河碑
盧侯去思碑
直指田公修築宣城諸圩及合屬學田碑
烟駕園記
滄嶼記
鴻濛菴記
卷十五 墓誌銘
迪功郎南京錦衣衛知事白公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高公合葬墓誌銘

戚畹李公墓誌銘

崔贈公合葬墓誌銘

徐先生墓誌銘

廣東按察司副使浴宇曾公暨元配鄭恭人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東野張公暨贈宜人沈氏墓誌銘

馬處士墓誌銘

喻贈公暨封太孺人高氏合葬墓誌銘

卷十六　墓誌銘

先大父大母合葬墓誌銘

候補吏科給事中瀛嶼吳公墓誌銘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玄峯葉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杜宇林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直隸寧國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

玉洞王公墓誌銘
南京國子監助教陞湖廣辰州府同知冲和
潘公暨配姚氏合葬墓誌銘
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愼吾鄧公墓誌
銘
泰和梅公墓誌銘
方宜人墓誌銘
卷十七　墓誌銘
余母兩宜人墓誌銘
李孺人曾母墓誌銘
梁孺人墓誌銘
徐母董淑人墓誌銘
成母祝安人墓誌銘
節孝丘母李孺人墓誌銘
敕封劉安人趙氏墓誌銘
旌節吳母方安人墓誌銘
明故累封安人韓母陳氏墓誌銘
明故太學生阮公暨孝節阮母合葬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八　墓誌銘
九里山汪氏新阡誌銘
李宜人墓誌銘
程太學墓誌銘
明原山歐陽公暨陳孺人墓誌銘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誌銘
汪母江宜人墓誌銘
王母秦孺人墓誌銘
河南右布政菴吳公暨配孫恭人墓誌銘
封文林郎直隸徽州府推官鶴汀李公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九　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龍泉程公暨配周恭人合葬
墓誌銘
封文林郎戶科右給事中桂園王公暨配太
孺人秦母墓誌銘
浙江嚴州府知府海陽鄧公暨配方宜人墓
誌銘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知縣改揚州府儒學教
授實齋徐公墓誌銘
贈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東洲張公暨配封
太安人潘母合葬墓誌銘
恩貢王東菴暨配趙孺人墓誌銘
沈氏四世祖桑園公夫婦合葬墓碑
故贈公復吾錢公墓誌銘
書梅季豹第三子烈祚墓碣
卷二十 墓表
四川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資治少尹
任齋趙公墓表
光祿寺署丞洛原張公墓表
贈中憲大夫會公暨配林恭人墓表
譚先生墓表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嗣山曹公墓表
朱母墓表
周三望先生墓表

菊泉朱公暨兩孺人墓表
南岡李氏兩世阡表
卷二十一　傳
湯巖之先生傳
鄔徵君傳
鄭贈公傳
杜太公傳
姚先生傳
朱封公夫婦合傳
吳伯寶傳
程封公夫婦合傳
陳懷古先生傳
林太僕傳
南母裴太恭人傳
卷二十二　行狀
海豐知縣補祁州判官四明葉公行狀
光祿丞潘長公行狀
吳母姚太孺人行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龔母趙太孺人行狀
吳母方孺人行狀
卷二十三　題贊
羅範川像贊
羅夫人像贊
哲臣四子圖其一爲哲臣一何君美一孫聞
斯一不佞嘉賓
羅伯倫像贊
劉紫芝像贊
黃貞父像贊
三教逸史圖贊
榆谿釣徒贊
曾近江像贊
汪兩源像贊
吳環一像贊
郭建初先生像贊
謝在杭像贊
朱封翁夫婦像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松梵劉居士贊
杜道執像贊
饒源橋像贊
一乘僧贊
王節婦贊 有序
黃似山贊
喬聚所先生贊
爲張象先壽其叔伴洲像贊
武康宋繡法華贊
孫氏女繡觀音贊
達磨贊
趙仲穆射虎圖贊
阮寄卿像贊
蔡先春像贊
申文定公像贊
梅次公像贊
林仁甫像贊
龍巖王先生像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京像贊
王見心孝廉像贊
霍太公像贊
王竹塢贊
趙治心像贊
林叟像贊
黃玄龍像贊
鍾伯敬像贊
墨銘三則

芭蕉大士贊
林杜畫大士贊

卷二十四　題跋疏偈

書墨竹卷
書荀大公若像
書知非子卷
書文成詩冊
書金剛證果
書劉母貞苦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韓求仲易序
書饒翁家訓
書游養拙卷
書毛道人卷
書雪浪卷
書施子祠田冊
朱母滕安人表書跋
彭光祿夏林園卷跋
金陵雜志緣始
黃平倩書緊那羅像冊
書番僧冊
書趙用拙贈遺書牘
吳伯一卷
僧性宗冊
步吳玄水偶書
文衡山小楷卷
黃伯安有壯懷清景二賦雲社爲跋壯懷賦
矣予爲清景後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大夫四惟夢記跋
普德寺修造禪堂浴堂齋僧總疏
波若庵閣疏
無窮上人淨室引
敕賜黃山慈光寺疏
書華嚴閣疏
書茶圃疏後
湯院重修山門疏
仙燈洞募米疏
擲鉢庵疏
師子林募冊
鷲雲上人靜室募引
棲霞寺淨土閣引
募請華嚴經
楞嚴道場
清隱菴修造疏
幻淨林募疏
空谷樓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廬山慧日寺緣
募造觀音閣三義洞
飯僧疏
水陸閣疏
爲冉貢士乞賻
黃山募緣
通津橋募緣
修路因緣
法雲庵建造疏
募造檀香白衣
南京鷄鳴寺重修轉輪藏
募藏
天界寺圓覺庵疏
造塔緣起
造像疏
通津橋建菴募疏
徑山化城募疏
普德寺重修觀音閣募疏

佳山舖募建茶亭
花橋舖募菴疏
募建觀音殿疏
西林菴募田疏
募建楊柳舖橋
佑聖閣緣起
洗業菴疏
造檀佛募
募半林菴門

一合菴募萬人緣
長生會修造因緣
卷二十五　祭文
祭朱太公太孺人文
祭管母文
祭何孺人文
祭尹太夫人文
弔王德甫文
饒母奠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年祭徐對華文
合祭唐掌院文
合祭王文端文
合祭荆母文
祭戚母後安人文
祭李懷溪親家文
祭金太公太母文
祭馮親家及泉文
祭兵道林樗朋文
徐少槐先生祭文
祭劉著泉文
祭先祠文 代文
祭尹大父文
祭陶太老師文
祭孫年伯文
祭蕭先生文
祭黃憲副文
祭沈韞所文

明
祭于文定文
哭三弟仲任文
祭劉翊寰文
祭孫母孫星叔文
祭張不伐文
祭葉玉城文
祭管五陵文
祭沈震陽文
睡庵文集目錄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一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王西華先生半山藏稿序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歲年剉刻筋知精已耗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宮廬服輿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與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最易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乘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誚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代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授業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秘乃有文言深

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徐見可鳩茲集序

閒嘗欲寫一小像懸以自照倩人三傳而三不肖也一日走友人所滿座雜談一畫者就傍模之閧面未竟急持以歸家人皆失笑善乎蘇子瞻之記傳神也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優孟叔敖豈必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吾嘗以此論書論文法無外者世人每見人書不省美惡輒問某帖某帖見人詩文繆相推擬曰若也周秦若也漢魏六朝若唐若宋於乎秦周之與唐宋其代既已往矣帝自爲統人自爲氏則胡不曰若明詩明文而反借於異代又胡不曰若誰之子而

取既朽之骨相辱哉制舉之業代舌門牆寄思聖
諦宜謂古語而今以其應制也目爲時文記序傳
銘誌贊歌詩之類陳說今事酬答今人逢奇則奇
寓庸而庸其爲今語耳明也而世強而推之曰古
見名爲古文詞也離吾世而求之尋嬖索鼎而揣
摩千百年以上之物斤斤依倣不敢自置一籌笑
無惑也日旦旦而明非借昨日之光以爲今日之
光也景物歲歲而春非留今歲之草木以爲再歲
之草木也吾之面不如人之面拾安仁之遺貌著
爲眞吾而以說妻孥豈不羞且悖哉嚮者吾見見
可制舉業心好之是能古者來南閒與持論空闊
踔厲一掃前人已得其記序諸文所爲鳩茲集者
盡讀之嗚所欲嗚神化自有始嘆服以爲眞不可
及而盛推見可者或擬以爲唐宋或擬以爲周秦
見可起袂謝曰吾爲吾耳安能古人謂見可多遜
不知其志意深遠咈然不屑也後千百年以來能
自爲代者唐唯退之宋唯子瞻其餘斤斤倣古而
失之者多矣吾一歲遊吳越所與從一善相地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人能畫者偶到佳山水處一曰好風水一曰天然一幅圖畫余舉似一人稱詩者曰是子詩料旁一人笑謂余曰山水凹凸是子年來受用景物不殊取態各別顧人自得何如耳因敘見可文漫識於此

兼葭館詩集序

今海內知名士無不交景升者其好景升而序其詩者幾半之當景升名盛時吾髮未燥後吾漸長大日守帖梏不解稱詩性復孤絕眈閉門於海內士百不交一往年以病禮白岳偶一會景升兼館館中相見若宿相語若臭執苦三日不能去衆酒之岑山至醉割纜以別也士大夫詩道相高樹旗伐鼓互相榜譽中原吾黨白雪陽春兒時舉爲佳話今思之眞作何語令人欲嘔也使吾不見景升謂景升當是詩人海內士定名相附耳孰知其深情能中人一至於此詩之廢也久矣情之所不必至而屬對需之景之所不必有而押韻又需之才非屈宋交非蘇李吟非澤畔別非河梁淒切之音

便其易好廣騷擬古豈必愁思亦有性憎杯勺習
語拍浮質本枯癯競陳趨豔諺所謂彊笑不樂彊
哭不悲無情等於象人不韻方之土鼓雖吾未嘗
稱詩知其亾當也自吾別景升數年南北紛馳寂
無音驛近爲人所嗾遠徙避之與景升一會湖上
再會石頭辟倪談往事髣奮如戟每景升意所不
平急人之難不難以其身爲樊於期田先生也感
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世人
好景升與其詩無不一見傾倒則景升意氣有以
蓋之矣景升與季豹交較久季豹南來日摯大觥
從一二野髡着處酣嬉雜論顛倒極千古之態吾
日與之遊色俱壯也海内信多士如吾所知潘景
升梅季豹者可易得哉

石頭庵詩集序

談詩如談禪今之帖誦者人人稱詩亦人人稱禪
自吾近日逢人衣冠之族著衲持齋往往而是所
居處無不懸佛作禮案無不置經軸相與談無不
印及性命禪道之盛無今日過者然高曠之性或

借以浮游不類之徒至竄爲窠窟禪之弊亦無過
今日豈惟弊也禍且滋甚予嘗以爲今日之禪髡
者頭似我輩舌似要之未寢其皮安論禪髓其於
詩亦然夫禪之道當下便掃不立文字便是文字
此禪訣也亦詩訣也天地化工之妙微特今與昨
變朝與暮殊同時共刻針芥不容之間大地眉端
山河瞬盼呼之氣轉而爲吸初念脫而爲二念即
已陳陳不堪覆拾辟之既謝之花既稿之葉重黏
枝上必無生理而況其聲音字畫之粗乎見形而
起影緣像以索眞高樹深宮終慙舐唾鳳凰鸚鵡
未免捧心焉有之乎不識宮徵莫辯桎成五字七
字輒稱詩句撮合前人一字兩字輒稱詩人乎吾
客天界且久而愚公始自遊歸所居石頭庵與吾
竹樹相望往故愛其飲河空華諸刻尋貽近作快
然讀之似其口門徑吐腕下直書了無沾礙眞所
謂得詩之意覺嚮者之猶費臨摹也愚公歸未一
日爲大衆擁之鷲峰布講楞嚴每聽其所說絶無
師註亦不毋經故吾所交南中僧必以愚公爲禪

伯焉

戒殺文小序

輪迴之說余意以爲不問有無無始也而有生當其甫生塊然一耳分之愈蕃而出之愈長萬斯族也不可以紀而於是乎淩誶囂攘殘殺之事興焉追而論之今之紛不可紀者總統之皆以大父其初皆一身也由有生而有衆生由衆生而有衆殺豈非殘者自殘殺者自殺乎吾所爲輪迴之說如此王君才學出衆仁心爲質惓惓以佛氏因果感

受之義自覺覺人且嚴殺生之戒以訓也余與家人共持此戒然余非必因果之爲見置我生於衆生中有盡之緣憐其見在者耳嗟夫充一不殺之心至不忍乎物而動一殺機者乃至忍於人吾於王君言泠然有感也

社山朱氏宗譜序

譜與史一法而懸致史以義斷譜以情聯史書事事所載者主臣得失之重代興敗治亂之關如布基勢譜書姓字姓字所歷高曾祖孫玄祢之序如

累基子史以前監後衆論不必異獨論不必同譜
以後繫前亂一則頭足不可復理漏一則零丁餒
鬼百世不收史之意主敦睦家人骨肉之爲用也然至於登必
譜之意主敦睦家人不能易也吾說夏殷文
信疑則闕作者之法聖人不能易也吾說夏殷文
獻不足而固嘗自命丘殷人也穆然深思焉孝子
翼孫之於世次所及事者或三所得服者五所居
遊老父得知始者十世而已十世已上匪有叅驗
惡乎據乎有仄子焉生不識父晝跠夜呼道逢之
而相誰也有長者以告擁鼻悲泣乃什於地於乎
今之追不可知者前之皆父父也往伊何人後復
何人幸萬一於旦夕之可知也雖有忍人能無心
動蓋吾讀侍御所著世考泫然出涕也世考之言
曰朱氏故有穆湖燕坑社山三宗吾社山所自徙
者曰夢炎五傳爲廷評晌中宋理宗朝神童科有
策及文集行世又數傳入明爲司訓誠以及于今
以有吾弼之身吾所徵者獨吾大學士一齋善所
贈司訓童爾其上幾亡考矣而燕坑之族潮者適

來出永樂中所修舊譜則自炎以上遡於始祖環
凡一十世三宗之系具在吾自諸生手之志小宗
以待而後乃今甫得理也侍御惓惓收宗誠其孝
思篤至祖考陰使告之不然其偶焉如此哉余嘗
傳侍御之父文林公合兩祠爲一以食其先以諮
子屬父子仁孝其至性也侍御行茂里黨事修於
官一日海內人無不知有高安朱氏者假令社山
不得侍御文學不耀伐不張不雄譽於四方祠牒
錯滅一日完好寵光也以一人興詎不信哉天下

事集思雖多無不一人焉獨力負者往在史館開
閤纂脩甲乙紛紜尋亦寢罷前代置局之效與自
成一家之言可睹矣齊民之家非國所護其流宕
徙轉不可知也賴　天子神聖庶幾無兵燹流亂
之變以各保其閭井朱又　國姓數百年太平鴻
業必有任者毋使後世謂秦無人

說劒齋稿序

武臣之于儒或過而虐之或過而殉之夫詩之爲
道夷鬱暢讙柔雅之物也不色于武今武臣遭理

之世矚衆所趨崇貴紙墨其佳者能自奮聲歌角
儒生之駟而走其上於戲介胄詩書風雅于斯爲
盛矣余則慮夫太平之久人皆軟媚其精神於一
音一律間而張皇之氣不揚緩急無鉛刀之用勢
又必轉詬儒業故殉之未有得也而反爲虐梯何
將軍饒才脫劒上詩賦儼然儒者編成則以說劒
鳴彼不欲自溺其職豈苟焉而已哉天下幸無事
寄身藻翰之壇養其全鋒曰吾以是爲含光微獨
匣中矣何將軍之不以劒雄也乃其不以詩賦雄
也夫士之處太平者徒優游詩賦爲哉

管氏族譜序

人重族耶族重人耶鄙也吾讀春秋傳而深有憬
於管敬仲當周之季荆狄薦蟲公侯縣解殆乎其
不祀矣夷吾毗之一匡九合宅於冠裳以詒來茲
故姬百氏之不戎緊惟仲是賴迄於今稱管氏夫
仲一振臂而函夏爲重獨氏族已哉我夫子之寵
仲也曰如其仁如其仁仁之爲云匪標勳之目也
明夫仲之處心甚有所愛於天下不忍其胥踣也

故不讓事不走譽椁鞅于豐浴之餘以綏人人而艾世世合同之化所流鴻遠矣郡春穀之爲管者甲於編牒其風世篤焉齊民不窕於程而服儒服稱先生鵲起而是度其詒者甚德後衍植也同年生彥懷實糾族而重譜之搜討遠近剟削漫漶晢班於德達兩公之嗣離而同之森然倫次毋俾世迷也邈不可考者闕之曰毋以薄爲帴也其系圖生平爵里婚娶畢具欲其毋齗也凡狀志藝文家規無不研樹懲勸之林也余觀而卒業焉恍焉見宗法之備所稱施於有政者耶非也始吾初第時問儕士姓名不悉然吾啓牘焉見録中纍纍有差輒油焉伯仲之想毋俟貌之肆好若宿蓋一日之雅而生情若是嗚呼彼夫族者則天屬也不起情於生後下上百千年高曾雲來又寧止一日之因曙於譜也問所纍纍者何氏而生心之所不能已吉凶慶弔油然相關當不至瑱而不聞鼎鼎爾而過之合族之化於是焉在今方內寧白陬嶧之衆共襲衣冠耀於禮樂即管敬仲復起無所騁大匡

之伐要以人懷不忍毋興戎心其有所以仁天下則自仁族始矣其有所以爲天下重則族罔不重矣舉是以推一人而祀百世可也世儒者或畢敬仲亦毋寧箕冠偉帶擯勒閭里而爲仲所擯不齒哉彥懷曰實予之言可長管氏謹職之譜首遍告宗人

方氏族譜序

井田也封建也宗法也古制之相爲用者也井田之制既廢民不得各有其土而侯王之家焉得各有其民故封建無所行也無世業故無世官無世官故無世族比黨騈亂閭史司徒之籍脫冒相糺欲繫九兩之法於今而有所不可則亦胡乎宗矣均是人也趣生走利之性不學而能產無常授土之毛不瞻以活欲其毋散而四方其可得耶散而之四方矣反所自始爲同爲異非職見於眉面也塗之人過而相誰其中有一本者矣草木之無知也手其西柯東條驚本同故也人則相誰而不問忍乎哉於乎族之合也其終復井田乎田不可井

族不可聚所由來非一日已而吾江南之歙爲甚
歙在萬山之中非有寬原博遂如秦齊趙魏之鄉
之可以田也勘兵火生齒繁富土不滿蜣丸而民
紛於蟻雖有墨守禁無四方不可得也幸其脈絡
之可尋祖宗不忘雲礽相次雖以南北東西阪壖
四處猶得識其先人必譜焉是賴故譜事之棘于
今時于歙爲尤甚方侍御歙人籍清源起家丙戌
進士歙之方大宗也始漢仙翁儲射策賢良第一
精圖識廟食黟縣侯額眞應墓在今淳安唐咸通
中有羽者以避賊徙歙莽田其胥宇之始也由莽
田徙而爲蓮瑞又析而爲巖鎮爲陳村爲信行一
邑之中四地相望爲鄉冠冕侍御則巖鎮之自出
也往侍御按浙謁始祖仙翁墓下視封樹勒石觀
者環歎曰敬祖哉不忘所自始今又聚族而譜之
又謀所以壽是譜者遍問序焉而及余余惟古之
合族也易今之合族也難古之族長子孫其土不
合而合矣且固古之族也今之族里井不相守父
子兄弟不相保合之而合乎哉且固今之族也箕

箒耨鋤見於辭色入里門不下車在期功不廢絲
竹古道泯矣何有於四方何有於塗之人鳩其分
者還之以合使人顧念自始而生心之所不能已
蓋侍御意深遠焉復古之道補宗法之所不及於
是乎在故余樂為侍御道之侍御精詳博大所部
徽嬀必歸諸其先堨祜必薦諸廟古之人君未有
著猷一道同風海内外是帥無論一宗矣

皇明開天玉律序

臣竊尹少受詩書每讀下武有聲烈文我將諸篇
敢忘其祖者也夏五子作歌伊作訓周公作無逸
古之人臣精志牖主莫不各舉其祖宗之成訓相
告以誡以嘿動其率由之思主臣合德作述重光
夫是以享國長久懿名顯號至於今不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貽翼昆嗣　聖謨洋洋具
載　訓錄諸籍昭乎與日星並垂為憲萬世總督
薊遼臣王象乾恭揭其尤切　今日者臚輯之為
十三篇仍各附以論說題其書曰　皇明開天玉
律以　獻臣竊尹拜手稽首莊誦而擊節此　哲

亂之炯鑒而盡臣之極思也夫子之告其君也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曰如知爲君之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君之難合創守言也知君難之難顓指守成言也創業之主披榛蹈棘沐雨櫛風所嘗困苦艱辛之狀茹不能自語而有不知者乎繼世而後地勢別矣中人之家其父祖砥糠牧豕忍寒餓晝晚不帖席以算獲有數環其子孫恡其先人之苦也怒鮮淫佚費於一擲有友朋以告反唇而拒之況於有天下者乎以

帝王之貴抱負神明頫視臣下必以爲莫予若今日叩　閽明日伏檻又明日補牘率相顧不得效亦漸積使然臣敢謂臣下無芻之見足塵　天聽毋亦惟是今之叩閽而補牘者　開天聖人亦既豫有慮焉者矣臣下細微可無念也　祖宗艱苦之業可無念乎羣天下人言之疑而不足信固也　開天之主不足信乎伏讀　祖訓有曰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出於偏私有天下者之於天下臣共　帝臣事皆國事何私何偏之與有臣竊窺夫言論之路　皇上愈付

之不理天下愈繁甲乙互紛左右各袒固有以堅人主之不信矣督臣深慮之曰庶其衷於　聖而動以　成訓也夫　皇上之有疑於天下也亦曰彼各顧其私人之自爲其身也與各爲其子孫也必甚精此亦私計也　開天之主自經之而自營之又爲其子孫日夜營之雖有密思宜無以踰精也且　太祖之身肩其難也又萬倍古今得天下之主生人以來之天下俱得之中國人之手獨　太祖得之於胡元今以天下全盛之勢防胡日惴惴焉不暇給以此思難難可知也督臣世篤忠貞內心　王室外測虜深維掃除之首事得其危心欲與　聖子　神孫世世共懷念之群天下微言顯言累歲月而不得者呼　在天之靈而希壹馮式焉斯其忠志奇摯而思亦奇苦已盖臣有以窺督臣命書之意也律生於子子爲氣母獨周還於三百六十律之中而未嘗有間人主之心與日至之子一也皆陽元也一念陽回事事修復子氣行而天常開萬年之曆庶其在此故念念君父者

生氣嘗存者也臣道也念不忘天下者念不忘其
祖者也君道也臣與督臣敢以是共揚　天子之
休命

瀻園雜著序

予試童子見瀻公於車上風儀韶美如璧人時瀻
公爲徽理官父老雷誦郡國子弟蒙被延接者聲
爲之翔爭以得望見之爲快後予隸史局瀻公尚
郎戶曹一見異之曰此舊使君也而鬒如此矣瀻
公還謂予子時額髮似我眉耶今子頤何似相視
各大笑一日酒它所客曰乃公與子同命予不解
省所以客曰阨子者某甲耶每公官路所至輒陰
中之沈挫以至今予啞然歎忿然抵几吾鄉以不
逢某甲怒爲非人然奈何及公無論公所至有名
績即往理徽也一時戶誦平步以陟不久卿從哉
又數年瀻公來自瀻園出所就園蓁靈尊高秀與
其地山水相映予作而前公之沈挫無惑也山水
也文章也造物之所偏私也兼取其勝不亦良奢
且山水筆墨之味居於淡者也慮瀻公走亨塗酣

豢於富貴濃心所趨縱別有佳勝必不暇退而相尋枯竹薄蹶其不能爭美官厚餼之味而獨致其力亦審矣濫公闊達疏愷肺腑從衣褓可揆嘗盛酒自呼丈夫不笞兵萬里勒銘絕域則當講名山之業公後先撻虜威名在西塞間不徒以文事吏事奇也士不遭沈頓困拂而欲大有建樹流聲名難矣哉

已酉歲貢庠齒錄序

太學造士之規莫嚴且密　高皇帝精神所獨寄也然當時所重獨有歲貢一塗夫羣天下之英秀歲拔其尤又寵以積分之法名公卿輩出太學之重有以耳科目盛行歲貢漸滯以老日暮乞學官以畢志入監者益稀而育英儲秀之場徒以供貲兒貨販之用先王教士之法幷無所施行故歲貢之重輕太學之重輕也頃予以宮官承乏司業其年入監貢士僅四十人未數月舉者舉矣其餘俱滿歷去予益眷眷以不得久從事爲太息迨行以齒錄序請予詔之前諸生爾亦知士所由重乎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窮於周流不獲大用亦一老諸生也日予此來妄不自揣思一整復學規日夕兢兢毋寖有勸諫者詞林以此地為郵置何自苦為予笑不答一日與友人論貧仕章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當委吏時竭聖人精力只能了當一會計當乘田時竭聖人精力只能長養一牛羊為司寇與為委吏乘田誅少正卯墮三都與會計牧養同一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也諸生試問今日　先師儼然南面俎豆萬年以委吏重乎乘田重乎魯司寇重乎老儒重乎我輩立身行已奉職居官著處可以自效太約少壯苦其跳踉漸老苦其倦弛耳諸生誠有奮然仰止之思家法具在不以官位品級論也夫然然後能重歲貢以重太學　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如曰齒序夫齒胄之義諸生聞之熟矣

劉氏鴻書序

儒者之於天地無一而可自諉也古今無兩天地也其間人物事變遞往遞來與日俱除皆非可堅

留之物其能留天地之所有挾之以長者用則文字人則儒也六合之內論而不詳毋亦曰吾舉其大凡而天地在是矣非特不能詳亦不必詳也古今同此天同此地安所得六合之外別開一境爲而可諉曰存而不論耶且不論則亡又何存之與有今之命儒者跼身逢掖日課尺幅而不暇廣覽見橐駝謂是馬腫背固其所也抑亦有贋古者乎寶幽奇之斷楮忽目前之成牘謂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寫孝經本必曾子家策耶尤迂僻不可曉解者勸人勿讀唐以後書唐以後書勿讀將從古以來之天地絕于唐矣陳同甫所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者也類書之爲學兼天地古今而欲存之其法耳聽目覽口誦手記借成於衆取裁於獨非復幽室之思可以默造故倍難於佗學御覽元龜之類群朝臣開局爲之杜氏之通典馬氏之通考代居秘閣家有賜書然猶歲馳月驟畢平生之精力以從事也劉氏鴻書我九達以獨力丹鉛又成在壯諸生刺經課業之歲

宣又僻處江左藏書家甚儉輒軒之使朝事方言無所從徧跡不知九達從何處搜索得之此予所以尤服膺也九達工舉業有聲行爲世用遊覽漸廣所述作宜不止此而余方杜門息機講名山之業儒者生斯世亦必有以自處矣

老莊臺縣序

六經持世之書也佛氏出世者也老莊混世者也雖然其於以明道以治天下一也天下有不能出世而能持世者無有哉有不能混世而能出世者無有哉且夫持世之具亦惟是君臣父子夫婦云耳仁義禮智信云耳亂賊之所必竊政聖人之所固爭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鏜乎若建鼓而求亡子焉至於得時之劒行於分國之聞人不得時之筆舌頡頏於十二侯王三桓六卿之間而不少卷縮以今思之亦非人世之所得堪也危矣哉聖人之持世乎蓋孔子與老同時見而稱爲猶龍意若曰吾獨不能爲老氏之無爲蓋自傷也老之後其最著者爲莊識道術於篇終顓以博大眞人歸老其

自敘也至託於謬悠荒唐洸洋自恣而不辭嗚呼
守雌守辱爲谿爲谷斯亦已至矣彊陽之未易降
而嬰兒之未易還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非陰非
陽處乎天地之間夫陰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
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予性恥濡柔
喜直遂寵辱得喪生死之概睹之漠然獨好持所
爲是非者與人世相別白廢居以來有勸予讀老
莊書者和光同塵挫銳毀堅等語對之如嚼木札
已得故友吳長輿積所會解尋復之其齊物論中
因是因非註云釋氏無諍三昧只是隨順不二於
無是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卽於無生無死之
中忽然而說生是便與非耦生便與死耦一得其
耦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吉哉斯言蘇子所稱漢有
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者
也生平力護固爭每以爲世間必不可汶汶者今
乃知爲殃身禍天下之種子始嗒然自喪矣老云
聖人爲腹不爲目腹則容受而已見輒能別目之
爲祟不亦甚可畏哉長輿冲氣爲和沈閎自遠抱

德之厚可以鎮物聞其沈酣二書凡二十餘年臨
訣之期多所更定頃予過會稽手吾師歙庵先生
黜定老莊翼儁拈片語遂參玄同亦其絕筆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謂世莫可與語吾師吾友俱已
亾吾之舌亦可以喑乎

德政錄序

官與民不兩便者也貝刀之利善營名爵捲握之
物工飽妻孥此於官便者也投錢飲馬懸金生氣
妻子竝啖菜蔥百姓不交水火此於民便於官不
便者也諧附要人交關巨室奔蹏走轂貿貿聲聞
此於官便者也問遺俱絕請寄不行搏鷙必及豪
彊攜摘毋遺姦冒此於民便於官不便者也今之
吏道亦巧營官而趣便計耳失意一人得意一人
以窶細之跡籍易薰赫之逢迎窶細者無地敢脣
而薰赫者長於借齒也重歛百姓朴叱衡行善事
上官苞苴四訖百姓之詛盟不勝上官之酣奭也
搜攫甚不得不用威嚴威嚴甚不得不及紳縉墨
行敗矣紳借一焉百人之洶洶蓋以一人之嘵嘵

有司豐篋右職以去而地方橫受惡聲也嗟夫當
今之世惟錢而已朝吸民髓焉莫而輓之於家莫
吮民膏焉朝而輦之於朝使鬼役神東掊西搆饑
鷹之慾未饜餓虎之坑已成總之大貪則大暴小
貪則小暴大暴則養大名小暴則養小名羣天下
遊於羿之彀中莫之能脫嗟夫索吏於今其亦有
單肩赤脊無一因依者乎其亦有白心洗手無一
緇染者乎由長令以下擔天下事必得眞力眞力
必得眞識眞識必得眞清吾鮑公之爲宣也於小
民禺禺然於大吏莫莫然於窮簷寡子惟恐傷之
於大宗顯戶惟恐昵之數年以來宣亦多故巷驛
騷而復殿人呻欠以尋恬徼公鎭懾老幼男婦幾
無處所至公所自爲節束鍰贖之程租挈之舊一
切詆爲羶物謝絕恐逸不特不捫一文而已自公
在政客館生蒿牙門虛寂或有謂士大夫往還之
儀稍涉疏蹇者予以爲杜門掃軌無所干及自士
夫事且予在斥之身執誼不庭猶蒙我公一毋存
省第見公之抑恭過甚未見公之疏也操潔如公

耳目中所未聞見斯爲眞清而識見力量出焉公此行也以擔天下道不遠矣語有之至精必愚至白必辱至勇必挫謂我見長而物攘之者衆也公行矣其尚愼旃於是轅發之日予既爲此言酬酒而宣中士子版公德政請序遂授之爲序焉

黃山遊記序

予嘗爲黃山疏偈曰謂此山新來與天俱軒轅老子得道最初謂此山故僻在确土黃帝以來此祕未睹於戲山川於天地非狎生之物也然其開塞之致或因天或因地或因人而不能以自主石閭梁甫培塿耳傳岱而禪瀟湘灃澧濼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祠地事也大國徹都舟車輻輳窮巖絕谷人跡罕逢地事也川有時而榮有時而涸石有時而汾山有時而岵有時而峻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天事也永嘉之跡發自靈運柳州之名闡于子厚卽吾鄉敬亭於謝李諸君子不無借色人間黃山受姓于黃托基尊遠故宜爲采眞探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之所馳騖開闢以來卒未有繼軒黃氏發舒其
閟者杖爲筆墨之間轉儉於佗山豈上皇之寓宅
至聖之滕緘蓄厚抱固未易顯邪抑山之靈各有
待耶山界宣歙二郡今又在　天子舊輔文物風
秀漸以鴻明而黃山於其時蒙密巉岨倏爲樵子
所通好事者所梯棧從前未發之奇終不得閟匿
不吐吾友吳福生業占一席於松谷庵中今無論
遊紀若詩靚深韶遠與六六峰爭勝卽所成山居
制義秀色可摶掬丹霞映而翠實飛也福生蓄厚
抱固亦已良久質以三事宜不得不顯用而予適
歸休代長林泉之社帝軒宮中有下風郤行而問
道者其必予也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二

張肅仲香雪房稿序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凡人有所偏好斯謂之癖癖之象若癡若狂手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恩不能喜讎不能怒者也士患無癖耳誠有癖則神有所特寄世外一切可豔之物猶之未開其鑰何自入哉故凡貴賤窮通得喪毀譽動能驅遣人意與之爲喜怒者其人皆胸中無癖者也劉備之眊嵇康之鍛阮孚之蠟屐千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想其往達卒以名不廢至今嗜痂嗜蠟看牛鬪
聽驢鳴試之人人不解意味所以皆癖也而我肅
仲氏之癖有在于詩肅仲自諸生以至爲吏其不
稱詩獨合眼時耳而夢寐又及之坐或枯行或觸
對客搆思應答俱廢卒以是得過而待補長安其
稱詩逾甚每一語出不窮搜冥晦不止也諸生之
淫舉業舍之無塗進耳去儒服而託文雅聊以噉
名名地亦官地也稍不見利則懲噎矣肅仲之淫
心如此利乎名乎試官爲縣耳目手口耳豈無一從
事焉而獨費於此即肅仲不自知其所至故曰癖
也肅仲以彼志意旗今古無疑獨怪夫它物之好
其味不可於衆其不解宜也詩之味出從心從口
入從耳宜人有同好而今古詩人才士率未免罪
忌伊誰之由夫使人忌人罪而果盡以詩即我輩
甘之矣

秦華峰先生倚雲樓集序

經曰天台山上應台星人文之宿其上有華頂峰
華頂爲諸峰冠橫絕曠朗行日月於眉宇銀雲櫛

櫛起踵下東眺四明西招桐蒼群山千里如食前
豆矣蓋秦先生世望臨海蜿蟺磅礴毓台之秀而
直取華峰以自廣也志意奇遠俯瞰曹流焉由射
策第一徊翔詞林幾三十年十九臥倚雲樓中用
屢疏再官南大宗伯而會小不得意于言者遂決
章以歸歸而謝絕冠車時就下閭閎巷知舊觴詠
或四遊佳山水取自樂二十年如一朝也蓋先生
歿而人人追慕之其門人張幼于氏校所著詩文
爲十六卷以行甚矣文之似先生也性簡易不該
町畦故其指愷以直恬緩于世無俗化之想亦無
紆紆鬱滯之態故其音亮以達頎而髯偉貌端儀
精力完勝既老伉健爲壯夫故其氣汪廣而有餘
聽之如華頂峰上嗆然嘯聲天半傳響也今之爲
文者遠黨古人依採隻字近復鄙薄題贈紀序一
切應酬詩文云非吾業也夫舉目辨景舉足置形
朝朝暮暮之間吾我轉換孰非酬應孰非文章借
事于今而非今也授詞于古而非古也宛然默然
之時性情必有所寄吮毫研糜之際意嚮必有所

尋殆其一語出一牘成詞還古事還今而吾性吾
情吾意吾鄉必有不還者斯千百年而如在昔與
公賦天台以示人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今讀賦
中語大要寄其體靜心閒超然遐想而所屬於台
者自赤城霞起瀑布飛流外數語耳使今人爲之
搜索殘睟排比名象必更加富也要其極一中手
畫人而止安在其有聲乎秦先生平生著作直擴
性情不規規一字一句爭古者之爲故足術也而
說者猶謂稱于前人夫矜僞不長蓋虛不久有如

今人之效古先生唾之耳先生在禮部時　長陵
橋圮中人且改建　詔禮工二部相度興工先生
陽屬諸曹按視而陰喻臺臣以歲行不利爲請事
遂寢省費巨萬萬於乎今工事何若矣追惟先生
慮深遠也非文章士哉

燕石齋小草序

伯倫在南時一榻傍秦淮舊渡屋大如斗几牖明
淨庭下花草數本嫣然流盼不富麗而風規甚遠
從一二友人數過之觀伯倫書篆春夏之際推扉

看畫舫聽桃葉鼓簫聞與闌入夔韻尋一日之快
至今與伯倫雖共遊北未嘗不思南也伯倫書遍
鍾王圖章篆隸逼秦漢所爲詩古逼選今逼大曆
開元交伯倫者或得其鑄或得其字或得其詩零
雕殘削片毫隻楮分拾之競以爲勝信矣伯倫之
多才也而其人恂恂無所見長對客斂坐即雜言
不及世事誤言不舉田舍與之飲不嚼巵酒酬接
款洽竟日夜人爲酣爽以故凡與之交久而逾敬
其遊道亦日以廣余所睹近代聰明之士務自翔

異不堪受法不得已而託于詩于禪于酒本以洩
耗其骫骳不平之氣迨其託而逃也自以爲身在
世外無復顧忌嬉笑罵弄勢益狂張造物者遂不
得不以法收之其或流落崎嶔竟以無耦彼惟不
肯受世乃墮世中其不爲法使正其自爲才使者
也伯倫以彼其人一吞吐一點畫無不緣法而趨
要于大雅何論篤行其以出入人世周遊貴賤之
間無之不宜矣伯倫詩秘之在笥余強其一二行
之而所論非獨以詩于今事亦偶有觸且以悟夫

懷才者爾

西山雜咏序

吾入長安來歲工病醫藥日再易無効者前一二年遯難江畔寄暍漁父爓瞎百五十日日眠葦草不見一人不近藥物宿疴漸蠲遂以小平壯時負奇癖復汨沒于石鼓穆傳汲冢竹書每謄寫一二艱字輒沾沾喜一朝曠野萬念都灰不復知人世功業文章寄頓誰所偶一行吟山川到眉日月在眼覺天壤之間日新富有供之無盡後人不借前簡爲多昔有醫者之言醫意也意之所解口莫能宣虛設經方何益于用余謂人苟自得於意觸目觸口皆中脉趣其於神醫何殊無特然有主之衷與突然相感之會捃句拾畫連續篇章損費紙墨猶之不善切脉而徒抄襲方書博安藥味以庶幾一物之倖其費人不既多乎江陰有呂君者讀書喜吟咏然世爲名醫匕劑所枚應手而効挾其藝以遊長安長安多塵清境唯西山一望呂君善遊取其精隨所歷覽與其交接不擇地不擇人當其

會心處不擇口而歌不擇手而書書成納之奚囊總其凡而名之曰西山雜咏朝來爽氣撲滿把袖間戈戈文人之筆不足奇也性跌宕談笑詼諧可喜皓鬚而顏孺望之如羽士劒客古之至人多類醫卜意君當爲余言世所傳種子方皆誤也人之五情六脉各有病處但按其虛實調之使平法自宜子焉有執方待人以人就方者乎此言眞有理凡君藝與詩俱得在言先出尋常徑墅之外雜咏一序尤長觀其言可以知其人之槩也

白師清疏草序

工科都給事中白師清起家庶吉士讀秘館書也諸讀書者兢兢筆墨猶帖括者之爲師清意殊不爾日夕咨諏皆天下大計所閱誦多典故奏議諸書形貌既偉雅懷有槩同館戲之曰宜置子於交戟中一時人指目之矣丁酉果給事兵科東方之柄累歲不定師清瞋語曰乃貽倭奴笑而爲北虜所窺上東事邊防兩疏將吏鼓氣其年闈有口計以爲疑似之端始於擬題擬題始於撰録自今以

後題必掣籤錄徐進著爲　令便之明年丁父憂
辛丑再補原官　上方威福自柄卿從郎吏廩廩
懼譴責人無固志衆自爲猜師清補官一日耳遂
有精神一疏至今傳切脈傳病關歷歲機鍵者必
是疏也兵事八議鑿鑿可垂永久其秋轉禮科奏
舉　儲典天下翕然望更新爲條時政廣孝慈焉
臺役繁興費無算力爲疏其不可中衛之甚乃有
包造議先是計部莫支議開鬻內有必不可訓者
劾止之又摘舉太倉六弊宿穴以清稅契帶造之
疏諸奸鼠伏江東南男婦所在讙呼無不知有自
給事者鄉人來者舉以爲諺壬寅縣戶科尋陞工
科都給事中河告急衆議紛紜請會勘而後舉鍤
會其冬煤窯事發疏三上詞愈迫切而都給事謫
矣是日也衆口太息同館轉酌酒賀子於交戟可
謂無負初中使遣也小民嘯聚語亂煤兩日格不
行城中皇急都給事不急諍中使不撤變起輦轂
可知哉竈下至今有火食者誰力也師清在　禁
中前後封駁不具論論其均樂聽睹者余尾館下

月數會師清輦歷時事瘁形於貌平居如藉疾黎
無須臾安寢每草疏泣盡繼之血也忠赤感動良
眞至以故間且中者誠深　天子恒優容之煤事
再疏撤使不崇朝至以河上行謫也內自訟而首
肯之矣臺築今雖未已包役之後省工部捐据萬
萬他所施行猶多罷其身未始不用其言也夫用
其身顯榮之已耳爵祿之徒將奔走之用其言身
雖隕越忠義之士自以爲得所而聞風者愈厲
有以鼓忠義之氣而又不使爵祿之徒得擅之以
捷其名可以得言可以得人　天子與都給事可
謂交無負書之以告言者

王昭文論草序

歐陽文忠公云吾昔官夷陵取架閣陳案反覆觀
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狥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夷陵荒遠尚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
爾遇事不敢忽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或言一足
僞后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於戲胥人之手
文人之筆小人之腹從俗人之耳雖有賢豪挈孤行

出入四者之間欲自完焉難已雖然聖而堯往而
蹠黑之與白無俟論也今古一枰公案百則後死
者逐穴排根甲乙紛若萬人射覆必倘中一焉白
日無長盲雖有伏影焉者而亦寡矣余最愛白樂
天放言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向
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復誰知時時諷誦以爲
名言一日抹殺塡其尾云死則必不死知則必定
知不勞乃公擔念前年吾郡有丞清循多惠政竟
以王官去男婦走控無所不曰宮其名像俎豆之

又二年旁邑有令去如公民難其去亦如公去鉏
多金善徙者哉直道之於民也尚在何待後世余
策之審矣恒河劫內總此精靈轉相授記不幸之
君子幸免之小人幽冥來往必有不受一旦託靈
異世發舒其閟隱而各妥其陰魂學人才子寸管
寸舌之用皆今古業因所自寄非偶然也丞有子
昭文氏博學能文章示余歷試論草一部所上下
千百年人物事行褒如爰書不特詞藻之蔚美而
已余讀而賞之隨以一簡致丞大夫海內萬世堪

共令子者萬一不絕當不愁吾黨汶墨也

任白甫雲龍閣草序

京師爲輪蹄之會囂險穢塞莫與比遍求其土之空靚林樹蕭森可以受風月者射所一區而已會稽陶師儆數椽其中我因之爲往還分其逸緒其後竟室我而南我性深居而簡出工病且睡隨所在枕曰睡庵遂以此爲偃仰息之處士客無所從跡省數月頹櫛甚宜而敵戶一焚則任君白甫氏之行館在任君噪有文價所刻雲龍閣諸稿營搆奇廣坐與之語林間聲振若奏金石此地此人豈適相湊聚耶客盡任君若者病臥俱可起身世跡之不易得矧鑿坏避耶雲龍詩有過蕭以孚園亭出示湯史手冊蕭先生者平生知我一人而任君之好友也蕭先生逝矣牙生之絃忍復鼓嚮何人每一對任君引我涕出任君累詘公車權就婺源諭以去獨使我得專一區大風起林標搜搜觸人直以鼻雷相和夜鼓半月澍下簷偶一披衣起舞恍然所謂伊人者也

陳汝礪詩序

山水之與人交相益者也雖有名勝不經文人筆舌則黯晦不揚然文人之奇於文山水之助居其大凡焉潮之於韓柳儋耳之於蘇盡南方之奇變以佐數公之吞吐而數公之文於是乎始變化而不可窮杜氏詩余所尤愛者梓夔以後也蜀山水富天下杜氏飽之迫而逝出千狀萬態各極其致而詩之變化不可窮矣山水之與人其適相值耶其地之靈光勃鬱欲洩而工於致人抑天之有意斯人特處之勝地以相長益耶陳汝礪閩人也家壺公山下爲南方勝處嘗遊金陵與余角屐齒者累月然時尚喀喀譚制義耳不數稱詩尋以守梓州別去後三年會於京師見其行稿一册輒警敏可喜牒簿之餘兼長諷頌異陳君之奇進而蜀山水之能發人有如此也君宦遊益廣詩當益進因念余澀拙之性百不一理使置之山水間終日洗濯當亦有窾啓時而日慰塵垢其無緣於文事也已

曾先生寓拙草序

聰明之爲道忌也昔人嘗言之至于酬世無不才智之推曰愚曰拙曰不肖皆世所指辱不足收採者也然而有道之士恒願托焉何哉凡天下之多過多敗必才知者之爲夫恃其才知必無鮮事焉者也凡天下之保無垢跌美終始必拙焉者之爲夫安其拙必無生事焉者也且世以才知者足世用乎事之臨也利害沓雜靈機巧慧之人前有瞻後有顧擇便而赴頓身有術而後投足焉若夫擔事直前無趨無避則拙者事矣余質專愚不辨菽麥天下之最拙大不肖無以右焉自先生來吾庠於衆中賞之亟不我陋也時以文筆相課督余習先生肺腑輸人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事隨所居顏曰寓拙蓋其性也然先生饒文采健才少而制義壯而古文詞出而官蹟能使詞人捫舌幹吏束手其果拙耶否耶自先生就官桂陽第丙戌迄今二十年僅守一中郡推梟司數十不報而世之鑽隙賣聲立躋者何限安知先生之不出於拙也要以

祿命之遲速則有數矣白心直已守其故步於世遠者於道轉親彼工於謀世者所得與先生孰多巧與拙吾未知果安在也先生自序桂陽稿謂求不負昌黎南軒二先生宗旨夫使昌黎諸君子與今人鬬字不今人勝乎先生之文不知於古人甲乙孰居與世之爭巧者別焉明也昔人有言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余亦曰文外無道道外無事余亦曰文外無道道外無文聰明而試於道不可也聰明而試於文於事可乎哉

關中轉餉詩序

此夷陵劉元定轉餉關中作也元定詩板者十餘種茲其一耳然皆行歷而觀遊者爲多凡文以情爲母以境爲佐卒其所以得也非境非情不知其然而然蘇子遊廬山自云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作詩僧俗共强之僅成數絕猶以不識面目爲恨情境交戰之地山川風月顛崖秀嫵可喜可涕之狀與吾人突兀之致相奪而不能以相降即以辨才之口門未免爲奇勝所阨塞逮其勝氣各伏寂寞來默往針鋒箭彀之間不

復知情之附境境之附情工窮歲月而不必得者
偶脫于口而不自知其至也池塘春草之句亦其
西堂之趣忽焉而合必謂得之夢弟翻成窠矣秋
風渭水落葉長安生平出入關下慷慨歷落之思
不覺殆盡耳前此堪覆一語乎故夫醞釀之
久工力之極天機之動不可以意意而得得者寧
獨詩乎秦關風槩最矣往余使其地兩越月然疾
走王事都宦寢陌之舊不暇問第一上太華觀希
夷臥處然亦莫就一言而元定所至輒遊遊輒詩
人才情相去如此耶元定生長卿門負蚤譽傾首
官廕不樂也故情舊相家所覩興衰熾伏情勢反
覆之狀久其饒爲秦聲固宜今吾讀其詩雄闊在
望意烏烏若欲倚杜和者豈數年中亦自有感耶
然吾於元定情不相代關境去之已遠曩莫就一
言今欲吐者何耶昔有學睡法于希夷者一學便
得其略鼾聲雄美一人從戶外竊聽曰此中有樂
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於乎睡中之樂誰適爲奏誰
辨聽之問之華山道人當不作情境解耳

遊燕草序

風雅之趣幽而長安之境熟勢不能以相取故凡今之燕游者非走名則走利耳衣冠輪蹄之會較工責密於拱揖晉送間筆墨焉遑矣學人韻士奉文心以來日爲車後馬逋所慁清景清事堪位丘端者無一焉搜今弔往求所謂劒歌筑擊之雄而風俗與化移易亦已久居長安而言詩非詩之地也夫非其地而能有餘於稱詩斯其志趣夷遠必有以過人余固不善詩數年邸中益謝去會伯顧謁選久於此與余語未嘗及詩迨拜官永昌以檢其笥獨韻言成帙也夫已氏左閩奉刺右閩擁篲伯顧獨以是相代吾知伯顧其非名利中人不可以今之官地相也余嘗見其仲父十洲先生歷官有異操其弟孝廉子羽與余善馴謹如處子其門風固然或言伯顧稱詩發自其舅梅禹金氏都官之後宜無右禹金余不忘風雅之思且棄長安就之矣

謝友可薄遊草序

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無
一可用之書余每三復其言詩文之業甚尊小夫
泛學資非絕代書未破萬卷而輕牙管之攘不揣
已甚亦有才凌飛兎學勤抱犬服倉負篋終屬垢
囊倒筆傾筐不堪鎔製於乎此道神矣精思不得
或率爾得之歷歲月不得一朝得之閉門搜述不
得狂走得之子長好游游竟奇其文章夔州詩永
州記雖復幽室之思不能措也一時修古之士友
可先鳴余髮未燥奉友可姓字爲壇坫幸以乙未
之役兄事之得盡擁其著述百城自富矣友何戚
進士官行人若而年所游歷方州幾九之八當其
會處輒用片語緣之川谷成聲珠璣韻而琳琅鳴
也題咏與贈答諸什合之曰薄游草說者謂江山
勝氣待友可而吐自友可有事轀軒耳目曠遠撰
紹深至極人文之態頻年積聚翻自笑孰少孰多
此官此遊與友可不爲無助矣有爲堪輿之學者
青烏玄宅形法諸書無不讀生尅順逆之數無不
討已走四方盡閱王侯富貴家宅其術大進伯牙

學琴於成連誘之大海中山林窅窅四顧怛怳但
聞海水湧洞群鳥悲號捨然而嘆援琴一歌遂爲
天下妙我從友可學詩詩不成願從友可學游友
可何以誘我

潘大夫傳誌序

鄉吾所知鄉先輩二具材有氣智可任急事者
微有胡司馬吾宣有沈修撰司馬膽計絕人海上
之績賴之至今日而不免於其身往年倭發疆外
耳震動半疆之內所易本兵制府將帥若而人朝
大夫始人人思我胡公恨不復肉矣修撰壯時周
遊九塞工騎射舞矟嘗手金錢急人人語之不平
棄身爲赴其魁天下也僅氣節一露于時相臥未
久而卒使脩撰不緜科目顯幾畢世無知沈君姓
字者然脩撰所奇不在也于今則更聞潘大夫朝
言大夫以一矢殲鑛賊數千人保完邦國其事在
諸生時尤奇授之柄究其功略封侯豈足道哉當
事者徒用超貢旌之遂判嚴州以老尋以北勝州
就家起之而大夫死矣大夫氣節似脩撰膽知似

司馬彼兩君者或觴人口或觴於年海內士猶知
慨惜之而大夫官地出兩君下甚聲名以是不鼓
於乎國家有事若焚無事沈人井下且豪傑不世
固未可以世度繩也抱氣之士方羞言老儒而用
者議者必欲被之儒服塗傳道學乃已潘大夫手
板州郡寧劒死耳爲旌之乎爲折之乎不婁歲苦
倭不知當年司馬使沈脩撰者今日而在意其氣
格政未免人脣頰中天其或以蚤收者完之未可
知也論事愈精責士愈備壯夫蕭索自遁而元氣
刻削無餘漢宋之移皆是物耳余故記是三人欲
採士者知所需焉

書詹問石將隱述

出世用世之別吾疑之古之至人未有不能用者
亦未有不樂用者天下惟聾者廢視聾者廢聽不
聾不聾而曰吾無樂于視聽爲也有是事哉身在
世中而強言出世夫世何可出也棲泉而匿石泉
石亦世也朋麋而侶豕麋豕亦世也且吾舍其所
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而泉石之與居鹿豕之

與游君父何仇禽鳥何親則亦不情之甚而已孔
孟之教未有不主用世者也其曰出世必依傳佛
氏然吾聞佛以濟度衆生爲大事因緣甚至攝入
龍鬼畜生諸腹普度一切入世之苦而致用之精
未有踰佛氏者也如以無住不著爲出古之聖賢
有天下而不與皆用世皆出世也嗚呼農圃醫卜
之屬挾一焉皆思以自効儒者一體天地萬物而
曰無志用世有是理哉才可大成志匪小就度聲
勢有所約結展縮不自由朝驅暮走所博幾何不
如捨去豪傑之士處此其亦有不得已者乎而狂
者語之以爲高陋者飾之以自固嗚呼豪傑之心
其愈以不白焉已矣詹君少負奇英長酣學問于
近服之久詘於一第勉爲祿養就官二遷而貳饒
即君不以饒爲薄腰帶韝袴之勞非所以處君也
或言君性與道會精心禪宗雖在風塵而有隱者
之色于于使饒就見之良然將別酒于舟中檢所
爲將隱述者納于袖讀之竟日夜令人欲棄百事
其中一二點綴多牢騷不平之感亦足以明君本

懷磊磊落落與世之稿腐自甘者別也委吏乘田
可仕朝市可隱何必山林天下多事須君輩正急
當不以甲乙格限也故予爲反其語而歸之

山房斧藻序

詹君問石有所善余無且隱人也而長於聲詩所
居詒穀山房晉迭往復多四方風雅之士問石官
饒州日夕不忘歸曰吾有石耳山可隱聖人余無
且菫可友也予道饒數勸諫之子腹世略何忍盜
自匿爲序其將隱述一書極道此意尋予渡彭蠡
上匡廬山幽奇越絶之致身世無抵行卧數日爲
風泉雲壑所戀不忍捨去亟以一函報問石曰風
物美好子不忘歸隱者是也石耳山與詒穀山房
何樣廬山可老行與子講三分之業矣人生席佳
山水枕股書籍時得一二韻人來文復酒狎領江
山眞天地間極樂快事前爲問石諫者豪傑之士
直欲其發憤所爲未許以彼易此也然余性拙絶
所逢名勝獨能以兩腳跟強博旦夕之玩輒自詫
曰吾園吾池吾亭吾榭若復選勝理椽卜期命爵

嬾拙未能爾而詒穀主人以其不試之藝部勒亭臺徵逐花鳥聚賞之以友朋永傳之以詩歌於此中直有深造敢介詹君聊一請業入山亦須作少料理當不如游者之草草也

泇河疏議序

十餘年來于於河上數往反矣其一經浦頭三閘石門齧束狂濤刺天巨纜長橦數百人戰水不上舟中之人無色于爲之詠曰千呼萬叫始經過猶向空中拜浪婆其二徐邳之間涸涵見底人牛俱膠于爲之詠曰數里朝朝見空船步步推蓋實錄也比歲一往一來其時皆春夏之交漕艘千百銜尾而濟間有淺澀之處而亦易爲力矣于以一薄板舟容與其中若履平地若驅柔馬風濤嘷叫之聲不震于耳甚快異之問之曰此新開泇河也急起舞三酹歲漕百世之利在茲已已復偃坐追維太息此涓涓者天實設以代黃猶嘖有口者何慮始難耶石硼堅硬工力難施莫逾韓莊梅大夫實首其難取歲脩十一勤之既于事而竣他工不足

就矣議仍紛者何也使黃不再決李少保不來仙
臺趙圈李吉之工不旋舉旋闕　廷中道中之論
當未可盡奪夫誰使有加如今日始始之終終之
者耶甚矣任事之難而梅大夫之功多也予既行
加上數日心口自語加之道逸矣利博矣闕宜兩
之深加半宜堤宜增閘宜沿途驛置廨舍凡此皆
加事也適大夫方領漕寓書訊之宜頌言以收全
效而時有過予論者曰加可也黃可廢不治與曰
黃何可廢也有加乃可治黃也黃之來去豈旦夕
所能安置亟治亟用且不給而支祈益驕怒以
扼余于吭有坐斃耳加治則別有以待漕別有以
待漕乃可徐度機宜而久專工力黃不難理也徐
州四通五達英雄紛走之地又以不可知之一縷
操國命往甚危之加治而漕不獨恃徐不獨重策
無萬全於此矣往歲貢議始廷臣十九非是竟賴
利之至今惜無能乘歎之暇力急邊備者加行世
世永賴矣乘加之暇以急河防其不無望于當事
予嘉梅大夫之勞烈因識其疏議終始而存之以

告來者

駢志序

古今人物事變之會略約相同極君子之分量有同爲君子者焉堯之世有舜堯舜之後非遂無堯舜也極小人之分量有同爲小人者焉共工之世有驩兜共工驩兜之後非遂無共工驩兜也絕不可忍之事突然遭之以爲反常前人固有遭之者矣偶至之功行偶得意之言自負奇絕不可一世往復書史亦既有行之言之者矣於乎世之相禪如昨之于旦有竹簡筆札所不及者耳焉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爲開闢以來不復之物乎創見雪與日而吠以終朝其惑滋甚善乎韓子之言讀書患不多義理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昔有患應病者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取本草讀之凡歷藥名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因據藥療之其病立愈予嘗謂有一病必有一藥佐使云者又所以療藥者也以古之書御今之世其某人酷似某人某事依稀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脉理相對應手卽除其不善用者泥古方以殺人者耳駢志一書事詞多肖作者之意非以連類耦數而已亦以明夫古今人物事變之會載籍中數有之讀書旣多觸處可以相印對病爲藥在所善用之也扁鵲傳曰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於乎今天下之疾亦不云少矣醫之之道吾當問之誰氏

追思錄後序

右追思錄錄先後諸君子所傳咏熊長樂事熊公之於長樂職尉耳清盜扞寇鬬蕩興堤生賴不細矣卒尸像祠之至今勤物者位豈必在大能自爲不朽豈膴勢之階哉余所尤奇歎者倭且薄開城盡納諸犇以千萬人活者也我鄉有阮亾峰先生督浙江學倭薄杭呼弟子紙甲守陴而獨挺劒臨城門放男婦三道陣入倭去各復故壤故至今杭城外民獨饒往余經湖上瞻徊阮公祠父老有道之尚泣者閩人之泣而思公情當不異余獨不得一拜公祠耳且尉之去督學勢地遠甚爲公所爲

者更難也公有子益中氏舉鄉試第一同余成乙未進士阮公一子一孫以戊戌同出余門天道於兩公何償之白哉於乎一尉足活人無算而世之居高位者不能策人生尤有假以翫人者何如也

春居集杜序

詩如奕杜如奕譜從古及今如此景如此物五字之內終日尋剥造化不以告詘猶之一枰之上方罫之間日馳萬變而不窮詩之神也今古稱詩者多矣窮造化之無窮無如杜揮斥八寓囊括萬有以爲含蓄又奮駿以爲華富又清逸亦平亦奇若玄若俚不特萬言萬態而一言之中具有萬態猶之譜奕者聊舉一二勢而擊劫趨作離合之變總不出其度中杜之神也自有音古人而有詩自有杜以來人而尊杜然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撚須五字而終其身不能邀一字之合離杜則病離擬杜則病擬換置點畫則醜劣具見剽竊句讀亦割縫滿眼蓋予于玄象山房集杜詩頌而好之費日之力爲擬一二章意態索然殊失面目急還其故物

不復敢攘也而子興觸吾意而發輒又成六十章與秋居數埒頃刻之間倒舉橫舉倏遣飛卒倏勤部伍猶之善奕者日握算而日勝善用譜者葉點黑白著著皆勢豈子興手中別有神匠抑杜之神足合于南南之神自合於杜乎詩之爲道不可以意意不可以言言千百年間景物常新手口俱在其各能運動互相賞識者神焉而已觸面景物不能相攝而貌舉古人生理不全無有能久遠者也始予集杜爲小引曰出于玄象則玄象出於睡庵則亦止睡庵夫杜與我相爲用而我與杜不相爲用杜自杜玄象自玄象睡庵自睡庵此之謂神此之謂學杜此之謂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三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刪選房稿序

論文難也莫難論者舉業之文舉業之尤難論者莫近日若但談有及者吾辭之固焉問者曰文格中之有舉業童技耳何難之辭曰第他文者第其善不而已第舉業者宜第其逢不逢焉善矣宜其逢然而有不必也逢矣宜其善然而有不必也吾將論善乎吾將論逢乎問者曰逢與善與若是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曰彼我之所謂善者不可齊也不可既也曰既善矣其不齊何居曰羣心焉羣目焉師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昔有辟愛其婦者其婦一目也已而遍行國中觀殊色遂絕無當者曰惜也多一目彼灼然眉面者而如是矣夫文有聲也非耳之所能按有味也非舌之所能調有色也非目之所能觀故曰論文難也寸雖尺幅之用其短其長不必其平生也斯史之校閱其開明其昏矇不必其平生也故曰論舉業之文難也吾見有善而不逢者矣始搖之善也其適逢也吾自詫以爲果也間不必逢焉人必睨曰毋乃未善矣吾見有不善而逢而跡之弁吾亦疑以爲未善矣始搖之不善也其適不逢也吾自詫以爲果也間有逢焉人必解曰彼有善者偶而跡之弁吾亦疑以爲善矣吾一已之耳目不能自信而況于人于衆而胡乎敢強必之敢輕論之問者曰固也善不必逢逢不必善非一朝也何以莫甚近日曰子不觀射乎有常儀的數十步之內縱橫五尺之

皮可得而程焉無常儀的及百步而中秋毫吾不
知其巧也往者之牘常陳矣信師說守故規有常
儀的也今學子之競異詔令之數新無常儀的也
彼曰禁奇此曰愛奇此曰厭平彼曰尚平將奚准
也有喉不以直吐有足不以直步平而不平奇而
不奇將奚適也問者曰今之文多態也世多才與
猗其盛與曰嘻聲日曼矣力枯瘠矣氣以薄矣奚
其盛奚其盛曰子之所謂盛善者可得聞與曰奇
也吾有取焉問者瞠而前曰子欺我也曰觀子以
牘踔子史躡老禪衆驚異之曾不以眴亦嘗既
子之牘矣庸庸耳無奇而子貴奇是子欺我也
曰吾之所謂奇非子之所謂也物不世見命曰
奇物事不數經號曰奇事有一無兩奇之至也私
嘗謂一目之立必有一義破止一破承只一承此
名爲奇若復可另架一局另鑄一意另匠一詞此
名爲偏不名爲奇會言爲會思孔言爲孔
孟言爲孟各不相借此名爲奇若復學義似庸論
義似孟此名爲通不名爲奇今有華人而儗言大

人而襲小兒百綴之衣富人也而拾隣之殘豆以爲飽人必曰是有廪疾矣今以代聖代賢之筆舌而僅爭佛老子史之殘有識者識之必曰是有廪疾矣子之所謂奇其有廪疾者也問者曰奇若是也平則奚若曰證聖者至奇也故至平無平也故無奇其次能言自胸之所欲言出之條達則亦平矣能言其所欲言則亦奇矣子之所謂平奇分言之也我之所謂平奇合言之也問者曰得子平奇之說知所以奇矣敢問探奇之術曰必也愚曰异哉智者不幾也乃愚之幾乎曰至愚必專專則極極則靈吾嘗試之矣自我少時觸而滿意縱而疾書蓋亦易之矣尋復之十餘年而始覺其難也每拈一目焉舌若橋眶若矐形若稿木胸若鐵壁持目迷茫不記何冊俄而一線微冲駭雲穿隙須臾之頃劃然開豁窮天窮地目前歷歷盡世所有都如可攝及亟趨而赴之障焉忽失世之所有與胸中所了可攬入者復無一物返吾盛氣轉掉微息已乃伏首徐書一若吐出作無所作說無所說及

義之成也檢而眡之儼如故紙不著一墨蓋方其少而易之也食頃可三四義後乃竟數日夜不就一義後乃不就一語環牘數朝面目陷隱形容黑黑當此時不知舉業之爲舉業也人之我許我否不知也終我之身逢與不逢不知也此亦愚之至也然遂以是病忘逮其試已以不能畢思爲慨目之中第取一目靜默念之率而操觚數行俱下若平所宿搆然者此亦愚之效也愚者如此智可知也然非至愚恐其以聰明從事而不必專極問者曰苦而不甘若何曰苦則甘矣不甘非苦之極也曰以若之功力試之人人可必效乎曰可曰何可也曰心統于靈靈統于聖彼亦一極也此亦一極也作者立聖人於其前如或見之觀者立作者于其前如或見之神者相告也夫善不善則吾不敢知苟其逢也未有不以神相告吾見希說一至之說有不達者矣未見統于聖者之有齟齬也問者曰竟子之論則亦齊矣曰不齊者神未極也神所以齊也聖所以齊其不齊也歷萬年周八方而

永無隔者其惟神乎故善作者傳神善觀者相神
有取甲辰房稿刪第之者吾友陳長卿氏也長卿
氏宿以善作鳴其于相文也有餘矣吾故以嘗所
問答者歸之以質于文家

沈季彪新義序

文者人之生氣也今文之有舉業猶唐之有詩上
懸之爲制下羣而赴之數百年豪異所共攻之物
鍾氣莫盛焉唐前後稱詩者代不乏矣窮工極變
抉宇宙之殊靈宜無唐若今之爲詩若古文者亦
既琅琅要以竅無不開而才無不竭最工以變必
舉業焉歸也私嘗謂一代之業必傳無疑何者氣
有獨鍾矣夫惟氣有獨鍾而攻之者衆故其肥瘠
修短濃淡疏數之狀譬之人貌不可以取同觀者
第從其神氣索焉而賢不肖貴賤壽夭之概於是
乎畢得而無遁襄陽之詩于唐獨步然其自爲山
人逸客讀者知之郊之寒島之瘦賀之鬼其不得
志久遠於時可必也而其盛而爲燕許諸公語雖
不必至氣格別矣且詩之途寬而難跡舉業之旨

約而易尋寬而難跡者耳目見聞動可採也人得
以其聰明力量滿意爲之約而可尋者我態時情
無所復用而壹受成於聖之諦王之制故詩久而
逾入老而逾工而舉業一道得者不待年辭其韶
今輒有沉頓枯削之憂故其氣尤爲難完然而唐
之善詩者不必遇卽遇也所傳省試之詩不必善
至於舉業收士盡善而不遇者蓋亦寡矣豈非彼
之滿意發籟于獨此之受成合諦於聖聖情相焰
彼我合融亦神氣之爲也耶十餘年來舉業之病
極矣平不平奇不奇之界莫知所適其于人爲貌
壯而神稿舉止陽喬氣奄息以盡也沈季彪之業
自腸胃肥滿中發之帖經附傳繩尺炯如而豐王
之氣浮動楮墨然吾聞季彪聲良久齊其兄今武
部伯含氏冠十餘小試不達而始應選來也人疑
其久而沈削不知其倍完一日領解額震都人士
亦足以明舉業之得士善焉者之必遇而養氣之
說先也伯含詩格在唐大曆間一月前得其焉曹
藁讀之更深以遠久而逾入者也季彪之子未弱

冠亦以今秋魁浙榜所謂舉業一道得不待年者乎無然則沈氏之氣有所獨鍾也夫

題吳長輿環應草

予心就長輿若和之於璧伯倫之於酒所避服者邪苣之於楚齊辛丑別長輿北來長輿方病不瘳類怔忡者百醫藥罔效數書嘲之吾庵中亦自庵伸脚耶且不睡者誰不睡耶長輿茫然有自得曰昔人學死比公學幾番死耶長輿迺大悟起坐蚤於地揖醫扃戶無何就睡鼾鼾竟日夕余亦

應秋試予舉示所知曰長輿數十年名家今必第已南錄至果也所知異予問券何祥曰必諸其文數十年名家又就服久今始必諸其文耶曰必諸其病方長輿力學有年無腎不剏有髓必竭於生法宜不得寐其操觚殊苦必名言之是垂而時不必甘亦其固然病過身輕名心都盡筆忘手忘舌我猶昔人非昔人也援琴一鼓遂爲天下妙成連氏海外之誘不虛耳蓋予嘗有言此道雖聰明絕頂歲月埋頭到來俱使不着某只向黑甜三昧

略討些子此可對長輿道難共人言也無長輿數十年苦功而遽言灰心是又癡人前說夢矣

書白進士稿

白進士爾正者同門友白師清之子也始余遊接師清進士甫卯時著鄒後余來自田觀進士課甄出人甚是時三四年別耳急從家人嘆異之久其後每一課就無不以相觀所結撰無不刻微抉遠若老宿儒之揩摑名理然者進士甫年少負才甄解苦思精進其沈勇如此人世雖最小技承蜩畫

墅無獨至之思窮苦累歲月而能殊擅者前未之有哉進士應兩試率就余請益余欲舒解其沈苦第謂曰伸紙書之取秀便而止進士領之去總十四義觀之豐縟活轉勝往時其刻抉處尚不及也然遂以是聯舉竟進士之才與其思力所入寧有已余所謂解舒云者劣矣哉雖然文猶技之小者壯盛精力盡費耗於此何益而進士有餘焉以待所精入行有所用之矣

祁進士易稿

六經之道顯白而易知無幽險者也而言易者幽之曰以其明天道也夫天道之明也詩書禮春秋皆有焉而易獨乎哉吾讀易則固於人事焉知吉凶悔吝无咎之文黑白而數之憒者可明也知者可蹈有如是著曉著哉囊之括芧之藉豕之杞之包瓜取其最微細冗襍之物切切焉諭告人不休說天云乎哉說天云也亦云乾爲天而已耳元亨利貞當四氣之運而已耳曰易以道陰陽而陰陽固形而下者之器也形而上之道聖人之言之者蓋寡蓋至何晏王弼之徒好以老言易後之攻二家者尾其說而皆託易以行至於今疏經者治舉業者一切傅之以性命而幽僻險賊無所不至其說皆入於佛老佛老皆託於易則易者固幽僻險賊之驅而後人之祟與祁夷度之治易也即卦即爻唯人事之求竟十藝觀之其旨明其詞達性命之說不託以隱其中若夷度者其深于易者與以人事言易于易較近以天道言易于易較遠且性之與天孔子不易言子貢之徒不易接聞而

今三尺學童耳而口之其舌本乃據孔氏上可怪也因讀夷度文遂書以志感云

戴會魁稿序

蓋聞畫者之言畫犬馬難鬼魅易犬馬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無從質據故易今之文家取不可解詰語互相陵高雖甚奇異畫鬼魅之類也依經帖傳取之目前而求其肖雖甚淺近畫犬馬之類也夫語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凡夫之口而證聖徑寸之筆墨而傳千百年之

精神模形賦象畢肖而止政復辨才蓋世幽想終朝不易辨矣而世槩以淺近忽之略不省賞不可解詰之語併其耳目頭足多寡橫竪之數而一以意爲之此不亦寔易可笑恥乎而世或爲其所欺轉相高也以可相欺代不必賞而走其便易夫非人情乎文之弊而不返何惑乎雖然世有志士必不背聖諦而逐鬼趣有明眼人必不白晝蒙魘吾爲世道憂之久堅持其論爲士友懲曰庶幾瘳此者一二有志之士遇乎蓋吾友戴君之文緣題發

思緣思遣格緣格伐詞遍讀之未見有不可解詰者而春容和靜實深以遠竟以是魁兩闈矣觀君之所以遇與上人之所以收君文之正體宜不戒明焉而有如曰此誠難吾爲其便易而足相高者夫文章神物功名尊器設誰何之語欺天下而竊得之則亦不祥人而已矣

望雲春草序

余有所善李君者永平人也而學於　帝城李君弱冠魁賢書聲有日矣今來　帝城學者何曰吾以謝室庭之米鹽黨巷之酒食就賢豪長者之教而日請政焉今俗甫脫藍衣聲氣漸滿志意多岐走有司鬻公事視爲故常非然也讀書一道自負已效矣功力足矣目無前程心有退步率安意受饗而止未有揩揩攻苦猶能如諸生者也以所觀李君羈棲旅門獨身無偶忍風雪日觚槧從事即諸生中之名能攻苦者未有如李君者也李君與今農部白進士爾正共壇爲文時時以觀余爾正最茂詣如李君鄉舉之年不一歲輒聯去李君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益刻厲不少假閉楗一室中枯心獨往與古人
游長安車騶呼闐戶外君不聞也舊所交賢豪長
者若而人非文字不以謁謁也非文字不以出諸
口以余所求澡行挺脩之士如李君者未有焉徵
獨幟文場也李君有父令略陽徘徊思之晨昏不
能置文成而題其名曰望雲春草以君之靜顓於
學身家之念忘矣而不忘者親昔人有言夏侯湛
別見孝弟之性于於李君亦云君名韞秀字惟倜
以丁酉舉順天之
名

書王季木制義

舉業一道極其至非沈思不得也然吾意夫思之
沈者其資必拙其起家必于賤貧慧異之士手口
便疾出之有餘於度而入之不必深取勝材情足
以駕矣士之生長高門者飽其濃佚不耐辛艱誠
有意乎奮飛之業而文章科第皆家物耳深心走
苦宜亡所用之夫惟賤貧而拙者進無前門退無
後地困頓之致窮于尺幅卽欲簡恬其思而有所
不可蓋余既拙絕家寒無聊當其事舉業之時

每手一目覺氣閒寂古數轉未敢輕吐也心謂拙者之政如此耳以遇材士伸紙淋漓輒赧然發汗乃今于季木而異之季木世貴勿復言言其才可以霸齊又年少鄉舉矣獨身喫苦伏臘一燈有窶人所不甘所爲文春胸擢髓極思力之變吾不謂慧異之士之出於斯也以季木之才試之舉業猶用沈思天下事其可以聰明用哉相法篇云藏不晦發不露材人無浮薄相富貴子弟無輕肥相其福必大吾以舉業知季木以季木知天下士矣

梅公衍飛霞館義宦序

吾非知文者也而好論文又好持人數寸之牘搖斥得失妄始于倖而第誤如吾師蕭侯之知也踵其說自試之以目間有中者夫吾非知文而間有中者固可以必知者之萬不一失矣自是益堅其說每處人得失之會輒亟之請觀我以文爲一切祿命卜相語者直唾不顧曰不如文之足憑也前爲唐君平書視舌草始小變而爲全至半至之論全至者得文之全無不遇也半至者得文之半遇

不遇半也吾又寬吾途以佐吾信文之說而於是乎益自謂萬不失矣君平北遊浹歲今年屆公車梅公衍自宣來鄧田仲自江陵來三君皆文家名手也且吾固孤細無師承其不與於知文宜爾梅氏望於宣先後名文童不少共惟公衍之推使數寸之牘足憑公衍先登寧今日待哉公衍故與田仲好談命數集吾邸考步駁詰若星家吾數以吾說解折之若兩人者寧令之問哉因相與射覆某第某高第名抗其說公迨榜出而吾所射某某寂無有僅一公　不甲而乙也異哉文而不遇則已無文矣奇能使　危得之又奇能使人失之非命之為將誰為乎而文之云馮乎十餘年自信之說竟為公衍田仲所奪自是不敢譊譊復論文會公衍就諭婁江彊其筍蓁什一板之曰吾非知文者也彼中有人願以相質文事非究竟不足馮公衍終遇矣是日也田仲從選人為理官客舉以嘲此猶用文乎吾仰而歎頃之撫案起叫曰吾所搖斥人得失非區區一第為也文行如三君卽一第何多

焉

張象先四書義序

今寫照之家字曰傳神文章者傳聖人之神者也人之有神如花之香水之味月之光形於口不可下一語也而可形於手哉寸縑尺幅之用鉤摭字句雕繢滿眼吾之神不知於何遣洎而曰前人之神在是吾不信也有試畫者以古詩爲目嘗命畔花歸去馬蹄香諸名手遞進無當者其一但於馬後作數蝶相趁試者遂亟獎賞徐熙之畫意不在似有眞似者也張吳點畫離披手纔一二舉神像備應筆不周而意已周也古今文人之工於文忘歲月廢寢餐幽思密致恍然所爲聖人者立乎其前與之相酬答吞吐之間息息皆調此外欲復攙入一語自不可得矣意在筆先筆盡而意不止文之神理與畫相類而近世率以才情從事至於舉業一道傾心力赴之解此者益鮮蓋吾讀張象先之文泠然有會窺其意之得也文而惟意之求高才奇情自可不用句外之句字外之字于張子乎

戢景退矣鮮于子駿之爲楚辭子瞻書其後曰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耳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吾於象先亦云

韋編翼引

今舉業之家以書義行者病其太多以經義行者病其太少多以經義行者朝夕於書而力已枯矣強弩絕寡雖有精刻之士朝夕於經者十不一也書者聖賢之未不穿魯縞故能治經問答之常耳經爲聖人所作宜有獨蘊焉審問愼思而不必得鹵莽爲之而可冀效乎故以經名家者伯不一也諸經人事也易天道也天道可得聞乎彖象卦爻意何意語何語能下一解乎朱氏之易非必羲文周孔之易今舉業之易又非必朱氏之易也故以易名家者十伯不一也蓋余與羽明張君同治易宛水上羽明先鳴於鄉噪聲良久後余既倖去十年而羽明猶守一經日夜繙繹不少休假今行所謂韋編翼者於海內也蓋平日之苦心與其學識具見其以易名家無疑也其有功於治易者甚博而余特爲治易者創一說曰以易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莫易難以舉業治易莫易問答之常出入一語不可也人事不可變也夫易之絕傳久矣乘其無傳也而吾自置吾或以爲天道或以爲人事或言君或言臣或出或處隨所射而皆適於的亦途覽而持論便也得是說也可無難於治易雖然余爲舉業誘言之可耳若以易治易我與羽明終身於斯而已矣

醒言小引

一舉業也而有多醒拾人殘閣臧水淋浸其臭已甚不堪聞也大醉之人不復檢繩平日胸臆有觸輒發憤懣狂張手口俱亂則今之自矜有得敢爲怪誕者皆醉中語耳大醒生濯去糟漿獨嚌玄水了然胸中故了然舌下聞者旨之而命之曰醒言然大醒生又健酒者也夫破夢之關爲覺破醉之關爲醒苟非沉酣者久大醉之後安望大醒乎客有嘲余不飲者予曰我以醒眼看醉人客曰子不知醉爲知醒予口吐無以答頹然就睡睡庵湯賓尹書

陳鳴周制義序

去余爲諸生十餘年見人談故業漓流於頹及回思作之之時輒頭岑岑痛也余之於此道也苦矣壬辰之歲坐九子空山中每索語不成月落之餘但聞猿嘯憶在門拈養心莫善於寡欲題廢兩日餐寢不成勉下數行心目狂惑不辨所書朱墨急提去拈論語其身正題藁矣一小束不自慊者一日夜數十餘易前在板中取自閱平平了無致政復在人稿中未免抹殺不知當時結思何以又憶童子時執筆如舞動語屈人十餘年後苦難如此者何也當余酣思之時題內外無字可設但筆下不下時覺微有合處及成入以譽我與我所思所合又覺縣甚始歎作者閱者並難也年來細檢故業約平平無可自贊者費當時心力特甚尋欲以此意閱人人益謂我好平厭奇孱質固然然人所競之奇余既未能解人所尚之平抑亦未必盡合心之不相代也如是今年春得陳子闈中竟讀三場泠然飲醇已既其平日諸稿固然其人復然

對陳子文與其人不復知何物美好蓋陳子伯志
密脩舉澹泊寧靜之句顏其齋先所行稿曰所言
曰澹寧篇有以也計陳子生平心力宜不下余乃
乃百倍余矣往余讀唐詩當其得意叫欲絕塵
數語誦之獨竟襄陽五言無可著一語心推襄
獨步也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謂是人境文境
詩境苦心者當自得之

丁未同門稿序

今歲分事闈中喜逢顧升伯李長卿兩先生兩先
生人倫妙天下日夜就之得所未曾間出卷並閱
因極論文長卿甚厭時語升伯甚矜古法余時佐
以寬政取今古半近者而世所趨肥皮厚肉襞積
字句以爲奇余不之好也頗與兩先生合升伯言
古法辨甚余所最旨者曰今人文絕不知有倒法
文之脈在動動在轉轉之用全在用倒昔人所悟
升裏轉斗裏量地理家所謂橫來直受陽來陰受
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如行義一章聖賢語意
無非聰聰行道若無意於道周流何爲若仕皆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三家仕魯斯亦義矣但此時接引隱者權言行義此是意倒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是行義以上語此是句倒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倒者今人尚不知順何言倒而又妄創新意好俗語如功令所厲余謂題非諸生非主司所安得諸生主司妄自立意但經書中必無一字無意義者閒取書目最易曉解者冥思之隱隱烱烱理會質之訓詁亦微在同不同可說不可說之間今人政患不索意耳一二俗惡語令人習如土音貫脫於口遂不暇擇余謂禁時語不如勸人多讀書胸中有古人書自可不用今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併可不用古語也蓋余與升伯長卿兩先生言之如是間以射卷曰某某解用意某某讀書後果不大失既自幸也南歸舟中取其舊牘並檢次之而附以前言諸生於時語非必盡謝於古法非必盡合亦所謂今古半近者已耶智力卑柔或以掩諸生長則余過也夫

兩孫制義引

闈中得孫子嘗而異之爲之評曰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録策論入安得有佳子往往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模子孟義尤最百年來惟歸太僕先生差解此也於戲時文者攖時之物耳髻之高下眉之廣纖娼者之笑顰賈者之賤朝更夕易而不能以自主且人亦走其所與者耳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獨一舉其子嘗世有文獻與其弟寶碩各負異姿神俊人爭譽賞之不知其湛思結志之有在

代敦彝觀暴富田兒者富兒鼻之怪其無銅氣或謂之曰此希世物也問其直餘千金富兒意得急發贋金製如敦彝者無算而以詫人曰器物同也吾新色倍焉吾慮夫孫氏之物爲人所鼻而以贋金奪也是在賞鑒家詳之

王觀生近義序

天下文章有義仍先生也義仍所行科舉之文如霞宮丹籙自是人間異書所著古文傳情事之所必至開今昔之所未曾一代之業盡在茲矣義仍

每談文謬推舉予同邑王觀生信之北來數從予遊其文清夷恬遠顓以予為度都試數不達予固悔無以發之也然生固飯信予彌深且去且留越歲餘發足歸殊猶有不釋然者予解慰之曰子所少者政義仍一段奇變非必予習也今科舉家言平言奇張甲李乙若相鬬然予謂　國朝二百餘年不見何物能奇獨臨川舊藁本在耳毛取一二宿食登之席豆而曰好奇曰詈奇以溺自照不愧醜哉予性謇鈍安其故平至心所慕愛異人異書尋常尺墨未肯相伏也王生歸所經過山水數里顛蹉險壯無非文笥問玉茗堂主人紅牙節曲何如貪味黑甜是在生自取之爾

冠朝郭氏族譜序

黔中丞郭先生既平播　天子論功女賚晉中丞爵司馬封三代世襲錦衣會賓尹當　制視草蘂與聞司馬勞烈與　朝廷寵奬元臣之意越明年冠朝續譜成走使屬賓尹曰童無似無以辱　帝制吾子惠顧郭氏姓名斯在矣郭氏之為譜也封

太公實圖之力銓十餘議詔司馬司馬踧而授簡
干戈之際選隽徵暇若旦暮先烈之不耀爲懼負
者所爲條敘甚備世次甚晰文甚都雅賓尹反覆
卒業有感於名世之興與其所以傳也冠朝之鄂
徙自副使得名於太常集賢其始祖斷自同州由
同州而後五傳爲五州刺史六傳爲汾陽王由副
使而後十八傳爲封太公十九傳爲司馬天寶乾
元之季安史叶蕃交訌內外濁亂徵汾陽唐不祚
矣播酋之所螫擬無先黔而黔所患苦徵獨播於
事終事一日無司馬者黔之爲黔不可知也汾陽
所用部曲雜蕃漢皆爲盡死力與今司馬之用水
西周心苦慮亦畧相當南山收卒涇陽見虜卒以
至誠惻怛心行之無忍一矢輕相加芟施羅棘之
酋寄命司馬司馬一與之爲赤子長養以休恬不
爲羣噪所撓生人之命元化之脉前後所培釀於
二公者實閎以遠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
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執酒酹地飲泣歸誠歷代帝
王所不克臣之鄉郡則郡縣則縣命之旅則旅約

賦則賦曾無幾微齟齬於言面斯亦天地間一大譜已且夫汾陽之後九百年而有司馬此九百年之內井邑屢移國姓亦八九更矣冠蓋連翩青紫相映門戶之崇宜未有踰焉者昭穆不紊祧祔謹廩毋非代有聞人筆墨之效相托以無窮哉汾陽還都之議親征之疏自成一典然不以文業與世家之作遠竢司馬文童妙天下續譜家事耳足當遷史班書善乎封太公之議也無文奚徵命曰肉譜今無論譜矣代君代相下上數千年雖各成本紀列傳不如托之遷固者之流行人間爲廣博也功名之士喜開事端忍人肝腦而不爲社稷子孫長久之思文童之士搖筆札排纘故實而無當於行遠吾於郭氏譜重有感焉若夫衣冠文物之盛生卒居塋之別家訓之嚴譜自有之無所事余言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四

王季重松龕稿序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文與政皆吾所自行者也拾人之餕而文文易譽也而非能文者也侗人之色而政政易譽也而非能政者也凡吾者自性自靈自本自末極拙者之一得可以聖而競巧者之百岐不可以至莫病於今之爲文者奇也怪也平也庸也悉拾也莫病於今之爲政者厲也和也清也濁也悉侗也侗與拾

PERMAN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則無一焉連牘以進而未嘗自眞一語挾策去
矣而不知所作何事悲夫今之能文能官者乎同
年王季重之文行於海内久矣制舉之業日新月
敝自吾所耳目名噪一時踰三年無不棄者季重
美姿才所負甚高不蹈古不模今以自爲王氏之
文故久而逾新人士手之惟恐敝凡再四刻不已
季重再試令爲當塗直心白意延問士民飭以儒
雅期會簿書之間才自有之而不以其精神工也
世沾沾而語古後後下上而不得行其意吾以我

季重嫗之

胡伯玉文序

吾歸南過南旺伯玉顧我舟中握手道故幾戀戀
不能別吾爲詩云相逢頃刻難爲思却話三年不
覺頻既去不能已已取伯玉舊語讀之鑱刻縱横
極淵博之致無不足動人者信伯玉之才情兼至
而獨詣也伯玉酒我時遥指湖中異處云此名蜀
山問蜀山云何曰蜀獨也一山獨當湖吾稍庭宇
其上閒曠殊勝子獨不爲一日之留與吾酹此山

乎余應之曰唯唯使此山有伯玉復有吾不得復稱獨矣

兩生近義序

漢顏蕭先生往每逢人必指目余曰某子異才每一文出必曰第一辛卯見余試卷急曰是必第一已而不中人皆笑之先生曰子有手在我有目在必無改絃知不落第二也余才甚卑淺交游中所最愛異能文章者我家伯潤今年見其試文更喜甚以爲必第也而伯潤內所遜畏時時舉宋臣氏已急之果然微伯潤幾失宋臣矣兩君者之文一圓美多態一刻畫有思慮無不入人當也而又皆以擯非與我辛卯同命乎夫余之目不必如人而兩君手舌乃大出余上蕭先生往簡余曰子文如珠玉到眼自見但不佞憐才一念較人差長不以成敗論英雄斯得之爾庚子秋日

唐君平視舌草序

人於文章有全至者有半至者畢至而後求遇其取途也寡矣嘗試以文章之分十概量之得十則

宜無不遇也不得一則宜無遇也得五者不必遇不必不遇得五而遇則已非偶也然不及二三而偶者尚多也僅得五而不遇則非不偶也然越之七八而不偶者尚多也吾以十全待十售人以五倖就五利卒之半至者遽賈去而吾環柱秦廷完抱以歸竟爲世人諺難矣哉有志之士夫初君平與我論文也絕去筆墨壹以聖諦從事見有矜綺瑰者唾之曰非是猶取高名傾異都人士者曰是固非是蓋瞑卧幾時枯坐幾時指畫手摩又幾時以庶幾一字之合吾輩之於此道也苦矣吾數南征又數不第君平曰必無易故君平曰必無易故君平頷之刺繡半生不如倚市一日要以一日之合易一字之合難一日之合造物與人兩有之一字之合神人之所不能尸而才知豪有力之所不能篡也文無立至之程而有自至之候遇無必至之技而有獨至之神和氏之玉三易主三獻而忘其足之苦也彼豈能計料後王賞識增別前人哉一獻如故再

獻三獻如故抱玉者之神旣已精光照奪不容埋
滅矣君平貌皆如脂眼如電髯長三尺如戟狂走
市上一市堵觀與人語詩賦兵劒內外阨塞古今
下上之數霏屑而吐悉本胸畫性復簡張睥睨曾
富周急貧難略如魯仲連李太白之爲人而吾獨
以癡絕轉相近慕視古草刻於辛丑之春海內自
以神識識君平毋問古端已

王叔子四書義序

制舉之業今試之則一代　王制也前探之則萬

古聖心也適今適古擬王擬聖豈易事哉而世故
嘗漫習之而漫稱能漫試之而漫効彼以漫爲可
常也今日讀本草書明日思活人今日學挽弓明
日思殺人矣一第橫其胸中六脉皆亂思豈能復
入才豈能復出哉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
牛肥在甕外者乃能舉甕故忘其效而後可能幷
忘其能而後可習也王調甫之業習矣能矣韻調
充溢今古適勻副在通都札札典則奇王生者訝
何以尚在塵下生年甫壯廩食且久以例授貢余

方就列北行而生以其業見問意嗛嗛若不自能
余無所益生獨以爲文不可漫漫不可爲常而生
非漫者於以收効効有日矣

陸伯承稿序

吾異夫今之爲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於
舌則卑吾直以舌代聖而及下借諸子則益卑又
厭唾之餘也何今之驕然自命豪者不羞人餘也
蓋吾讀陸伯承文而心折之凡伯承所爲文理緜
獨匠詞緜獨翔意想符色諦眡之無不出伯承者
伯承深矣海内年少淺拈一二陸生語驚謝爲奇
不知一二奇語猶伯承之間發於賢知而所長不
在吾於伯承文相與吾之耳矣其不自有胸也而
爲伯承舌毋寧其自有舌也而爲伯承胸乎

袁公顓稿序

吳越無文非無文也夫人而能爲文也諸家之吻
於聖不必盡調而吳越富才士紛而上率解作墳
索語然數至橫入縱出躡衆所唾競登於俎不復
顧其臭也一時群兒狙狂而飽之其有啐之以玄

水者反必吐矣則其謂之無文也亦宜同門之有公籲也鑱思甚肆而鑄之以孤天倪所至耆然長鳴吾知其不徵味於衆已海上卽多才有幾公籲乎然吾警公籲文符色炯炯人知貴之又其聲夙張操賴者時時竊姓字以行安知公籲之殘不更以飽羣兒而希錯爲陳紅乎夫公籲者吾拜之竊公籲而行者吾勿之許也

何象明稿序

居京師數月天久雨舍垣盡圮無寧宇行者愁苦望洋近畿數千里無叔麥以告聞之南方尤甚民之無生也萬嘗試論之雨者天之大利澤也萬物之所養也然而至於此者則不德豈惟匪德也且怨害甚昔人論文譬之水風以爲此二物者非有求於文而文自生此天下之至文也夫無求於文而文生者順流披拂若驟若馳狀態悠然故文稱焉設以淫潦橫逆之衝怒颶抵迫厲揭號呼此亦水風相遭之不善矣故凡吾之所貴於文者情與景傳觸幾而徐應之幾得則言之短長無不中格

聲之高下無不成響吾友象明之爲文或庶幾焉而吾所睹象明思恬符逸飄乎其遠泠然而飲人也其善爲文固宜蓋吾讀象明之文慨然於今也縱言無擇不獨一制舉業矣於乎其言之無當而傾圮浸溢之慍于行人猶可言也其言之無當而傾圮浸溢之患憂於無已不可言也戊戌夏六月書

駱象先稿序

先輩文有所謂五可軒記者其言曰家居山林田數畦可以避焚可以養疾可以治生可以讀書可以省費而所以自爲可者皆僅託於有所未盡之辭知足斯足知止斯止斯兩溪先生之教也知言哉君子之爲脩也薄取世庸證道故夫賤貧之吾安而子臣弟友之吾勉僅無失其爲可則已寧有軼越哉厭以爲不足而爭所有餘無論涉物即取道而已遠文章之弊才人不惟其可務於神眇動矜絶世以僅可者許之滋掩唇耳吾嘗論文以爲文無工拙要於一是彼豪自許也博自擅也直有遠心焉而僻幻雜出不自知其非也夫置其不

版權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者而僅居其可此道當自得矣予既游駱象先窺其家兩溪存集慨焉想慕其爲人遺榮早服有足尚者而象先爲文開朗洗濯蕭然自行舉止多恬習如有不盡才之思故述其所爲可者與之夫言不必玄著言其可言而止矣事不必魁壘行其可行而止矣

易四房同門稿序

文之平奇皆善物也吾自謝不能奇家於平而止心謂衆業此殊便耳秀慧競出不肯自卑其名蓋吾以平求之更相厭捨吾之平以求人之奇而又未覺其有奇也彼其於兩者豈徒厭徒慕與何無居焉吾謬役於闈中每閱卷淺得一二語輒似有會間不絕橫溢者繩而謫其字句第毋相掩也已跡之士乃多所知名負才學然則吾雖甚貪乎世有奇者當自不失而吾所會心處與其作者之心未必當所不必當而繩謫之語士輩沾沾振耀猶恨其少也吾乃與時謬如是諸君舊業具在澄淳橫絕人各有至寧以吾意行之凡以適中道之觀

爲同調者之所尋繹卽諸君異日爲海內重當不藉此海內於今多習怪誕誠嗜彼而不求此爲諸君甘之矣

館課序

館課今文也非必古而非深於古者爲之則不長經生之語可知矣跖其衍腐載薦法筵毋論人魄我我乃內愧然而古焉者非一躡登也今之於唐宋若而時周秦又若而時旦暮之所未嘗而或才焉或志焉寄徑于棘刺而刻跡以潘吾畢世之技邀於一曙乎此不然物也余嘗以是憎爲今者矣矧語於古館課之爲也法在今古之間循之可見鐘鼎而意不離庖鑊要以仍其本業毋遽棄故則上人之深教也海內大巳諸兄弟以其初力開登古之塗且人而張幟焉而留微于今將徵夫操翰之士寧居其未嘗無居其不然不亦茂乎余力遜諸兄又善病謝又以使去故刻中不一再有卽有之不能更長也客有嗤余者曰子乃大巧巧爲匿拙爲文

劉生制義序

往年劉生書謂余曰海内有陳儀翔先生又曰知我文者先生之外獨陳先生耳生落落無所偶不可一世今年試遺才陳先生以理官閱文得一卷大驚奇絶亟上之文宗文宗亟賞之寘第二其第一則今爲生校文陳正諠者也兩生皆負奇久相次闈試皆不舉生所言知我文者獨陳先生豈其然乎豈其然乎生高才寡逢懷憤志躁挾策游巨公或省或不省卒無所救於飢寒蘇長公謂李廌曰以子之才亦云

王用之稿序

國子之役以首秋廿一日受事以廿四日科考隨意差閱芒不識諸生何姓名三試畢諸生以次質卷一日入廂雜取一冊子目下數行大快賞覆額視之王生某也脫口呼姓名亦不知生在旁生應聲前予喜擊案曰子中矣明日對客輒稱王生王生栲發果前舉而予所賞識生又非獨文以也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眉宇韶秀動止詳閒既舉復班課習瞷其意於衆
中柔下其尊人大理公予同年友也大理以僧房
爲官舍寘如賓儒生尚別榻一寺若冠蓋周還之
恐染者就予論孰反復極辨若以不得蚤決事爲
汲汲予惟生人之業何限有志之士旦暮了諸生
事亦欲別有所爲媿予等壯時率爲掐帖所弄一
寘仕場車來馬複紛費白日可太息也如生者志
意可限數耶予所見高材蚤第人揚揚自喜未免
有文章科第之氣與色極共量不過富貴進不過
功名而止如生者志意深廣所成就可限數耶予
既索生近稿黜閱隨筆亟以一言公之海内使知
有華亭王生者

金鳳儀行稿序

王充之論逢遇也曰能不預設說不素具邂逅逢
喜遭觸得意故謂之遇如定說審詞以取尊貴是
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物得
作事事成不名爲遇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猶拾遺
於塗撫棄於野是名爲遇遇今鄉會榜者士子之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遇也如必不作不求乃名爲遇則凡今之目不識
字絕念進取者皆可望遇矣如云求物物得作事
事成不名爲遇則凡今之精心舉業而擬大科者
皆不稱遇矣甚矣王子之善憤也目不識字絕念
進取亦可以遇矧其實苦實作者乎精心舉業得
大科遇矣尚不稱遇矧其不遇者乎耳中熟秀
水金生甫澂監生與一二同志赴科考名皆連上
等及鄉會榜出諸同志多第去或遞取大物生獨
罷歸遇不遇之論未知所定也生雖罷其志氣與
其問價轉昂予爲之堅曰生但守其所作而益精
心焉前此第去取大物者予不爲喜生罷歸予不
爲慮予不爲喜者遇其故物也予不爲慮者不遇
非其故物也遇其故物者不名爲遇不遇非其故
物者終無不遇但守其所作而益精心焉越三年
當知予之不謬也

鄒臣虎稿序

或謂予曰文非甲乙名之所能盡也予曰固也文
尤非文之所能盡也夫文非文之所能盡何居經

書之章句則聖賢之文矣孔子解仁爲人而孟子解仁爲人心增一心字固不若直指爲人者之親切也孔子偶言性相近而孟子顓言性善有善之說斯有不善之說有善惡混之說固不若相近之虛圓也一人之言重脫於一人之口爲富爲仁速貧速朽識趣差別其繇已甚況今之制舉業乎以功名富貴之凡心而擬聖諦以尺寸之幅而馳騁神聖以來千百年之精神於此中安置一語累劫拔舌於此中堪就一語當下舌墮矣予嘗好與人談無絃之琴無聲之曲無字之文筆還筆墨還墨義成之際儼如故紙而人以爲謎也凡情之往竭於思聖意之來迎於息思還息轉而語徐吐焉此其境直在語無語字無字之間政使聰明英特之士傾橐爲之手口俱盡寧復留人以餘乎年來與臣虎神交各挾獨往之思臣虎領解時讀其文間未免有英氣此忽何自劖華戢景每義所就流韻在筆墨之外若不欲說一語然者知臣虎意嚮所在也臣虎別有文心非文之所能盡然甲乙名之

數亦足以觀矣往讀長公琴詩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嗟乎琴無絃聲在指彈不以手聽不以耳通斯解也而文章之道思過半也夫徽臣虎吾誰與徽言

朱康侯稿序

康侯十許歲即沸名江漢間與瞿孟堅甲王子聲一鳴輩爲十二友古文今文無不推冠著歲已酉康侯始應貢北來以所爲近業質予予驚絶焉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都人士爭走康侯矣然予數與康侯面商近業多所繩謫康侯皇皇請益予嘿不應康侯伏謁請愈堅予曰子文過佳曰文忌佳乎曰子之淫古也甚凡物所貴於古者摶其氣韻而已筆墨形象無取焉夏后氏之鼎截其耳爲食器曲阜之履裂以綴緤則不韻吾與子論今夫孰非今也雙股八比今也版章褐頌記今事說今人尤今之今也吾與子論古夫孰非古也韻言而文古也經書之義代賢代聖尤古之古詩雜言而文古也經書之義代賢代聖尤古之古

也贋古者曰選體不宜使魏晉以下事律體不宜使唐以下事嘻吾業生於吾明矣吾自爲選而非以古選吾自爲律而非以古律下上天地何事不可使則盍反而嚴之制義堯典禹謨也宻畫也何哉俯拾五三以下語聖人大賢之意若曰何哉旁漁老莊韓列諸非聖之書而以爲奇乎且子好古乎所謂古者不嘗新乎舉目見日誰言今日不如古日之曜著足成壤誰言今壤不如古壤之廣子之于今文也猶欲以古用也吾之於古文也直欲以今用也言未既康侯憮然大叫去杜門兩越月不復見已試國子于一牘異之不知其何孰氏也額曰古文之古今文之今合而爲一及拆名則吾康侯也喜甚急趣之前子自是無不冠矣其年魁順天明年連捷南宮自于得康侯無腎不抽無肝不瀝但予齘微動康侯載書志之無遺忽於幾微雖然于窶人也耦時接俗便其單儉康侯自其父兄以來所儲綜皆三代法物即欲勿用烏得而勿用士無淹博之功力而嘵嘵非古丐兒之笑鐘

鼎也余每接康侯輒繙古數日所得於康侯不既多乎

秋水堂稿序

陶路叔吾師之從子也路叔新舉來訪其所行秋水堂稿余讀之異焉曰何其似吾師也無何路叔魁南宮而陶會魁稿大行余數與路叔周旋標鮮閒美如出水芙蕖可愛也又時時勤嚮道夫道與文非兩物經書爲文之祖道之興然固今科第之媒而功名富貴所必借之路也結因於凡而發想於聖其微眇宜有所不入故學道者必先滌其功名富貴之心而舉業猶是焉左念操觚右念揣世中器物攬筆調墨與衆角事瞭于耳察于目成孰逢不逢賞不賞之態百鬬於胸雖有慧心不及發矣路叔生長高門道德文章如數譜牒如舉家廟于心乍脫于手亦不知此物用以得科得第博進賢冠也蘊其粹精裁爲鴻藻少焉意得之音遂爲天下快絕昔一公初詣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所在公曰師馳過白馬寺門矣又問之曰危乎

師何為棲刹末也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公良久泚顙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聖賢界地冥心卽臨非復一心兩心人所堪馳騁與聰明一具者所得而料度也往年擬棄衣冠從吾師於巖壑今已矣有路叔在是文是道請得乘暇共質之

韓求仲四書辨眞稿序

吾友梅季豹狂人也嘗言世人好諛好謗心術行誼皆可粧點惟文章一道流露天下萬世雖父子兄弟不能以相假雖復恩譽讎譏無處著舌予每誦服以為至言韓柳歐蘇世所奉為文宇聖也然昌黎自云大得意則大罵小得意則小罵平淮一石段文昌敢於出手無所赧避豈元和一代人盡憒憒耶歐公得子瞻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及榜發士子羣譁聚訕於馬首當時歐公門牆二蘇聲望久已為路巷所推信不復知譁者何事訕者何語由今論之數公姓字幾同日月所謂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非可以愛憎口舌貴賤

之也予在闈評隲房卷幾盡一日走徐鳴卿所鳴卿出甲乙卷盡觀予初手一冊異之鳴卿曰首本房矣再四得一冊閱良久曰此殊有異與鳴卿且讀且賞擊案呼曰不可以二急取前所首者共擬議之訖三場曰博學宏儒也不可易也鳴卿曰兩雄一棲柰何予曰惜也我卷無是子其與我鳴卿曰快事也子必首之兩人面薦之主考主考大賞集衆觀於堂上遂寘第一榜初發人情意得不得非可盡解詰及卷稿遞出而四方遠近羣然歸得士信乎文章爲天下公物而齊不齊之口耳莫此道神也予生平絕他嗜好獨於前人寸簡下士片言流美會心恚可使悅饑可當餐自謂須此以畢命昔有樂工於池上彈箜篌賓調忽芰荷間方響一片躍出乃箜篌賓鐵也指撥音動律呂相應士無通天徹地之精誠而欲友天下尚論古人其可得乎

何進士近稿序

聖符以文贊予甚賞異之譽於縉紳試丁未人爭誦傳其卷已固不第也其尊人大理公詰予者

三予曰是固無不第也沈者徐揚之實者徐虛之而已蓋聖符顓篤自將無門以外之履跡無鉛槧以外之事思彌極故沈撫彌博故實云其後聖符每文成予亦數爲點綴思猶故沈也而氣淳以揚撫猶故實也而神情往復汩汩然以虛庶幾於舉業位中稱鄒魯矣庚戌果上第予見聖符名氏於闈喜不自禁急語所知此大理某公子也大理自其爲侍御侃節有夙聲被言杜門者兩歲不能解白其所以聖符久抱異亦數試於遇及聖符遇太理始仙仙謝人世或亦別有天乎

包儀甫制義序

余拔儀甫於雍中人士翕然稱快既儀甫領解不佞一客禁足壁觀間索一二題自課取適意而止蓋儀甫研精此物者亦既有年當其尋微之時日月都忘雷霆不能眴至於今精苦之極化而爲甘一字未設而前後結構之形了了在目奇偶吐納之數隱隱衝喉借成於手而不自知其至也儀甫未會試前一日就余曰某不願聯捷者願依先生

三年終究此余笑不答逮檃出爲儀甫大喜大愠者半儀甫亦笑昔賈堅善射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時能令不中今已年及正可中之射發一矢拂眷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儀甫殊材宿學不難命中以畢少壯之技夫舉子之謝業有時而生人之抱分無已研精微密之功於儀甫乎得所在矣

賦嘯齋制義序

潘景升枉予宣中挾其友吳子之文來贄吳子字越石好讀書能文所與遊貧苦之儒遠近會讀者偕爲辦衣食所得快書如慮其弗廣也急欲板以行海內之名文章家必一造請焉問平生所業云何蓋越石之所孜孜無非雅事矣人之眉面膚理無以甚異而其所耆好絕于天淵有爭半文之利者而亦有薄天子之貴者相去何啻九牛毛華譚之言是也書生之業甚苦論效不能與牙籌爭權海內要地道能以禍福予奪之權引人狂走者無

萬操筆墨之役頻而狥一枯儒若賈者之趍虛而宦者之赴熱此其志意不可以尋常繩度也景升又爲予言黃山方闢幸一惠然者與越石專奉屨杖予喜而躍讀書遊山事事有佳伴吾道不孤矣

朱君輿選義序

由北雍聯捷者五而三魁其經求仲以易儀甫以禮君輿以書三人者又少同壇社有盛名爲九牧人所共推事者也予既以一日收之雍中其第也又各取其藏稿筆行之儀甫麈處皆鮮求仲近處實遠君輿者能自以其高情宿手適於近遠雅俗之間本領之渥足兄三子之文大行諸家可盡掩矣而予因是有感於遇合當吳越間名起君輿最先胡不一日千里而必以北轅爲又必儀甫求仲左且右然後連駕耶黃金臺畔意氣越千載如招如赴然亦以知致身自有地知已自有人也慷慨歷落之思於豪傑士亦可以舒已

易一房經稿引

易一房書刻行文章家庶幾歸之後予領南雅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門人亦各散去天下人士之能文章者十九走
秣陵爭言質業屋賈幾湧而予亦罷歸矣予工文
無術橫得世名質以消息盈虛之易宜其及也予
歸而士之顓易者猶嚮索一房經稿散去之餘無
從復跡取其偶存者行之諸君亦知易乎鳴鶴則
和履虎則咥予遯而尾故厲諸君而欲脫然於咎
譽之塗則毋亦括囊而已矣辛亥秋日

李君制義序

制義數行牘耳而天下之士必是焉出別識天下
之士舍是焉無法資藉也天下之士固亦已難矣
別識天下之士尤難之難而又取必於數行之牘
然則士何繇盡哉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凡人之
言其慤然以端閬然豐整者必正人也其佻以肆
回互韜譎者必壬人也慤然以端閬然豐整有病
遲頓疏滯者焉而吾以知其必正人佻以肆回互
韜譎纚纚洋洋甚疾捷可喜也而吾以知其必壬
人持是課牘先後所得士略相當間以試人酬對
之會口語書記條奏之間差次朝人庶乎不遠間

有誤漏焉者而抑亦寡矣李繼賡氏之牘詞甚研整指甚端慤吾心識其人已數接之不謬至其理徽未浹時而潔靖恭允之譽徹於士民惟言可以知人其一驗也理官職在折伏察色審氣未始不以聽聲先之此法當亦可試而有如曰兩造之口未足憑也則數行之牘夫固亦有不足憑者矣辛亥秋日

歷科鄉會程墨序

閱文者之心與作者之心宜有以異也作有獨事閱者衆事作之不工身失一第而已閱之不工蓋人受挫凡陋蒙僥所關人材進退世運泰否之幾非細也故閱文之任百於作難亦倍蓰之今尊官高第自謂能閱文而尊官高第非必能閱文也豪材宿學自謂能閱文而豪材宿學非必能閱文也人固有長於心短於手者矣亦復有長於手短於目者矣吾之心不能自赴其手與目而欲以吾之目盡領天下作者之心雖明如離婁固知其有合不合也況環壞之內明者幾何氏乎故曰閱文之

難倍蓰於作雖然世未有不得之心而能得之手與目者也得心之閱取道必嚴得心之閱取道必寬文之受閱如其閱人善相人者肥焉瘠焉脩焉短焉妍焉醜焉隨其所來悉其所往苟成法具於胸可十道收而無軼故曰寬也吾別有所以自得矣一目方來寸心獨往千百年若吐若含之境不在字內不在字外跳跑之才雄辯之舌對聖而皆廢故曰必嚴雖然其嚴也猶以燈取影橫見側出變化不可以幾窮而其寬也猶以磁引針極天地之數攝於子午莫之移易也作耶閱耶歸貴有一耶先輩爲文各有意義所裁賞略亦可考廿餘年以來改墨爲程士子與主司面目俱不可見予爲此集多仍其面目之可見者予非僅爲作者設也苦心於此焉而無失第利止其身苦心於此焉而無失士吾以對天下矣

四奇稿序

奇之爲言奇音基也奇對平奇對偶天下之奇物不可以數於世數於世則多偶失其所以勝而生天

下厭薄之心故有志之士吾不欲其爲偶而操必無偶之志與其學奇不若學平也平則無可偶之跡而大奇出焉制義以來能創爲奇者義仍一人而已吾嘗牘義仍曰公制舉文不可無一古文詞不能有二然聞義仍課子佰取天下之至平如我輩者而轉自諱其奇也吾每入闈必薦得一二奇士如戊戌阮堅之自華亭未李能始光元孫子嗇穀庚戌丘毛伯兆麟王永啓宇郭季昭浣姓名皆驚海內今海內盛行毛伯文後生小學案頭皆是吾慮夫學奇者無已奇甚變爲偶而奇物轉失也急呼振曰好毛伯文非我輩不可因取素所賞絕加繩譴焉建昌朱璽來自義仍所合李孫王數存稿授行之以告學人使知夫出於奇者必有諸子之材諸子之學而後可倉頡作書龍藏鬼哭盡占書之人而欲邀異倉史則吾不知矣

睡庵大題選序

四股八比之制與五言八句等俱一代收士之律也選體歌行絕句之類人各以其資材爲之滿縮

縱橫單行累幅取境之便與趣之所極雖聲調宮
商微有出入不害爲瑜故每得以自伸其筆今之
好拈小題者是也至五言受律四十字之中置一
瑕字不得今之大題類之李賀盧仝西崑長慶諸
家刻腸決吻各造峰巔蹲之王孟座中未免慙浪
即王之去孟亦尚在聲色有無間然世厭襄陽老
布衣不解其奇亦今文正變之例也生平積習與
大賢聖人爲夢魂隨弟薦尹近尹所手名人稿時
一著筆友人陳漢箴正誼勸公之以佐士子備科
而予目所及見亦寡矣或曰需後命唐人選唐詩
如英靈國秀諸帖品隲無取紕漏尚多要以不失
其爲唐音而已

黃上珍如練草序

問士之所交必於其人問人之所遊必於其地人
與地皆助靈發性之物豪傑之所蚤有事也雖然
其合也遞往遞來精氣必有所以而其交相助發
也茹吐之概各以其本分力量爲差行庸人於異
人之中背而過之兩不相眴也樵夫漁子日夜交

於山川詰以此中何味口呿而不能對趙至亾命洛陽求索叔夜盛孝章一逢文舉結爲兄弟升堂拜親千古衿契非庸庶人所能量度也予厚之文奇於永少陵之詩奇於夔千百年以來出入黃庾鉆鈳白鹽赤甲之間者踵不絕於道江山助發之靈於兩公後抑何其多慊予蓋予數以意誼交天下士士有所不足博而求之恣行山水字中人物與地輿佳處所託屬可默記也素聞休寧有黃上珍朝聘欲把其臂上珍不予棄一日以文童北面予黃山之遊潘景升共焉獨上珍與胡嗣玄虞支累旬日夜不離夫上珍所交多名流游涉多佳山水攬結之餘攄爲文事意所獨匠手能赴之所得於知交游歷不薄矣初上珍所最得意多在明聖湖文成而景升題曰如練清淑泓淪之致與湖光爭秀此來酬遊黃奇巒異壑即上珍以爲得所未有上珍其以一日凌天都峰也吾無以益上珍其在茲黃矣

丁孺三制義序

閻立本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跡曰虛得名耳明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不忍去立本非無目者僧繇聲價蚤已聞傳於世然猶一往再往未得全領凡物之至者造化於人著皆有所秘惜其見之不易見賞之不易賞類然也過眼即見見即突躍可欣賞賞已即索然無餘不復令人思維此固已瘠薄於味何足旨哉吾遊黃山一月餘剔嶮摩幽從前未有山中人亦為黃靈始開令此山又於道塗精神暴露久未免為塵冠猥蓋所淄垢安得闕蓄萬年以待予一日之目光也丁孺三先庚質予文予喜其古色可摩秀宇時映以為文人之勝而孺三遽試遽詘拓落不遇至今豈前所稱見之不易見賞之不易賞者耶山川人物之靈得一士焉宜有所寄託以顯聞於世孺三所與遊多英人聞傳不後矣

李六觀近課序

予歸自黃山結夏一室室方廣不踰尋然四方至

者時有品外之人其初則丘毛伯兆麟再則吳明
水時憲毛伯凌厲俊快獨出無前發譽皆天地外
事然道以仙佛昂首不肯下明水老措大耳跳而
溺二氏之學身可毀妻孥可捐至其揮斥昌黎考
亭甚堅且辯若不能一日容者兩人以朝莫代來
去予笑且賀我室中幸不及於舌戰未幾六觀李
君來自廣德官所李君能豪能儒亦佛亦老經子
之中偶舉一焉皆有以探其玄賾嘗對予攀言歲
月如流不得不以一大事爲兢兢已又謂終身舉
業須一了此每拈一題屬想枯思攝天地之表及
奏成於手音節瀏亮精華豐悅雲煙流而山川動
也昔人云學人如貓捕鼠如雞抱卵精氣顓壹無
令歇斷忽地省發乾如透水月華文人之於文亦
然初毛伯不喜佛予曰子誠大乘趙州佛之一字
吾不喜聞是也吳老生著書多所譏貶予曰觀子
勞勞似胸中止一韓朱老生躍然悔棟所譏貶大
削除之蓋予與丘吳兩君者遊各有所得然未免
強費分疏和合之以李君而三物一矣李君學問

淵博志詣閎沈非區區功名將相之事也夫子所得於李君一舉業乎

李玄亮制義序

子昔官詞林好談文字士子謬相羶慕依以成聲及子得罪罷親戚故人皆紛散前此譽子文者多借子以贊要人一二好事甚至搜子識面之人快所尊而捷貴富以故士子益畏避至望子影輒狂走怪匿不敢近數歲之內輕千里馳宛上隘廬一再存視玄亮李生獨也玄亮初嗜子曰五道伸亦不幸屈亦不辱子曰莫今日幸矣讀書之樂省免考校歸田之樂抽身及蚤水菽之樂兩親尚強朋來之樂狂簡斐然玄亮聞其言而旨之後數存子所與談非舉子文字則山水遊行與仙人佛子幽眇不可稽籍之致絕未有一語誤及世事者我以知玄亮棲心簡遠衣天地之表而冠日月之上也玄亮魁京闈取余所批抹宿稿行復趨子序子慮以姓字累玄亮經月不敢承已思曰得喪禍福天也然不可使天下徒知有玄亮文而遺其行義昔

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節鄉耶李夷簡貶楊憑親交無敢視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曰夷簡奏爲御史晦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予謬守毗之本末則山林而可天下不乏夷簡其人當遂以此知玄亮矣

徐聖有稿序

聖有文章走國中足張吾宣壬子之舉聖有不偕矣予獨記五六年前聖有遊京都接賖車馬紳笏人物輻輳之會嘈然高嘯繼以狂歌宵不知意義之所在已同我舟南還啖蔬啜糜刺史研經送難嘗溢丙夜不相頷不寢甚至熟爛時葱遭予著筆者竟日手之十道尋繹自言與睡庵遊奉身轉泊

未心轉幽然每一字之當竟然暢乎本懷眉面手口笑舞相應若饗大牢而聆咸池世徒見聖有蚤譽鬻序文采葩流酒酣耳熱戟手談天下事了無足措人意者不知其慧心善下寄懷遠而湛思苦也聖有此行草草脫鬻以去所經逆旅宮觀遊御物從遷徙往復之概校往日何狀聖有之於天下事能無措意乎哉

吳福生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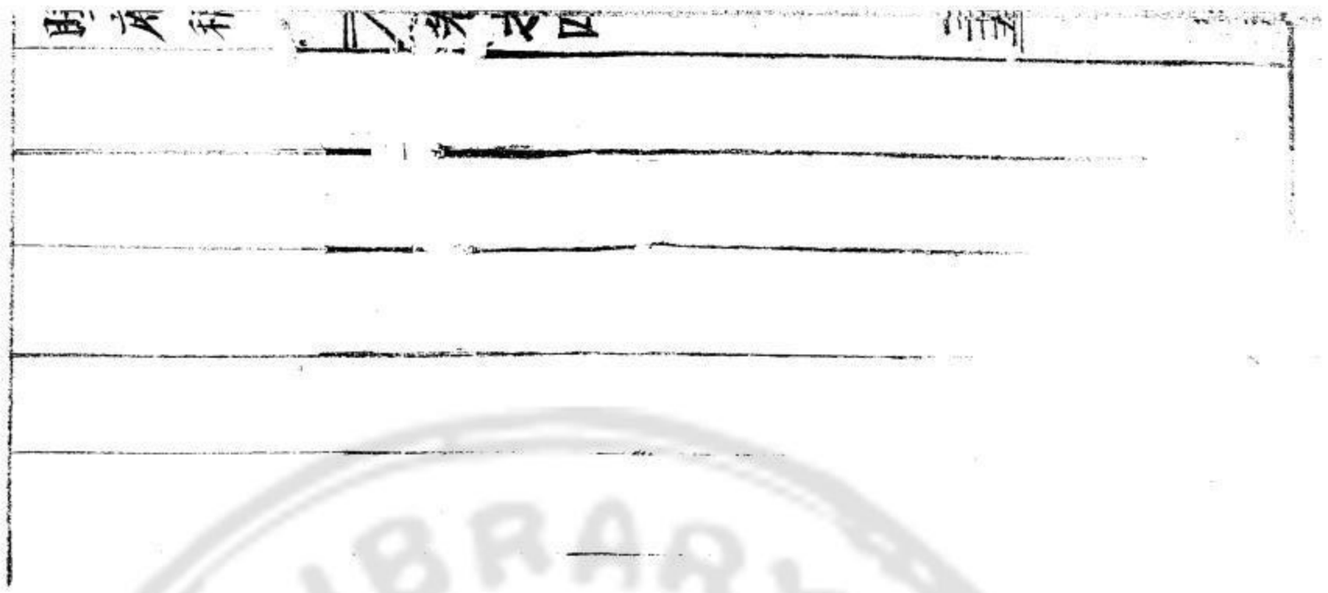
吳氏多名家共推福生福生壯諸生良久而予甫庠與福生齊名者有長興氏時稱二吳長興之弟季布小予又數歲至不敢鴈行以進予既倖去福生長輿久不第怪之後十年長輿舉癸卯未幾謝世又八九年予亦奔頓蹄轂以歸中所講會甘酸渥瘠之概人世之味霰然盡矣每福生過從相勞以酒夜鼓盡燭灺熒熒酣歌健語眼光欲出間觀予以文文精力倍駕少年上予躍然起坐此福生得意候也前此福生文如寶珠重襲今乃現光福生喜益晝夜治文然人不謂予言然也福生又別

觀子文于極賞贊必第已知爲季布倍相喜未一
年福生果與季布齊舉噫遇合自有數以于收身
之日爲福生進身之始士蚤莫安可知哉要以文
事足馮不患盲却天下眼茹苦宿學之士亦可以
自堅矣于往爲福生序黃遊今喜與季布齊舉二
吳之稱踵興而于目之多中也聊識其稿首

湯叔寧諸稿序

今士子百思進身無他途也　朝廷百思羅士無
他目也故舉業一物關豪桀進退與一代得人不
得人之概雖然士所可自盡獨舉業耳所由進退
得人與不得人皆操於當事者之目與其心目足
以辨豪桀又適當事也而士赴之矣心顓於君父
而目赴之矣心顓於君父者愛人材猶其愛君父
也忍有不竭之目力乎心目既竭士舉業之在牘
猶婦美醜之著見於面也奚塗之塞而不足以得
士于于役受牘每落筆較士子沈精倍苦夜久閒
疲眩輒惡而焚祝曰萬一失目負寒儒半生折朝
家一士每食皇皇不得下咽惟恐受牘者之閒如

予疲也有大人誚予者曰但我輩圈點所到即成進士何勞苦爲其後嫉予者專及予所收之士牘善否具在不問也於乎士有不足馮之舉業朝有不敢收之望士科目皆可廢矣蓋臨川有湯叔寧開遠者讀書淵博行文節異又將之以孝潔少年多長者之譽賢書至姓名不在予歎異之使舉業足憑義仍之子叔寧之文亦不能多儒可以蓋者於甲乙科也奚其後哉叔寧所可自盡獨舉業耳皇有靈人人有心有目愛君父者惟恐一士不爲用也愛士者必不遺心目而輕擲材人夫然叔寧之於甲乙也奚其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華聞修清睡閣集序

水中之山莫奇於二孤金焦山中之水莫神於惠泉縱目皆水突而爲山萬頃澎洞之會獨以其露筋赤骨永力支撐此二孤金焦之奇也置足皆山瀉而成水決盎剖甕而出汩汩靡涘窮天下之人往來挹劑以去而未有窘輟山乎泉乎惠之爲惠吾安能測其所儲與其所濡潤哉蓋錫有華生聞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修淑者貴舫來宛上以制舉義謁疏爽深洵爽吻忻懷吾甚賞激之于衆中已贊其清睡閣集諸什五聲並倩衆體具妍海內老宿之精苦吟社號名家卒未有多益生者貯靈滿腹恣所吐瀉而皆著有以饜人之心管子有言水集於玉而九德出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一時與生偕來侯伯遠王房孟皆錫名雋地神爲泉泉神爲諸英宛溪亦自清泚如生以泉飢來者不得不讓味矣

崇祀錄序

予嘗爲鄉賢名宦之說曰鄉賢賢於鄉也名宦者以宦而名也士苟其發身官路跋履所至文采事業隨其鴻細必有以自見區區一鄉豈足閡哉且士能流駿標奇內功廟輦外功疆國尸而祝之不患無地何至與鄉人爭席故鄉賢一道所以處夫圭竇蓬樞姓字不踰曲巷者之爲未宜以簪笏先也而末世相尋大要以爲顯者或以逢其人之子孫悲夫功施暨輦國而不庇宗黨英槩動名吞吐一世而凌厲之氣轉以蹂躪其鄉人竊竊然

欲樹願頴于畏壘之間將以永譽乎將以永詛乎
吾田而得所爲祀于鄉者澄川吳先生先生思解
深拔根味淹遠性之而孝弟也縱情出之而不離
諷道陳詩後先名卿大夫傳之表之銘之矣官師
上其軼行報可入主奉祠事吾宣學舍中以諸生
登俎豆者不百年間有姚公汝弼有先生有先生
從子仕期此亦宇宙希有之典也予聞先生棄諸
生時才二十四耳以朝夕依母故又二十年輒棄
人間世無位無年莫先生若今之高膴長年者以
視先生何如也蓋先生祀而貴賤壽夭之概人人
可以恍然大悟矣其於功世不亦遠乎

陸伯子元兆閣卅序

文猶食物也宿則不可以薦故天下務爲鮮奇之
文鮮奇之文又非剪刻花鳥搜剔神鬼驅心驚目
者之爲有靈氣焉嘿行于悲歌節奏之中而別出
於聲音笑貌之表即之實與人近而舉之令人自
遠易名代字而彊傅曰鮮奇亦吾所不許也吾鄉
陸伯子砥如與諸名士共結社鼇峰上予得而縱

觀之每屬砥如文頎秀疏越宏魄陰煙有英英冷冷之致似其文心有以異乎人者人之靈心各無所不具眯以童子之訓詁薄士之坊刻一陷其中不可復脫故無繇以自見其靈閱砥如文足一洗也天下之陷人不可復脫而自失其靈者獨一文事乎哉

太上感應篇序

禍福之說宿冥朝施莫責操蹄孟筭籌車鬻鬻賢賢賢子之徵子母者爲非儒者之訓也雖然人情有所不來必勸於所往大勸誘之必至於是而恐懼之使必不敢爲仁義道德之諭能乎哉富貴福澤不謀而同欲貧賤患難不謀而同惡卒其所以召致者如穫之必出於耕而今之制科必出於舉業亦有工舉業不必第而第者多矣亦有力田不穫而穫者多矣亦有行仁義不必逢福而逢福者多矣核見在之修爲如響斯赴通三生之報應累劫不移世農而望登第世賈而責田穫有是事哉感應篇一書疏列善惡淺深招受之趣簡明詳暢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徐君拳拳流布之其于以檢提躬行振喚世俗意可知也雖有智人行仁義不必精雖有愚人量禍福不必疎而世反緣跖訾顏用齊景笑伯夷夫一時之通塞不以易萬古之榮詬人以此疑感應之誣吾以此證感應之定矣

秦京詩序

詩有境有情有神何謂境山水是也何謂情賤貧不得志是也朝輦之會馳驟冠履市衢之間徵逐錢刀清明秀淑之氣奚自取矣可以觀可以興通其變相皆可以掉舌端象其物宜皆可以參筆牘夫非豐山勝水之爲用也與哉士當其酬豢於富貴沉溺于聲色致恒甘而不苦思多利而少幽於以模蘇萬象雕鏤宇宙必無幸也屈曲不偶磊砢多奇極生之無可柰何迸而欲吐窮物於莫可自遁遏而逾墳複緒錯於風雲孤懷衡于日月達官貴人之槃帨至欲爭工拙於羈臣纍婦而有所不能此亦古今之通概也雖然一情也或朝啼而暮笑一境也或此哦而彼愉絕至之語言偶脫於不

辨菽麥之頃衡而成韻窮工歲月或轉失其故也汝
忽焉之南秦京之詩予聞之黃平倩劉敬夫袁中郎諸君
歎賞有年及是來宣州與其人酬對諷其詩靈心
孤出羈情獨往尋常字句率游衍於清微淨渺中
按節歌之襍峰宛水間覺有殊響非徒學能
詣之才能御之而神誠足以接之者也古今英人
望士如所傳夜郎夔門揚陽儋耳天若留置此區
以相長益情與境相輔而神行乎其間予性有

水及還故貧快脫自喜吟諷之事卒爲生餐熟寐
所屏廢夫敬亭之有謝有李有韓也皆以客名秦
京數遊此者且得攘其名以去予負主人矣

序黃進士松關捉筆

人之膚革肉骨遞湊爲形者皆薆物也其生動全
在氣氣之用在虛舍虛無以爲宅氣之所物未有
離氣能自支行者也天以下地以上虛空之處多
矣其運行亦橫縱闔闢而亡窮耳目之必靈于手
足也其竅繫殊也手足塊然而以其能掉運處爲

虛能掉運則亦不爲不靈矣凡天壤之物未有不
部發於虛際者也而聲爲甚傳聲者之必於虛谷
也任舉一物焉迎之以孔而聲出焉故萬聲之用
無不以虛爲宮文章者尤聲之幼眇者也其致虛
不精者其集靈不遠矣吾嘗持是說自課課人而
解者少也胸藏富則盛排纘腕力彊則健馳驟此
亦足以動衆矣有諫之以板直則又勉而爲瘠爲
佻以塗所不知誰何之人於乎絕跡易無行地難
致虛之用而可與尋常學問人道哉我郡李[illegible]

之爲文也捶字必藻結響必逸士大夫爭傳諷之
乃吾所甚旨於公者不在使實而在使虛虛善游
故鋒發而采烈虛善頓故淵蓄而思回筋轉脈流
之會別有周還非肥瘠敏鈍之分也經之言求民
情也曰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五聽皆用虛之
物是以悉民曲折而中其隱微其以于理天下也
無異術矣內宿智外宿學自驕謂有所用之今之
聞人也夫

高泰起桃浪館稿序

吾鄉戊午舉者三人皆宿賴知名單貪啖若之十
陸君疏秀吳君沈綿而高君泰起具有其長淵蘊
者情而韻未嘗不流美也叩切者聲而指未嘗不
連蜷也所尤異者世之爲正文者幅局而響廉其
爲小題必以縱橫險側曲趣密巧得自使其才情
如往時胡太乙郝仲輿近日李乃始丘毛伯皆是
泰起不廢小課引繩步尺獨以試墨法行之通於
大道矣泰起爲姑孰李胡公舉首胡公試程三義
銜華佩理逴有典則泰起墨駸駸頗前十人同
明相照同氣相求不虛也

海門社草序

文章人物之論至今日不可畫一矣溢魁也數攘
尊名白徒也幾奸大物浸淫以食天下人之心而
易其耳目是而非其所非口舌之政寧有
既乎而海內攻文字者不遠數千里率欲走宛上
定名如建武陳元朿所舉海門社者其一輩也夫
予實笨伯何能知言知人即予繆謂知言知人而
欲窮言與人之變於今日何法之操矧予又數以

窮言與人之變殊獲罪隔者也吾友丘毛伯大賞
元甫戚姑山執夫天下同然之音不踰獨知之契
使天下人語必匹心行能孤立其以對不佞必有
獨契者矣其以竢天下後世必有同然者矣予所
爲盟元甫與海門社者也已未中春

鏡園草序

鏡園草者臨海王中丞永叔所著詩也鏡園在明
聖湖上爲永叔輯詩處庚子夏予晤公於虎林岸
字豐頎音旨通博心識之比時世大人也日成名

別嗣公繇謫籍起家京朝翱翔卿從予發然而及
不聞問者二十年此二十年中時世物情可歌可
涕者亦云多狀戊午友人潘景升客宣手鏡園藁
本就予山齋讐校予得而縱觀焉儼然所謂豐頎
通博者于其前踰月內弟沈叅戎致公閩中書委
予序予方有筆研之誓逡縮不敢報馮公元成數
移書景升與內弟交責益予讀公詩及出處跋履
之槩喟然有感也道德文章功名富貴之塗賢豪
與庸庶人之所共馳騖也而賢豪人爲之則必有

以自握庸庶人之富貴容容苟苟東走西顧極其
至不過三旌而止若不能一夕待也庸庶人之功
名規利地射巧乘風建一議奇樹一事便護蓋其
淫溷墨尿之素而盛行其輳輳躒籍之私縱掀揭
於天壤猶之乎盜竽爾歷下弁山之時縣天下之
鵠幟於中原白雪中望影而犇者姓字翔貴士子
逐響奉身惟恐不及不啻集羶之與附火也去之
曾幾何時而小夫湊學跳脫于五字長城之外錯
[illegible]使稗俚以爲高襄者犇影逐響之人又

不難掉弁山之臂操歷下之戈徵貴徵賤物情大
凡豈其於文事抑有然邪永叔家傳道譜代綜文
林往不奉王李之三尺近不艷小夫之跳梁挫居
之詩無瘠音通顯之詩無蕩節宿之以春容蓋之
以温密勇之以腴雋違一世人之所競趨競背而
劑以中行宅于大雅公於是乎有獨裁矣公始爲
名給諫譽崇望美冠簪延屬稍靜需之証遠今日
之席以今計之抑何委蛇之久曲折之備也十餘
年鴟張之横臣傾忠智爭之不能降公一疏再疏

以奉有　明天子之斧鉞而通朝之案甫定公功
業亦以此顯所謂得行志意以其身關世宙者文
事云乎哉時事悠悠與庶物齊生齊薨胡所具須
眉爲純任獨則蚤無所容而不可以竟行于世攄
公文心衷厥道術胹物情以開濟一世之天下予
以知公之爲大人者而已

王犧先制義序

鼇峰與宛溪相直環明抱秀冠絶郡城犧先與諸
士盟文其上無何捷戊午其墨義琅琅流美一時
詣服羣彥尋數對士友嘆賞之已爲督郵其居業
比櫛而行之以質諸文家今之以文氏者萬倍昔
人其氣脉自可見陰之而莽蒼幽障其淺陽之而
寥哨浮掩其瘠雖復姓字盛行叅之前輩集中未
免衰颯犧先夷儁爲神鴻敞爲采寧才伸而法詘
亦筆後而意先尋常幅牘之間具有宏魄滲瀝之
色亦其風性然也宛溪清漾鼇峰巒巘居然靈異
定不專屬謝李諸僑父英碩輩起予以一榻卧其
傍覘雲氣焉

建平楊氏族譜序

往予歲巳丑客建平諸楊多從遊者情文往復于今閱四巳矣舊友名兆元名棨者緣先子之意率子姓諸茂才于其宗秩而譜之汲汲乞予序也予讀其所自爲序者自龜山先生倡道建南天下學士歙然宗之而楊氏爲閩冠族其從兄曉者以隱德聞再傳爲光義者判閩州靖康之亂道路阻塞其子志剛度建平地徧瘠佘人不爭也遂擇昭德鄉之上陽保居焉入我

明代澤詩書若龍陽汶上二令若永康以賢書署諭皆著賢聲冠衿于今不絕嗟夫當金酋披猖之日江左衣冠十九淪沒犬羊以一旅生羈棲徧瘠之鄉兵燹屠僇流離散亂之所踵遍也而竟以延其宗越勝國迄于天朝蘊崇顯懿演爲巨姓盛衰絕續存亡之數豈人知慮可料筭邪卜國者必于大山廣川卜里者必于寬原坦遂徧隘确瘠之鄉非人情之所昵就也天下有道烜白而奏功名居運乘勢四走八馳自其固然不幸當濁亂之世經喪徙之餘其家之不能

託而思託于子然之身其身之不能免而思免于
人跡不交之地去物情之所必爭擇舉世所厭棄
者而屬命焉微子之抱祭器叔敖氏之請寢丘志
意深遠無非拳拳桃祠計耳不然以龜山先生之
賢焉而一濡縻京未免爲後世賊徒口實吾人之
得完其身如此乎其難也而況乎得完其宗乎太
平既久吳越近鄉皆爲膴美土區乎家與郎步連
畦幸各襲衣冠以交適[illegible]之會頃如[illegible]
之亂屠荼不忍言乎每以廣人曰吾等幸不爲遼

民不爲援遼將卒又幸罷歸老江南不至與朝臣
同恥辱此亦吾與若前人卜得其所之效而離隆
就庳讓腴居瘠豈非藏身固而保世久遠長子孫
者之善物乎高門大族率以廣參其欲爲得意乎
序楊氏譜而嘉退處焉所以志也

東山近莽序

往天下好爲奇儁詭異之文乎守之以靜正一語
一字之出入法表不敢厠取厝也其時惟今吏部張象
先深相解賞竝顓精爲之乎與象先後先客旌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去士相率爲宣城文厥薄外道矣既于廿餘年
歸後雋循其故說尺步繩趨殊乏陸離閃爍之致
予若之益矯之以奇異至已未一郡缺第而象先
所與遊之汪于無氏以獨翔豔里黨取其文環諷
之發體高朗錯采郁燁而一種離行致獨之韻奥
寂傾洗不可測執予與象先所云顓精爲之者似
于無氏別闢一徑其翹然而獨翔翕然而爲時名
所歸往非偶也善琴者不由譜入善書者不由帖
入學一先生之訓局故步而錮靈心其可與于天

下事哉

方時生芙蓉近稿序

桐城方時生往介吾鄉徐雲逵以謁其人眉面秀
娟步止溫穆對之不忍猝別其文之瞻人滋有甚
焉私記之以爲宛中往還一勝今年戊午將場遣
文四十首曰芙蓉近稿者質所安否秀媚之色挾
靜理而流溫穆之思與恢猷具現蓋于昔者侍囧
卿先生於輩博大寬碩有世貴之占宏諸子之競
爽時生之蚤服也時生使者贄文需報而景升詞

伯來自歙澹居開士來自杭與吾鄉徐雲逵詹曰至共相揄贊遠邇緇儒人傳知已計賞延於塵外知氣達乎寰中矣立秋後一日

倪文純稿小序

倪生來自淮海眼光落落不可一世予館之山笑文文出如饑鷹渴驥拏捩奔掣有不可絛靳之狀粹然逢生而欲盡其才韻吾未信衆人之目獨捷於余也生單貧肘見履決無以與於顯者之觀顧其才其情直足橫絕生長豪傑之識而蘊籍聖賢之品非貧困焉不賴余所期生者遠矣

韓衢州集序

韓衢州者高淳人世所稱湖南先生者也以嘉靖己未進士由尚書郎出守衢神明慈毅勤瘁卒官衢人祠慕之不忘故子孫以名其集云先生第時財年十九耳洞事如宿部劇疾于風霆所施設論議皆霸王將相之略社稷久遠可經行之事其中所欲出見於詩文者十不得一得其一可以知其

風槩之所存也古之君子未有無具而空言者也或身所跋履手所擘畫徐理之以紀成事或意識所到器具所懷於乾坤界壤間別有領略而猝不得試迸而筆之於書藏之名山以俟知己徐理之以紀成事者如禹貢周官管氏乘馬地員等篇千萬年胸圖宛然在目前人之功業後人之文章也藏之名山著述者皆託焉申韓荀賈治安兵事鹽鐵諸說長言短言采而行之焯然見效前人之文章後人之功業也平生未有獨得獨領之趣至醫

淳而必吐亦未有獨創獨濬之奇可鼓掌以疾書而掉筆弄舌接應人于誦生詖死之間如今贊銘贈記之爲焉者豪傑之士必有所不屑蓋予讀衢州集最喜其廣通鎮壩考東南水勢畢匯震澤壩未築淳水以上諸湖皆田既壩淳水以上諸田皆湖天下後世歸吳會物土之腴供賦之盛而不知就瘠以讓肥割性命以佐公家之急我宣與淳實世受之此考存水利通塞東南盛衰之故亦足以觀矣淳舊有虛賦八千石賴先生議奏革垂利萬

年程士策有練兵果效募兵可已二語可爲今日切證之藥使立言而盡如先生者一不爲少矣詩典雅愷豁七言尤長大較與纖冶軵錄者別問先生得年僅三十五耳所樹詣已躋此者於長年膴貴又奚羨乎管子曰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生而無益於世者飛蓬之屬也無益於貴生也言而無益於世者燕雀之屬也無爲貴言也

梁伯子制義題詞

已未會試三書義倍難子程墨選中倘未得續士子徵詰者輩至至數問題情要領不能輒對古人以一字爲一言既曰其恕乎恕之一言亦云盡矣更不得于恕下仍增許言然朦朧說恕于行于終身轉無綰涉夫子爲恕字急下註解已爲身對身爲人舍人舍已畢世無復境地急急爲一言終身醒豁也位育題不得言位天地育萬物更不得言天地位矣萬物育矣看兩焉字是定語是不定語是功效非功效中和與位育配致中和之人自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與天地萬物相配須知現成世界被反側人一
齊顛虐惟至人適還其故也統其號而曰聖分其
目而曰清曰任曰和聖之任與任之聖意義既別
何事非君諸段極力形容欲於此外舉似博轉隘
深轉淺也如此三目神情宛轉非復筆墨人所堪
領悟奏成之牘充案矣以文求之馳璣驟璧以題
求之而形似神似之會逾合逾遠頃過于湖得水
部梁伯子三義讀之蹴然起豁然有當于予衷似
亨積歲所欲言不能言者伯子手口悉爲代出足
已未一塲了義所板行卷僅十餘篇壯雋之音悉
達虛無之氣橫側取影良族皆遊玩之驚其幽宿
不謂其齒新甚也學問性命經濟氣節今天下皆
以影響置身附而成價如伯子以文章一道行之
功期超于獨樹徑無借于旁收矣

四書文在選序

求仲氏居茗上閒無所事事發故篋得所藏制舉
文自洪永以來者悉刪且評以課其子將以公諸
天下爲人子弟之有事于斯者而先以觀宣城宣

城哺曰天下盡諷吾與子文而盡圖吾與子登身之具借爲反報子猶不自懲戒欲相導耶求仲曰固也百相反也百相圖也吾與夫子之牘在下上三百間諸作者具在異世之下吾與子在耶圖吾與子者在耶或問于宣城曰昔者子之于桓也曰生予德于匡也曰文在茲于所以生所以在也皆仰而呼天捨天無一足自馮與宣城曰是固所謂知天命也德者一人之私也天實私之不可得而如何也文者萬世之公也天實公之不可得而如何也聖人直以德私其身以文垂諸天下後世也與哉左崇侯虎右費仲惡來不能一日安其身于西伯者文王之天也朝有三家野有少正卯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東魯者孔子之天也後先文王者君則君相則相皆得獨行其志不得行其志而托之乎父作子述有憂患者信乎無憂者信乎不得行其志而不作有意于擬周公不復夢見無意于擬文王僅竊聞知孔子於此蓋自傷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退

與二三子商羙里之業宏及詩書禮樂之緒天其
許我乎前此之周流轍環汲汲皇皇適亦未爲知
天命也知天命則可以順于耳從于心而無逆于
世故三都之墮兩觀之誅聖人間用人道用人所
以回天鳳之歎麟之泣雅頌之正狂簡之裁聖人
純用天道用天將以開人然則何以謂之文也曰
文者神明之用也道有行不行而神明無所不徹
徹于上曰天文日月星辰風雷露雷之屬皆是也
徹于下曰地文山川草木飛潛牝牡之屬皆是也
徹于天壤之間曰人文詩書以載之禮樂以潤
神聖之典謨生儒之課業皆是也然則何以卜其
所在曰一代之風會必一人焉繫屬之奉一人于
上匠太平還一人于下振聾聵代筆代舌紛于兩
漳衰能興之晦能明之必茲人焉獨也問者曰文
之用大矣寸之管尺之牘以令科目之媒爭古謨
誥之烈可乎應之曰所謂經者亦通行文告而已
途謠巷咢而已小夫偶至之語流染不歇縣　帝
制以爲的羣天下之英雄豪傑畢精力以攻之而

有不傳者哉素王刪述之後楚傳騷漢魏傳古唐傳律宋傳道學元傳曲我　明必傳制舉文一代之精神畢聚于斯自斯以外力皆用半而不暇用全未有能精遠者也問者曰今之時文可以汗牛充棟歷朝十餘歷年三百遇者與不遇而皆有事于斯者不可數計安所盡得美好者而搜録之應之曰選聲者天下之聲不勝收也接于吾耳而已矣選色者天下之色不勝收也接于吾目而已矣問者曰文可以盡人乎應之曰可以盡人而不可以盡人人之符采發于面語言脫于竅精而出之乎其血氣以相從合于脈面之光澤猶可塗也竅之節出入可以自按脈之徼眇無所容吾力而壽夭貴賤之數畢動於呼吸之間故曰可以盡人發于面天機之所符也脫于口天機之所洩也精而出之致其血氣以相從揣摩愈工而愈不可方物極君子之所至與小人之所至各有餘精故曰可以盡人而不可以盡人雖然吾操其至者而百道之馳驟自不能越古今人之相遇有一結軫對面者

哉他日謂求仲曰男兒稿則稿耳不借聲譽於人
間子一人一人自足我兩人兩人自足孤行無苦
求仲之文選行所列姓字不寡矣使斯文一道幸
而大明斯人之徒亦云太盛吾虞子之身爲植而
毋虞孤也

程撞生集序

撞生尊人爲子宣別駕公祖子得因緣交撞生雖
初閱其蜀遊開忙醒俗諸刻泠然旨之既撞生省
覩人宣有宛陵遊錄情景眞摯韻力軒豁其中說

愁說笑無非二尊人起居色味爲命脈者後先讀
之油然見孝弟之性信撞生之深於學也魯論一
書開口曰學竟曰不亦君子乎而已其次篇輒曰
其爲人也孝弟不孝不弟不可以爲人尚可以爲
學乎君子與小人對學之中有君子焉亦有小人
焉兩界並行是否糅雜凡今之竊名
正學以蓋其無忌憚之習者皆小人之尤者也孝
弟爲人門出於孝弟即爲禽門從人門入者其去
聖也不遠矣予於學問是非眞僞之間爭之甚力

匪徒嚴君子小人之防正以人禽之界不可不辨
喜撞生之不得於是也爲書數語貽之請以質之
尊甫公幷天下人士之實有志於學者

嚴元龍課義

嚴元龍杭湖快士久爲海内大人所識賞今年春
來宣就予山齋課誦別風淮雨手口不輟所爲文
多高鴻壯宕之致較琢曩義度趨遒色趨鮮聲趨
朗也元龍名諸生久擬改上太學遊京師度遼出
入山海旗亭堡燧間忽忽不樂急棄繻歸未幾遼

諸路陷沒聞者以是神嚴生生就予絕口邊輦狀
然數徵問天下奇異書爲諸生氣類乃爾世固未
嘗乏人矣

澹齋新秘序

士子挾斯文以進然其功力每以秀孝爲專分盛
子澄氏既鄉舉操文譽權諭吾宣下楗操觚朝昏
彌劇所爲文靜思緜密富藻芬腴一紙甫脫庠士
子爭傳播之其于以冠冕中原必也予日就散臥
即子弟課積月不一與目得盛君督率鼓舞而宣

州文氣滋復以壯然盛君所爲督率鼓舞者不獨以文也夫士子肩攘中外匡樹朝寧獨一文事乎哉

椿木遐思題詞

墊江劉令者宣人也而籍黔往墊江與其仲父齊上公車謁予邸問宣州街衙阡陌前人墳墓所在委繼不置予詫之夫夫也不忘本始嗣予歸三年墊江來宣省視灑淚爲別又七年從官中走使手其爲父乞言所辱賜于海內名人者而跽予言爲

冠由前言之心心厥祖由今言之心心厥父仁人孝子之永思也記予往在邸數舉人人有君人人有父之說冀以竦動天下英賢回嚮君父而盡破除其黨與之私爲人子而不忘父爲裔孫而不忘祖爲人臣而必不忘君矣墊江之克勤其官光錫顯遠未有已也予謂椿木遐思之牘可歌可涕故貽一言相藉請得與海內名人共流誦之

張懿仲制義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此宣州第一境也吾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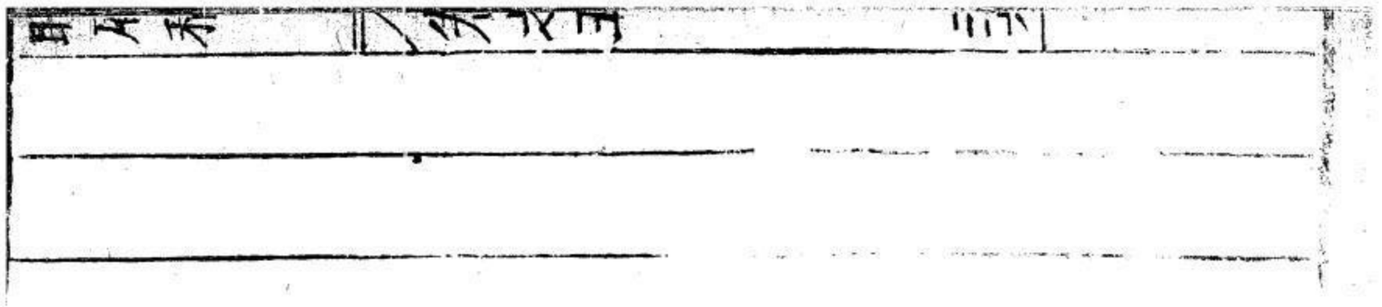
四阿六讀書處適當其會因顏其齋曰不厭而兩弟歲所侍從實惟懿仲張君懿仲之叔今天部象先文理密察爲一時舉業正宗懿仲步之足參小阮吾家阿四阿六旁倪高視策能出火攻上卧對敬亭領不厭齋朝昏課業爽氣撲人一日舉似仲曰齋義殊不爾學不厭以勗吾弟教不倦以歸美先生云爾懿仲笑謝曰若教與學則吾豈敢此中固是難處鳥盡雲閒今日專以屬公矣

兩喻生稿

我六弟季主孫四弟晉仲各負猛氣猝不得伏徙雍得豫章喻先生父子事之友之色沾沾喜喻先生愛士奬拔多英其子長謙字元吉次讓字任之二僊競爽與一世人頡頏者也江左右溺鬱澒洞直趨金陵爲英人選士輻輳之區而我宣於其中薄得清淑千古以賓客盛自我田斯士友聲互以季主晉仲往以二喻來牛渚鷺洲之間光聆聆相接屬者貴數子之舟車也耶

書喬章甫小言

中丞先生賞識予於觀風時予裁弱冠今二十六
年矣中所遭遭顯晦隆窪人世甘酸歷落之態可
謂多備乾坤一枰數著可了嗣此則他人登局我
等傍觀袖手之會也而予所交先生之伯子章甫
氏有異才文情鴻麗學解深拔都試久延望之今尚
落先生著西蜀功名甫釋擔幸甚今亦謝世去矣
富貴勛業賢豪人遞爲之以章甫氏之才政恐捉
鼻不免即先生有所未竟之量償於其子焉必也
獨念馬伏波語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又嘗自謂浪
泊西里間仰視飛鳥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身世亦可見猶開別道以殉之者何
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六

胡濙甫就正稿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文章功業人物之大凡也欲辨人物須于其中先驗氣骨無氣則立為朽腐之具無骨則什矣雖復扶連依倚不可支以久行于於人賞其骨強而氣定者於文亦然某勿滑脊伺人仰俯甚至拾所不知何從之矣惡急躁之以為上味文界之阨莫甚今茲人界則今不敢問矣胡濙甫來自蜀與吳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子程飛卿輩誦頌爲文所伐構皆兩間獨物宰
自匠心必不至連掇人一唇半喙者峻嶒之骨法
靜定之神思往往流突紙襜間可搏掬子所聞濟
甫節烈自矜寧以其身赴有義之溝瘠不拔無義
之隆華蜀山川奇異嵯峨湔澀爲人文政中原
一時所著目也

劉叔夏制義序

舉子業售世之具也而爲之者莫慮乎有佽世之
心科第之得不得與其高下參焉莫亦自有數焉慫
於售世捷欲得之所取數不能以有加而肺腑情
志熏習於逢迎揣嚮之中滑澤其音聲韶縟其容
貌拾衆口詆之味希一賞遇此佽因也自處子而
已然後尚何望哉故爲舉子業者必先湔浣其爲
佽之心而後有文品而後人品出焉可以立於世
以吾所讀劉叔夏文剡自胸次傳以古先歷落溪
刻寧攄本懷而未得不甘與衆人同其味者也叔
夏今古文海內具著自不乏玄賞其人天下方詬
文字瓌才蓄學之士交子聲者動爲人所摭捶後

雋亦各引避惟恐浼而叔夏猶數千里移質夫叔夏者所謂獨行其志者耶不爲佞者耶文品人品高視一世者耶

書季弟稿

記季弟六歲時倚予郤諷佛一偈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至天公還從已身墮應口成誦誦已即能了其義予驚異之舉似封史曰是兒有慧後予出入朝野周還譽毀得失之交情隨年減狂[illegible]長矣弟性拓落塵金珠芥鐘鼎仰首不復視足略與予同而一種秀往之氣時勃露於刀廻筆轉間尋常貴富非心所經也王令明謂其兄鑒曰尊何用田爲鑒云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世人須官須名急於性命乃亦有不須食者乎得弟如此可以老矣

沈震陽公餘草序

饑食渴飲性也待饑思食待渴思飲當其不饑不渴之時而飲食之性瞥然去之矣此未足以喻乎心之僻者也吾內兄沈震陽自諸生而登科而丞

漳州以歸行立坐臥若有物以轉於喉而畫於胸人不解何狀也年六十餘老矣及予田囊舊稿即郤趣予筆之睨予筆稍遲迴唇微啓輒曰吾欲爾爾十易之不快我面不休嘗謂予曰減我廿歲猶得日夜就予既病極手予所批稿本目數番呼兩兒子爲我板此須睡庵一言以終嗚呼此科試所迫耶抑別有性命之需也耶人間世畢命馳逐睢睢刺刺之狀與身後子孫所飽先世之業亦足以觀者好如此父子相守止此物焉者可感也夫

汪呈瑞稿引

呈瑞爲諸生窮入燕訪故舊貴人無所遇以歸入南南部名諸公爭延致之館穀翔騰後亦各遷徙去挾所謂子管尺幅之用與里兒鬬賈時合時不合而天下之名知文如黃貞父輩者數數舉呈瑞非我所得私也是瑞既南北遊不達返而幽臥一室絕世人面孔商行量墨爲我時啓一鎖而已此中義味非率易所能尋上不及宇宙之觀周身之概與畢精神之所至而欲幾此道雖復竊時名我許

之乎

徐雲逵稿引

司馬越曰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謝太傅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喫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子與故友徐會魁實齋同鄉舉實齋廿年以長時文一道救救俛予而殊愛其子驊嘗謂余曰兒也可與語驊字雲逵父在時音旨誨接無昏與曉無字無句不以諷於口而匠於心父沒所稟領者非其遺教則其遺執如予輩者也予以筆舌得廢終不懲書生積習雲逵偕予六弟時來講解讀其文密裹鑿裘如綿裹針如蠶抽繭此中起伏呼應開闔之法以語他人聵不醒者雲逵津津乎其有味也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田家說耕耨占陰晴辨於大儒吮毫濡墨之技予輩子弟不宜遜人矣

選歷科程墨漫書

詩賦之途廣內傾才情外拾天上天下海內外之物以供筆舌而無不足也經義之途隘綺口筒腹

都無所用之而才人學人之致窮矣馬窮於蟻封
射窮於貫蝨馳陸稽天何難之有哉微心靜氣參
對聖情一代收士之思良亦精苦有志憲章者其
毋忽於斯道也

氣孳於洪永核於宣成壯於嘉當其季而敝無稽
之口動費數千言不可覆也隆之初則已反矣今
萬則再壯矣嘉之盛爲博類曹豆願衣冠儼然其患
也肉多精少形漫而神浮萬之盛爲新眉妍步幽
眥可窮其患也妖治之資陰蝕壯氣中於浮不年
而已矣中於妖其發蹶無已計是故君子慮之

吾讀嘉以前文多見瑕萬以後多見瑜嘉以前如
烏鵲也白者自白黑者自黑於十數牘中得一牘
而能舉其名也於乙牘中得一行兩行而能舉其
語也見瑕者多有眞瑜者存也萬以來如鳥之雌
雄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欲舉數十牘
中誰氏奪目則皆奪目也欲別一牘中誰語爲佳
則皆佳也敵題面視之未必是掩題面視之未必
非是見瑜者多而不知所以瑜也於乎此亦人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道之概也

眉居目上顋居鼻下面之部也頂有髮踵有趾身之位也脩短之不勻濃纖之失度差數之間而已伸目於眉加臀於尻猶適爲人乎一絲之吭引唇屬脰而生命寄之獨手爪之用乎吾惡夫手足眉目之爭序而食肥者之蚤纍於吭也故每於位置之際頸領之間三致意焉

先輩文絶無潦草結者或通括行文之意或於本文外別立一意寸幅之中精神倍出今士即鏤思雕骨排比之外心與手俱無餘欲索之行卷而受木者絶已少矣容頭過身不顧其尾獨一文事哉聶聶厭厭枯散緩瘠之狀所在而是獨一文事哉剞劂之道大與時文彌甚每一科卷子出輒數十副橫行稍檢之蹊駭譬見欲存其雅馴而不接於耳目者仍多雖復孔氏安所盡得十五國之風別其大小雅而刪定之漢以前之文患少災於火也今之文患多災於木也雖然木者火之母也母不旺則子不傳故與其去也寧存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劒則曉劒應制之文非必盡
善繩尺矩矱具在也又發之以一時之靈心爲終
身饗受之地後先取高第者非必宿名盛氣制義
固可復也操觚之子驚絶其所不能曰期之必至
於是厭薄其所易與曰敲門磚子即此亦云足矣
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有必不可倖之聲光百事可假而寸心獨出之文
章不可假也有必不可誣之功名百物可販而萬
目齊瞪之大科不可販也吾於此地道過自矜重
品閱之會至不肯以一筆借尊親設穽者竟窮之
於所不可量毋亦已甚之報也耶
治亂開塞禍福倚伏之數難言哉周靈王之庚戌
孔子以生六經之祖也而絶筆於庚申宋熙寧之
庚戌王安石以相經義取士之祖也不再傳爲元
符之庚辰而黨籍成矣我　明科制頒定於洪武
庚戌英賢輩進恃此一途行之二百四十年與春
秋之數合而士子之難興豈非天哉太公陰謀曰
六庚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客星侵上害氣四

流士之及也非不幸也初吾選文事欲絕筆於此
後死者終子孫無與於斯文已矣終子孫不能無
與於斯文也其尚毋以斯途殺士哉

馬蒼麓黔中草

予聞之古今人不朽之業莫盛乎文章士大夫有
蓄於中則形之歌詠盲經腐史楚騷蜀賦流傳異
代等神明之尊追索當年鮮亨嘉之遇豈非通人
所賞卽俗人所忌一時之詘博萬年之信乎馬使
君擬橫絕之姿赤肩擔事懷深至之性白意視躬
當其緝綜豐芑之間屣纓洴洞之域狐鼠一清欃
槍立掃甚可壯也不復知以何因爲媚人所跻造
作斐語致賢御史劉義佗端及之予與之奮襄抵
凡慷慨爭論御史恍然引過移些爲贊急營與昭
明之而蟄雷易流蜮矢難避使君與御史並遭譴
謫於乎粹璧乃以集蠅良駃分于出蹇歷落之概
英哲同情獨以著穢貪葦非意所存披文展采足
以自託讀使君黔中一草記述則循音而得貌贈
荅則繾綣而多懷斯亦誼士之雲天才人之日月

也劉義慶諫草具在破柱之烈當與使君黔功並傳人亦自有所樹何必佞時如子百無一成乃稱棄物而已

吳寧野小窓自紀序

古今英人望士所不能自除者口有舌手有筆最不堪忍之胸極當心之境決於舌則流屬於筆則永當其淳焉忽焉之會揑胸斷頭不能禁其所自出也予生平筆少而舌多又其爲性也黍室之憂詩泊之哭籲處迸裂一如寫水於地畧無方圓潘景郭伏後先囊清紀自紀見貽襟情之詠寓寄清婉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此人胸胃之際定無世物也語曰口可入也不可出也副墨之子亦云藏之名山剉舌瘞筆甫戢予篋如寧野之爲紀焉者恣其手口而可矣

印法參同序

六書之要形與聲而已矣形猶其人之貌也書猶寫照呼爲某某猶之乎命名也欲記其人之名氏莫若得其人之面貌而熟別之佗日偶於塗舉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姓名必無失也眉面之不能別徒借聽於人曰某氏曰某氏指甲爲乙認張作李誰其證之字學之廢也久矣有李斯之小篆而史籀廢有程元岱之隸崔鍾之行楷而大小篆廢後之事晉學者別爲位置洪美取妍狗手之便以成書復狗口之便以成書

帀虎魯魚豈一毋誤哉顧野王以小楷寫籀訛滋多戴侗之六書故肆意影撰童牛角馬不古許愼說文之外爰歷凡將諸字書未有斤黃行獨韻書耳韻會 心鑒聲愈亂字之原本愈迷昧不可曉解馬頭人爲長金昆爲銀黃頭小人爲恭以是爲今之識字者已矣郡望字號紛然雜舉敵面而詰以誰何氏不幾茫然乎故嘗以爲欲辨行楷須先辨籀篆欲事毫楮須先事金石籀篆行楷之祖也得其祖其子孫支派自可識別金石費才雕鏤廢工點畫倦似之間周詳檢視欲如毫楮之省易而自有所不可斯亦精書之要路也徐學甫上達苦學工詩書勞勤圖篆印法參同一刻搜采富而辨晰嚴甚有功於書學世人不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視以爲謬篆一體之用也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之得子雲書者用覆醬瓿然乎否乎

金丹眞傳序

韓昌黎平生倔強不信仙佛其記夢詩曰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子瞻所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者也予後先世路世所爭嚮醒神子彭道人王玉峯之流率來啖予予笑謝曰我從未生世或思一遊世間今我已生長歲若許身世之味頗已嘗熟欲久久延年無爲也傍人曰神仙飛昇往來天宮遊行下上無礙子有意乎予笑曰天上猶如樓居我但安隱住樓下何不樂遂相與大笑而別及斥處楗門數歲友人何芝嶽以所序金丹眞傳與其人孫君來謁予率率不暇問第勉館之月餘而孫君意殊婉眷若有不能釋于予者昔一老僧謂子瞻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我不好此術雖得之不

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
孫君之意庶其如此予媿無以謝孫君也聊識之
乙卯夏孟朔日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往予假節匡山廉三峽橋下聽石腹水鳴如雷輥
涉玉淵澥流入脰吭中回濺萬態不復知尾閭所
在山水之變得所未曾欲尋少室故居公擇藏書
處而嵐煙月緒俱滅沒於黍區茶隰之間徘徊林
欷嘆久之幸而削免遂願泉壑雞鶩倏作鳳皇
今復有一流人講葺築之業送抱推衿其爲得意
可勝言耶
陳思岡給諫疾臨革劉雲嶠少宰赴名臨裝皆惓
惓以棲賢爲屬吾友陳長卿述誦之詳士大夫惠
勤如此山之靈可知也然數公皆欲身作佛事與
廣而力嗇不暇即序以致遠師所云津寄之情篤
來生之計深矣臨川倡與海內公共之理罪集於
區中氣彌邊於人外貧者賤者是亦爲政而予始
得措臂於其間斯亦通人之極懷已

蓮社之名發自靈運謂遠公擯不與社非情也當
時若陶靖節聞鐘輒返陸修靜近居往來固未與
於十八賢之數然三笑一圖足社中微眇勝義靈
運屐齒下上興託高深限豐山邃水之人以門閾
勒虎守溪攢眉更甚爾然至今習廬山者舉白蓮
本未無不指爲開山第一因緣古今英人異士與
山川靈氣相溺嚮意致之間偶一延盼必有載姓
字以俱長者狗跡宗雷結字林遠與十二葉湍相
限守通明之士疑有難者異故令之籃輿僅頗兒
子逐內史之木履饒有門徒苟性命之可通亮氣
聲之必赴矣

陳生十九義引

人亦有言廡何事最難曰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
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
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無所施矣天下
方工相風之睫攣鄰傴肩趨走熱路致一二快人
喉不得轉舌相咋以爛際斯時也何直道之云乎
友直一題程用貞甲搜乙剔積至十九義微獨文

藻稠疊其風義慷慨有足多者我輩安意爲聾蟲時讀用貞時義一過泚人顙而已

齊進士稿序

凡爲文者必有文章之骨意象崚嶒孤來瘠往寧與一世人違其好惡而傴強磊塊之氣時時凸出於襟項間此文骨也有文章之趣樂山樂水吐納具有風流非黛非鉛淑姿生于盼倩此文趣也有文章之識奕抵一先不爭數于多寡神傳阿堵毋養貌于肥羸此文識也具斯三者以語于天下曰文人其亦庶乎桐城齊君越石新第廬居行宛上以皇皇訪余爲遊覽首政赤暑之會獨往敬亭與之語多天下大計世道安危倚伏之介周還日夜擢肝瀝腸卒無所悋于諧謔益予楗門於此六七年茶予彌甚者貿利彌捷越石其不講於謀世之道也越石所板初義豐思沉力碨壘有正骨每一入手題內外之致別有領略目成于聖而心許自賢不徒以資材問學行者予於越石悔交之晚然得之宜莫如予深有欲知越石之文者交其人而

可矣有欲知越石之人者讀其文而可矣

歸愚庵初學集序

有才人有學人有文人文人未有無才者也以鈍腕操枯竹不靈也文人未有無學者也以貧腹供薄蹏不贍也雖然文須才須學而才人之才學人之學終不可試以幾于文豈惟不幾且裂也滋甚文之耦無端而變無倪鈍思之士沈頓揣摩于起伏進退間或一遇焉才人耳目聰明手口滑利咄嗟之會驅風走雨徐理之風雨者無存而揚塵飛壒蚤已眯一世人之虛而易位東西故才者文家之魅也經也子也言胸之所有史也各言世代之所有文如是止矣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繽疏故曆可以當歲乎脯腐之味不濯於胃可復鮮乎謂金玉貴劍金而食緝玉而衣可乎故學者文家之瘍也自有才人有學人而文章一器不自於天下故曰其裂滋甚雖然吾以懲高才宿學之士非爲庸陋者設之牖也自吾事今古文四十年於先王之敗麗名物之欖間一漁弋執簡臨札而責可以奏

成于手者不復知徵何語也時文字謝之久遠今
指猶搯搯從應酬之政勉效爲古文詞宿昔仰屋無
胸中一字人間世一物湊萃可采取者愧恨平生
問學不力禀受卑劣也仍啓舉京闈一年以餘自
制義外總其詩賦記序諸文積帙寸二許其布行
者已若是將仍啓居平所學無不到與抑天之賦
才有以殊異乎人也仍啓顏其齋而曰歸愚行其
集於世而退然自命曰初學其抑亦學然後知不
足之意也耶益令之讀書者少矣楊用脩陳晦伯
諸君子蓋代鴻碩通人所驚然眞之文部猶需別
論弁州以後僞異差肩而出士大夫縣市之業幾
敝開闢以來書數之半流傳異時而得以薦日月
者顧不知當屬誰氏仍啓于茲時固已橫厲中原
詘服老宿其益倔俛伏抑以詣文心之所極毋徒
以才與學與士子角雌雄爲也

唐之范稿序

猶記之范少小時靚服韶眉發語美好對予誦課
義琅琅若中金石予心儀之夫夫也必蚤達既予

出入仕路歷盡人生憂虞之槩而之范趨壯彊甫
以賢書報知交士誠材無不竟達疾徐亦各有以
也予起自寒賤一朝拾上第驟貴不祥奇寃酷孽
撲匿橫來自不宜領取第二之范自其先嘉議洗
豪千今孝標之論空聞邸成之誼不再一馬之田
一金之衣無不質自債家磊軻窘折幾與窶士等
都雅冶嫵之致悉輯以就塵世之甘酸心屢澣以
彌沈詞久鎔而結采越有許年舉酉舉卯與其弟
之淳疾徐競爽嘉議之光華重旦而之范之於世
塗前無窒武矣蓋之范有從兄君平豪俠慷慨晚
達而蚤凋說者以爲須眉之間精英太露予曰與
周旋亦數諫其服食輿從受饗不無稍豐用物簡
而後取精多造化人事無不皆然予于之范兄弟
厚有望也

駱院觀風錄序

蓋昔者夫子刪詩雜取十五國之咏班諸雅頌之
首而以風名也物之疾入而善移者莫如風往不
知其所逝來不知其所予搏之無影而雌雄喜怒

調厲治亂之致中於物而不可以差數五方之音不同塗巷謠婦人女子之所雜脫而俗之善敗國之興衰無不畢肖於其中斯之謂風也風之在婦女也近而能遠在士也高而能唱操淫心鼓哇舌倨四民之尊勢馳騁于朝黨之間而呼以必赴之響亂之劑也無日矣故辨風謠者不于廟廷于閭巷閭巷窮廷之豈也端風紀者不于齊庶于士紳士紳齊庶之鵠也春秋之際吳楚以僭王擯不與盟其聲咏不見于詩篇　今天子道化翔洽舊

畿諸國實惟二南之鄉二百五十年來沐禮浴樂家絃誦而戶詩書矧冠冕之倫哉士之未仕也猶女之未字貞邪忠佞賢不肖之繫雖欲辨之惡乎辨之舍先資之言無由矣俄焉忽焉之歌咏動於天倪用以卜世而有餘童習白紛之舉業工於揣摩或以卜人而不足居身不澡修業不勤師氏之任也才人不錄錄人不才選士者之任也一國有一國之物生一人之本末惟是紀綱之使奉　天之憲察于四方而揚穢而汰士之

有文采者幾何人流文抱采之英其檢押與其幹
略奚若刺經說故傳聖人之業者幾何人服事領
氣而能實肩王國者幾何人鴻生鉅儒用之則事
功不用則道德後進之輩出者何里之士多得人
者何國之吏也白日以照之膏雨以濯之聽於聆
故能開未始視於新故能見未形蓋直指參以愚
篤之極思嗇為神識牘中所籍多先快後而下流
濡抉衰為直破險為平使天下洗心揖志以且就
于光明正大之路而陰消其回遹之私非獨陳風
貢俗之為用而已季札聘魯觀樂遊行諸國數其
一二士夫若數朝暮至其懷劒出入不忍忘徐君
夫子之作春秋以魯特聞其序詩也不敢列魯於
風也尊為頌以配周直指板諸子文而欲予弁其
首延陵之誼也歸與之後父母之國予敢言風刺
乎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為歌魯之泮水之綱之紀
燕及朋友請以假樂之末章終焉

堪輿眞印序

家封史初宅先王父母于後潭腐心趼足亦云良

苦越九年嘖有繁言往之咈張說吉者盡變其舌封史晝夜無寧心圖所以攻卜者予歸四方之術客遞進一日周茂才仁甫以舉業謁予及地理所論說與衆殊異封史敬信之試以合邑方輿戶壤盛衰之概無不微中而寧國北塢之新阡舉矣予于地理一家實未之解嘗以語人人於行地曰龍曰脉須兩眼於山川脈如琉璃背面穿過透體皆空其適堪下穴處如燈光一灺隱躍琉璃盌中灺灺可舉今術人辨此眼具否也從來名卿大族其先世葬地率以無意得之貴富之後廢金錢糜日月知盡能索不遺餘力而得者抑亦寡鮮此其故何也又嘗欲爲一言砭時俗今卜地者首祝必曰富貴予以爲五侯七貴諸家必惡壤也首忌必曰貧夭予以爲半生輟環少孤壯獨三十年一簞一瓢必吉壤也仁甫之學吾友湯海若邵上葵張夢澤鄒臣虎魏見五諸名公皆推之詳予無以益仁甫識予胸之所然不然而已

白沙劉氏譜序

劉於海内著甚卽我宣不下十數宗居白沙者其
尤也水宛句自郡合流頫湖漅港演迤七十里許
至水陽爲巨鎭已稍醲爲潭環左右皆腴壤而劉
氏以爲都居入明二百五十年人物繁衍産畜豐
殷閥族之盛未有多右焉者其始遷之祖曰儼儼
所自出之祖曰孟祥由孟祥而上爲宋陽城令疑
唐僕射昌裔僕射莫韓文公作銘者也其序遠其
支屬靡得而備由孟祥而下六世曰福曰海福提
劒從 高皇帝渡江贈世爵指揮其長子傑襲鎭
雲南海耕白沙之壖什一息之折券廩貧行德於
鄉里至今聚族而處連楹接棟周翔數十千指皆
二公裔也今之侈衣冠矜門第軒軒車上儷豈不
亦豪不數傳夷爲臺隸竈井塋胤不能以夕者矣
且以豕韋氏之後爲唐杜爲嗢爲范爲士爲隨爲
郇爲欒奔徙流轉不能以必姓甲氏之宮乙氏之
社紛紛綸綸何可紀也繼伊耆而起者泗上亭長
長有乾坤四百年耳其他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公
孤將相文學節義之英項相望于史冊能以廟祏

長者孰誰也下上數百年聚國族於斯壇壝不改
爨炊無恙夫非孝弟力田敦本崇厚之効與天下
治平無事子姓都雅幸而遇操觚仗劒皆足以表
忠赤供公家不遇退休於家先世田廬足以自保
老身長子孫無煩道塗豈不亦聖明之芘祖宗之
福澤與劉氏譜學發自更生世典子玄家史爲白
沙譜者自宣德以迄嘉靖凡四舉昭穆系屬班班
具可考今又六十年踵修之而似續之概以完予
讀之懽然有感也衣食之於人性也非有良田美
壤寬原博遂爲物力之所鍾齒食漸繁饑與寒又
逼一朝焉往敦睦之義不明席腴挾厚凌給其單
子富貴之驅人於四方也甚於饑寒矣故察壤墳
審地員開家之事也勸分已責收族之事也士君
子之能以族長者此物此志也

梁溪二王閘業題辭

凡今之脫於腕行於牘者總而氏之曰文章章與
閘相敵應舉之文市科名弋貴富極之軒赫功勳
而止所攝取皆光華浮動之物且以其疾射一人

之目而博效一朝圖不朽之大事俟知已於千秋無爲也故獨修獨證與得失寸心之議於舉業空皆無當字說云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音之盛也闇从音从門音在門內闇而不揚也士且莫觚管惟恐一日之不棄章而偏以闇名業何居幽思靜氣腐胸剜腸而索之曰吾毋以逢今人也先逢聖賢迎聖賢有目無目此心此理同也迎今人可以攝取苟且之功名而有所不屑王房孟畹伸之命篇有以也二王裴英摛藻騁龍時鳳欲不棄章不能夫以一世人疾走競馳光華浮動之物而必從闇始二王之所竟業可知矣

蘿縣閣社義序

人之精神著於面寄於手於舌於手爲文章眉居衡鼻居從萬人之所同也聚萬人之面而索一同圖不可得此亦造物之大巧也一語也同事同情脫於兩人之舌則兩十人則十付之手而行之牘數字之題尺寸之幅聚萬人於日中責一行數語之同訖不可得此亦人心之大巧也伸鼻上頂勒眉下

目易從橫之位而錯出之可謂人乎顧偶癘欲擢天下之衡頗偶鬻欲鑿天下之領慕倉史目人增兩眸跂陶聖眉目施重采以一文字相繩天下無萬豪傑而彊之同其悖謬何以異此初吾爲正通之文行於天下歸數載問業之屢不之間所斥適好奇者不必心降或脣去淳水魏賓起韓元長歲一再臨宛質疑辯難不以吾爲不知言今秋挾其友南昌羅君已盡觀其同社趙君魏君所爲蘿縣閻義者文跌蕩各有異赤白並陳宮徵不相借然

諸君固甚相好也以觀予予又齊旨而並珍之人謂夫夫解底語不虞蘇薮耶昔有問帥者曰定義次問曰不定義學人疑焉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嘻造物人心之變累景疊研卽吾安敢以吾所不能爲格天下士也

薛進士四書義序

我行年五十矣八歲治書爲舉子文十年而庠十年而第二十年間腐心焠掌文字之變庶乎無境不窮今離舉業想又二十餘年此二十餘年間崎

歎歷落身界目界橫極宇宙之所未曾計所爲文字之變亦略與世變等蓋吾出內朝野尋廻章牘忽忽汎汎幾不自攝偶薛進士未刻稿若干首授自吳學博所三復之恍然腐心焠掌之日得所爲故吾者也文之境差數萬狀豐者膴者釀者澹者侈者儉者疏者嘽者平者憍者其善皆可以駕厲區域其不善悉歸外道而已薛君之文委慮粉繪之外結情楮墨之先布股猶是也項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之會呼應縫緝別有靜慮之淺率者猶是也理路霏亹葛藤糾纏歲禪月宿舌舉而不得下者壹以空明盪洗之如飲盎漿群醒俱豁昔聞養生之言調氣者以肩息踵息而還肩息踵息下上通流其要乃在致氣於關徐出徐入鴻毛不驚文之妙境有似此者數十年不逢此文境久矣君之人如其文廣德之治如其人予倦且憊擬斷文字之緣覓性命之訣夫予所得於薛君者文章政事而已哉

采眞稿序

時文舉子之職任也賈趁虛農力田托生命於其中精神筋力必無遺委開賤斂貴抱毋徵子之法雖有范伯不精於時賈也深耕疾耰養兄去弟之法雖有后稷不精於下農也遠科名之地去括帖之場櫛比句讀嘗試而謾爲之雖高賢大人知不能與措大爭工雖然課任於舉子而時文之境淺矣經書者聖賢精意之所幽寄也疏傳訓詁去之已遠童子裁入塾父師盡以此迷昧之陳物宿於胷不可復鮮夫既以挾冊圖遇合矣兢兢功令奉之惟恐不及日夜思以其道控揣貴人之耳目心志惟恐其不我好也委廬隘巷之與處寒賤之與游不逢異人不讀異書鴻奇高壯邃遠浩渺之思未有以動焉此三者皆舉子之局陳也故時文之境必至於離舉子而始深今之作者動稱毘陵吾聞毘陵早第所傳布人間諸義皆其田居論道時爲之然吾自離舉子以來不敢復拈一題吁亦其難也皖有客卿吳先生者弱冠掄上第入承明以文章名天下久退而丐棲一室盡緡內外諸經所

爲宗論釋論性善諸書既已抉三聖人之藏昭融異同矣間以暇治舊業稟經以製式酌雅以賦言理之淵泓韻之華綺離舉子而爲之不能舉子時爲之固必不能也所謂百家騰躍終入寰中者乎吾嘗妄謂時文一道無處著書然非盡讀天下書無由措字也無處著事然非盡更天下事無由措思也身世之概不謂不歷矣楗門讀書一案吾愧吾客卿先生甚也於此道將終廢焉而已乎

徐聖有隨喜録序

天下惟斯文一統必不可剗滅厄於秦帝王之統斷矣其碑版文字之妙直掩商周厄於元中國之統斷矣詞曲流布轉爲人間必傳之物益文章一脉如日月之麗光天雖復走山陷海之力不可得而剗滅之也近年以來門戶羅織士子所遭之酷烈於焚坑薄譴於丙辰而科目之統幾斷此亦天地以來斯文一大厄也然其間英人望士項相次於冊牘文字奇變之相伯虎仲熊驚馳山谷不致與科目俱墜惜哉我力不能與於筆削之任也吾

友徐聖有起而專之素王素臣實挾有權而斯文一統亦欲借是以稍暴白於天下嘻一科目也正人得之爲忠爲良奸人得之爲亂賊資一舉業也深其解者扶世界羽翼聖眞不知其解者直以爲貪饕富貴之媒而已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七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陳公考績序

赤石陳公爲令三年矣陳公治涇而涇大治而奏上考遠近頌涇治者翕然謂公能其官也慕異之湯賓尹曰夫陳公固非必能官者也代之能者我知之矣彊力逢蠆氣斷而敢行廋索無所回辟而巨宗熟服其能者也見性疾敏應變不測緣牛羊得馬價其能者也徵賦而能乎先入也取盈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詰盜而能者多獲也佞胥人便苦與兒女子嘔吁
人人自謂就已而以爲能也飭厨傳善事上官官
無賢不肖悉饗其意去而以爲能也莊語公正卞
急自持置擯介有所謝絶揖客不下堂而以爲能
矣折轅布囊苦而奮獨自矜於潔白而以爲能也
頌陳公者凡此耶否也將公盡媚於此而稱能將
公不一居此而乃稱能乎吏治莫盛於漢其令則
卓魯所書受遺歸生事何暱暱也子秉爲政隣城
嗤其不能籍無仁恕掾者行阡陌且無以辯仲康古吏道如此嚮吾游陳公公曠然
無物泊然不與世耦有言令之道廉爲上公曰士
之廉女之貞耳女而驕以貞語人耶公始之涇友
人酒而前曰勞苦謹爲之幸甚公曰涇令自涇令
長卿自長卿長卿蓋公字吾笑以謂人長卿不愛
錢亦不愛官其曠達爾耳今其三年而以能官稱
耶吾一再謁公問所以治涇狀遜而不答已問之
涇人也涇人曰我無以知我公自我公來口無惡
言庭無供張市無煩囂里無夜呼我無以知我公

嘻涇之治涇人道之矣奚赫赫取他奇必耀耳目者之爲而世何者翕然稱陳公能也陳公所自砥礪不越身心勤瘁不越窮閭足智躬務不越經術禮讓陳公誠勤官而非以官勤也即一日名跡走四海不當與齊給巧幹之吏並聲而後傳矣公政成而其同官尹氏朱氏高氏蘇氏余氏五侯者交相賀也公不自有以推於諸君子提挈之功五侯者既各以循良著矣而靡不甚陳公德者蔵其腹慮洞豁心皆傾之匪近慕以已吾與公同

歸而幸及其政之成無所以贈也吾日飯脫粟殊不覺甘偶一日飲富人孟多希錯然自朝至暮無與飯嚥者幾栝然廢曰吾今而知稻粱之美也自吾來田間從田父談農事五耕五耨甚哲其言愼種也曰勿使數亦勿使疏言施土也曰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退而志曰此農政也幾於治道因其言可采函之致陳公焉

盛大士榮膺地典序

儀揚之間吻江而臂淮風氣所抱英人出焉則有

今井陘使者大黍盛公公起家棘寺郎版曹牧大
府出憲齊部再徙今官所至壹以端潔從事三輔
將吏人人洒然自新矣會　章恩馳公父母大父
母皆中大夫如其官公以上三世爲隱人　天子
至爲華其姓字被之綸墨甚都於時諸采屬無不
爲公志華遇者梅冀州氏乃問言於史史實尹曰
往余邸眞州循閱三十六湖所納出諸塘興廢所
錄與利害之概泠然有會也水者天地之血脉流
行之物也然而不塘不濶不堰不閘淫者淫竭者

竭友塘主於蓄而後可以待泄閘主於泄而意乃
在蓄儀揚水利之議約不越此人自祖宗及於雲
耳一身之血脉也薄劣者其源乾枯善不及世儲
不踰侖勻而驟以衣簪富賢嘗也蹄涔之用曷勝
殷引亦既受前人之累積矣爲銖爲黍以有今日
吾趨其壯盛之期而不覺也恢奇之意多而恬密
之思少前所築設一朝廢之縱尾閭而莫爲之繼
雖復瀦海能無竭乎公自三世爲隱人布素一門
子父相煦當之以德善猶忸怩不受何羨冠冕蓄

極而洩乃以有我公之身公既貴用事志慮奮拔
謀畫奇鴻豪傑幹國家之急莫有前焉者矣而縮
腹菲躬質素無改曩以憲使檄過里吾從邸次覘
焉奴子挾圖書不滿肩走其門數椽雜敝肆間不
辨旋馬謁之堂下視其言色無以異於青衿韋帶
山澤黨塾也公英人也而蘊籍如是且夫人之情
常安於不足而競於有餘能守貧賤之貧賤而不
能守富貴之貧賤也溝瞀之中農竪之業何荼不
何辱不甘何勞不服執此以往於國事乎何有
食肉久而忘菜衣錦慣而憎布終日饜逸輒厭奔
走畚晏之勞爲其大遂不屑親其小此亦生世之
通患矣夫孰有如公之壹節自恬焉者名地愈顯
聲施愈隆而檢柙醞釀之思乃逾懇逾固迓景福
承華寵者公乎先世職蓄公職泄而公之
泄又益爲蓄　制若曰其惟是素心素業之不忘
爲國倚重爲臣子幟所繇數世旌異之也而獨以
公貴貴數世云乎哉今之衡人者每每分別才守
爲兩道又謬者左廉潔以右烜赫夫矯矯虎臣何

如我盛公然趣操何如矣天下事必非浮輕小才所能料理夫惟有澹然泊然之衷而後其思綿密惟有密思而後幹濟周遠天下無難事也蓋吾必不敢謂廉才爲兩道也則請以盛公爲驗

汪中丞晉少司空序

往者倭發難于東東人叩心出師大海外與之從事七易歲無寧暮朝故數年以前最患苦者無如倭倭殲矣中使四行恣豪噉竭土之毛民之肉赴榷赴採不足以飽故數年以後患苦中人十百於倭也初遣使於國號曰以濟大工廬者廬縮版欣者欣工作數年厚榭豐臺之役尚未有已轉不遑於正度河流又歲告矣目今天下所最棘棘宜無如起部始倭之張也外防海內防　神京莫要津門獨設制府扼之是時公方治易州兵試干伐鼓聲震易水上遂趣公備天津無何晉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諸所策朝鮮事宜非一呼兵如雷刻檄如雉轉粟如雨朝無震恐邊將多援不二年海上之跡若掃矣　天子賜金幣旌焉倭退將歸

鎮士歸伍仍移公撫眞定三撫新刱于兵數千里
旱饑民交走死無吊公下令棄苛細悉出庾賞
救活不可選紀稅使至索盈十三萬有奇公抗得
旨減強半礦使掘地無餘索郡國再包納公曰
開有止包無止且本名採之土也土且盡吾民何
自有耶疏十上　天子無以難而中使益語侵公
或爲公危公曰吾危危官民危命以一身博萬
命吾甘之焉論官矣一切礦稅事獨身爲質不以
屬州部得其亡賴私人盡法之中使瞠視氣不得
轉每過公之疆界稍稍貶損所部以完逾年河告
急　天子切責大司空舊行河使者中朝皇皇冬
官之職難其人而公遂以廷推拜工部右侍郎湯
賓尹曰余蓋於汪公而不然於時事難爲之說也
天下事何患何難擔當之以身命感動之以精誠
耳君猶天也一念誠天必知之萬念誠而一念僞
天必知之當公之擔事也身家之念與其時俱盡
矣能與諸臣共掃海上之氛而不能盡掃中原之
氛能與天爭年而不能與民爭命公之苦心曷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極宵人之不得意於公也亦曷其有極然而兵事撫事工事當其艱急無不以屬公者　主上亦威福自柄廷所推舉百不一中於公則若景與響也　明主何所不照何所不託苟人臣質行之素赤實忠誠於　主上何所不得哉倭之難徵調半天下公在易時即爲召募土人援護畿圻聲生勢長其後增戍守苦軍需特嚴營田之令市耕牛鑄鉏鎒給民草墾歲增田數萬頃益檄六郡鍾水利凡此皆司空職任也公先計行之已有驗白公所事事皆永遠萬年非目前也誠使中邊寬鄉盡如公力堅行之十年異時取兵於農取食於土之毛可以免徵調之煩省江南歲漕之半即非然者亦不至皇皇坐待斃如今人臣之爲天下度也必絕無身家妻子之念而後可以奉主必盡如其所以謀身家爲妻子之念而後思慮熟行之必精翼亮大臣吾於汪公及見之矣爲臣子者而盡如公也何憂時勢哉公建牙眞定眞之屬三十二城日夕奉公約束爭爲良吏而鄭君命余爲之辭余得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次爲天下賀非敢引鄉先達以自重也

贈李寶坻序

蓋治民獲上信友之說庸孟兩舉之要歸之於明誠噫甚矣善難明也卽以今之吏道論吾未解其孰善孰不善也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今有民治矣上不必獲有上獲矣而民不必治也是兩道也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今之友不必能得之於其上今之獲上不必盡得之友也是又兩道也執聖賢之論差今吏道滋不驗矣然則吾

欲論之奚若曰終信之以信友民乎惠可貴也上乎聲可掇也媚於曲巷與媚於當塗其趣殊工爲煦沫與工爲逢迎其調等三尺之碑數行之墨所在而是其跡於公道者蓋亦鮮矣良吏乎吾安從而知之夫惟友僚之間情事舉止皆有以相關彼我相嘗最熟而其相覘最久其嫩惡衰正眞僞之致得之爲核而詳辟之賈然徵物逐時陰陽貴賤開闔斂散之法心口不以相語而同賈者知之仕宦之態妻孥婢僕未有以見聞無逃於同官也且

今之友道瘠薄不堪數矣至仕途而亡平居無事貌體口舌軟媚相好即終身不啻耳一旦共爭一途長則相軋短則相暴齊聲逼景之會居平之讎密不足恃也而況於相提以挈以蘄於有成乎故交友而能善其官僚不必問人也而知其可與處矣居官而能使其僚友頌之不必問官也而知其善治矣吾爲斯言者爲同年寶坻李君君令寶坻入累上上考行徙去曲巷歌謠當道交口於吾矣三河袁君者上計來對其鄉人鄧孝廉道寶坻善不一且德之甚三河與寶坻同官友也鄧又吾信友也寶坻之善信乎朋友故吾有以信寶坻然三河能詘服其友之善又能津津道之吾又以此知三河矣

贈徐戶部榮滿序

民之以商賈生者無多鄣人鄣故墝陋土之毛不贍以活群然四驚非得已也負輅輓船穿顛絕險共縣官之賦丐餘瀝以啖妻孥二百餘年於此勞苦忠勤可幸無罪頃中使爲政徭榷橫行賈之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不存一命十不存一而我鄲人以四方爲命四
方多事他客棄橐辭孥有深鄉大土可寓可伏而
鄲客無所于歸歸者如魘鬼族以爲厲恐將及焉
告訐監坐毋問賈不賈俱爲所盡故鄲之人等於
駭麋叫號於田者之手庶幾所爲秦西巴也者而
一託命焉爾亍起就班著未匝月而同年懷南子
有清源之役知交共揖之商賈之命在子矣君蹙
然曰可若何吾能爲吾所得爲而不能爲吾所不
得爲可若何蓋未數月而居者行者相傳誦徐公
生我耆而竣相戒柘前車鄲中旅清源者走轅下
對其鄉大夫啼伏地不起曰公去恐我儕遂不生
史賓尹拱而前若德徐公者何能蠲額乎能謝抑
中貴使無歛乎公家之棘如金待炊必無後焉尺
一之紙威福具在天地日月之所不回通朝卿相
相顧而吁一部使者誰何乎則鄲之人且啼且言
自稅使興也大輸命中輸輸家公至平詞色以
相劑萬行昂躬以讋其不戢洗手職事衙從冷如
氷稅人聞之約毋犯曩者白布豪民一穴稅府暴

無忌瞰寄生得食者以爲奇欄入百道臧匿脫漏之數惟所主名一字銅未得入官也而若輩皆飽挈而奉之其固然耳捽縛呼訴之狀至斃不堪今一歲間聲氣稍寂白徒之跆藉減半則惟公威望之以猶之給課也他吏若恐不罄我受事于公問前途所從來艱苦白狀不覺淚之被面也無暇問賦賦矣有不忍之色焉損額嘗十之三譬我於子孰衆睹耽耽而我公爲乳嫗也一日離嫗生理未知也我是以泣予聞其言而悲之餓夫之德壺飧德所生也山居谷竭者腰臘而汲相遺二百餘年以來交忘於惟正廬食我恬居往各適銖兩之寬嘔煦之色曷所徵德哉索之太枯束之太急無聊不堪之狀煩氣填胸如鎮日行赤暑中無陰可息乾暍就腊壹受所爲泠然之風透體蘇回不覺其神魂之浹洽也痛不極德不深有所甚感必有所多誶故予於鄙人之德徐公有重感焉有深憂焉噫金珠翠貝之輩日增月盛安然受之者毋亦爲前人之式過簡部使者過拙然人情恩怨之概

至此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元氣盡矣猶幸一二在事之臣護持斯須耳而有如官牘久不報尚可言哉尚可言哉代徐者爲同年顏君予以語於鄙人曰是又將爲德于爾毋虞生旦 上誠愛財以私人領之足矣歲選左戶賢者勤渠役事聚歛不宜責之臣子中人不足倚也 天子終愛小民礦稅無日矣

贈黃先生膺 封序

三槐先生者大行黃君之父也黃氏十世以來工部檢討知縣編脩大司徒運長冠蓋相趾如譜牒而先生顧獨以庠士老諸黃顯者代皆嫡家人傳以爲諺先生四舉婦而生子不謂必成進士而顧成進士自先生以上成進士步驟爲尊官者每當封若有物恔之不得也行人官非尊且久而會覃恩顧得以移封封先生如其官蓋余聞先生一二事也伯兄不免於倭歲時伏臘輒嗚嗚兒啼而自發憤於當戶嫂之寡姪之孤胥賴以立豪有隱田而嫁其稅於同祖之弟弟孤羸無所控先生爲

晝夜覈其實如將鳴之官者豪懇請解即爲和顏以解一日而田與稅正孤弟之累以脫凡先生所急人倫矜質行皆此類也自孝弟力田辟召選舉之制廢人士固有抱其獨行於深巖幽嵁中而發響無繇者亦曰科目有以限之然而辟召選舉之制行之古度尚有僞者將行之今耶巷曲之內妻孥婢僕皆有術以相取矣是盜竽也進士之科重代之秀異壹愛攝於如經吐傳之間而無所旁騖其適不逢也祿利之路絕已太半則亦澹然矣無辟召可謀無選舉可覬勉彊蒙冒一切之態於是乎盡湔而人士之眞品出焉如是而孝弟則眞孝弟也如是而力田則眞力田也辟召選舉孝弟力田紛相尚之時不必得其眞進士之科無與於舉行或病之乃使人無事爲贋而眞行以出且古者有任子而無封親今進士三年文無害循資以上例無不得封行人奉選也雖不及秩例得移封然則其子逢之亦何異於其身逢之其身逢之又何如其子逢之矣辟召選舉孝弟力田紛相尚之時

有眞士焉不必以錄進士之科僅一目也錄其子
及其父甥拔秀異與而冥修獨行者寵施焉本用
之朝廊而華服豐綸相望於深巖幽堪之下其數
乃倍於辟選當黃先生老於庠奇采不耀偉行不
錄能無慨然哉使辟舉行則世之爭效先生者踵
相接矣何以獨得先生之眞也先生適不逢爾以
茲所被服與子所代樹即令從選舉之科躋而世
用亦竟何以加於此哉進士之科設而國得秀異
之用服官勤事者得籍其爵祿以明尊養之報此
易知也進士之科設而士無競於厲行而上有所
籍以奬敦行之士收辟名選舉之所不必及此難
知也蓋合於封誥之說而科目孤行之義始明故
余樂爲黃先生道之夫使獨行不如黃先生則亦
胡乎封焉爲矣

贈劉南海序

以余觀天下士才人勇人正人清人皆易得惟有
識之人不易得也人之於事也見其著有識者之
於事也見其微人之於事也急者急之緩者緩之

赴功湊職以爲快而已有識者之於事人所曹急
或其所緩也其所曹緩或其所獨急也悠炤在耳
目之表而營謀量畫多出於思慮之所不及沛公
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何獨先入收秦
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李沆爲相日取四方水
旱盜賊奏聞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人所曹緩有識者所獨
急是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乞發
燉煌兵以救百賓議數日不決獨陳湯奏對此必
無可憂也不五日當有聞朝歌賊屯聚連年州郡
不能禁及虞詡爲長但言寬假繼策勿令有所拘
問而已人所曹急有識者所緩是也於戲膠庠奠
菜文墨記載之類以今俗吏視之不亦最迂遠可
緩不切情事哉旦暮有告颿揚而燧警人情沸震
以語急事宜無有右焉者矣且夫兵戈亂賊微獨
書生之所不習抑亦世之所不常習也乘其所不
習而嚇之以非常卒然妄動不知處所以亂益亂
必至之勢耳膠庠文墨之事其以視簿書廚傳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G.O.C.

最功譽之格利效不敵也前人之廢聽之前人後人之舉聽之後日傳舍以去安能猾猾工此得已之役爲其相與偷悗轉脫而不暇慮久遠也亦出於固然而不足怪吾聞劉公之爲南海也脩葺學宮查復舊地一時堂廡齋舍之制煥然巍然課學子給以月奉秀敏之士翔厲比於鄒魯邑未有誌公曰此粤之首事百代之徵也惡鐵諸摟羅聞見行與紳儒共纂成之海南故多舶寇出沒靡時百姓環城而居前此偶聞警輒相戒豫毀廬屋以待公曰彼即來民徙避之不過毀廬屋以去況必不來也已而賊果他出公於治道緩急之會識見周定如此公政績尤異吾友王生爲之丞以一牘寄頌如所稱禁火耗禁需索蠲稅振荒善政不可選指大歸皆清人才人之事亨獨多其識長而思遠非近士所可輩也昔荀粲與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未必齊子所爲然以能使子等爲貴於戲士必有識也而後功名之士皆爲所使安得如劉公者而盡使天下士

哉

贈葛兗州序

兗諸侯葛公治兗三年而兗大治東人歌焉部下二十七城合幣介曹州趣史賓尹頌言之賓尹于公爲鄉人又風嚮之久也問貌曰標鮮韶令問品曰學解清拔行倫簡正成德之儒也問政曰維才有暇矣操不淄矣鴻雅足以接收觿佩惠溫足以保安罷弱聰毅足以震洗奸猾廉問諸城敗退稱進甚設四州二十三縣之長佐廉廉奉職惟謹賓

尹曰間嘗論官及守令未嘗不咨嗟太息鄭重之也天下生命縣于兩官止耳雖以天子詔旨行不行不可以必吏雖有兩臺監司所舉事無不根柢守令始始者終終者而守尤要重守賢其屬未有不肖者即不肖者守蚤知之未有能全者不然未有不枝洒者守不肖其屬未有賢者即賢者守蚤忌之未有能全不然未有不相漸以膩者予不識佗境識吾郡郡五六十年傳旰江襄陽漢陽三太守旰江講道陳德與人于于如飲醇襄陽簡介漢

陽清眞一錢無所濡請寄無所就是日也未嘗聞何孰氏墨而漁吾境也三先生而後閭井之狀可知已故上無賢太守則百案沈職百案沈職則百姓不養吾郡所轄猶六城爾也比往還南北行驛道十餘日皆兗封所轄盡春秋戰國小諸侯之半葛公在政清循爲州縣先州若縣稟受條畫謹廩奉職合二十七城之治治於唐虞天下不足理也予道聞兗二事其一曰舊山以東解戶多借耗錢加派細民公至命所治印鈐鈐無慮數短少者還所治否者解戶自賠償之不以聞細民其一曰府役下縣氣勢張甚下村戶不可言也公至凡事所未完自爲手牒趣之至再四寧提史胥以訊寬三年不以赫蹏付衙從予猶及見襄陽時府三大門闢不設一人男婦有曲直訟者得自出入取決小者勸大者杖立遣之漢陽既徙窮巷老人有願扶杖面太守何狀者漢陽曰無煩父老吾得就見之約舁輿遍歷所縣大村落十民以次奏酒盡驩而去三先生之世女織男耕雞栖塒狗眠竈下寧人

至今能道之也以語今葛公何操術之符乎善爲
政者不易民而治謂風土齊魯燕吳不相習吏道
剛柔練競不相襲非然哉

大中丞健庵劉公晉大司馬序

異時京則京邊則邊未有如今之　王城畫胡一
堞　天子之國即爲隘塞者也異時居內者治內
居外者治外輦下彈壓郡國撫綏各領職以奏功
未有如今之開府順天合中邊夷夏而治之者也
竇尹不敏間與有志之士約略古今人曰某也將
某也相某也泣邊乘障可摧劾鹵不可以處優某
也雍容廊廟表儀羣寀至師旅之任非其所長魏
弱翁之奉行故事丙少卿之識大體試責與營平
定遠共登壇而齊秉鉞則有所不能營平定遠居
中而議休息亦未免狂疾矣古云才難非才之難
兼才難也天下多故所需英人望士正急沿垣數
百里之內十數酋長咫尺我睨我吾所爲將卒士馬
器械糧糗一切攻守之具皆仰責一撫臣乃撫臣
所繇定國又非僥倖一旦滅此朝食之爲奇絕也

有毒於此傳於踵則決之易傳於背則棘傳於吭
則愈棘傳於腸胃關扃之間欲妄試於針砭措手
一不當大命隨之矣援鼓坐甲鑿凶門而出其他
境易功耳幾甸之內　九廟在焉勿問有事多事
鮮事必吾君與吾民餐寢無慮而後可以筭功豢
犬羊者所以豢赤子也守疆場者所以守廟社也
急士馬者所以急君父也夫然夫非有文武張弛
識時務者其不可幾於底定之化涇陽劉公之撫
順天九年於茲矣前是邊備稍弛公至輒嚴堡堠
明組練厲兵秣馬信賞罰於是有紅草溝之捷斬
獲大倍虜是以氣挫數年咋指不敢一矢相加遺
公又時前諸將吏奉以操守愛養相訓戒輯稅
使使不敢闖關而暴吾畿民畿東大被繙鍰抵稅
又風道若郡以下糜活之歲以不災頊虜人不戒
數騎直躪薊垣公第申舊約勒罷驅出塞而止蓋
公之信威宿振爲夷狄所怖畏其大指乃在休養
生息云自公在撫九年而赤子加安　主上加尊
朝廷加重一代鼎臣公之謂夫今槐棘之次十坐

而九空或曰　主上愼重不輕畀也或曰　上卽一一報可資材不相應如子稱某將某相某邊郵某廊廟者誰氏而可今猶幸泰中　大臣默綴太平耳　天子之國沐浴風化既深且遠宗廟生靈之計微公之馮胡乎馮也願公與　大臣顓志壹精講明安攘之大計往公滿六年晉右都御史拜　封蔭賓尹業介友人頌言之矣今又三年晉尚書得以永平之請論次之以明上下四方託重之想

都御史温公考績序

大臣之道與小臣奚若哉小臣者循行傳舍舉一職而可矣小臣之舉職白躬意檢名跡謹廩不敢跌而澡曠有以自表雖爲大臣固無以易此也然爲之之格則有不同其在小臣人倫未定物望未歸非有廩然曠然之思衆人易之賢人鄙之舉足不能以武而尺幅敗矣白躬意檢名跡以幸毋蹻而勉自完其勢地宜也大臣則社稷利君國安時事之失得人之大賢大不肖所得趨事破孿綱紊

濡而從之身與名皆所後焉然而大臣之位與其道固皆自其爲小臣時叅之爲地者也人之情不信於一旦而信於素無居平之素彊舉高事有滋沸耳其勢必不行且所謂大臣之道惟理是諧君國是利爲之有以異乎人也爲之有以異乎人嫌有所不得辟貌有所不文其深衷密度既未能顯揭之以與凡耳目者共矣世平俗季又善求多者也而又無居平之素足以屬厭吾未見大臣之道之可易爲也宋范希文司焉君實可謂大臣矣一出而中邊戒嚴朝治以清何効之搓哉平生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媟小行無敢煩一毛之利當其前如虺螫矢集療祓惟恐不及自其浮湛州部退居草野之時而童孺婦女仰之如二曜五嶽人徒知其後效之易而不知其前之叅積如此其艱也千金之子運千金之資斂則斂用則用錢若有神焉日聽其驅遣進退而不暇販夫餓隸奉一錢手不知所措矣古之能爲大臣未有不自小臣時積之者也而或者都大臣之位地望隆翔時事埤

於厥躬猶是曰廪然爾矣矚然爾矣前功後謗營營焉抱護聲問如拱璧環曲不得舒公上之責四海之望安鄉而處此予小子不敏繆黜筆札之役概當世求所謂大臣者私記之而得三原温公公在諫垣數言事失柄臣意不顧風稜震人歷卿從出持節督全浙師入領司徒再起拜兩尚書尋告終養而退志行芳潔履道堅貞海内人聞之莫不曰温公今之希文君實也自田間起正位總憲衣冠之氣一時凜然所舉糾當天下大計蓋予嘗太息今之時物力民情一無足藉獨　朝議差清耳嚴紳端委顧指關天下重輕賢者有所恃而長氣不肖者戢懾不敢肆微公誰乎屬哉都御史者以天下之公心守天下之法者也利天下之利害天下之害賢不肖天下之賢不肖同於何昵異於何悁要以順不比矜不爭絕去疏親遍逖譽嗤嫌避之跡而肅紳士以朝常措天下於一道同風之域此非眞大臣不能公之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遠煦伻而逢百驩與皦訐而行獨意以相格雖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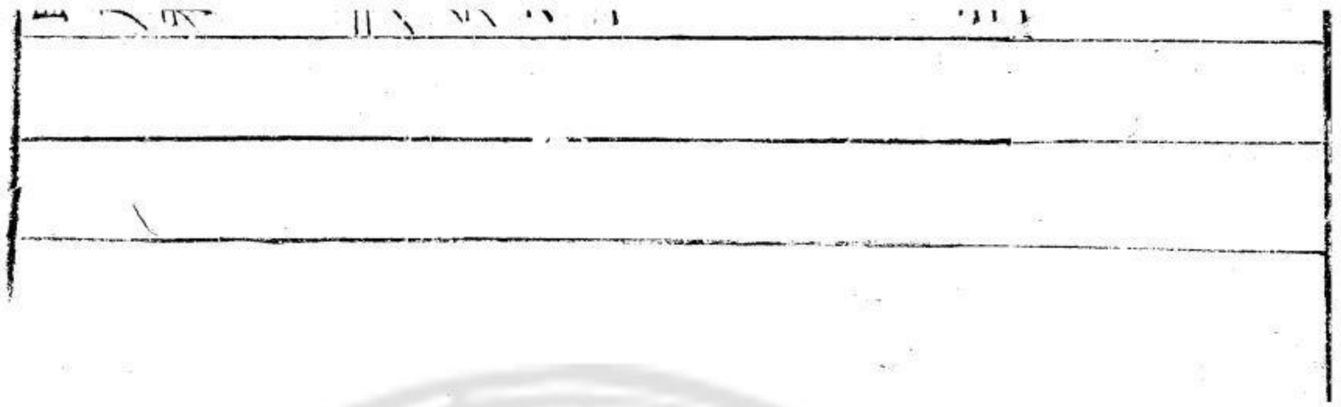
贊知公之不出於斯也凡目最淺凡耳最譫凡口最讙壹之以居平之素而公法公心交伸於尺晝漠小羣而成大羣眞大臣事已公今者考六年績天子爲加爵錫命榮施數代之廟夫爵命勞禮上於大臣曾不之愛也而大臣者顧身名之愛哉小子無能侍公獨紹公之鄉大夫而以其私所嚮慕者進公之不以疏逖弁予言也則大臣之概也夫

贈張叔翹序

二十九年十一月望禮成　上製御書賜先大冊立皇太子明年春冠婚事張某往襄往榮往靖江其日與叔翹交者俱歌以送之湯賓尹曰嚮余使秦渡河渭登華色未嘗不喜誇壯遊然所將者藩事歲一舉者耳今日之日　元良以貞　皇王一代之上儀也所過又燕薊趙魏宛洛之墟窮三楚上八桂行復下湘水出豫章汎浙之東西以還足跡幾天下之半遊道廣矣叔翹善詩善文又好山水茲行也適與性會嘗

以爲山水者文章之所自生也山嘗峙水嘗流有不變者而自有至變者文不極宇宙之變字而黍之句而絫之撮土掬水于大觀乎何與然而所爲變與不變者非二術也天地之內日新者象累遷者途吾於其中必有一物焉攝之此一物者炯炯焉其若存或遇之耳或遇之目非喚非答迫焉以起時破涕以爲歌或當懽而成戚吾口吾手不覺從事焉而逮其情止境還之後手口耳目嗒然自喪矣故凡言語筆舌之間有所依傍而立者不能以變不能以變皆不得自握其常者也往者　東朝之儀需之久久天下人意搖多岐一旦斷自宸衷發於中夜唯　聖主能自握其常而人不能以變窺　詔下之日懽呼萬口天文昭垂煥耀今古則叔翹今所宣者是已叔翹所遊歷耳目所到燕代之沉鷙中州之龍泊楚之疾急粤之固茂江右之簡要吳越之清疎河北之山坦迤江南之山靚冶武當富偉九疑幽眇衡岳挺卓桂林空洞黃之湍洛之便汝之洄江之洶瀼之幻湘之鑒越溪

如畫吳溪如染霞朝赬壁雲夕青林草席生顏鳥
琴在舌天地間何嘗有定本之景物善攝者於其
中善取之貯之皆腹笥吐之卽佳語何假屑屑拾
墨瀋學一先生之言以負所爲文事者乎叔翹行
身廉勁憂時感事每義形于色一日予引古語語
叔翹曰布帛不可窮牛馬不可窮子知之乎叔翹
曰礦稅其宜撤乎予曰噫是已食其食者不毀其
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子知之乎叔翹曰起廢乎
予曰噫是已墻之壞愈其立也氷之泮愈其凝也
子知之乎叔翹曰釋淹繫乎予曰噫是已使人味
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言者其
得言也少子知之乎叔翹曰補臺省乎予曰噫是
已與而復奪則怒病之加在其復子知之乎叔翹
曰　三詔反汗識者危之乎予曰噫是已叔翹行
萬里道北自平衍南自嶇窪山自峙水自流不之
怪也東田忽墳敦丘忽潴清和之候盲風怪雨必
且大詫而有戒心前之言者予與叔翹之所共愉
快也後之言者徵及目事聊與叔翹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御方公九年考滿榮陞冏卿序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嘗與人飲矣或斗或石呼盧賭骰雜以俳諧一人焉緩勺而徐傾不傲不呶則其量不可測也嘗責人荷矣扛大鼎於胛千千數武氣喘汗浹一人焉肘則肘跗則跗眉面舉止提擲自由則其力不可限也於乎今之時事敝壞極矣嘈雜紛垢之場疏之而逾穢也鑵之而逾墳也吾於其中思得一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鎮之鎮之人宜必有寬博閎遠函蓋一世之量然而德量云者其狀跡於亡能而實亡能者又偶似之治亂呼吟之會稍一脫腕後不及措矣故必有天下之大力能搜天下之大蠹除天下之大害舉天下之大事指揮無不如意而後可以靜鎮天下夫力有識力有膽力有神力有學力總其足以擔當一世屈服萬夫者而名之非拳勇之謂也力能舉天下者斯量可以函天下浮露淺躁之夫其不足與圖事也明甚故力言其任量言其容而

物也而總而名之曰力量吾嘗想慕其人咨嗟慨誦之云耳乃者聞吾鄉太僕方公前侍御時一二事也始公按河南有藩王者橫甚巨盜倚爲聲援白晝磔人奸汙良子女無算公至計檄巨盜白縛杖殺之尋窮治王豪奴詞連王王急走京師公爲盡疏其不法狀　天子竟安置王而餘孽盡殄按順天中使齧遼左幾噪藉公婁疏褫還然尤誣奏軍民攫正供五萬激怒　上公復撫其贓跡奏之事遂寢前按江西弭伏礦稅兩璫率亡害公所治

宗人中人皆人間世苦爲極至之毒附離於吭最不易割之物也合四方士大夫之力罷筋腐舌不足以殺中人之一怒猶披之宗事一不當輒辱命臣再訊輒夷骨肉所傷滋多如公何處之易便哉公博大寬遠無疾容無遽色事至不見張皇功成絕無矜詡嘿運於跗肘之上而從容暇豫自適于提擲之間天下事盡如公無有難焉者矣公在臺兩乞侍養今卿太僕未踰時復乞差將太夫人以歸公之恬心靜志亦信足以觀武侯不云乎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聖賢之道德豪傑之功名未有能出澹泊寧靜兩語者也小夫狂子喜動急事如野猱山猿跳擲叫囂於一木之餘及大故臨之怖畏決驟莫知處所夫惟豪傑具大力量者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任天下者其必斯人哉其必斯人哉

恩綸序

戴工部榮膺　恩綸尚書虞部主政會　覃皇孫戴子時新成進士官尚書虞部主政會　覃皇恩敕贈父承德郎如其官母章安人虞部之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恩綸去其成進士不踰年親交榮之則以言屬余
余適當　制不暇及旁文丁未有淮藩之役道南
陵諸與虞部戚交劉君汪君管君輩叢聚而責予
諸尊遣一力尾之至九華秋浦戒不得余言不歸
蓋余與虞部嘗習其文矣已又習其人已又習其
世虞部之捷兩闈皆魁其經所行卷稿都雅韶秀
絕無一語入於矜棘而其韻鏗其思靜代操觚之
家說異說平未有均乎妙美如虞部者也既予在
邸朝夕虞部賜局洞達樂易肫愷信其人無不可
終身屬者村更肅給舉辦湊事極周折之情歲領
金藏出入洗觶如飲氷人倫之馴至官行之脩明
未有虞部若若也而虞部自其尊人承德公好言
文雅一二都試不達時時為聲歌解舒志意嘗割
素立產以收宗之貧窮聚書賦師賓發其秀子弟
姻黨之際蒙被惠施不可選紀始虞部數歲而孤
人共祝曰天不乏者之子也必興自虞部捷兩魁
蚤拜恩封里之老叟以至竈婦舂兒欣欣喜相告
謂戴氏有天也豈不承德公積浹之久與虞部之

世其善厚相感者深而能有是乎往余爲虞部序
行稿曰文章神物功名尊器竊得之者則爲不祥
鬱茅塞實望　天子愚光何啻項背儼然　墨墨
一朝臨之賁及冉世祥莫大焉然吾觀斯人有掇
巍居高而隣舍攢眉者有擊牲醲酒雜笙鼓相市
賀而心弗許者一事之慶驩動閭黨此其所得與
科第孰多賢者在國當國在鄉爲鄉人芘賴故其
主寵之其鄉里親交愛之天道人情豈有私畀焉
虞部其益茂勉明德累官問以無負交相推附之
意可也

俞觀察奏最序

憲副俞如愚氏分守東兗道者三所善同年友也
予南未接東境路傳俞公兩事其一朝寄署篆者
如群饑之赴餐公廉得墨甚者一人忽出不意單
詣治所發白其姦贓立逐之諸城股栗其一兗之
東有大猾焉嘗磔人於晝馳利馬過市丞簿以下
引避亡敢問者會公攝巡事則徙匿他境上檠不
及閭左小民以康寧聞之歎伏異哉如愚氏乎是

固溫溫都雅處女子秀者也而風裁若是矣既予
道汶濟所經清淵聊攝須句任城之鄉吏長佐謁
者文學弟子新故來會若河壖之民版者綣者供
張者予得數問之驛官以上曰公實愛我顧復我
護持有加文學曰有禮哉被接寒士何篤穆也壖
之民曰比歲事爲蕃蝝蝗交齧微公百方餐哺吾
曹肉餕狗豕骨填河矣客在旁以詰是惠主也莫
慈和柔愷者也與前所傳不類予曰是固所以爲
風裁者也謹治苗者無留莠慈母之於子也剔首
具舉予嘗誦之云爾公滿憲考臺使者爲東人陳
於　朝請得增爵壽張令以兗守之命合屬索
言張亦同年友也爲吏宿負清循使蚤逢當事如
公等者推翔其聲何以尚至今淹哉故治國莫先
安民安民莫先辨吏

金太公擢憲徽寧序

治行功問乘時表異者往往有之而不必聞道士
不聞道百智而益之愚百賢能而無益於不肖也
清人之清材人之惠人之惠於以臨長郡國部

發功聲有餘矣我清孰爲濁者我材孰爲罷耎不及者我惠孰爲酷者翹然自負獨長而誦焉好以形物利害之中於人亦各居其倍焉且清者取名甚尊而惠者集譽甚捷校名以修行有名之所不及者焉割惠以收人遺於所收者亦云多矣夫惟有道者之於吏政非不清也非不惠也非粥粥以能也而未嘗有清與惠與材之色本之以義理陶鎔之以學問其身若鏡印物以形而不自留形也其於民也若春春之方至萬物畢乘氣以生而不謝恩於造物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亦有愛人而不本於學道者矣細人之姑息是也學道之愛斯爲眞愛學道之治斯爲上治我郡雖薄後先多名太守然以學道者聞者亦未數數也百餘年來連得盱江漢陽兩先生盱江定性居德雜臺輿春敗爲孺歌而郡大治漢陽介特清貞絕請寄訖富威而郡亦大治張弛之用各因乎時大小之差一隨其量其與聞乎道術均也乃今更得西華金公公飲物以和持身以介初下車佐領有不若

者亟祓斥之數年之內寀屬望風未聞墨而宿吾
境也歲之不若萬声皇皇公多方繙請豫糴以待
佗郡國舜徙無算而我郡耄倪忘其為饑荒蓋公
所研者性命所習行者明德新民之學清非絕物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而已惠非收物天地萬物皆
吾一體而已所尤難公者旰江之時鄉大夫陳詩
說禮相唱和依稀盛世之風漢陽之時風氣漸澆
已未免賁辭色矣及今日凌躐誶鑠發自大紳用
公之明威折箠可使也而公壹鎮之以靜嘿胹之
以和平使人務為循本省已之功而衆循于弭彊
伏詭之術斯不亦洗心專氣極學問之深功乎當
荒政舉行時家封史走不肖書曰每使君談及小
民流淚被面有必不可解之至痛然者有郡以來
愛人之君金公一而已公擢備兵使者轄六郡一
州猶吾舊地德禮之化久而逾成遠而四訖者乎
郡士民之於公知而不可知言而不可言而寻為
言其大者治行雖多要之以學道為本

馬太公榮滿序

吾近之俗舊稱近古其士夫好語道德而矜名誼其秀子弟說書陳禮以相尚其民畏敬官長重犯法賓戶小時鄉長老數道述之仕者以宣州爲樂國嘻其盛也去之曾幾何時而敝至斯已始郡科目寥寥耳然一人登第則一方倚以爲安民閒小便若共營畫周旋之所最寃抑不得申者密以其情實聞上官官爲據事分疏有知以謝者搖手曰某公祖某父母之神明也我何與蓋聞吾鄉有沈侍御古林梅大中宛溪而窮民無罪世之寃終都縣之身不及於秕政至請寄關說共詛詬爲非類莫敢公行者青衿子弟敬禮前輩年二十以長雖同舍必呼先生道逢必拱避數百里之外親負巾篋赴朔望升散如朝儀然終其身不敢曳郡縣之裾自盱江講學無貴賤幼長悉來會然所親信高足郭兩生非延請不至至則以德業文章相勸勉公庭之事不敢問也小民無田畝外之業無襍役外之思千室之族非其以徭賦隸事而辨識官長者率里不能一人風俗之醇茂蓋如此不復知始

自誰氏以閭左爲可蠶食也權力知計可指使也
無賴子弟可借資也偶試之而中漸效尤焉自我
役諸生官路出處不三十年而地方苦縉紳苦巨
室苦暴諸生苦橫民之善噪弱民之善謠居者愁
無寧宇以相長養仕宦來此者望而縮舌至相戒
勉以旦暮脫去爲喜事嘻其憊也豈土之果不良
耶氣運使然耶前者既導引之而後莫可誰何耶
鎭服之變化之其抑有出於簿書刑禁之外者耶
河南馬太公涖吾郡來大家巨室與士民之橫噪
者凡數告然太公每一事至必垂拱鎭之如絲在
棼必挈其緒如湯在沸必撤其薪調以靖志煽以
沖氣於巨若微於繁若簡於險若夷於人偶有聞
若無聞也廓弘幬幕歸於埏埴強梁者終輯柔良
終無恙下上習而安焉蓋郡轄六邑六邑之難治
莫宣若前此大家數告多宣事也我宣鮑侯不恤
肩脊之力爲孱民請命則皆席我太公平成之微
侯微太公不知地方處所矣夫以我土之無良至
煩公上上實拮且据以殿有此宇而縉紳不相諧

於道德士不歸詩書民不安耕疇之常凌厲囂暴以自速於辟則天之戮民也賓尹固在斥舊典載記風俗之嫉惡治行之衷些宜得有聞於是太公連太原考三年最矣予爲承鮑侯之命慷慨敘次以明後先難易之概與今太守之大有庇於地方俟採風者焉

馬太公考滿序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此非玄暉守郡之句乎清齋靜几吟嘯自若賓從僚佐尊酒行遊此亦逸人之遐致詎當官之實業矣而謝宣城之名至今在郡後先長佐精勤勞瘁功德在民間者宜不乏何没没也吾聞古之人彈鳴琴身不下堂有處女子之色而人以爲憂於星出星入日夜不處也曹平陽既見蓋公避正堂舍之後以其術相天下與園吏歌呼相和應汲長孺守東海嘗臥閨閣中不出歲餘彼所稱漢名相古社稷臣者也非耶臥閣亦治不下堂亦治安所須日夜不處面目黧黑爲噫此未可與握齪世吏對簿責期會者道也老子

之言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天下本無事吾爲長也不能因之爲無事則事既生矣天下本多事吾爲長也不能約之爲寡事則事逾多矣蓋吾郡自十餘年來巨室大宗不輯於宮而訌於市士捨其講括之常貫而連牘稱公小不當擊案吁噪而起小民好爲無根之謠詠無藉之披猖割左右袒而操上吏之短長如近一二事狀數勒驛奏動　聞上聽聞皆域中所未有何吾郡之多故也每一事興賓尹輒顰額閭衢其騷乎雞不得棲塒狗夜吠乎

士女其株連乎賴我太公穆然莊慤澹然委蛇躁人之來也迎之以靜暴人之來也迎之以馴瞋目而語難者頫首帖耳不覺羈馽之自就舉國周張慮莫可以旦者平亭消耗於尊俎談笑之中而士女不知以予所聞問強健之吏威明之長搏擊爭斷著迹殊尤者有矣紛之而愈暇罷之而愈安猝之而愈詳如太公乎百一未之見也夫紛而暇罷之而安猝而詳非深於道者不能蘘者長孺之病卧平陽之醇酒玄暉之遊咏未免有跲跋之思焉繩

以世度幾不可以訓太公用恭恭身用約約下所至檢押壹似儒先生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郡國自治修身之要理用世之上儀未有以易也太公曰吾未易幾爾也自吾得吾承戎事給自吾得吾倅四方之徭日省自吾得吾理法令滋明吾是以得卽安暇以毋塞於輻事則惟諸僚之以於是太公滿考僚李公陸公關公樂其政成而咸予幬也命賓尹文之尹旣爲宣令執筆述土風揚榷矣喜郡諸公之相得益彰也重有定言載一代之治

贈萬先生序

羣天下皆士也今之逢掖後之冠紳非異人也君師之權重則士治士治天下無不治矣君師之權輕則士亂士已亂矣天下豈復望有治哉三代以上有君而無師非無師也作君者卽其作師者也周之東也天子之權不能以自握或在諸侯或在大夫或在陪臣其在諸侯大夫與陪臣也由天子視之皆士也而孔子之春秋作焉春秋者以師道自行而還君道於天子者也夫至於君師分天下

之事不可爲矣雖然猶幸有孔子之師道在也君權廢而寄之師師權又廢而散寄之天下之爲士者三代以後可勝道哉從橫盛戰國之士也尋而秦坑節義盛東漢之士也尋而黨錮清談盛晉士也尋而五胡道學盛宋士也尋而金元總之大盛則大禍小盛則小禍天於士之權若必不欲其過壯焉其故何也家自爲學則無師人自爲政則無君無君無師大亂之刻也詩書之焚儒之坑開闢所未有也別置門戶於愚夫愚婦之外而獨駕姓字於皇王帝霸之上亦開闢所未有也天欲伸君師之權則必不終壯士之權也明甚今之學師與孔子比屋而南面固天所托以行天子之教而收士之權於一統者也　主上方講垂拱之化權之所屬諸侯乎大夫乎陪臣乎我何從而知之至其爲二三青衿者則亦數告橫矣其在我宣尤世所指名不知其初固甚馴摯也有大豪巨室焉日以劇刑柔良爲本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徑於賄成借鋒於衆黨無籍少子弟惟所指使嫁爲猖披官師又從而佐之機貫勢熟習爲故然其後偶一事起連臂嘯呼曰公舉也啖餘瀝竊末貲掀口而置短長曰義氣也惟風斯颺莫可誰何自我萬先生之以舉人署諭也繩墨自嚴教令必信平居分餼割席如父子昆朋至有以半刺曳公府之裾者三尺程之不少假嘯呼披猖之故習壹洗於先生秉鐸之時而學宮斯清也予嘗語守土者曰秀才無難調停貌禮之外以牘至者各書本生本事而止但占兩姓名仰卻之萬先生實得此意有先生之教而士無所好命士無所好命而後天子之教可行權可一斯其所效於世風非一地也蓋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乃其事實丘明詳載之而後之傳者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予謂兩書實相表裏左氏廢矣不妨直筆則予今日事也先生行爲天下大用毋得遽成春秋即成春秋於斯時也安能無微辭乎

胡長洲奏滿恩封序

經世傳世之物無以逾於詩書也古今之天下一
天下也治一邑一國猶其治天下也奕有譜醫有
方書兵車田賦禮樂刑法歷代典故之數具在儒
者嚅而嚌之飽成策於胸中切脈傳勢擔天下之
務如數一二邑國不足理矣故曰可以經世人無
千歲之壽而有不億歲之姓名依天屬地以來金
石銷泐萬形俱毀共兩儀爲久長二曜爲光華者
詩書之爲用已耳故曰傳世之物也雖然其傳也
必有所托寄于人山川土地國邑之籍代君代王
惟有德者能握固以不脫不則奭然去之矣詩書
之于儒生亦猶是也青衿大布之會朝餐夕枕樂
與之爲密親一朝得志敵帚之業若相餞然望望
然而思去之也更復簪官爲長令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一國邑之所謂君公也耳目境地之所接觸
與寒措大若越異域繁穰恩濁之務與雅道分背
而馳尊肥之思漸羸諷誦之味漸短出身加民之
所舉行有當于童子之所朝夕父師之所嘗告語
者而亦寡矣然則儒之道不可以世乎童習而白

紛者抑何爲乎吾友吳季布伯敷謁其舉主胡先生於長洲歸而道政也曰吳會雄緊衝幅雖有精能率拮据廢櫛先生乃甚瑕戶大者逋徭小者逋畠不集於賦而集於訟先生乃甚辨甚簡士子叫集百姓狡長短蚋興先生御之甚豐篤有體嘗爲孔民成俗詩三百餘首雜以方言使街衖按節歌之瞿然顧化子聞驚異曰此近日縣譜之所不載也先之以德行申之以誓誥誘導之以歌風貢俗三代以前之治何以越此又爲言先生喜畜書左右衙櫪若列簿牒其父太公久庳間有名母李夫人佐膏以績拾誦記諷勤兩世之業甫逢一朝以蚤有效于民社也先生由嘉定徙煩合得三年考上上　天子璽書旌異之兩粤人齊拜寵封當七秩之期詩書亦既效矣今儒者穴詩書以行亦既式玉亦既式金而不勝其醉飽之心虐亂反覆衡決絕理孔子之所謂五誅而韓非之所謂蝎于國者也又其輩跆籍誣侵齮儒生之舌不敢吐至使士子以焚書爲幸登枝捐本莫此爲甚身之及也

何日之與有先生文德世服原本本業飭于民功
主上不忘詩書之化煌煌寵靈實式憑之胡氏長
矣吾季布舉而親友加額其父汝州兄長輿皆以
忠篤聞亦皆所云世食其餘者也朝不易野貴不
易賤新不易故斯亦士所托以永世者哉

王儀眞考績序

今君子出而睹事皆好委屬稱時事不可爲自宰
執以至郡國吏攢眉對人大率言此也夫未嘗爲
之安見時事不可爲也纂組紆紱之家蓋亦有壓

於尊勢格於非柄束縛於左右填膺如懷而莫之
爲計者矣上而執政天子之下一人天子之下一
人焉而曰不可爲更誰爲之耶下而長令百姓之
上一人百姓之上一人焉而曰不可爲更誰爲之
耶量石在躬威福自柄行一已之直曰力有所不
通行一已之私肥囊飽孥以去而無所不通矣狗
衆人之公曰有柅之者狗要人之私因緣爲奸利
猝無有人柅之者矣楊文貞爲名宰相以不得起
家縣令爲恨噫嘻相乎大者天下小者國邑

赤忠白志仔肩料畫而國邑天下不蚤蒙拮据洗
濯之効者我未之聞今之眞州江南北之介輔畿
之鑰舟車隘塞罷民奸商相搏爲短長名呰集尤
之地也後先治眞者多委屬稱難王公之自蒙城
徙也未市菪客有過予廩廩道之者毗隣數十城
犇宿數十歲之獄率請移讞讞矣老胥抱牒不敢
前兩造獻情恐晚桁楊棲於堠人人股栗也閎無
鐫無伍伯之呼市游毋敢輕睨諸經生非徵文不
見見無有舌出關事者爲上官治訟棄鍰不贖上
官不敢以私迫自公在政而眞州内外五民雜糅
耳目爲之一洗城郭江壖有精悍之色狐馮其里
鼠噪於社及公之身而若其遁之遠也公彊執一
切潔白將之得意不得意無所仰頫於上下之景
形而遠者慕近者畏課理章明譽問輻輳此地代
往代來多冠觸之倫入其疆井然接其士民攝然
疲薾之氣亦倍有以自振矣朝輦多制羣情多忌
道路多喙豪爽疾捷才知之儁每爲大駔所縻設
尊名厚實陰羅網以走而粥粥長厚者徒爭社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人於奸猾之手必無幸也中置一人焉如公外置一人焉如公宰天下宰邑所在而是世道其尚有冀哉公于壬子南闈錄士十一吾鄉徐聖有弘識其一也聖有慷慨有氣誼即公所得士槩可知聖卒近尹初亦在公收識中以溢額去然從真州謁公歸能纚纚述其政狀不欲知所鄉往已於公三年滿也爲因聖有合諸生記頌之

南陵黎侯膺薦序

比年以來天下有事無不絓宣城姓字者纓紱之士視敬亭道上若羅剎鬼國謁天官選者得此地輒仰首縮項百計辟徙不肯臨自予廢歸爲田農環廻宣事皆長吏自爲難耳未有見宣之難果誰何事也問宣何以易曰以黎侯之治南陵知之郡轄六邑首宣而次南南之豐草不宣若也民柔馴不宣若也子弟文秀不宣若也而其地之煩隘行李旁午輿傳驛騷官苦於晉送而民疲於跋涉有什伯於宣不啻者且非特此也過客盛不能亡見短長見短長不能

亡生得失居人之腹窘于遊人之舌千人之笑格於一人之怒較六邑之難易則南陵最矣予於郡邑君長不數數御也自黎侯來數面之絕不見有叢湊凌劇之色心曰是其於堂皇也垂拱焉爾矣然聞南陵之政無蠹不搜無莠不剪無蝨不剔無隧不舉也使車徑宛上籍籍黎令黎令聲如織心曰是其於君子厚於文具工爾矣詢之髯茅之下馬童春卒又何其雷驩也予以存亡省視管侍御兩過南陵道涂關梁城郭竈井堤塍庭館之類觸目一新改治聖人之宮牆與教訓人間之秀子弟濯濯翼翼具有符采衛從伍伯老猾管不敢嘗葉面嘗黧黑無脂誠不知侯之精神才具何以屬纑至是日月何以暇裕至是如宣一二前事者以當我黎侯何有哉武暴彊戾之吏奴躒紳儒草菅百姓赤日暑暍而人於是乎急就陰之想然使造化終日陰霾不庭不霽沈癖之病有甚於暑暍者矣凡宣一二不法事多起於豪宗小猾可折箠使也暴主既以僨疾興之釁後先守若令生長慈厚者

又一切懾縮褰辟之不敢捫養奸蓄禍莫此爲
甚民安得不益橫事安得不益多未以當我黎侯
也者而目宣難治謂不良於土不亦寃哉前直指
徐公列侯薦剡報上上六邑之士民皆搏舞曰宜
而其家屬丞簿尉以予不佞之知侯深也請予言
文之予卽病廢戒筆墨於侯不能已然於地方新
故之間亦重有所感矣

別駕劉公擢守汝州序

地無夷險也官無長佐也治無久暫也三數年來
宣事之勤轂奏者屢矣民噪士噪大卿巨猾僞癱
詳匿以噪城宮野廬所在糜沸官之拜者徒者偶
語斯土未有不俛眉者也士噪撾及郡鼓前太守
扃高齊坐鎭毋動爲墾耳騫延六邑數千百儒童
望聖廟而吁民之噪也無籍白徒揭黃竿走死橫
稱伏闕奉長令以目豢成不掉剡禍滋豐大卿之
家子婦厮養牽木饕詖諜惡訖無寧朝一猾兒喂
人脚汗穿窳草石關天下門戶之半臺司郡牧抱
三尺而誰何又其訟獄皆三數年於此猝未易歸

其積聚風謠根柢博遠猝未易變吾觀於吾郡卒劉公何治辦之奇也自公甫下車適道守丞皆闕理啻有言諸爲百姓請命者急守守不得日暮趣來急令令行上計瞻囘寇城驚嘯無主特格疏我守杜公移自池陽疏免宣覲支國之首而公於其時視郡篆大者斧斷細者講解旬日之內衙蠹市蝎雪然一洗後先拱手積不敢拂之塵箠宿業一一牒記其無端株湊與必不可究詰者得竟鏟以聞亡何我守杜公來而公于是挾成牘告于 天子郡國底平閭闠寧輯前此囂突之患未之有也公甫踵英碩其自杭移也以其弟開府例避甫來新權蕪一文不攜清曠之聲景於當世故其治易效我郡我邑恨不畢世長子孫以席有公而公擢汝守行矣志稱汝土膏壤沃風氣緜密宛然伊洛之風不聞凌囂難法如數歲所患苦宣者公于宣收日晚俄頃之功何言歲月且守得顓制行意視倅車不倍之萬也耶獨公去我男我婦梶帷不能遽捨我守杜公丞王公與宇下諸長佐其宜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符於我民民實尹是以代言贈之汝去我守公故壤不數百里其風蹟益與以有聞矣

贈學博許先生序

今之學官不可爲也饔糈菲薄不足以贍孳畢趨偃僂擎跽之態襍夷于功曹丞簿間無以自別異也天下歲所患苦必曰諸生小驚大變無不若輩爲難首事發牽連官師祖冠謝亡狀平時引尺幅稍約束之群起而鬨矣脡脯相稽壺簋相逐涔節穢體與弟子爲敖利旦夕支伏幸耳萬躬峻檢薄有以自防過者反唇而去冀聞上上反詆笑老生日暮途窮何自苦爲嘗竊於賢者何賴藉也時勢使然耶吾宣學宮歲訖敝盡近稍得一二先生已亥之役一大紳鉤結亡賴屠毒倡披幾使狂濤沸陸白晝揚霾其道試之而效矣日者狡兒不戢踵厥詒謀蹈時之瑕營一託於門戶鬻莠徒數輩號嘯閭左關天下口舌之半武昌熊督學甫計一創之其時主佐同心分別爬梳教諭則義陽萬先生訓導則山陽許先生也諸貢途起家者率遵莫

耄鈍許先生顧甚壯師生舊習率嬉戲苟苟徵伏臘許先生顧甚毅決有風稜江東南士子得武昌聲氣始一大洗宣風幾不可知者有許先生在賢良始以恬不肖以栗有如往時學官羶利怯勢互相回隱督學又顓意容獎動聲我子弟子弟敢誰何問哉然熊公竟爲惡生反噬兩御史擬與青衿對簿此何綱紀也賴姚江使者檄惡生寘之法疏兩御史得失償天下公論逮報命騰許先生薦剡益自是宣州之事甫定而學宮之色一新湯子曰余頌許先生知學官之猶可爲也日浸暮則氣漸萎前塗隘則志轉庳毋非其人之自爲簡弁耶正已率物挺挺皐比之上卽督悖子弟乎何途敢興學使按使之耳目與其褒詠不一爽於學官而學官之眉貌灑異矣然又安能必上下之間一志同心如此也此非遭逢哉大吏明紀綱肅師道尊學徒靖嘻天下事猶可爲也

鄧宣城考績序

歲丙辰三月至五月不雨麥無秋田坼禾種不得

下萬人嗷嗷我侯露跣禱於社於郊闔署斷腯贅珥事市羲不羞者累旬雨大澍舊吏湯賓尹爲作喜雨謠五章明年夏再旱侯跣禱如故非久澍亦如之江東南連饑宣以不害初侯之出禱也面黧色瘠兒童前後擁郤額相藉路見者無不號悲予適對客語流淚承睫數枝不得收吁雨暘災眚天行之概也旱而禱禱而應亦未爲希有不可庶幾之物獨侯之精神與我宣民之德侯覺有異焉者惟其慈也勸分斥廩池刑緩賦慈吏往往有之得民若此乎其篤摯者何曰惟其眞也御民之道亦多方矣而眞惠在民間者難墨吏漁民清吏之所省蚩未必人爲賚也酷吏殘民寬吏之所假籍未必人爲衛也袒豪右者踏轢細戶則有以市聲細戶顓折強宗者矣請寄者觔三尺則有以不納請寄恣睢威福者矣寵衙從者喜怒無所自持則有以不徇衙從封耳目莫可告語者矣逢迎上官禮冠紳稱罪過客篚篚廚傳之費騷然則有以拂迂上官絕冠紳不共賓旅驁然自帝負爲奇節

者矣總其胸中惟選身之便不知有民即知有民而不必中心愛民夫不愛之民日煦日沫精神不必然而民亦何從入焉我楗門聞問寡鮮然靜居而習我侯鉅事纖事未聞躁容秏人嘉人未聞齦齒無賤賤亦無翹貴無少少亦無侮老大宗之訌隱人之孱輦貴之招呼莠子弟之躍冶皆彊武幹吏所密偵以左右而遞走爲聲表者壹消于侯之坦夷閒如也自侯之數年於此也主之以忠信出之以靖婉柝楊在肺石幾空欲爲請寄者無所得對簿主名大吏交際需緩贖至不能時具清人之爲清也十人之爲十也可以名侯而不可以名侯有咨政于宣者予無以應第曰大事化細細事化無而已有咨侯之爲侯者予無以應第曰人之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天下有父母不愛其子者乎有不愛其子之父母也有收聲賣譽假托形跡以爲愛者乎觸念惻怛而無以惻怛爲也觸目皆赤子而非有赤子其民之心夫是以入物如風接于無形而行於不可知若序之自春也民之難格也

甚于天天顙壹而民渙天聰明而民愚星可退虹可貫風可反丘民之心萬衆之口陬谷之男婦老幼以一身攝合之吁戲戀恤無所解易澤下尺滋上尺倍于雨之立澍也侯奏上考拜綸封國中與四方人士並贊誦之于無以益侯綿廻又一年湛酣于侯之精神而得其眞眞相浹君民蘊叢之大歸也天下有眞學問則聖統翼有眞氣節則名義自有眞事功則世宙維其于以支扶天壤一數人而足矣噫于安得眞人而與之商身世之致哉

杜太公擢憲陝右序

天下非盡有事之國也有喜事之人而事生矣天下非盡無事之國也有擔事之人而事寡矣喜事之人轉無事爲有事諄爲多事非必其與事值也繆語深中旁挑伏畫有驀不可測者焉參於一國之內而一國之內無問治安矣擔事之人轉多事爲鮮事尋爲無事亦非必其與事值也潔衷整宇宿望尊名有廩不可玩者焉立于一國之上而一國之內無問治安矣于生長宣州宣非敝薄不可

理也鄉大夫素以禮義相先士無竟外之交民無田外之業夫非世所奉爲善國也與哉三數年以前不知何以一日披猖鬨鬩之聲震驚海宇公車之牘織驛輦闕天下口舌之半下士攢眉等于魅鄉蜮窟不敢邇氣運使然耶抑亦其中別有鶩不可測者之一人焉陰陽鼓播以至于是也蓋自我杜太公鎮臨茲土而宣甫得還其爲宣大宗也而亢今讙譁然大紳也而癲今櫛然青衿喜噪今乃心市巷喜謠今乃口吠匆午之業牒叫囂讙突之音聲壹震洗於博大寬碩之政而宛句之日月蕃爲一新攢眉故宣者轉訝人言之不信始還以善地相許也太公嶷然郡朝不動聲色而移風易俗速化若是說者曰公沉靜能君躁公威重重能御輕公白心洗手濁物遇之徐清公坦襟博度畸物遇之徐平蓋太公始守池威名冠于三輔其時宣正多故駱直指苦焉特疏移太公守此而地方果奏清寧之效錫福孔嘉矣舉世中門戶之禍引繩批根幾以天下之人材與　廟稷殉豈不亦喜

事之爲戎端國論甫息虜酋大舉盈朝遑顧莫可
誰何擔事之人亦云寡鮮爾太公殿我南國若而
年今且以陝臬行關中百二之奧內鎮四鎮外控
三邊借箸持籌雄緊莫右　天子其以冀服西土
者護我東方也太公治宣州其僚丞王公倅程公
理黃公實共載清淨以卵翼我下土太公行民葦
所馮依者幸太公風規有二三僚使在是以因其
徵言而次第奏成之

胡司理奏滿序

御史爲天子耳目司理爲御史耳目職竝重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由淮渡采石江首下姑孰今之
按應天者宅焉亦巡行畿輔之遺跡也而朝夕遠
近耳而目之莫理于茲土者若　今天子端拱穆
清數十年以來禁蹕希傳巡狩之制壹受成于使
者明以朕耳朕目責盡託天下臣子矣邊事之倥傯
輦事之紛綸　主上明聖或庶幾從叢疏積牘中
一望崖略窮閭疾苦凋敝不堪之狀至此時極矣
有萬之一達于　聖聰者乎賦則賦役則役齊民

不敢與尉抗敢抗天子乎爲民設官猶爲嬰兒
置乳母也冠進賢冠儼然民上者試胸一自問如
母與非母乎我儕小人日願以小民之寬恬暫棲
畝野消四方睥睨窺伺之端歸命郡國長吏各拊
其疆井保安其男婦省其胜賸淪其痡苦以幾幾
一方一隅之無恙其分籲之則守令是合籲之則
後車于使者之司理是而專籲之則朝夕使者耳
目密近者是蓋武陵有天岳胡公者起家內辰理
姑孰未浹年淑問冠于三輔初亦不知姑孰之理
何區何畫獨聞其庭之內伍伯闃若衙從矇若老
胥抱牒以前股爲栗庭之外馬牧春兒出入無驚
男婦無少長貴賤服訊而歸各有晏然之色行部
所至一境爲清視郡篆民惟恐其謝之速也往來
宛上者造于隱所偶徵胡公一二事曰太平故有
水黨甚蝥民公一搜而捕洗之奉使者檄慮囚各
郡國疏繫爲多踏勘應天廣德災傷田結極力申
請得奏改折歸篆之際括三縣鍰贖僅八金悉以
給孤徵胡公一二言曰命推官爲理刑當認理字

毋但認刑字顏其舍曰生生其堂楣云作事有青
天莫罹負心之咎守身如處女須嚴近我之人凡
此皆公之所以爲理羣士民之所以狀公也娓娓
而數之不能終物前一月公枉予接論竟日予之
于冠車也若辟于公一交臂若夏之就清冬之就
溫也清畢照眞畢濡有公在事而郡國數百里之
內羣情自獻羣物自來何言耳目哉江左所苦首
在賦役頃定爲官徵官解勒書垂永久　龍飛首
渡之地東南戶牖在焉頃議增采石軍扼其喉七
使者與諸理公匯書之以而姑孰以上諸
民並受其福使者與公皆楚人楚人之大有
我吳也于是公奏二年滿　天子爲封其父
綸璽褒嘉之矣公戊午應天所薦士高
予言爲賀高君爲予姻友其清貞當不負
朝廷設官舉士而皆公等其人者太平之驰
以久乎

劉司理奏滿序

江南數百里之內五民之所都聚物貨之所產輸

冠裳輻輳英賢充斥之根菀也松爲數百里水事之鍾筋脉貫于江南滬瀆之會咽湖吻海襟轂勾吳於越全江南之半得其理與不得其理繫非一地也天下頃多故中邊朝夤所在驛騷白晝劫掠人燔人屋廬見告非一董吏民而已士喜囂民喜鬬稍縱舍之溢不知其所終欲一切汰除之恐其以屠伯從事而燠暍之下陰映無所姦猾轉脫駕及無辜故善爲理者其照察之則聰明也而莫慮乎有翹明之心其斷決之則威爽也而莫慮乎有建威之跡明與威上人之所操以理天下者也有翹明建威之心與跡而人之避匿也益遠其設計以相詭冒也方益多下民之不得就理也益甚蓋吾側聞碧山劉公之理松也廉將身和字物閭井纖悉兒婦女搆訟反稽之狀無不盡也對簿之際如無欲其盡也遇事亭亭山立不可搖阻屹不可奸以私與人處推肝露腑未嘗以稗色相驕俯及芻童馬卒有所陳說未嘗不霽受也官司士民爭駁不降諸大牒

宿歲不得竟者決衷而出之各當其物及奏成下
上後先謚如帖如也公爲理若而時署守若而時
筐篚之交內不及庭竿牘之交外不及境淑問一
朝走四遠孑雖田伕猶耳震也逢人數道頌之嘗
爲之語曰苟有意乎其人豈必得之接軫矧幸生
乎其世詎自外于執鞭公亦語孑曰賞不待于識
面事眞可以銘心同考應天得士汪君王君輩若
而人與平所收沈君輩若而人器業英英皆可濟
世惠慈在民聲氣在士紳間也江南一時多名理
如歙如姑孰如吾郡黃公皎皎風裁皆與公丙辰
第者前此大中丞檢吾徐公今督學孺初毛公皆
起家理松前理今工部茲勉吳公亦孑所未面頗
以不得銓省爲通人所慨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
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傾天下以
禦虜迄無休計東南民力弱矣支吾太平猶幸有
二三君子在公聲業從松起者　天子褒嘉之士
大夫庶民闓澤咸宜其于以理天下無難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垂庵稿卷之九

岳父沈公六十序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賓尹小時性敏靜爲内外親黨所憐歲時伏臘遞
挾去爲弄每所至雜主家兒土羹竹馬占對誦書
明便可喜傳近翁媪爭寶之數有欲甥者而予家
單甚貧不能備釵珥數遜託以爲非耦有太姑翁
姚先生者沈君典太史延以師其子家父氏挈予
謁姑翁予時年十一幼不解事會其門下諸名士

沈長公輩方屬課索紙筆戲言吾亦爲文文不草
落紙就數義一座皆驚君典太史目之急以爲非
常也一日聚族前曰我兄弟行有女者女之必無
失婦翁在坐舉手首諾隨介人以請家大父謝不
得家父氏再謝不得而予時所具之禮一豚不拖
豆約姓字通好而已婚娶之俗於近世壞極矣取
一第者生一女居爲奇貨其族屬以次爲隆窳其
受聘以次相殺乃至閉門袖手坐索高價會良賈
人不如當太史新第一族之女翔貴婦家媒妁望
於道金珠綵牒相錯閭翁許女爲誰衆笑之閭歷
受禮若而何掩面去矣蓋又六年而婦歸歸之日
木櫛一器練布帛一襲他嫁者車帷數里緹繡充
路婦翁與婦與予俱唾之咈然不屑也予爲諸生
十年舌佃百里外周一歲無竟一日在家者婦獨
身與母姑治炊織晝夜不停翁數來數相勞苦母
長貧而夫子也乙未予冒第祿數減於東修貧猶
故家人來京所齎惟紡績織裎束縞之具厨中非
人客至數月無買魚胖者衣半綻針紉齊出翁聞

之喜甚是子也能貧而翁搏手困阨自予第後不數來來亦絕不寒温家事人更屑之曰即得壻何救窮餓翁曰凡吾所爲擇良者得其人以託吾息耳長貧難於今日政我所爲得其人者也且吾寧不能自食吾有吾兒足取食也翁蓋有五男子與婦同母弟二人次者今已稱能文章其餘鼎鼎起翁又以券其子矣翁幹局倜儻臨事吐決多勝識君典太史在時志氣蓋天下所與交盡天下豪傑客之間翁爲祭酒每事無不與商略者家雖

大面腹如富人讀書不甚深酬接儒墨身口有度平生無怒言疾色容易見於外今年六十彊健如四十許非偶然者去予舍可半里爲洪林鎮有橋巍然風氣所環道當浙直之孔往來者日千足利濟無窮則翁弱冠時所募造也有中道被盜斫者什於郊且絕負置其家親爲洒拭調進粥藥數月而起翁爲德類如此翁非獨才識高遠蓋仁厚人也其以長年長子孫有餘矣

寒對橋夫婦雙壽序

儒之道大而久長皇王帝伯君相之業任世不同
其資籍於儒一也雖有富強之國隆鉅之家無儒
者以爲之冠冕則氣索而不張雖有聰知絶世之
資人物華衍服履都麗非有詩書禮樂之教助發
其耳目則將舉止盤錯面貌狂童而不可聞且見
于大人君子之前故儒者非必其被服持論似舉
孔丘也業儒者之效非必其階梯祿利詫榮稽古
也要以人齊其味即顏色可以不枯而世食其餘
則家邦可以無隕儒之盛者今天下宜推閩閩推

莆臺輿斯隸估販之賤衆相酬答無不能舉冊子
中語者巷弦歌人鄒魯矣其望族爲宋氏宋氏世
以儒有聲兗州公爲名儒於鄉名臣於東魯首倡
議以尺疏建平海學歲升者不下數十人纂修先
師家乘整齊其世傳海内得以觀焉統一聖眞廣
厲來學蓋儒行若斯之隆也而後乃俎豆於賢人
間一傳德慶公爲廉吏稱其家學再傳而爲對橋
先生先生少穎敏啖苦積學屢擯不逢已貲授楚
府典儀聊自托於纓紳不御也行遊四方縱觀南

中山水之勝卜家隱焉而進二子於成均更以身
督曰庶幾無忘爾祖父氏之業日與吳儒人修睦
聚師盡所爲教二子者孺人共靜簡約匕箸無所
增而亟客無厭每客至自屏間覘之儒生也酒肴
遞出夜衣冠坐三鼓呼侍子煮茗飲郎君問吟哦
不甫就寢未熟輒復呼侍子持火叩門起矣意念
勤勤無不望二子者之旦暮鳴也二子亦誠好學
能文詞憤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含辛茹苦並
蹐有六十而我兄弟未有庸顯慰其心也可柰何
則謁史氏而問之予家故孤貧自曾大父以下無
不好儒者問里中兒能指畫書句能占三字對給
紙筆奬進之資我父百里外歲從明師卒寒餓於
諸生無所發邑人以爲笑然我父又復教我不輟
累幾世儒其業而不肖冒一第乃以了祖父未了
之願科名不足重於前人獨自有懷也世農者不
以不穫而廢錢鎛世賈者不以不息而廢牙籌世
儒者不以不逢而廢詩書禮樂之教兗州公之德
豐矣積之又四世遺編遞傳吟咏無曠載其舊物

於遷封徙土之餘而所守不失以詒後人則味道
課業先生與孺人之樹爲長耕耨不已必有豐年
吾知二子當有顯者宋氏之興行未艾也吾嘗懼
論儒者之於天地間猶人之血脉士不守度猶之
血不歸經脉不循理待士者而略無珍惜保愛之
心猶之自斷其脉自渴其血宜未有全者也鼓狂
士之鋒則以東漢之節義而不免於禍挫儒人之
氣則以秦皇之神武而二世以終先生之心好儒
也其護惜深也其子之斤斤自
者贈之

新建相公七十壽序 代

宋氏世矣吾觀儒道有宋存焉故以居常所稱說
新建張公歸田之六年而稱七十也門下士謁予
言爲觴自公起家至爲政予侍之良久平生所幹
畫天下無刀尺之遺其取天下事加諸躬也若田
者之耘賈者之逐自朝至暮無幾微詞色之解寢
飯之甘也在政七年沃者黧玄者華蓋公之心獨
苦矣公既歸緝影窮山隘屋雖親交罕見面者面

亦唯唯絶無口然人自西來者傳公貌睟而神怡顛頷之華日以反玄蓋余於出處之際而知公之得機者渥也天下事豈意所得彊力所得揑機爲之耳機之權造物與之爲游聖賢受其必至古得道之人蓋有塵賤勢聲鄙薄功業者矣當其時之未可欲逃焉而不能夫其逃焉而不能者何造物之微權也身金也世治也雖有鏐銑必付火齊人世之變幻其爲火齊也多矣塗之以富貴挺之以力名宦之以艱危重大搏之以沓集之譽毀突至禍福我態時情一時鎔盡而後光氣完焉當公

歷官侍從時出時入曷嘗一日乎素業之忘道念焉名心輕童江之上開雲館之中享以千駟不與恩綦隆責綦重人推宿望時值多虞撥世寧危堲于厥躬機有所必赴不待復括報有所迫身不暇狗矣爲天下之甚勞習天下之甚苦籌幹一枰翥翔得勢呼吸之會亟還山中功業如恐其爲公贅也聲華如恐其爲公羶也擔弛柽脫贅去羶洗而公於是始得安其自然

之素以竟居平之志之學且人臣之致身與其學
道亦胡以異覓性命之眞無所不割勤公上之奉
未嘗有敢愛其餘者也出公道力效之寰中雖曰
治身治國根柢一致然而目竭于營視耳竭于收
採股竭于披疏心竭于算畫不愛其餘爲天下用
眞吾自如而所爲情形者固已陰索矣既弛既脫
之後耳目手足一切情形之類不用之寰中則遷
爲無用幽澗博林聊以自託而所爲勞逸之數已
自不侔夫誰使黧者之再沃也華者之再玄也由
今以觀損之也以爲益毀之也以爲成造物之權
無其微示於我公而厚爲德也乎何償之倍也勞
臣志士屹屹渠渠爲國家排大難建大功享大名
一日知道萬念盡捐顧視前所謂大功大名直不
知安泊何所秋潦縮源泉見身世之機釋而性命
之眞得矣蓋予讀留侯鄴侯二傳深有省焉兩京
之復長源之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而其
時不知也五載帝漢甫入關自稱道引至于羽翼
一事力謝不有而終屬之山中之人古之得道者

其蘊籍如此凡公出處之概余不暇言問年於道
又非其至者入山之駕獨媿公之我先也姑以之
言進吾當從而請益焉

林敬吾夫婦雙壽序

初余與計偕閩曾林兩君需選都下朝夕過從雖
飲謔歡甚自余齒朝兩君各仕去爲藩幕後余告
歸多流宕之遇交知霍然追復舊遊寄之慨慕去
冬詣補就邸而曾君丁役至自楚林君至自洛數
千里之外先後若期壽六七年前事若昨朝夕更
相對未嘗不嘆光陰之駛遇合之奇也吾三人者
俱老親在堂各以年老或念其子之廉薄不肯之
官服事有幾而違離膝下可柰何則共嗟嘆恨不
旦暮擲冠去有進者曰人所願見於子者官也所
願逮於親者養也兩求而兩得何不樂之與有今
年癸卯林君父母並七十壽請爲林君言君莆人
也莆族無林右者倭之後大室皇緝餘土如不
及而君父以赤身南走瀕江中晝卜所爲地形之
勝風俗之醇便者於歷湖宅焉獨與宋孺人兩手

作數年之外即以魁其居人夫四海之内山可跳
水可濯可屋可墳奚必故土千金可朝散可夕還
奚必本業勸成其子蹟文多用收其名於一命奚
必三事官家之米囷粒皆君惠也奚必鍾鼎盛工
之爲志也廣其不以沾戀爲樂也明矣且君父母
視聽強神色茂庭下有聞孫孫又有子人倫之
可謂備勝勉矣勤服官所謂及時行報者也於是
林君色解而予因是明壽之道通於仕治生者益
生居官者忘官林先生由閩入吳初以爲客也久
而忘之居亡何而稱主矣冠蓋一寓也人世間一
寓也天地一寓也忘其所謂寓者而在在皆主可
以自效在在皆客一無所與其與以奉官修職久
視長生此物此志爾

于穀山先生六十壽序

東阿于公之以大宗伯歸也十有四年矣于公在
魯如宋司馬公在洛兒童走卒皆知之朝士共指
屬公大人也宜爲時名相問歸田之久衆皇皇若
恐其將老也今年始聞稱六十又王健如壯艾人

輒衆歎異且酌酒賀于公未老宜及此時相矣公爲翰林也十餘年嚮用且及而以不得意於江陵乃投病以去其爲大宗伯也疏請　建儲無移時所持　諸藩封事甚力曰此禮官職也不得其職何以官爲蓋于公身兩乞而望重天下世所推于公大人者是也賓尹則竊言大人之道吾胡乎知之夫非負天下之重不足以爲大人而自居其重不足以爲大人于公乞身爲天下重固耳然吾聞公歸不直言其所以退默以處若託於無能者容

語朝事不答田夫野販雜與之拱揖而忘其爲貴人人有小長稱奬之涎流於頰被接韋褐若不及于公之爲大人意在此耶往者江陵相之於天下亦既舉有餘力矣操其太重自以爲勞烈而狂繆出焉其後攻江陵者名既曰矣行既尊矣憍然盛氣便謂千古而傲倪搏擊之風倡兩者相反各自負重而氣不能以相降至於今大臣畏避譏讒眉不敢伸小臣好以口舌角事而不顧大體宮府閣部如水火而天下事滋以闇茸不理禍始于江陵

之操切而成于後君子之好言風節也天下之物至堅必脆至精必愚至白必辱何者我操其勝以示人人遽起而乘之相乘而不已則交敗矣古之君子如伊呂禹皐輩名非不白也行非不尊也勞烈非不著也公然置其身儔衆之內而漠然自以爲亡有故人無所庸其褊忌而數君子之功名遂以得全而久長今之君子爾我異同短長之見未能以輒融除貴富心者容有之除功名心者萬不希一也出一言正抱一策奇未免有能者之氣與色至其不能自忘也抱護輩固惟恐損跌而憂讒畏譏之心生焉有巨寶於此埋棄道傍富賈不睨貧子亦以爲無用而無所動念一人焉三過三顧檢拾而私之又曰弄視焉胠篋發鐍遂爲終身之憂而不能一夕即寢也于公身退而望重德義文章經濟之類舉一焉必以推公時所指屬甚亟幸公之不自居耳負天下之重推而不有故人情之附公也堅昔人之論將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而其論相也惟無技然後能有容無技而曰斷

斷斷乎無有非飾無也有容而曰休休休而又休主於退也抱職陳功守方植節亦足以觀爲天子思將相材非開誠集思之士不可天下之望久繫于公公行相矣持是心以往其有准於一个臣也無慮於譏讒而可以不失天下之望夫處天下之重地與持天下之重望其必有道哉

陳太公壽序

陳太公者吾友陳長卿之父也長卿治涇上不手一錢涇人歌傳之其在南駕部裁省船馬驛置之費無萬事連中官中官首伏耳帖不敢唇而吾聞太公起家揭陽徙高縣稍不當輒拂歸歸臥林泉讀書課子以老有問太公官治者笑不復答然吾知太公負甚歸自二縣而無以爲家人生曾手一錢者耶稍不當輒拂歸夫非好行志意不能睨貴官眉者耶政有譜學有源於陳氏父子益信竊因是有概於居官居身之方也夫官欲其有譽也生欲其久視也功名之士與養生家兩不相爲矣而道未始不相成世之顓志侗人與喜俱喜與怒俱

怒周旋簿對廚傳之間終日稱過不暇者必其希圖巧宦者也其巧宦者百走當塗一縫已闕必其多得錢者也得錢而以賄倖一日居官一日畏人知得錢而以墨敗身名貴賤之交不足贖矣此其於奉生之道不亦愈疏乎且太公惟是白意而行赤手而歸其子知之又能茂明其訓以無所絓慮博林邃壑之間可耕可讀可樵可漁何不樂也志廣意暢體安暇而神怡愉人十年如一日何不久長也若猶然父子之間志氣踽踽今日思博一官明日思博一錢往之仕不稱亨今之養不必腆滋悔且懟耳若猶是飽貲物囊如尋常仕官之爲也者有多金則必有肥田有肥田則必有廣宅有肥田廣宅則必有亭臺花鳥絲竹歌舞之事終身役役齒脫髮落目敝耳聾而不休其勞又有甚於伺人喜怒者以是稱老可乎不可乎故夫太公之深臥太公之無以生爲皆善養其生者也長卿貧於官其弟貧於孝廉皆善奉其親以養其生者也此所謂功名之士與養生家兩不相爲而道相成者也

或曰子所稱功名之士何曰錢猶膩也一入其中骨俱柔焉功名之士喜以其勁身擔天下事至地領職必期有白而止往予爲言長卿不愛錢亦不愛官功名之士也當太公治縣時亦欲有所用之耳志意不得展胡鬱鬱爲不如謝夫亦功名之士也夫必不爲貨使而後可以養生世之爲攝養功名兩家言者其旨此道哉長卿分校南闈所得多名士問所以壽太公夫婦者而予次是語答之於太公非必有當亦吾黨相勗之意也長卿令以浙學行予又以長卿所舉所造視長卿所以奉其親者矣

方采山先生九十壽序

江東南有二大老曰大司徒石埭畢公少司徒歙方公兩公並都顯膴功聲騰茂又後先謝政歸計最決名最高入山以來靡屢絕于公庭刺牘不出里揖童子田夫頭搶地而忘其長貴東南後學凡稍稍知東戝不冠蓋辱者皆兩公教也　今上之三十四年歲丙午兩公並登九十紀傳中所稱名

公卿上下百歲者可指數耳數百里杖几相望
天子存問之使錯於道豈不亦　國家靈盛之符
而東南氤氳之厚哉往賓尹禮白嶽一侍方公也
是時公已八十餘貌言步嗽無不少壯人上者心
異之問公吐納術曰無有然則生豐健耶曰某少
孱多病尤好吟咏枕上喀喀不合眼起家衝州差
謝病耳蓋公自第時嘯傲材名分宜以鼎甲陷見之
堅不往分宜銜之甚諂為東平計其孱弗勝以斃
也而公獨身赴政有殊愛未幾以病請所司堅留
之滋留滋請百姓雷呼不可解為別遣一官權州
事而公需命於署盡絕酬答與嘗所好吟咏事不
半年霍然病去身自是浸王既最徙矣復以尉傳
得過他貴人待論數年然名自是起也於戲多病
也少而孱也肩煩處劇勞蹶交攻身乃以王年乃
以長獨行一已之志不壹逢當途之讎名乃以起
官乃以亨天下事捐之則愈存爭之則愈去寧一
富貴乎分宜江陵之世奔走羣兒如蠅如蟻當其
焰熾附者成熟及其敗也而嚮所囁嚅得意之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穢棄而不可復收嘉隆文士妄相名字依和筆墨者問價以翔不啻權焰之能走人也且彼爲俗事此爲雅事彼爲卑濁此爲高明賢者固易動耳公於其時戢鑾起之材髣少年之好袖手旁觀片言不脫於口逮退休十餘年素園蓁就鄉少以文筆剡價者漠焉如秋潦之歸壑而公之文始與其節業共流傳也凡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如尊官大富盛名長年愚者爭之賢者爭之攫取之心甚強保護之心甚柔饞胸睊目俯首帖耳以就一物而物始得以持我夫惟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我有以降物而後物之附我也堅故無意於功名富貴者善以功名富貴終始者也毋以文家亟自命者深於文者也恬簡奉養不爲長生久視之術能長生者也公與畢公之道咸出於此小夫陋學走利走名身念後念了無已計得其一不得其一猶豔羨於兩公也夫兩公以其捐之者得之而世欲以其爭之者得之捐則我捻取物捻與其得全宜也爭則我之力必不足以勝衆物足以勝衆物矣必

不足以勝造物之物負之而去莫爲我亡亦其固然而儒者又彊爲之譬曰造物忌盈夫造化既設此物恣以亡人復何忌焉忌者已心也已心不忘故物與物嘗相爭而不能以相受人自盈也人自忘也與造物何與故以無心之心凝道則道凝矣以無心之心集福則福集矣蓋亡既因汪君士龍函言走歙爲方公壽私質於公者如此公其有以教我

張封公壽序

有世道之慨有人物之慨使天下人仕忘仕隱隱魚泳鳥翔各適其性極治之象也使天下人仕不得仕隱不得隱猶風林之無靜羽而湍水之無寧鱗極亂之象也使天下人不樂仕而樂隱朝貴之行無復軒舉氣色不亂而亂之象也使天下人不得於仕而未始不得於隱畎宮之中足以自老不治而不失爲治之象也隱治易隱亂難庸愚之隱轉易豪傑之隱轉難自我來斯所見　廟堂黃髮曾弗若晨星巖穴廢置之英少者壯壯者老矣

拊髀而作欲一展白其所爲竟不獲而一二有志之士深心時事者上觀天行下察人變每相接慨額而嘆柰何曰不如引去以是爲治象則吾不敢知猶幸豪傑之輩不得於仕而得於隱也佳山水可居可遊四方風義之輩可周以旋襲衣裳吟頌先王鼓說朝政可明目縱橫而無所諱忌蓋嘗追數昔人裂冠毀服棄妻子變姓名求爲一無聞之人不可得甚至披髮裸身塗面汙行保全性命展轉無地古隱者之苦難如此軏爲今君子慶幸之深也而吾於其時得一隱人焉曰華亭張先生先生力學茹貧自一編之外家事勿復關也宁先人故廬不支風雨中歲鰥居布衾獨榻者三十年兩長鬚供薪水而已與人處劇言緩言下不及田舍上不及朝堂食太平之餘高聲厚集有司請造後晚輻輳彼一情此又一情也然先生豈隱者哉自其家大司馬莊懿以來世受絓組七試勿舉其心介介然豈能一一忘天下哉隱其身而仕其子世調鼎以鴻畣之材職太史之官曰天下之大固有

任焉者矣老儒何知泉石之內豈容問官事以是爲隱可不可乎先生今年甫六十親交遞觴予喜先生際隱之時與善隱之道也爲次其言藉世調歸之

程野鶴壽序

大下意義之事非庸庶人可以試爲之者激於猝振於暫或明而陽傅之或報而陰收之雖復意義之事亦不越庸庶之心非有人其中

生人之大患莫憯於孤而行身之大概莫難於孤能自立與夫起人之孤而能立之使今之縉紳馳辯賈勇自負不可一世偶值其勢之孤危鮮不四投矣不然則亦已落膽而已矣使今之縉紳驩接好自許可結千秋偶乘其人之孤危鮮不擠穽矣不然則亦已掉臂而已矣況乎幼孤而能自立與夫起人之孤而能立之此非旦暮之事也儒者無以與於此略而俠者不能自信其亡爲而爲之衷求之蓋代亦云寡鮮以余所聞吳生公治與其弟溥之外祖父曰程野鶴翁翁幼而失怙人爲

程危之矣翁能自堅志精勤恢其家業且悉推名
產贍其兄吳兩生之父不祿而吳氏舊業多在維
揚間衆睨且涎人共爲吳危之矣翁爲近遠經紀
不憚煩瘁又日討兩孤而輔之翼之教之誨之今
兩吳英英且有樹微獨憑其父之靈也翁又字其
內姪之孤衣食婚姻無異已出郡饑應募出穀存
活人無算翁所舉義事何夥耶或曰翁履孤知荼
故急人之荼也甚夫人未有謀人如其謀身者也
或曰翁性好書所至多購經史名籍收藏之多舉
義事得之書中今之書中今之命儒讀書者不少挾書而仕
裹書而隱其亦有孤行獨立之士挺然七尺撐持
宇宙者乎君臣上下親戚友朋之間有緩急足賴
藉者乎吾未見今之命儒讀書不出於庸衆人之
見者也故觀翁之生平可以超世可以長世或又
曰翁往曾遇異人授養生術於岐黃堪輿曆數諸
家無不曉徹數者予未之習未敢易言之然聞翁
年八十而神益王五官之用不衰有子亦開六秦
壽亦自有譜與何父子之旄眉相映也兩吳生走

幣宛上介友謝于宣索言于樂爲誦言以先爵者

鄭圃田壽序

自予之好以議論持天下也而天下之稱人倫者走宣城矣予之言人臣也必曰忠言人子也必曰孝言人兄人弟也必曰友其時以語人也曰莫久長之物孝弟而是嗟乎天下有不孝不弟而可以久長於人世者哉予之與朝人處也窺其人念必君父必斷身家絶妻子予甫與之爲朋曰是其人必孝友矣可與託寄矣予之與鄉人處也窺其事親焉必孝兄弟焉必友愛無間予甫與之爲朋曰是其人必忠矣可與託國矣今年壬子春謝于宣以吳太學之牘來稱壽其太親家圃田鄭翁問翁壽曰七十矣問人倫云何曰先生時以語人孝弟者是也翁蓋弱冠賈荆岳間業稍稍起矣一日聞父憂徒跣千里蓬垢黧墨痛不賴生曰吾其以戈戕而抱恨終天爲已盍提其貲斧委次公而獨身奉母也曰一誤豈堪再誤朝與朝昏與昏母壽登九十餘翁依依斬下孺子慕者六十餘年母持

孟偶吁跪請何吁曰念路餓者即日徹金穀沿餓
夫千餘當道表旌之翁年十三時邑謠驚倭來皆
棄奔翁負弟次公踉蹌逃數里越數日至手不能
加肩方司徒家史張給諫邑誌皆載此事余惟翁
之孝友至性過人自其孺子時然矣翁生平志念
非父則母非母則弟今之日雍雍一堂鄉里稱二
老也使翁蚤移其庭庠之身用之公家寧有君父
外毫髮之佗念如今之從政者哉予自少通籍紛
織官路十六七年兩親樂田間不嘗就邸予每一
念之輒欲提帽今幸罷以歸率諸弟侍兩親晨昏
省視糜食間則課弟書一歲於此私計以爲畢世
未有之樂前此十六七年爲君爲親兩縈於懷幾
不知處所矣此語可與鄭翁道非功名富貴中人
所可知也翁既以孝友之行高表鄉閭猶問壽乎
予時語人曰莫久長之物孝弟而是夫翁之久長
也大矣

梁太翁壽序

梁太翁者吾友書之尊人書之官都下翁居其

鄉書之無飯不在嶺雲也數迎翁養固不行曰與其數千里僕僕也者吾樂吾田前是　覃恩書之以戶科給事中封翁如其官函　制及冠服獻之庭中觀者嘆頌塞閭巷是歲政翁六十也粵俗慶一不慶十數自一始說爲長於是明歲癸卯稱初度諸遊書之者競詩歌介觴而我同館不宜後言乃以使賓尹蓋予幸尾館下諸昆習翁之概也平生寬夷柔樸未嘗有乘人之氣與色有以氣色加者直茹之事父母力竭爲孝奉不越義湯而花辰月夕時宴舞爲驩其授諸子書恣聽之外傳壹無所督畝宮之內雍如終其身悠如爾聞有不睦而家者蹙語書之曰人生父子兄弟夫婦皆由夙緣計其聚首直可數十年轉盼成幻何用此傷恩害義爲噫有道之言哉身世之會甲遞乙紛何一非緣何一非幻信爲緣則何不可受見其幻則何一可執彼榮華聲勢富貴功名以較我子父兄弟之倫外之不啻外幻矣竭蹶而趨之遑延而不能釋蠅逐臭蛾赴燈鼠鬬壁蟻爭穴夢之解

夢優之笑優莫爲已計誠下翁轉盼一語骨肉形骸無爲可戀何況其餘人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且二氏之說以屏棄人倫爲空諸有而翁以空諸有篤人倫老儒身爲書笈孝弟仁義其陳物耳徵以實行缺如焉翁於儒於禪曾不家一而躬行何如矣善乎朱子之訓素位爲見在也步起塵離呼脫吸轉如復可係而在我吾之際寞然去之豈常守故哉惟任其見在而一與之相忘在衣爲衣在食爲食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不出尋常日用家庭笑語間而性命之眞完矣然則翁之轉盼一語固素位而行之旨也由眞見幻由幻得眞不在者不在而見在者與之爲無極翁所久長豈大齊之云乎目論者職豐綸華頌爲翁佳事進者曰書之公忠勤國名蹟翔翁聞益喜加匕夫有待而樂者必有不樂之時如翁復何待哉予於道無所知解守其疏慵晉迭殆廢偶手一刺蹴蹴長安中馬首未旋不覺日之就下也一日從諸昆所命茶徵話日行較緩又數日患目支壁靜休怪其不夕矣有味乎

王符之愛日也朱元介好寫玉露一幅其中所引
山靜日長與蘇公一日兩日之說殊有致夫莫駛
於長安莫永於山林非必得道者辨之即翁之不
去其鄉以就官下養也其爲長日也多矣夫

徐長公暨配魏夫人偕壽序

縉紳之家所語長年有以異乎人也平門之單徵
也斲削者少而合固者多非甚愚不肖未有善敗
者也高門之烜赫也合固者少而斲削者多非甚
賢聖未有善持者也平門之單徵也以合固爲政
其於身家之命脈有嗇促之固宜其無長也其長焉
也其無長焉者必其未嘗合固焉也不然非天
之正也高門之烜赫也以斲削爲政其於身家之
命脈有陰促之者矣促之固宜其無長也其長焉
者必其未嘗斲削焉者也不然非天之正也平門
則延之高門則促之然則身致顯榮與生長富貴
者其亦有不幸者乎其所云久遠長脉之說抑亦
有難於庸庶人而別出於歲年歷筭之外者乎蓋
吾每持是說以戒世之貴家大族廩廩焉惟恐不

詳徐長公重原者我鄉大銀臺陵陽先生之冢子而配魏夫人者先生之冢婦也先生以明德領上卿于官于鄉壹以仁厚爲本將之以儉潔行之以恭讓傾宣之市巷屈指前後鄉紳而曰仁人長者必陵陽先生歸也先生在官不稟在家不產舉門內外之綱紀悉家督之屬公厲意承之布袍屝屨精言襞褶錢鎛之業尺咫寸塍部勒有數侔勤于耒子而等纖于春兒公府之武請寄之事冠葢之周還裹駟之都雅於公若遠而避之息形匿影至父客罕見其面世所爲任權筭知侮鄉曲凌小民一切威福凌藉之態先生未有知焉吾知公之生乎無以出乎此也嘗徵公二二事有塾師東越董者老貧無子公夫人爲置館娶逾年舉一子又逾年童亡公夫人厚斂以歸仍爲置產教養婚娶其子邑某者坐誣無贖飾其妻爲女妝鬻之覺而捐還復令完好凡此皆仁人長者事也公之子某某又爲予言先大父母之疾我母兩羹股焉而家之人不知孝義長矣並有隱德凡此皆合固之道也

吾嘗有憤嫉之言三朝廷歲收一輩國是歲一淆也地方歲增一鄉紳閭左小民歲多一厄也貴家大族歲長一子孫門戶歲多一事也席尊要者不以奉君父行義理而以作姦亂政家厚富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以恣貪饕生世一日造孽一日究其歸也自造自受不得割以分人然則身致顯榮與生長富貴者其亦有以無乃爲貴者乎夫然陵陽先生之子長公之夫婦比德偕老爲衆所祝說其亦有出於歲年歷算之外者乎癸丑之春公年六十有三魏夫人亦六十高矣吾於鄉先達中服膺陵陽先生久今不及觴數太息也爲觴先生家子家婦嘉乃世德以有是言與縉紳之家共誦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十

序

王太公壽序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語曰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朝市也山林也達人逸客之所分宅也均屬之隱又軒輊之此熟宦涉世之言非通論也士隱則隱見則見耳名于朝利于市相傾以軋馳騖諠鬨而莫爲已計朝市之恒態固然誰爲隱所哉托身朝市而便爲隱計必最亡尺寸庸愚人也非然則中庸之胡廣也非然

則滑稽之方朔也庸愚之於世也易豪傑之於世也難庸愚之於世也循行傳墨寡咎譽而世固已度矣而身固已完矣豪傑之於世也才略志量必有以過人其光之必燁也如電而其不能無刺人眼也如日以身之高居世之晚觸衆人必爭之地名與謗同高功與過並集亦其所也如是而曰銷聲揜景勉自覆匿長功名於世直爲不可方物之術乎以是爲大隱可不可乎古之善自隱脫保完名者無如范少伯張子房究其終亦云浮湖而已辟穀謝事而已士欲韜面頓身亦自有地焉有終其身富貴之場逐羶聚羶借爲隱以自宣者乎故曰大隱曰吏隱皆仕宦情熟之言然非久戮市嘗世深者亦必無以回山林之味而饜其心三友王季重有尊人曰[redacted]先生其出處隱見可考也公去儒治經方補太醫院比部　益王府醫官在比部時尚書嚴公剛介清執數引與語奇之益王喜儒雅議論文墨每呼王先生而不名一日聞秋聲庭葉下木慷慨謝事歸王固留之不得則爲製

詩歌以張其行既歸徜徉山水不復齒朝也已季重成進士試爲令益敕季重身爲國用毋爲家用當公出入貴遊分禮王庭抗異同不稍詘侃侃風裁於衆中自別奔走寄聲博肥橐豈其志事哉公又家京師久醫卜之業較于仕宦託身差易耳一旦還身還家意若曰富貴非吾事帝鄉非吾土噉名沒利之場去之若兔遠之惟恐其不遠也豈不亦恬靜有智斷得隱之地與其時者乎公歲耋有奇千巖萬壑中優游取適足以自老亍謂何地不可隱獨不可望之朝市也紛囂誶鬬攘危傾險之習莫今甚焉豪傑之士有隱心矣亍慮天壹延祿利忍不能割者借大隱以自蓋季重詔年負異爲時藝爲古文詞爲政皆有以過人倜中黜或有以中庸之說進者亍皆皦然反之而特爲公舉一觴昭風嚮焉

許葵心七十壽序

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此蘇子瞻趣極語也養生久視之術無過安閒頃亍作黃絕曰閒山閒水

待人閒雖然天下安得有閒人哉富貴輒有富貴之忙貧賤輒有貧賤之忙貧賤之忙凍求衣餓索飯而已需於世猶易饜富貴者之身揭揭世路固未有已計也且其揭揭而第肥身飽妻孥已耳豐田廣宅已耳勳高階膴恣威福得意已耳小[illegible]人之算局不足齒也顧其伎倆亦容有盡時豪傑樂爲世用而聖賢急於濟物洞視世[illegible]之可以推諉一日在事一日殫心腐思未忍燕然寢以食也且天下突生眥至之事叢於賢知不叢於愚不肖范蠡之五湖張良之黃石千百年稱善脫手自完者矣回想當年烏喙牝鷄之側躑躅驚悚絕食竄身求爲旦晚無用人不可猝得豪人望士能實以其身承饗安閒之味者有幾哉古今長於遊戲得意山水歌嘯之間唐無如樂天宋無如子瞻樂天優游履道自號醉吟先生與其時胡吉鄭劉諸公共高年不仕歲月燕集繪圖九老後之會睢陽會者英者數慕倣之傳其風流不衰至今頃予鄉縉紳中外顯仕者詹中丞徐司空以下凡

十數輩皆後先歸田日論者歎爲一時之阨獨予
謂不然此天以開福奉宣諸君子也而吾葵心許
先生起家名邑躋二千石貴顯矣捐紱棄組更先
諸君子歸自諸君子歸文酒往復相與討林下之
樂一時以敬亭爲東都今年春先生稱七十中丞
司空以下十輩遞行酒履舄交錯簫歌襍陳里中
盛事前此未有且樂天七十始罷分司猶自侈曰
達哉達哉以視許先生何如矣予放歸正樂天江
州之歲其於子瞻則湖州獄成時也憶予瞻終身
顛頓眞堪出涕強自作達耳予幸以壯歲從諸君
後分山水之席所得與白蘇孰多歲時傳酒之制
自少者始諸君子而酌酌許先生也其先酌予

嚴繼槐七十壽序

予弱冠同嚴伯子遊志里選同社爲文又十年第
去伯子之父繼槐先生需次選人周還京輦又十
八九年予斥歸不廢文社叔子弘志與焉二子皆
通明有才雋能高鴻其戶者也問先生起居康食
無恙問年七十高矣予數刺二子請見先生不可

得問所嘗與遊密親暱友俱罕見先生面予心儀之微獨先生佗名行高卽居鄉一節窺其戶閫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非深識遠哲不及也古之君子蓋亦有進而廊廟退而山泉者矣當其進也勢不能以孤狷之守忠憤之懷茹一世人之所必趨規身家而厲君父破簪決紱退處自飴亦必至之操也夫旣已飴退處矣奚所不得于貧賤而未能自隔之天地氣有所必墳未能遽廁之日月光有所必射梅子眞棄尉之後每逢急事數因驛遞奏聞一尉非有重職托也卽苟焉可以無挂冠去業挂冠去於時事復何關涉之有急驛奏聞不亦可已嘻古人之忠憤無已時而其所遭遘甚艱苦也然亦其必墳必射之氣光動與世相觸而不能以卽恬至於亡可柰何始變姓名棄妻子爲吳門市卒托以僊去嘻亦太可憐矣浸假爲子眞者謝一尉矣尋謝世焉劇采戢形優游樓宿妻子可以無棄姓名可以無變市走神仙可以無托且逃也繼槐先生初簿松陽未六月以嫡母服歸再起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簿崇德未八月以生母歸已而服釋先生遂絶意
毋出十餘年之內簾小閣雜繙稗史間命酒取微
醺而止庭間廡下累歲月無事不一經行不特無
市頭之武冠蓋之交而已差先生名爵與前人職
尉奚加殊一朝棄之各其志也至其繙書命酒與
驛事奏聞孰勞逸累歲月無庭廡之步二子有譽
文章聲走國門與變姓名棄妻子者孰苦樂先生
善息善藏加於古今人一等矣嚴之先多隱君子
其最著者莫君平子陵若先生其苗裔耶不然何
跡之肖也然君平卜筮猶未免與市肆人相往復
子陵所稱天下悅要領絶二語故態狂奴當時君
公能寬容之耳使在今日安知不以一言貫禍予
縻廩于朝既不能蚤自引決斥居以來戢匿不深
即卧處委巷曲里之中時爲人所指目連及交遊
退而惟先生出處有深慨焉若善息者之長年人
能道之無煩予誦矣

方長公七十壽序

左司馬汪伯玉雲杜李本寧兩先生一代之能言

者也歙固多奇士具司馬集中無軼司馬沒海內
筆墨之事走雲杜矣予讀兩先生傳序識方長公
景眞者其人焉景眞俠而篤於義所善汪子木以
不得合葬其五世妣爲恨則爲倡大義責發嫡子
孫率力作許人一夕雷祔之而子木不知也父有
二宅故不如新與諸子約曰得新者助昏已景眞
得故乃更助二弟昏吉景眞者有佗憾遠亡匿者代責
家償而厚招之歸與同居起其人倫多類此而予
友譚學甫以程光祿之使來與聞景眞一軼事

蜀土番之亂使者將兵之須上客一言講解景眞
客梟長所番人奉珠衫金幣爲質景眞唏然曰臣
子無疆外之交且吾韋衣敢與公事遊耶襄與宗
主政交所言寬商徼利多便計遠近賴之將別主
政執袂吁曰公去吾耳目短矣今之山人墨士走
貴官出入鼓掌好以其攫金之術挑四方事中與
之爲押闔脣頰之會動沸干戈幅富賈大商之貲
公行販負不惜以天下爲奇貨此非一世人所奉
爲豪長與賓客盛則背公家錢刀肥則削民命骨

肉可以興戎詩書幾於發冢吾今乃知世矣士有
三遊德之賊也豈不然哉司馬之傳景眞也目爲
儒俠歲七十稱壽雲杜至引商丘侯嬴諸古人以
況之予以爲今天下安得儒率盜竿耳安得俠率
市魁耳苟放縱於末流不澤道德以當吾景眞非
然哉景眞所與交多名人予道黃白數經巖鎭而
無能以景眞見者今始自愧然予所知聞譽之士
稱先生盛容服而鄉巷流汚墨墨不齒之中或有
人焉予尤怪景眞之蚤有聞於公卿間也夫士生

斯世其惟隱德

管起南六十壽序

學之爲物也莫尊榮焉凡民之名短而聖賢尊也
莫久長焉凡民之地卑而聖賢尊也雖然同乎凡
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
此知學之言也輿隸臺賤皆學中人也承蜩畫墁
皆學中事也吾不願以其名駕天下而猶不願穴
其名以行夫穴其名以行者孔孟之所必爭而不
知者坐以爲毀學也慕仁而起浸而爲兼愛兼愛

亦學也而弊至于無父慕義而起浸而爲爲我爲
我亦學也而弊至于無君無父者必能弒父無君
者必能弒君嘻夫孰知夫弒父弒君之惡乃始於
學爲仁義者哉正聖賢仁義之學不得不闢爲我
兼愛之學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雖然
爲我兼愛猶聖賢之餘意也爲我則不暇治天下
不暇治天下則必專治其身兼愛則必主於交相
利主於交相利則不忍於交相害噫今之天下毋
亦有精勤治身者乎毋亦有交相利毋相害者乎
楊子墨子之徒我未之有見焉而橫議充塞率獸
食人之禍固蚤已盈於天下使孔孟而生斯時吾
知其莫之恐言也已矣起南先生我郡之留心學
問者也先生少負儁英不遇徙而從武捷武闈者
三可以仕矣不仕退而精專於性命之學一時講
學諸公如鄒南皐潘雪松李如眞焦澹園諸先輩
先生皆與之遊共相研訂而終不肯依附援結以
相爲名高有兄五陵侍御君我年友也侍御辨貪
削邪斷斷不少借以是爲人所齮齕以歸歸與先

生昆季考同晰異稱其家學異夫樹門植戶據一
世之津要以行禍天下之術者也先生以今壬子
蜡月躋六十矣孔子之學六十而耳順耳順則同
異誠僞邪正之辨旁午而前聖人固與渾之夫我
則於不惑之年僅有加也聖賢道術之辨世道人
心之關能無齗齗乎哉

汪存硯年伯八十壽序

豪傑之士所自致必有以異乎人也庸人因事於
人豪傑操事於已因事於人者頫則頫仰則仰猶
之乎景也于則于喁則喁猶之乎嚮也景與嚮安
所效人世取眉面爲有豪傑之士焉賴能自脫熱
不因人任時之可爲與不可爲身之遇與不遇而
獨往獨來之意隱隱縱橫於天地之間冠盖亦見
布衣亦見朝廊亦見巷閭亦見握其所必行而躡
其所必住非苟然而已吾嘗慕誦之云爾乃者同
年於君倩祖倩差相意氣有以聞其尊人存硯翁
翁蚤孤世業無所承立從兄走四方賈賈時年十
五耳曰吾必起家既而果以賈起家生諸子多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鄒而祝之曰吾必士之竟前人之志人覩一經經
各一師督之嚴君倩祖倩同鄉舉已果後先成進
士二子成進士爲令有殊聲矣迎邸養皆不就曰
吾寧餘於官郡邑大夫數推舉賓筵不就曰乃僕
僕冠盖爲盖予往一侍翁矣昂首萬步音吐洪亮
意所投契酣呼不輟偶不合拂袖而起一座爲驚
是非之會不借人以色翁盖布衣閭巷間而有豪
傑之氣二子儀之行身居官之概俱皦白日天下
[illegible]爲予觀古今豪傑之士其於物情善敗世運
興伏之數皆知足以算力足以持申包胥于楚匹
士耳躍然而起吾必存之已竟存之范伯一霸人
國三致千金若左臂攜而右取也翁以賈起家則
起家欲子貴則子貴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又函
意自饗不關一世平生所習耆頃悉謝罷顓精蔥
嶺苦縣之學今躋八袤壽矣髮若黝步履矯捷若
舞論吐若注傾少年此豈無得而然哉范伯三徙
成名於天下或稱鴟夷子皮或稱陶朱或曰其師
計然一曰范伯即計然也後人以爲僊古之豪傑

未有不以得道終者也

沈公六十壽序

予髫而倩沈沈諸君最憐愛之者林樵公與少林先生也少林意義橫絕一世急予於髫不啻小友至其周旋宗戚公與予舅靜庵稱昆弟中莫逆焉當少林新第士子依和成價是時公正下惟誦苦同其長君就試試一二不効輒棄去終不欲以薦拔呈身少孤貧既壯釋儒事無爲生者少林所遺士客遍天下日留心許舊座上不乏人公壹意謝絕之廬舍之外終不離門步接貴遊貴遊訪及者拂手蚤自匿曰吾林閒莞也齒紱齒軒何面貌乎因自號林樵以見志而公所自致貲產尺咫寸塍備經區部十年之間數至千金治生若伊呂之治國小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古有道之世官勤簿牒士服詩書商賈理牙箸工辨功苦農命先疇各終其身於本業無脫越離徙之想而天下太平今紛誶之習始誰何氏也當官不以奉職而以植黨退處不以修行而以養奸英明豪傑之用動以手舌

持生殺之權狙兒一羣饕貴餮富至徙其故業以
殉之東曳裾西獻贄蓬蓬屬屬人有沸心不數年
四民之業盡忘矣亂之劑也何日之與有公與少
林長君試旌德同寓者數輩予與焉其年正髽記
少林士客一時往復長君情文縟縟熟其後數輩顯
去升沉存沒倏忽若華之辭柯即長君士範繼尊
人甫第一歲卒矣今在者公獨與予兩人耳予得
以僅收之身從公林畝間然遭世尤奇險何若終
謝絕閉屋理家之爲安養也公稱六旬履健而

神王所食與貴顯較歲函而敦之以待異日又寧
有既乎

大中丞魯泉詹先生八十壽序

予與岳律之坐上逢某甲予面風曰我等業辱科
名須辦筭百年百年內芳流臭遺無不知傳者即
善媒好官須辦筭三二十年三二十年中棋枰風
勢無不變者語未既律之肘予乃塞嘻朝趍朝市
夕赴夕火今之人率不能爲終晝之計何筭之短
也拾瞬息之榮華遺萬年之詬穢萬年亦長矣小

人所取於世者如斯而已乎往者天下奔赴江陵
江陵不爲父持服踰年假歸葬朝臣連疏趣還朝
當是時我鄉詹公爲南吏科力主持之省及南九
卿獨無疏一時名英私壯之也竟以是忤江陵意
出僉謫丞未幾江陵敗諸忤與無忤者揚揚榜額
獦名驟要顯公猶是躑躅郎吏卿寺間無殊絕尤
異之償久之二十餘年甫晉副都御史當公副憲
之時天下奔赴東林東林所屬相在淮撫集墉於
老誖之冢宰借徑於虛懸之總憲一二私猶謂公
在署憲有人　主上必恔還予群謀逐公矣諸所
謀逐者搜索抨擊牽閉門牡莫敢聲息公獨連乞
骸不得　旨封印出國門疏謝以行大臣聞言決
去無反顧自公始於是天下始知有去就風誼一
二私猶或邀　明旨去所欲去之人或藉公爲例
撼所不得即去之人後先芟削迄於今遂空人國
無遺也江陵之操國也麾之以大權可以奴使小
人而不可以顧指君子東林之操國也將之以尊
名儉捷之小人市以作奸愚鈍之君子宿以爲養

光祿一書天下奉爲符籙臺省連臂佐淮其焰萬
出江陵時錯遝而起彈駁兩公疏無所畏避王給
諫劉侍御兩人耳兩人一予門人一最厚同年友
也於是諸猘爭攝目予公既去忤淮忤秦忤東林
者紛落如風蕩葉四方誼人不能盡噤塞無後言
東林與淮秦相次破露憤益牢驁益毒以予故牽
禍天下無已時宣黨之名日新月盛嘻宣之人安
得有黨乎江陵盛天下奔附江陵爲吏科不能爲
緣一君典初第投牒歸卧東林淮撫盛天下奔赴
東林爲副都御史不能爲緣一不佞斷斷朝次又
相搏矣自公歸而同鄉中外官者十輩退休歛冠
車治田屋朝公府如殿輦攝胥敗如僚長耆英之
盟眞率之會少長于焉畢集歲月托以逍遥目宣
爲黨庶其在此予所尤服公者鍥急不以宅衷嚴
峭不以設面江陵時有風以疏論者曰吾門下士
也及敗終今不翹其過有訟前省不爲疏事曰偶
然耳十餘年門戶之政更相敗賣予好從酒間嘵
嘵伴公長安及今田若爲不聞知也者拜疏封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至勤　主上潔身之諭公曰某第不欲與少年爭
路臣子敢言潔乎平生德厚慈長窮親賤故野老
纖童無不被接其子孝秀諸君載其博碩沁於宗
閭路人皆以世貴富視頌之年八十而有孺顏奏
曲飛觴可達十數丙夜曾孫彌月之慶適湊為壽
之辰論者皆以為善氣所迎天人之報不爽也公
閱官路四十年閱世路八十年老矣中間盛衰起
伏人情向背之狀幾許變更率無改於公之常度
公所為植表鄉國羽儀人士世世不啻也夫怙權

宿名與朝夕羶附者之骨惡能待諸

韓太公八十壽序

行太僕卿懷愚韓翁韓生敬之父也以歲乙卯稱
八十初生第庚戌實予薦士而生故為予北雍弟
子嘗贄予文未第時藁紙落人間有擬其才於文
懿文潔上者急持之則其鄉人某世交密者也新
第未數日顧涇陽先生之子晝夜馳三千里極其
文先生序之并人物獎為第一予心儀之何先公
之下士急也未一月生堉父金壇君通予一書極

其綱繆將命者云云輒言欲相某相某嗤予與生以所不堪聞予頼見於面曰是何言與十相乃天子事次晨生來謁擬有物出諸岫予搖手曰知之矣若毋出視我然我兩人禍始於此矣生自是別去持視金壇同年相福唐福唐戚以令親語毋泄已矣而先是撫淮被論連中外官紳勳戚宦豎上疏誦辨無虛日最後涇陽先生三書來長安長安奉之兩衙門保淮公疏出予閱報一夜行哭曰九百二人齊誦功德是何祥與已而王給事紹徽劉侍御國縉各露章詆駁公疏王劉居予師友間四方流傳遂有謂淮撫東林之難皆首予者競舉戈嚮之未幾南海徐侍御疏出牽生神中事又共傳生不戒輕泄其壻父語衆相羅織造飛書以斷秦脉三字激秦人之盛怒行其一坑辛亥之察予與王劉諸輩斥無遺生鄉人某世交密者除夕宿江上成疏馳晝夜阿秦而詆予突於察事之外摭生闇事矣忤淮忤秦忤東林皆予罪過前有密語後有彈文皆生骨肉親交予所謂我兩人禍必始於

此者也嗟夫人生讀書取科第博一名耳父母教
其子成名廣譽問於鄉朝榮施君親耳當生挾冊
京觀連掇大科捷書至若雲翁必廢飯而喜服官
不涉朞煩言叢起翁必廢飯而怒且撫生他語可
耳女淫犇士私鬻此何等行哉不正之士中人羞
以爲友賢父羞以爲子有如翁閉屋自老不復詳
風沸所由旦暮登三旌列九鼎今者八泰之筵綺
屨迭陳履珠交錯吾知翁之無以樂乎此也矧予
實開禍翁必與天下人共以予爲癟憎其染傅何
塗之從重將筆札乎獨世所撼予與生者有邸報
在翁得取自證白之謂予搜卷越房互搜有條例
有　明旨即不然故入故出之號簿縱不可憑然
見有十七人爲證矣謂生實予舊師生回避絕不
聞　祖訓何書明律何條以知交爲關節涇陽先
生之舉主誰何氏乎故相福唐新相崇仁主試分
試皆得中其鄉試與雍中之門人翁宗伯之子舉
於鄉舉者即宗伯之門人後先持予者皆無所避
忌獨於予別刱一律未之敢聞也至謂予與生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避匿何地投贄予生平踪跡入湖州城否識翁
門庭東西向否武林西湖之上生於蓮池放生舟
中午一會予坐者馮具區陶歇菴虞德園朱海瀛
四先生是日稱予贄否虞朱兩先生尚在也後予
辛丑至庚戌十年長安何緣與生歲時往復而予
有越境之交翁必知之諭矣鑽穴走竇微功名富
貴卽宰相冒負敗名於天下何眉可施絕浮人之
誘寄捍要路之勾株寧以身狥不因人熱斯亦吾
門所稱得士賢父子以教忠者也漢黨錮之禍皇
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聡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
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自宜
坐李膺詣訊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時蜀郡景毅子
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
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
免歸古賢者師友父子之間其不以時情福厥易
所好也如此予聞翁居官之概作縣未嘗輕撻一
人諫垣未嘗輕論一人粤西開路四百里有以捕

猶請者翁曰吾不以人肝腦貿功名行身如此所望於子者可知也生一出已見大意翁必听然加餐逾於捷書之期宣無黨以不走秦淮東林苟名利為黨仰對皇天俯對天下萬世其亦可以舉卮大嚼也

內兄沈士弘六十壽序

寧海沈君字士弘今之名將而不佐賓尹之媚兄也士弘結髮行間出入倭虜可四十載甲寅春以温處參將請告歸東南大吏日莫皇急惟恐海上忽忽有事於是閩浙兩撫各移牘趣君君益堅疾不應越一歲乙卯蜡月稱六十矣丈夫鑿門而出提脛股輮仄豺虎鯨鯢之窟呼之與吸其與存有幾且士唯其饜富貴榮妻孥則已耳抱義懷忠誠欲以其身為官家用者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其本心哉委命盡節出入倭虜數十年之骸骨非臣子所得自領也一旦拂袖收身老牖下飲酒高會從鄉里親戚為驩顧睨岑岑搏命於鯨宮虎穴間憂樂相去不亦天壤而不佞因是有慨於國事數十

年中外之故亦云岌矣其在西北虜來則飽以子
女不來則飽以金繒在東南無事縱我人導引之
有事磔我人名曰酋首以償情形大凡幾成令甲
矣往與劉敬夫極論邊事防虜亡如多募民實塞
下防倭亡如禁民不得入海爲鄉道遼之役熊侍
御親督士卒築城堡墾土田勞身苦體任督臣撫
臣之事而督撫轉相格未十一棄歸閩浙廿年之
內波氛乍颺輒得沈將軍撲定之紅毛番之訌猰
瑙實爲誘導勢不可攖士弘赤身操短舸片言宣
諭酋縮項卷颿去不煩寸刃數省安堵功加于斬
馘萬萬所獲漂夷熟審其匪寇者親爲慰遣歲所
全活不下數百隆萬以來保安閩浙者大有逾士
弘者也然前鄧田仲來自温李輒言我行矣沈將
軍必拂歸予問云何曰將軍精心策海上樓船器
物動計萬全非得同心人呼應不可優游官爵不
得行志意即要以通侯世拜將軍必不肯久縻未
二年士弘果決意謝事下上百挽之不得矣嘻嗟
天下自不乏將相材顧用之者難耳釋矢石之危

就枕席之安此其於臣子誠便計縛虎之手束以
豢皃衝風破浪之材輯爲課畦治圃之用籥爲世
道太息焉蓋沈氏世有令緒御史之後修撰大行
與漳州俱用文起士弘獨以武發家御史漳州祖
孫振振嚮用矣局於一第修撰大行科名繼美然
服官不能匝暮驅馳王事久遠功名竟歸之士弘
士弘年未老母煩據鞍示壯健可用天下不爲鮮
事萬一有急必無能捨士弘予憲士弘之枕未得
高也

梅文鼎夫婦壽序

曠哉吾鄉梅氏之盛也隆貴者殊富者秀子弟曳
衣冠者騎者劒者門地尊寵簪紱雲祁輪囷奇異
之物無所不有以是甲於國中雖然其富也連阡
陌囊金錢脂田廣宅亦足以雄矣割腴居瘠好行
德者有幾貴也科第蟬連紆青拖紫津塗赫奕四
遠辟塵居見愛去見思者有幾秀子弟衣冠填塞
市衒翩翩之致橫翔閭黨不亦有儐騶而與事一
夫首難踏及盈門數年之閒天下以宣爲詬禦嘻

抑亦積盛之所階也子健扉課誦梅子士博帥其
弟若子一門來遊容與都雅中繩尺絕無紈綺佻
達之韻予斂衽下之甚曰是其宿有庭規者也已
詢其尊人則知爲文麓公公事後母孝至老彌篤
家督持戶所修業壹推與異母弟共之以名太學
簿德化德化人戴慕不忘至今特祀禱其下蓋今
之大宦倨尊而食肥逞其淫饕道路以目其最表
樹有風烈者居官多赫赫聲去乃若遺以一下簿
小吏傾闔邑之精而繫其永思眞不知公何以得

此於民間也而予所服膺者尤善隱一事公在德
化百姓依戀上官信悅一朝解冕去百人枳千人
挽不能此與挂冠神武者何異然子眞棄尉之後
數因驛遞奏聞急事嘗非憤世嫉俗之本懷磊塊
于中未能輒自降與崎嶬顛踣至於毀形名捐妻
孥其亦不得已之極與自公歸而城市之謹呶與
宗黨之酬復俱不能以跡公褐裘首屢行遊田畔
間怡然自得也率先子弟之外於一世無所關涉
畏影走疾不如就陰公之於隱道也予與公家仙

尉並愧之矣公以乙卯秋稱七十其明年爲配孺人設帨之辰後先觴豆祼履齊王戢身養力者久用物簡而詒穀滋亦其效也訓族毋寧其樸謹也奉身毋寧其退藏也之物也可以久長予於誦公願爲宣勒一銘焉

鵬初孫先生壽序

今皇帝御寓以來賢材進退之數略可紀也二十年以前權在上大相操之二十年以後權在下大賈操之大相操之權在上者竊弄天子之威福恣行其胸喜則加諸鄰怒則墜諸淵也大賈操之權在下者厚藉山林高標聲價廣布金錢博通宮府意之所然靡窳不建意之所不然靡隆不剷也前是江陵當國勢熾甚至身者百道爭先嗣江陵與其私人俱敗天下始言廉恥矣相權亦稍稍浸損一二執政者浮沉出沒其間陽謬爲恭敬而陰設機邀　內旨數除所不快心者是日也楚有名給諫鵬初孫先生由庶常拜禮曹刑曹鵬初先生世有民譽執政數物色不能致心銜之矣已力疏

建儲講學于　聖怒罰治會有大瑞田張之悅田
逐張計發其門下富人霍文炳牽阱之霍故隸錦
衣倜儻軍政　皇帝切責盡落武部官臺諫連名
取進止執政乘間分別留罷之諸與鵬初先生並
罷者皆不附執政者也辛卯以來執政撫權而猶
時竊天子權私其所愛所憎多用此術一怒削籍
再怒傾署益自是　廷輦一空矣而山林之勢亦
漸以重一二狡獪之子託宿其間呼先王以欺愚
者四方賈豎于焉有所竄其手流貨輦流言而行
某賢某大賢某相某將相盡把一時之是非予奪
稍不若競舉戈嚮之天下拱手聽一二賈人之所
欲爲莫之敢吐也鵬初先生既罷卧益發先世藏
書焠掌諷誦而遂初堂集成課其兩子穀毅皆宿
學穀第丁未今官南司馬有名行者也孫自學憲
石磯公以來代禪雕龍洞庭漁人雲夢山人下上
北地信陽瑯琊新都諸名家間風雅之盛有自來
矣學憲諫　南巡廷杖已與霍少宰同官議大禮
不合乞外補去漁人噪時名分宜數急之啗以大

物遂決意斷公車不赴江陵欲張楚材數使人收
山人山人不屑跳而狂走湖海爲詩酒之交數世
遠大相如羶其家法然與日者王給諫紹徽義不
附其鄉之要人或諫勸之對曰慮異日無以上祖
父丘壠賢者矜念名行其不忍以仰祿集焰涔辱
先人類然與使鵬初先生蚤謁貴門唯諾三揖之
間當日不必罷罷也招搖徒與與四方賈人爲聲
號久矣長尼山之席操褒誅廢置之權矣歲六十
寧老華容風采可聞不可見一世人所願事以爲
鵠有以也予又私閟田張之構有別墅瑞蹈瑕圖收
鷸蚌之利時亦業有擁敗大拜者中外僉可將乘
倭急徼　特旨一小豎在　上傍　上微問曰秉
筆可不問何監與荅曰必由司禮如入閣必由翰
林　上悟褫別墅更識擁敗者姓名終其身不徙
主上淵識定猷斷制天下非一事也嘻徼　聖明
數十年之內羣起而操國者不復知誰何氏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朱南陵母太孺人壽序

生辰爲壽非古也古之禮於養老事親燕會饗食之儀至曲且備無爲壽者壽而必其歲時之次叅一紀而觴充饋酳盛歌舞競爽以爲驩古未有也又從而爲之辭奏祺福則徵天地之所未有枸徵美則歷聖詰之所寡兼郁豔之口佞而罔情莫甚今俗尤古未有也古之爲壽者如所稱萬壽百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出於下上之間公私休美共爲德而相與鳴其
志意尸而祝之如是而已世之接於上下而易行
德者宜無若守令令之於民也更近而親今古口
實以爲父母環邑之內其所疾痛困苦鬱滯而無
聊惟父母是呼惟令是賴故德則衆人之尸祝也
以及其父母不得則衆人之詛詈也亦以及其父
母蓋爲令者之父母與他仕者異他仕者即德不
德於人不甚關涉不任甚德不任甚怨其於親也
有顯榮已耳詬辱已耳詬辱已耳不任祝且詈故曰知爲人
子者可以爲人父此令之謂也郡部六城而南陵
處劇供億旁午訟牒紛糾其俗即無大豪不可伏
去郡非遠囂刺相習時時能持上短長朱侯爲政
勞割自下和柔士民未久士民悅焉無不尸而祝
之以及其父母會其母之誕日闔邑父老子弟爭
持牛酒酌令君稱太君壽齊拜堂下無筭且百里
而走宛上趣不佞文之夫爲德而祝本之以衷志
下而共敬其長上是無繇今之俗而皆出於古之
道不佞詞不逮古故嘗受教於先正毋動爲諛梱

內之政非閫外之所聞也令有賢名亦別傳於循
吏要以侯行其德下輒載之合其歡心可娛庭際
豈非民之於令也易爲德而令之於親也易爲孝
哉郡國不歲方百里突無煙賴侯之良矯賑勸助
曲致其餉頃得及於牟麥始起色矣夫家室相恬
婦子胥慶田畯至喜朋酒斯饗此父母所以有其
子君所以有其民也令之身一而憑生之衆百作
止之間僅不盈志有口惡可監耶吾實長人
而抵冒其所不然室於歎途於議有父母在聞之
滋戚耳格志協衷而頌聲交作百姓之身無能爲
令報人願以一紀益太君壽樂且未央即列鼎之
不博者也吾郡之俗有如蘇子瞻所謂近古者三
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畏法勤耕
織而鮮商賈屢饑之後其儲已甚民不堪也乃者
中使四出重以無籍之徒賊智嫁威所在橫劫四
方賈人與之相驅逐如走狗而吾郡縣之民勉相
安如堵曰太守縣令賢明不忍鼓釁以貽其憂也
夫民之安令如此而令之所以安民者可知矣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之於民所爲安之者如此而所爲貽其親以安
者尤可知矣吾知朱侯之政獲上治民而順親其
裕如者也於時事微有感因書之以勉夫凡爲令
者

何母壽序

余自諸生遊南輿初文不相識然並有聲都人士
間相慕也亾何舉於南輿初文名次相連各自快
其近慕之意見之如平生歡又六七年余歸自史
館以野服南游而初文居南日久聲益噪問南中
公卿徹官人有不能舉者問初文何子戶知之初
文氣節撼貴游勇於急人人士紛難須初文爲多
以是傾海內也親黨有言初文者曰其仁厚近父
思徑翁其強健知幹近母程太孺人容捷而笑夫
仁厚所以爲騰固也女德惟順而譽母以健奚居
余應之曰子不讀易乎乾戒亢龍剛而柔用之也
坤利牝馬柔而剛出之也胹悍躁以平和振孱弱
以英毅朝政家猷不能越矣主則恭默臣則展錯
父乃慈止母亦嚴稱夫非下濟上行交爲政者耶

何翁中心爲質拓落無隅與人交嬉笑議論遇事
立盡不能茹一語於喉間見人饑寒至破產以相
存救不自顧計此其於仁厚有餘矣爲德益廣家
益饒而程太孺人所出入籌筭紛組蓋釀無不以
身專者懲臧獲子婦伺且厲不假以色一家內外
靡不敬憚更爲資聚師賓發其子無忝初文種學
績譽一日翔海內多母之教也假令太孺人不爲
婦人其健有力能任事又不知何如夫臣人之與
[illegible]人者道不殊矣方內之事豈與人任便文自
營軟熟取媚買其聲譽以酣豢於貴厚之間容容
無忠計而曰我爲括囊我爲含章也衆是非則衆
與之爲是非衆成敗則衆與之爲成敗世何賴焉
何氏中道幾不振矣翁積之以仁母仔之以健原
夫無用所以爲用與夫有能所以成其不能也歲
之三月爲程太孺人七十翁則又加五年稱壽矣
而五官之用不衰靜動柔剛相須以用所以悠久
者乎近自東事以後西又告也官朝之際中閨日
橫里巷之間豪黨爲祟窮小民與善士俱無以自

存每初文酒間語毛髮盡豎安所得健男子一洗
削此余往者自官疾歸獨父母之思也歸而爲怨
家所嗾寧徒江上以居寒冬之際正母氏五十之
辰母子避伏孤葦間勉相慰勞既對泣下生平辛
苦邀一官封其父母至欲安然效一卮而不可得
弱男兒之態如此造次吾所自甘吾於初文獨自
有感也初文一日與余登燕子磯長嘯呼曰何子
胸中幾與江山爭勝余爲初文言此一拳石耳與
子爭萬古者豈非以其顛崖突怒波濤洶湧萬態
具有孤絶嘗存乎余與初文俱自徵起而余家世
孤寒特甚父筆耕母績鬻賤兄弟雜傭保以生一
朝驟顯尤爲人所憎娼不能忘何氏之業母亦拓
落殆廢者之所詒也太翁太孺人寧忘挽鹿車時
乎初文慷慨赴事無所避就其聲名亦以是起而
淺窺初文者謂初文不自戢景匿采乃取雄快振
耀爲也夫初文多嘗時事宿飽孤危圖異日不朽
之盛以歸重其父母則其志矣初文而取雄快振
耀爲也初文云乎哉

曾叔祖母吳太孺人壽序

我鄉素稱善俗少時聞一二先士夫孝弟相勸有過面相唾斥背則覆之有緩急相約以赴如衛頭足里黨所便苦與諸曲抑秉法而請之公庭不使民訟即訟無抱寃者太守縣令賢相與敬事之講道陳德盟會爲常小不然衆相戒以造請其門爲恥辱訖無見者數姓之內慶賀禮問遞往來爲主客至則漉白酒呼子弟趨侍菜粥相啖如家人

夫力田其婦女工布勤者日紡十兩以上織四尋大概東鄉之家取飯于田取鹽油凌雜之費于布勤儉長厚之風微獨超郡幾與古埒矣環左右十數里皆巨族而我湯氏介居其中指多而室贏諸姓間有他途起者而我湯氏非讀則耕讀者或不達亭里塾支口不解從公府酒館之遊耕者十九無田佃他姓之半襍爲人傭保以活婦女丐綿爲工十數換不博數尺收綿祖易油晝夜工作隆冬闔門凍餓而已然自守其環堵不肯散去去之亦或以農人又率筚絶不辯日月東西不利見人以

故百年來未有市居者有之自我入齋翁始始翁
孤寄市中無廬無畝拾零貨子母權之可十餘金
耳會有天幸日倍取贏十餘年間累致千金大張
我族而其間拮据佐事我曾祖母吳太孺人之勞
爲多母雖市廛乎專屋而處不聞市響率女婢紉
緝繅枲與組刺之用無虛晷工倍于田婦湯氏之
族自占書以上生儒赴校凡往來有事於城者挾
布易綿者日不下數十每至如歸亟酒脯鄭客客
無貴賤必手自調擊細及奴馬飯芻必察而又愛

我父子特甚自我父卅而遊學以及賓尹又卅而
遊學食則取食出入無僕則僮爲僕三十年如一
日也予小時嬉母傍母坐之牀上果餅相啖夜出
宿或不從父數使人覆被次早蓬首垢面而亟
之至爲爬梳已撫其頭曰夜不致凍耶遣其季蘇
與予從我父氏學季少予僅一歲共眠食妮如兄
弟忘爲大父行而予讀書以來率以元旦後一日
出以除日歸侍予母者不數而侍母者勤又安其
慈愛親之過于生矣母教戒子婦與其終身無不

卑約遜順積善爲本事猶記往者屋下地爲人所
涎翁及母趣族間四五秀才登門告請猶不釋則
伐屋割地以奉但爲合掌者再屏息喘莫之敢吐
蓋吾鄉忠厚之教如此而母自倍翁迄於今若而
年獨喜鄉居歲課耕種秋成之後偶一如市凡街
市褻嫚之語至老誶不與聞或見季巾服稍近華
鮮口雖不言察其意甚不快也夫以我鄉風俗之
舊鄉後進去之遠矣母以一女子遷徙之後由瘠
及豐自壯至老守而勿失純固專一其爲悠久也
固宜而予引述鄉語稱說童時若悗悗不少置者
慨時事之紛挐也我身之流轉也往者髮未生今
者鬚如髮試於母前仰頷捋髭猶可嗒然一笑云

汪母壽序

吾束髮而遊兩汪生曰滂曰可期兩生者叔姪也
少而皆孤家庭間自相倚依爲友朋學行志意獨
無不兄事我而吾自交兩生以來不獲父其父而
相與母其母惇至且恭至於今十餘年矣頃吾在
里而屬汪母七十子若孫遞觴甚雖不佞賓尹以

通家子之誼班於其間削辭進酒禮也惟汪氏之積深矣其先自歙賈宣也修故業而息之世載其德每日夕操作佐其公之什一家且纍纍舉丈夫子五人岐嶷競爽人謂汪氏其自宣起耶亡何子長者短世無嗣以其次子子伯踰年而喪尋又喪其三子又亡何而公見倍矣不數年數指之族權其過半幼弱孤嫠爲命不任人以爲汪氏之天莫可致問當是時母專屋而居紉績饘鬻以取衣食一身而內外之政歸焉母壯又慈和終其身御子婦未嘗有聲氣獨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子治茗食以主與遊之客客多吾巳上人蓋至今而子若孫兩生得以儒爲業一日而並聲膠庠間汪氏再振也吾嘗讀易於剝復之際有深慨焉碩果徒存幾不再矣剝盡而純坤主事以有夫七日之復循而爲泰此其見天地之心當汪之中道其與食者幾何歸然靈光於母乎是母靜柔而動方先而迷後而得含弘厚載居然坤道焉諸子徙賈而成儒則中行之復也繇此敦之浸熾浸昌今之汪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其在泰乎而獨尊之五於體爲坤以祉元吉母
其當之矣世之目論者徒致豔於福壽顯榮之天
而忘其所自始夫沃根者剔枝挹彼而注此汪母
之食未有艾也則曩所淵塞者之詒爾吾少與兩
生同甘苦貧窶過之能自挫刻奮其力以庶幾一
日之遇不可謂非徼效於窮愁夫摧折之後必爲
壽考天所以錫汪母也抑鬱之極必爲顯庸亦天
所以開兩生也兩生勉哉母負母矣

尹母壽序

邑父母尹侯奏六年考而始遷遷而得北刑部秋
七月邸報聞而其母祁太孺人會稱六十經曰秋
爲收成又周禮司寇之屬爲秋官志曰七月之辰
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又曰刑
者侀也侀者成也尚書考靈曜曰虛爲秋候昴爲
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甚
矣哉母子之際交須有成天地之至理也凡人之
情父十九嚴而母十九慈慈則有所不忍有所不
忍則愛而不勞其少也父譙之必曰勤學母必矜

恤之長而試試不早利父譙之必曰不學之過母必曰命也幸而第內外爲官父稍解事必彊曰爲國爲民母不必知所以則亦曰兒今日官官耳此人情之常也雖不盡然而然者其常也故凡子之不得鼓力顯志永收令譽者多其親其家未必有以善成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與息婦女小兒之稱也故凡居官者之不得直行其志皆身家之念重而姑息之意多也今之名兼父母其道與父母通論行則不必慈不慈不比於母舒玩則不必嚴不嚴不比於父然而爲父母易爲今難人惟一父母而令傳舍也父母之子可數人而令之子以萬萬其心萬其耳目又非必子之於眞父母也家有暴子不得以不慈之父母爲非父母有暴民而不以其父母爲父母矣家之尊無父母上父母無所不行邑無令上而邑之上纍纍若若者尚多又皆驅役我者又皆束縛我者上屬目於令小不得不言他吏之爲而但言令之爲下仰項於令小不便不知他吏之爲而但知

令之爲故曰爲父母易爲令難而宣之令尤難宣之難者蓋吾輩難言之矣吾視吾侯六年之間何職辦也早起夜寢何勤渠也事大細何密緻也束已直躬何整潔也而侯不自有動曰家封公與母氏之教母蓋甲族其曾大父起家名御史父叔科第相望往封公讀書不成母曰夜焦苦急旦暮收之子也茶蓼有今日庶幾第又庶幾能官而母之督教不衰一繻必問所從出一絲必問所從入六年之間侯固含母之茶枕食於斯而後乃今政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理歌鮓醉而佳元福也髭之截熊之嚥魚鮓之卻平反加食母成子也置膏不潤母珍妻菜十奇書蹟天子賜金子成母也吾最難侯者一事侯智不在禹下即有奸怪能逃神鼎哉大難暴發於國常若腹心之疾必與人命相劫攻之太急持之太驟未有不反中者若緩若闊若知若不知寧身任穢一人任枉而不敢直鳴其所以構上下不測之難於國中也侯之所以自成與成人者大矣侯已上上考而僅及平徙何居夫刑者天下之司命係

焉非得侯明允慈惠其人不可任也是非未定曲直未剖耗孤未理寃滯未湔比之以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之制而後不平者賴以有平故刑者愛之自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非能爲民父母者能明刑乎哉故子產鑄刑書而孔子稱之曰衆人之母

序

殷母貢恭人壽序

猶記童時大人引入郭謁拜少莊殷先生先生所居郭西偏壖山如壘水如盆盎草樹譆譆如琴奏

先生冠東坡冠布袍革鞜揖童子首槍地不知其爲貴人也鄉文學有作九一居士詩者賓尹在傍竊句之問居士何如人大人曰兒所謁見少莊殷先生者也起家名進士郎吏部棄大府以歸歸臥家下舊冠帶絕不復橫不繫官稱故稱居士小時未盡了已私識有殷先生矣後七八年與其叔子杜同入鄉序又同壇爲文數聞先生與母貢恭人之槩然賓尹甫勝冠輒走食遠方無暇時謁未幾而先生棄養一城失先生四門無所仰事士風之

變遂以漸醜蓋又十有五年爲癸卯而貢恭人者
始稱七十天祚老成殷先生可至今在大呂鎮周
靈光表魯國以一人重而今且何如也語有之思
其人樹尤愛之矧恭人之於先生哉古之君子進
足行道退足明志夫進而道不足行退而志不足
明羶官饕祿逐逐無休寸喉尺體之用需於世幾
何男子之智宜不出此女婦次且室家踧踖推前
挽後挈右曳左雖有中賢能斷者寡爾殷先生當
錦衣之日一擲而退脫躧金紫則恭人成之若是

里閈婦也者甜言熟於側席壯力可乘子孫當顧
動引少兒小女嚶其讀迴不自割之情其能一朝
行潔哉又不然洗手歸田居庭閒寂日聽他家牛
酒高會長丞造請冷熱之態蚤暮相觸稽辱反誶
所不免焉何以安先生於家衍衍飲食束衣冠不
著有司門不入也寵家右族灼焰而車上僻猶幸
制於其父父去之後慈令壅格不通裹馬金珠恣
氣足廣糟者猶糟酒者猶酒而前人之勳聲家計
與其骸俱謝矣殷先生沒而恭人當戶內外交肅

兄弟怡怡交得清人廉吏之家文業踵起冠冕郡邑雖曰天乎無其慈令行與天不慭遺殷先生以長儀型多士則宜人之福淺而鍾其祐於恭人以長綏諸子則殷氏之福靡而不見天之發殷者乎當先生時季尚未毀齒憂成立獨此耳先生券之曰必無憂是能跨我于之門王之堂所自證驗吾祀不大吾不信也去之十三年而季果登賢書仲難於壹諸生又三年亦復掇之凡達者以長幼為次蔚氣發揚恐其爲弩之末也於殷氏將無追數而轉序之有天意乎所尤難恭人者撫諸子如一伸若季忘所自出卽內外親黨不知其所自出溫邮惠至其撫循也博矣有如里閈婦腐列餘財不以相均隱匿理道不以相教得無憂先生乎先生壽不配德官不盡才無論恭人自培諸子自力卽先生羨年羨福可必恭人之大齊殷氏之興未艾也弱弟薦尹得壻恭人而叔子爲君典先生儐賓尹婦亦沈之自出鄉小子服膺先達必曰殷沈兩先生兩家母今皆康食子孫亦各崢嶸詎謂無天

蓋前年爲沈母六十賓尹既爲此語屬復封舌意有所不可私其子士範曰謹需後札重來班箸職在纂述乃以大人之命從數千里外論列之歸爲恭人壽焉

南母武太淑人壽序

武太淑人者太僕南卿之母也以太僕貴　封太安人已遇　冊儲恩加　封太淑人予與南史同官習太僕焉壬寅春　主上在攝降三詔頊之及汗朝人方修問安之儀訖無言者太僕疏再入切責宰相以下賴　上神聖優容之僅謫一級亡何不言者借言者爲卻論太僕爲民太僕乃自馳一驢以軟輿御母太淑人以西觀者道歎予於是始知太僕有母初太僕草疏也其兄史與友僚皆不使聞獨聞之母太淑人獎成之曰吾固謂兒不得避言疏既入無不爲太僕危者太淑人安之無戚容既歸呼太僕前吾五十年未亡人不得稱老兒歸如此者不負吾腹而矣蓋時太淑人年六十有九其倍贈公也纔二十四耳太僕方在娠太淑人

哀甚絶飲食且盡姑范環泣自指其髮與太淑人腹曰吾老何需需此耳太淑人乃稍稍啜粥忍以無捐越五月產太僕猶及以庚辰進士告終祖母養史爲予言之詳於是始知太淑人後先之概節孝賢明非世間婦也噫爲人婦與爲人臣者道曷以異哉家國無事端坐無躄緘口無瘖閉目無眩男子優游焉行墨自尊女子挈水漿恭鏾黽止矣一旦有急百年之祀千年之社關於一間如是而爲人臣曰當有任者可不可乎如是而爲人婦曰吾無外政可不可也[illegible]之身人得而自有之惟事人則身非其身矣夫身非其身者豈惟非吾所得自顧則亦非吾所得自舍匹婦之諒一朝舉之亦足以烈孰與夫人宗人廟之爲大也沈人之宗而饑其鬼烈名萬年罪不贖矣託於不自舍之誼規利遜害後事聽之負義孰甚焉有舟放於海震風四起駭波剌天舟子憤而先泅一舟之人何所託命今又有舟於此大而堅自恃其無虞也怪風起空中衆相弄而嬉一人焉被髮而號過此則招

與舵不及操矣不知嬉者是乎號者是乎今之望
太淑人者蓋快然在蓬壺之上前此則其操舟之
時也左謹招右謹舵小心危机庶幾須臾霧斂而
風收山光明海日出十洲三島不足遊已一婦之
志足以與人既幸而爲男又人臣也披髮而號豈
爲過乎忠事在家則立孤難於殉節忠事在國則
抗疏優於問安慷慨從容兩志咸得明茲可爲大
淑人喜也今年五月太淑人七十太僕在田聞跽
而奏觴太淑人必曰吾今日始老兒亦收身幸合
子婦盡爵其壻盧生問所以觴者於予予甚有感
於太僕之去也故略其門第聲業之美而以是言
歸之

杜母周太孺人壽序

甚矣今人子之孝其親無已心也吾徵之於爲壽
爲壽則必削酏奏酒彩舞以將之則必聚親賓合
閭黨富者廣筵肆豆縱金鼓恣彌月之酣則必謁
能言之士盛詩歌文字又爲錦縫屨軸以張設之
而攻今之詩文者則必竭口奉諛毛舉其席豆之

履趾喀喀而載之若左右史之記言動然又爲之
彊飾其必不可至之功行交相推美又習撫夫必
無有之事物丹桃火棗王母安期之說之類明知
其虛怪而樂崇引之曰非是無以驩父母而慊爲
人子者之心夫爲人子者之心亦何已計舉及二
名惟恐人弗譽也譽惟恐弗極也物與事之必無
有者曰庶一遇之也夫果其無已之心爲出於親
孝子之事也然吾所疑於今古間有二古事
[illegible]夫微之至於紛觿繁玦紃箴燀潘而精
之至於無聲無形靡度弗具者獨不聞其以年觴
也古詩文之流傳亦不爲不辨且多若干旬而詩
若干旬而序即唐宋集中未之前見何古之多闕
略耶禮以漸繁文以漸盛耶將事親之禮靡朝昏
寒燠時節之間不問年耶抑祝頌之詞貫涉誄誕
從前有之而不足流傳耶夫不傳則何賴籍焉而
甘此訣誕爲諸人一物已而負責也人必以爲詬
辱尊獻所親而訣焉誕焉可乎不可也彼則爲人
子矣命能言之士無能以一語爲人父母傳爲人

子重而徒以口舌奉訣可乎不可也故孝子不廢爲壽不廢謁詩文必擇人也有能言之士出焉必擇言也吾久挾此意思得與士之知言而復古者槩論之而杜子哀度者好古文詞者也間以其母夫人七十壽謁予杜子有文聲連戰失利輒頻首就一官人勸少需之杜子曰我異日卽結駟萬鍾何若今玆三釜哉出入中朝游從多碩臣人是以知杜子有母杜子母又曉解大道勸其夫光祿與杜子奚致身自完毋徼徼以功名爭者也知道者不可悅以諛識文體者不可奸以聲風雅滋著實從多賢冠履襍遝文酒交錯杜子之於觴母也有餘驩矣若云聖善則請操彤管以俟

虞母任夫人壽序

虞子元起與予交非久輒驩勝其平生元起成進士需選長安扃戶如處子不妄謁人諸交元起者一見躍然再見泠然擢肝析髓不知形之自忘矣而元起與知交語時時嘆頌其母任夫人任夫人嫡也非生元起者也生元起者爲張夫人而任夫

人宜之如兄弟然其母元起也不啻所生卽元
亦忘其所自生異哉母德乎以余所觀今之豪士
大夫未有能母若者也世路之交功名祿利之途
相傾以軋相擠以排所不能忘者忌心耳而莫今
爲甚予嘗有古詩一章云自古以至今容賢抑何
難智非自愚割貴非由賤捐彼我各頭足服食本
不奸何爲今古人嫉媚遞傾煎其爭在天地天地
亦云寬而況於女子所爭牀第間寵辱眼光中相
觸甚然於乎今人貴婦女則惡其妬矣稱婦女
則曰不妬矣一室之中方寸之地朝朝暮暮觸非
一狀更非一境也割其所獨至而攘其所得顓卽
欲無念惡乎無念卽欲無忌惡乎無忌然則妬在
婦女亦固然耳至男子則不可講解矣貴富功名
非得顓之物也卽知謀材學亦非獨至之物也爲
生業乎田外有田宅爲宦路乎各服其服
各冠其冠忌才才不妨兩見忌功功不妨兩成譬
男子之世路於女子也政人盡夫也之說無大之
天光無大之地輿日走日逐患我之軀幹不展氣

力不前不患彼之隘塞也忌嫉之念起從何所乎究欲何爲乎而世雖清人介人智人才人猶未免此然又以責婦女者何耶夫以清人介人智人才人之所難而一婦女能之故曰今之豪士大夫未有能母若者也母之溫惠宜其娣愛慈宜其子和莫大焉祜莫長焉元起於銓次當二月矣以母夫人誕在初秋故延一選以便歸觴其孝思可謂欵至爲人母爲人子之道予於虞氏備見之推所以爲虞母者可以宜民可以宜人元起之爲人子以爲人父母有餘也夫子又爲安丘賀矣

牟母何孺人壽序

牟子用一成進士一歲官行人明年丙午覃皇長孫恩封其父葉如子官母何獲給冠帔行人母之給冠帔也滋官不踰歲恩施其親也蓋異數也是年牟公正六十用一使歸函　制軸稱觴爲壽士大夫聲歌疊奏閭里榮之又三年己酉用一假使再歸省而屬其母孺人亦六十壽矣觴飛肉走後先相映庭下又古者使臣牽王事懷歸不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輒自苦用一每父母壽轉借使事爲里道畢伸所
懷古今人寵被相去遠如此用一宜何如報也而
不佞尹數從用一遊官下與聞公與孺人之概公
蚤負儁聲詘首下帷冀得一當然數弗售也以是
屬目於用一者蓁顓朝夕燈薤之費皆孺人手指
物也公性至孝父善飲母善病揣色察氣孺人佐
之百方姻黨讌會遇一味旨口率懷以進也今臣
子之事主猶其事親也其業官也猶其初之業舉
子也精意致主而勤身守官併一世之悲愉休戚
爲主上謀天下不舉矣朝而夕之言者程子
尺幅如慮謫千里行者奉諸生之素以往古賢
先聖迂疏可守而勿失有一不售無再不
售矣用一初入官也公命之曰墻薄易圮繒薄易
裂孺子慎哉其務以厚道成人嘻厚之一言忠臣
不忍於君良士不忍於友皆是物也忘國恤而急
身圖悖天下之公義而植私黨翹人之細過而博
聲威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今之時事有
忍心矣凡公孺人之教士大夫奉之可以行遠久

視長生不足云也孺人帨辰在巳酉夏四月而余
綴語為壽在庚戌夏日是月也用一且改官為御
史夫用一所以致親之教效之君以報答寵被者
其在此官矣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予未髮君典太史一見異之曰吾輩人也兄弟行
有女者急之必無失飪予壻沈氏拜太史館下王
孺人調食食我若親子女然者壬午之歲太史捐
館孺人母子稱孤子時尚少不解所憐課誦四
遊忽忽無人世之慮偶還僅一揖母於堂其後登
仕版出入鄉國肝膽投人人鮮有當者所遭歷人
世傾側顛崖之狀不可以茹緩急之際落落莫莫
無可重賴籍然後知賢豪道義知已相遇之難而
里黨官遊之會後君典而生先賓尹而死者為可
惜也太史意氣橫天下所收士尺寸而上脫衣推
食不問朝昏新第時江陵急之亦曰必無失者天
下歸江陵知人矣奪情事起削書疏憤烈叩諫曰
吾以此報相君投紱跣歸屐山艇水酌酒長嘯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雲屯是時眼光乃出牛背上曾幾微妻子計哉
主人乍別賓客全零宿債未償田廬半折予每過
故史街頭三步腹痛問母夫人無恙伯子能讀書
輒掌爲合也今伯子成進士矣母躋七十壽矣尹
不肖幼辱特達之知亦濫以詞林之屬塵忝陪擯
僕人時天事可謂一復觴飛觥走僅僅里閈之榮
耀已哉母羹股療病割珥支貧專屋而處能以婢
織奴耕秩內外之政林與德皆足敵太史者母壽
未央爲一時閨閣之範獨自太史後不知天下誰
爲男子計當時知太史者　聖主之外如江陵亦
復難得使在今日人攝目矣故予每慷慨論列
之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宣於我明不稱鄙邑矣然及第一人前此未有也
父子進士前此亦未有也豈天若有所嗇以偏有
所待耶自君典先生舉萬曆丁丑狀元又三十四
年其子士範成庚戌進士而宣之闕事待先生父
子以完士子以制科爲榮遇制科以及第爲極選

然狀元三年間物耳數百年來姓字相望不必其
皆聲自先生忤執政歸田天下想望風節與永豐
並而宣之爲宣始著於海內又三十四年其子士
範成進士海內人士無問識不識爭相傳誦曰名
臣有子由此言之科第重人耶人重科第耶而士
範成進士之年其母王太孺人適稱七十諸觴太
孺人者或自京輦或自諸方花幣襍馳羊酒塡委
里巷誇爲盛事賓尹以雍役便歸得從親故後酌
前曰諸君知太孺人之樂亦知太孺人之苦乎
君典先生不問生產非一朝也意氣急人身家蓋
赴傾貲不足稱貸益之困自其爲孝廉時而負債
動以千數猶傳先生登第之年爲債家所窘不成
行延及正朔突風雪策蹇以出也先生初第執政
傾志意下之後奪情事起先生爲上書切責者三
抱疏隨之執政大恚先生曰時事如此不歸何待
太孺人曰君素有志節在今日矣旦下棄官歸夫
婦偕隱焉自先生歸四方賓客慕集餐簋之費滋
繁太孺人紉績佐之不繼也未數年先生捐賓客

而前後所積逋責畢叢於孤寡之身是時也翟公之門可羅任昉之子無衣猶傳已庚之際歲大祲士範餬其口於四方太孺人僅存婦時一簪脫以取糜也假使曩者先生爲執政所縻新第美官戀戀不忍割命脩短未可易者不過多居長安數年耳何以海內流聞又使先生不善散善聚貽妻子不過肥囊何以綿詩書之澤興發子孫也由此言之富貴重耶貧賤重耶乃太孺人所更事倍有難言肉之中多所慘裂姻黨之際未免齮齕由未亡人以有今日躋壽母者曲折未易一二言也宣州風俗漸赴華侈高門右族費每不貲矣計太孺人爲御史婦爲狀元妻今又爲進士母服食飲饌之度人以爲不知當何若自賓尹倩沈氏得燕見之曳布服縞終身無所改儉支貧老當戶至今尚與老婢雜作于世單賤母孺人以下守其素業分固應爾殊不謂沈氏世貴而操尚如此太孺人以是滋章祖孫父子踵興有以也他誦太孺人者訣詞華牘不乏矣予獨數平生撮風尚與君與先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並傳者舉似親故爲紳大夫之家樹一幟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十二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侑母詹太孺人壽序

同年侑子成進士選讀祕書無何舉其母於邸每侑子色笑進退唯母孺人是以食母必務洗腆歲其母之誕日肅衣冠躋堂陳燕槃舞有容竭致歡焉酌者皆名人人競羨慕母孺人榮饗而嘉侑子孝養也問侑子家曰滇南問侑子今官曰御史令甲御史奉　璽走四方戒嚴子行獨不得有其

BIBLIOTEC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其稍踈遠者於音問而縣無論溫凊滇又越在
萬里選舟易馬涉水行山雖盛少且銳不易任而
又其方氣燠與北異宜余家去京視滇不參之一
嘗迎兩人至踰月不稱宜趣歸矣佴母來自滇涌
趯壯行長驛無勘今三年所也暑寒水土若調於
宿性而樂之而佴子初改官爲　天子治都門以
內朝而朝母以出日中昧事未盱擁驄拜庭下問
安否矣以我官閒官去家不數千里而不能安兩
人於邸以視佴子非易哉是月也余念兩人疏省
會佴子視雛長蘆長蘆所治甚廣然於都門左右
非遥出入得以間而佴子按行計日還且觴久更
羨之乃佴子猶是戀戀形於色問佴子猶是戀戀
者何曰吾日者朝夕於鄒今計日焉吾難母之別
也余勗之曰行矣佴子母自萬里就子欲吾子勤
官耳明也母之爲志也達安子於官而跋涉匪瘁
也子能其官而豈必朝夕之爲樂乎子視雛雛之
用通商而備陲萬物之所養也吾知吾子之事母
也左右奉養無方情有所必至焉彼民也米鹽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需直以旦暮商析貲而効之累其世輸於塞士給其齒無非身家之命與而皆司平於我我明法信道登下有方必無擾也農服先疇商資上世士飽流輸既食且安非一母子矣括筭之繁莫甚今日頃積鹽之疏一聞遠近狼顧賈人徙業以走閭門則寧食無鹽耳予憂本末之重困也而公私之日涸也其誰可而爲之夫勤忠報所以爲孝養也有生者各恬其生而我乃始恬於家俾予勉哉俾予三年觴也其初則詞林諸長老合同館兄弟羞爵焉既改官則諸臺長爲壽今則所治之墟燕齊秦洛諸顯者共爲壽所稱多名人者是已夫恭韣陳觴朝夕郤下孰與夫康民禔福樹鴻標邵者之爲尤榮也合中朝顯貴之酌可以申情孰與夫閭巷萬姓之歡呼之爲公且廣也吾游俾子三年未見有過眡都事悉慤沈毅衆口載之以治輦下者治方內知俾子無之不能俾子之爲母壽饒矣余縻食無似甚負君親今勉而歸安啜飲耳以視俾子則吾甚有懷焉甚有媿焉

曾母姑姚太孺人七十壽序

曾母姑者姚嘯泉先生之媳毅齋先生之配而不肖宾尹先太祖之繼室女也嘯泉先生力儒先太祖力耕兩公篤行相望並鄉祭酒然兩家故貧甚耕者不饜豆讀者父子兄弟相對啖藜粥吾伊而已曾母姑之能苦自其爲女而習姑耄失明食飲起臥啼唾爬搔最隱細之事扶視惟謹而以身支長夕纍績四作不休繼太母所遺獨此女憐愛之衣褓勉相助也又一餘年會王父

季養齋君舉於甲子一齋之學四方所推贊者鶩至歲所入浸贏然數世共居指浸繁費浸廣而曾母姑身主內外之政食無私鬻衣無私笥每飯男子無少長一案諸姒女一案每不足輒割中盂無恒飽也終毅齋先生之世孝友蒸蒸鄉大姓率拜以爲不及宜調佐之功多焉二齋踵謝家道中落爲手一孤泣曰天乎有而家故事往之樹杏庭下者故吾湯也而收實于而王父勉之無忝爾祖卒延師友課發之補郡文學又爲之室者再所費皆

指中物也幽苦專屬二十年至于今壬寅爲歲七
十予能勝事亦既抱孫宜老矣而孜孜矻矻攻苦
晨夕者不衰蓋予敘曾母姑倍念前人轉洫然也
癸巳一傳而子再傳而孫庶幾不失舊業先太祖
終身老農殊寒異暑犁穉不輟不復知粗鹽以外
味初孕曾母姑也心以爲男稍稍出責輦遺之卒
一洗於折券種隴儒者所無無幾微饗也以男世
爲傳爲不肖賓尹始由儒發家以女世者再傳
爲曾母姑之子今文學世姚之祚與其儒脈兩家
積良當未有涯其間蘊崇倚伏盤礴甘苦與累葉
爲終始者曾母姑一人而已莫久遠之業耕讀而
是莫久遠之物孝弟力田而是儒家衣冠雲初不
珍農家子一旦齒朝非先烈曷由焉且毅齋先生
昆弟俱不必壽又剿其兩枝先太祖三世不踰田
畝不越中壽豐而延之獨於曾母姑惟陰之道主
於翕聚委積磅礴先世精靈所鍾之明券也宦尹
繫官在北不暇從子姓之觴惟是尋洄先太祖一

念於曾母姑乎如親見之無廢本業無忘祖考綿
綿善緒是在我後人謹以一酌遥祝曾母姑無疆
以一酌酹地爲兩姓子孫交誡

劉母唐太孺人七十壽序

蓋劉母唐孺人之稱七十以壬子八月朔也而其
伯子元弢名仲光者行試南闈元弢久冠膠序有
殊聲此行也必捷於是姻戚觴劉母者盡謂宜稍
需之俟聞捷而元弢意殊不爾曰吾母有殊行第
恩不得能言者宣揚之貴重豈兒之以於是母有
壻嚴聖初遜志者四擇士之能言齋而謁予予非
能言者也顧平日久交嚴劉間有母誼又予好微
顯而闡幽所與聞海内人士朝之貴臣野之匹夫
有能懷忠抱孝心心君父者北面拜之否者路諗
之有能周旋緩急定困扶危者斂衿壯頌之未事
嘵嘵有事索索者心賤薄之有能恩不忘舊怨不
乘危羞富貴尊賤貧者中盟之驚走利羶走勢者
目攝之母不及事其舅姑矣舅之櫂在堂奉姑遺
主合焉朝夕饋食如事生事其大姑九十餘老遺

穢不知掖至靜所手自洗滌男子雖甚孝行未有
篤摯如斯者也母歸而當劉之中葉虐侮百集奮
身扞蔽肅管鑰修耕織之政悍奴子無敢嬉業振
振翔起男子之智畫無以加也初齲齬於宗親已
則相忘曾終身無幾微之色雖男子之有洪度者
不必若也族有豐貲而寡嗣者人無不思逋其責
母曰毋令地下人笑人悉貸還之於唐爲冢女唐
無嗣囊產宜女乎歸母曰父不廟食矣因以爲利
耶爲盡理產而樹之嗣男子雖抗廉義不必若也
凡此者皆母所以成其大年也而予緣是有得于
元弢述母必稱行明所重也觴母不必及其身之
貴有貴於身者也元弢率此以往其顯揚也大矣
夫處天壤間而徒錢刀爲富卿相爲貴耄耋爲年
鍾釜爲養不亦卑之儕俗之觀乎

詹母八十序

士君子行身兩物耳出從冠冕之後則以其丹衷
赤脊全輸而用之君公歸處鄉里則好與知交子
弟說孝稱友尋庭除之樂而謹風化之維出不能

輸命君公孫蛻飽以遨忠志之士不忍聞也處與鄉黨周還非宗祐則其戚屬也非戚屬則其朋舊知交也衆父父齒衆母母齒削旨羞甘眷韝酳餽以是托於爲人子弟者之分誼巷答而閭酬笑語酣暢志氣怡悅孝謹之風亦稍稍有所扶藉以不衰昔者吾鄉有詹大中丞焉仕於朝鄉後進之相與從事者不下十數人不佞賓尹其一也尹不自詢朋吝本彊憤致爲領大柄者所不譯自尹之僨也繼中丞公以歸睨睨之勢日相攝而未已濺及朋輩無復子遺而不佞尹緣是得以盡銷其憂天忿世瘠肩顰蹙之狀專氣而奉山水之業得以不自束修之身尋復書生舊好往來文酒得以晨昏寂靜之餘燀湯芼羹與人子弟謹晞抑騷聽察之致倚父行杯登堂拜母古者里閈之上儀友從之佳事無以溢此也蓋尹既從中丞公後出入同鄉諸君子修眞率之會而忘其年乃者歲癸丑春中十六日中丞公有嫂曰詹母施太孺人躋八十而母之長子應極則故與不佞尹同童子考同遊黌同

結天元會社極昆季多名於黌者一時朋偶奏觴
拳儀如家人及尹之身而責咏誦焉尹所知母順
于尊章睦於娣姒篤於教戒子孫詩書焉孝弟焉
用其家物可以長世極昆弟之壽母也不以肥碩
之脡醴奉曼之棗瓜而以舉世嫉詛者之一手一
舌其志誼出人世遠甚尹兩親幸良食數從里中
眷耦行酒之列內以其敬事父母者事人之母外
斂爲人子者之祝聲併效之爲人親者詹母之八
十其春之方來月之方恒乎言忠言孝有一於此
足以了卜肆之政矣夫士欲躬孝忠維風化其在
自立哉

麻母八十序

麻有壽母梅太夫人焉於今癸丑冬十一月八帙
矣神猶王貌猶睟然也吾宣中不乏貴家大族其
以世行仁義德問薰閭黨者莫冠麻氏麻氏世矣
顧自贈承德公以來下上子姓多不登於年才行
壯美祿位聲勢譽問不乏人擅五福之首而都其
全盛鮮有躋焉者也辟之尊然酌之者衆則疾盡

身世之爲尊而子孫貴富之爲酌也亦云衆矣雖
欲無盡烏得而無盡故夫貴家大族之寡壽不如
單門隘屋之多壽也挹注之義也才行祿位子孫
之有餘或以成其年之不足乘除之數也乃以語
母夫人不然者何也母蓋相虹橋先生以家婦操
筦鑰母二叔而底之成二叔爲丁酉舉人爲贈太
僕吏部君也太僕立廉束修風操聞天下鄉進士
宿文價其舉也晚當其少孤皆母與其夫虹橋先
生撫摩長養教誨之而母所生二子伯顧驥子羽
鳳與二叔差次授室奉師賓腆饒粢快發志意後
先名紳士間鄉進士太僕之母其婭也亦無以異
於伯顧子羽之母其母也虹橋先生輟已選事顓
子弟於學而不食其實鄉進士晚舉曾仕版之不
及與贈公同太僕沒而天下惜之曰介人也勳不
暘才年不配德母既與先生周旋俯仰左拮右据
歷甘苦支高明之業今老矣督子婦操作不暇猶
篝燈與孫課書麻氏之穀蓋母所實菑實畬以有
豐鍾而後乃今躋于大年與其子若孫世饗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之君子進有以自見其志踵頂可捐退有以伸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吾交母二子最深往母七旬伯顧官陝塞當亦念母不樂今幸歸聚子羽久在賢書急功名與愛日孰多且吾識子羽志誼出必有所效之天下紛然多故吾所以驩然於罷歸者親在未敢以身許人想子羽亦同此意今日之日其爲樂於庭序也無涯矣共予觴者署學事句容萱君宜與萬君及里中紳士郭張梅殷諸君孫氏兄弟皆交母之子深者登堂拜母禮也

湯母六十壽序

著於太平者有予宗焉與宣數百里相望去歲予道黃山就宗家飲父老諸母固留無遽別數日樂飲極歡有大治大溥大海者昆季昵予予黃遊治杖屨奉吾巖之幽林之脩石之奇瑰溪之泓演風煙之宜渺鳥樹之英森相與朝搜而夕撫莫之捨去是時也宣有士噪禁五縣不得入學入學惟太平錄大海冠一時名出諸生間予與治海昆季酌賀既歸海跡予於睡庵竟歲風期道義周旋殷至

之如斯也而予因是益聞其母曰胡孺人孺人之事後山君也緘縭醯漿刀尺之數各有部位佐其產以殷昌其誨督諸子也篤師賓之精而切屬之不以姑息故三子者微獨秀有文其行義每束于程尺蓋予歸與之志成童斐然望之吾黨小子未嘗不先望之吾宗宗單寡至多不能厝火其無以策生也必無以與於詩書可念也其有以策生也數錢刀而忘素業衣食之欲旋滿裘馬之態競馳

而念也宗母訓盡胡孺人若者後人不眞矣而季之戚崔生廷學尤爲予言襄者飲季酒間偶相約爲姻嗣舉男女某貧謝非耦也母曰昏姻無戲言竟歸之女今士大夫杯酒然諾白日青天指心腹相矢未幾而掉臂未幾而操戈傾側反覆無境不有能自全其信誼者亦云鮮矣以予所交士半天下及今田間僅聞宗母世道良可於邑歲七月母六帙設帨之辰予適理藥今始得以論序之爲宗姻祝且以告士之居身與論交者也

汪母七十壽序

友朋親故閭黨慶聚之交生人之所不能廢也自
吾退而田所修皆書生素業所與接皆貧賤舊時
一二筆研之友胸無匿肺口無擇言猜防懼忌之
懷不以設於心而布於面十數年藕孔居今始展
有餘地歲時伏臘相往來共爲父母兄弟始大得
意驩暢也然吾所謂貧賤交者亦僅若而人登
朝之會不啻自戒誤爲小人眉態所乘寄之交下
謿歲此時猶爲其父母理筆作壽文未幾及戈相
鄉安及所親故閭黨之交亦復爾爾於誰而可乎
故自吾之以議論忤柄人招亂未已也曰吾欲斷
舌自吾代　綸誥雜爲傳序施及人躬與其親而
人與其親幷忘之且以爲祟也曰吾欲斷腕朝市
不可里黨不可進賢冠不可逢掖不可曰吾欲斷
拱揖封面不見一人雖然彼所謂及戈相嚮者亦
政其初非得之貧賤者也中市則盈莫市則虛亦
何怪乎而一二往來無間卒未嘗不得之貧交汪
會洛者貧交中之一也洛兄弟三人與其季海俱
有材譽家故貧然不以水菽損母驩嘗爲留都諸

公所重延致之輒勤餼糈奉母居南嘗閉閣讀書
廢客恒不廢晨昏朝母其外啓鐍相訂課業者必
吾也今年正月廿五日母稱七十諸籩軸幣帳羊
酒之事洛兄弟一切謝貧家不任而獨希得吾一
言吾交游至今日亦云寡鮮矣母吾母也平時拜
母爲常矧於當秩吾是以追新道故爲一二友人
誦言之若母之懿淑孝於祖考妣恭於伯訓於子
豐於賓祭儉於身有形管在亦世典之所勤已

曷稱乎嫂徐實齋公之同予舉也有世誼焉曷母
之今之奉賜拜堂下者多其子交臂而修文行之
盟者也予悉實齋父子矣他人工生不能復工詩
書實齋右抱鉛麗左握筭端木氏之學不能自廢
而有餘地於文心所造舉業精微馴緻猶無以逾
焉者以是輒試輒數得雋取魁名如寄曰閫以內
有人任之無越思也他人富貴不可復貧賤實齋
自其諸生時少司空蚤仕爲介弟族大而家腴已
又身致高第爲貴人然中路遇之冠綬漸陋祿童

蓌下牧無殊容而孺人自其恭夫以來在約不諂
居贏無溢實齋試戊子卷業入彀誤填他氏名萬
口詫喟孺人恬自若已第戊戌已令番禺疾徙孺
人恬自若今人儀貌精神轉奇於疇昔間小得小
喪頭與趾為顓仰眉與面為開慶非孺人顓壹之
致無所變態於其心富能貧貴能賤往何以成夫
之學今何以衍二子於養五十年如一日也蓋予
自諸生至今奇逢異變萬浪千波動驚人耳目毋
民為不聞也者而予得以有林烟水菽之樂孺人
有子讀父書且蕃紹家學榮華傾公卿間孺人亦
必以為固然所等拳庭除者無失前人儉素之風
無使人謂孝謹衰而已司空先生清德著海內羽
儀朝野我實齋謝世矣慼遺孺人以範閨門久遠
長世庶其在此今年十月廿一日為孺人七衮悅
辰觴者趣予語為先諸士修文行之盟續食縣官
各兢兢於母訓其母徒以富貴為足長哉

夏母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閭里之奇閨閣之秀未易流遠也其有流傳久遠

者必善所托所托必于名公鉅人載述之文夫士也戢身委巷束修自將十里之外舉其姓字有不得知聞者矣婦人女子聲不出梱武不越閾雖有懿美無名鉅之筆爲之托九州之外異代之下誰氏而可以希聞者乎然古今名鉅輩出異代而下等尊于天地神明當其生世未免率爲世所詬若不能一朝容者并其詩書翰墨而仇之十餘年前御史秦毀李卓吾不許行宋元豐間蘇文之禁甚嚴閭門搜取至收一紙者連坐悲夫五百年後而長公集大行王子立周彥曹谷保母任氏楊氏皆得挾姓字以俱長亦其幸也蓋吾嘗于李老子諸書中得汪本鈳一見賞識之今年六七月避暑山笑堂下不櫛不履本鈳與其友夏生汝諧謁數日始得見見則稱其母金太孺人以中秋朔登七衮而踶吾言鱄之吾聞夏生之述母矣母爲金光祿公冢女素嫻門範事舅姑孝養篤至舅病臥蓐久無以辦女裝亟撤嫁時裝歸之已女姑嫠撫樹二孤甥不啻其子而女姑之節成脫珥資夫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揚尋遊太學交天下士督就六男子及諸孫後
先賢序間駿駿鵝起至老皈心佛課勤檀施此皆
夏母之可紀述者也今之人挾其父母質行以乞
言者豐舉百媺未有以相降卒其所以行遠者不
在于行之高秀而在于文之妙美有如夏母之賢
得顯公卿名鉅之士一置筆焉其以流聞千秋也
審矣何論觴事而誤以及吾吾自斥居後功名富
貴之徒意有所謂附好以孱身薦刀俎其與吾舊
者惟恐詬染幸不相及已矣違衆譽些越疆數百
里而吾言之耆且圖以上驩其庭除奏觴必需此
者殊非世人之觀也黨籍之禁子瞻墨跡每賴複
壁以存我生于斯自冠車而外士子羣相附持書
環牘無禁忌不亦已太平之遭也乎

汪母六十壽序

家國盛衰之籍豈不以人哉盛難持也非其人則
盛之實爲衰資也衰難支也得其人則衰之還爲
盛啓也雖然索人於朝宁易於家難朝宁則羣天
下而赴事焉英謀偉略之儔畢世不乏家則關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人兩人非可領身自固集衆而代爲之計也索
人于冠冕易于婦女子難丈夫勝冠矣六宇任其
馳驟百務皆可經營何患難足以困苦之婦女則
門闌之外下貳無權酒醬絲枲之外上貳無權優
游而共福澤可耳一睹不天四顧無處雖復智如
樗里勇如賁勇行如曾史欲以振窘起敝光閥簿
而完宗祊何道之出也吾曩者交汪榮期館其家
是時榮期之父亡三數年矣王父耄鮮歡一門多
榮期兄弟皆幼小不當事不知汪氏中外之政
何以井如也管鑰愼出入僕僮僕肅也觴豆籩也未數
年而榮期庠庠者不貲而已有代爲之貲者矣庠
者不產而已有代爲之產者矣吾出入京朝廿許
年食貧猶故而汪氏之緒且隆隆起亦不見榮期
兄弟之何以据且拮也非其專屋而持門有母孺
人在乎母孺人靜嘿無言粥粥若無能自衛衛家
謹廩周緻卒以有効如此以一人與豈必男子顧
吾所甚太息者汪氏三世無百歲之男亦無二庭
之婦前年夏迭原博秋送華之原博與吾同曩者

之交重遺兩孤以煩榮期景光淒楚不可以目母
孺人之於汪也屬引滋長周還人世憂虞之概亦
云備矣人不經多事則思不湛思不湛則慧不生
行不力尊卓之品高明之譽奚自來哉母孺人登
六十矣而稱未亡人者三十年白節懿標光聞閭
黨榮期兄弟文采都雅孝友名士紳間亦所得于
患苦者良多水菽爲懽親朋滿集固宜破顏一觴
予新有文戒追念生平歔欷友明母子之際不能
[illegible]者也

吳母杜太孺人七十壽序

吳芝房氏某者歙名宿士也宣界歙而都風英流
美以蚤得承問爲快既吳子成進士起家遂安遂
安今浙屬也而彌近歙譽些之充疾于風雨自吳
子之治遂安若而時鄉邦間無不誦吳子之能君
也曰誰哉宰國乎使一國之人愛之如慈母乎已
聞鄉邦間無不誦吳子之能事其親也曰母氏乎
誰者生若子錫及民社于是吳母杜太孺人稱七
袠矣是年某月某日也閭衢讙譟士女擁萬絲擲

肉吹寒漿迭陳予不慧有弟就尹簿宇下傳道其
一時觴視之情物甚暢而予亦借名觴母有感于
言令夫令之爲道至于母之而精矣小人有母往
以事書服笏率致牽違今幸田廡昏與曉者之不
母側也予晨而朝母愉與愉夕而朝母戚與戚噦
噫唾涕誠無以異也遂安之民晨夕朝堂皇有便
苦焉以告爬與梳除無不滿志而退有以異于吳
母之撫其子乎予田也水菽之奉簡矣二人不見
訶故得以恬其志於眠食遂安之政清身若體唆
菜自供吾以覺吳母之飲水而甘也曩者太公不
得意于什一計蕭疎而獨好客母割珥簪佐之驩
而日以紡膏督子學底于成遂安之士月有餼有
課甲乙有程觿其怠媮者而礲礪之無以異于折
薆之訓也予弟季數人宦者讀者一昔離則母愀
然不樂吳子爲家督一門之內兄弟既翕其下存
案屬也簿亦賤細矣匡扶之保護之不讓餘力夫
非推父母手足之愛愛之無以有此也廉吏儒吏
幹吏極資諝之所至各與有幾焉雙舉之而曰民

父母顓字之而曰衆母非其發于赤忱而源本於
呼吸一體之眞愛靡得其解矣拓顧復之明恩茂
康庶品集蒼黎之頌祝還報慈闈夫已氏貴官擁
民上不亦有人詘人讀者乎社而稷之寵迨所親
埒於萬年詎有既乎益予亦嘗慷慨懷志誌出入
廿年營施一物之未能有又每以吾出招詬厲爲
二人憂故家庭上食之會實兢兢懼且愧焉自予
遊行居止所譔聞守令清慈彊幹多有之欲百姓
之屬以爲母相與屬德於其母也者而亦云寡矣
夫尊之萬人不如親之萬人易知也曲庭細席之
嘔吁不如通都大邑之歌舞易知也故曰吳子善
事其親者也

荼母丁安人五十壽序

吳興茅止生元儀以丁巳冬觴予艾爲文甚靚辨
所與言世道消長之關悁悁乎其如有刺也誼人
哉明年戊午春止生有母五十夏長卿以告將徵
予言予曰人之子能愛人不可不敬酬其母也斷
筆累年於此需一破矣而止生所爲述母委致多

思可流傳於是天下能言之士皆知茅生母矣母
姓丁氏光祿公之女而憲副公之冢婦以夫水部
貴封安人憲副公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鹿門先
生不以官位著所歷視人間通侯大相猶蜩甲也
乃以歷下弇州新都諸作者蠭譟雷轟而不能奪
先生常定之席物所自貴良亦有以止生文心矯
異駸駸欲過其祖誠止生畢力此業縣日月爲親
寵光安所不得志於顯揚而咄咄爲且止生年二
十五長耳亦太蚤計科第生所自有世不乏崇科
上第其與于流聞長世者幾也而予於止生敘述
中敬服母安人者數事水部三娶而爲安人及門
之日後先媵侍若而人矣已所生與非所生若而
人晏溫不貳而惠慈過之此不亦牀第之間唇稽
目屬之地耶今士大夫橫驅四騖之乾坤偪仄相
圖若不能恕人容者塗寬隘奚若水部爲御史時
聞憲副公病瘍棄官歸安人贊決之以是鐫秩不
相訶優游漪瀾灑滿憲副公九泰終大事今無有走
要津爲功名地道者至不惜背負其親宗博跬步

之捷棄印相狗者孰誰也歲大祲括二十年之儲得萬石急以水部遺命趣兒作奏分振邑黨今廟輦之緩急窮閭之便苦慮不一動于當事之心忘私孥而勤公上世自有之予耳目短已止生一日守諸生未有責云耳止生一日用也宣慈訓行于天壤而足何多讓焉予所知者挹注之義齒角之論鹿門先生惟不亨於官也故亨於文章而名世亨於年而期頤獨峙四朝冠冕一代持先生以衆後水部不登之年不竟之業固宜鍾之其室若子矣盛孝章之遇孔融也下車執手升堂賀母云爲家國所賴孟仁之從李肅遊也其母爲作廣被厚禱期以氣類相薰古之人急于求賢猶之乎急親也止生訪予觴予拳拳敦篤意用不凡予不敏無以答止生然予聞止生所與遊多海内英碩父黨以下莫不造門止生母即專屋久無驩聞所致客若此得無一粲然也乎

唐嫂陳孺人六十壽序

予田三年而哭唐君平七年其子允甲冠遊庠八

年配陳孺人六十是日也天氣鮮朗親朋喜集予
持觴呼嫂者再仍淚涔涔落也悲夫君平一世人
豪而僅以其妻遺老子遺少乎君平蒼眉皓面豐
頷脩髯所至人驚壯之其氣岸肝膽倍有以異乎
人寻心儀之曰是將爲天下大用者因以廣索天
下氣類之士欲得盡如君平者而交之往復鄉國
所與遊半天下名俊不爲不多矣身所跋履曲折
物情向背冷熱之概則亦不爲少矣投肝膽于人
人未有以報也就軀貌求之而須眉如許者亦不
數經見不亦拓落無偶之甚乎子性疎脫闊口快
腸猝與人狂譚無解者獨與君平大言小言無響
不答居里巷同寻出入里巷辟地白下同寻僑白
下邸長安攜家上公車同寻長安所與商多帝王
將相儒者之略中外險夷世道安危人物貞邪消
長之界或互躍以歌或對愾而泣蓋君平自其孝
秀時服飾靚而甑釜塵衰馬隆而囊橐澀嫂孺人
時以其虛帷薄績任夫子之縱橫伏臘饑寒狗南
徇北無謫言迨君平新第筮李官節東其高鴻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習性而壹將之以清潔嫂孺人彌安之曰官定窮于孝秀吾與湯宅夫婦周旋久知之蓋指予也門戶之政幾搖聲國以予觸迕之故株累君平君乎不以怨予三百里待予而訣獨以兒子讀書相屬兒頎秀有異惟自繩尺卽可不沒其先人嫂孺人可以一觴酹報矣予所徵孺人德度御婭娣匪惟容之直身下之目見耳聞實罕其儷至今稱奇男子者必君平君平不可復作矣稱閨淑者有嫂孺人拄請賡樛木葛藟之章

霍太公六十壽序

有用世之用有用人之用有不用之用利劒必割良馬必驅士士謂自命而服官蓋事容容莫莫取荒飽枝位而止非所以行世也用世之士不可數見於世矣登而薦之必有其人其人則必以類相合聲氣之相召也燥濕之相就也雖然用人與用於人皆以身從事揚揚然與一世人爭寵健愚明之數而精力消亡亦云過半故居身行世莫尊於不用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

治世理物久安長賒之術畢集其中故曰不用之用也予伏宛水上側聞東南江海之會長吏神明治行尤異有吳江霍公其人公繇名進士令金壇金壇有畸人焉能以其乍喜乍怒搖公府而沸海宇公絕去因緣壹以精心強節爲政不逢其驩竟以此爲天下有識所傾移治吳江吳江東南之雄人賦全盛非易治之國也自公在政而閭左隱僻牙從根株銖兩豪髮之數靡不洞燭而火觀御事有風雨之疾人彌驚異之何授受之殊也而乃知其尊人景尼先生先生自其三世以來率治詩壯名三輔至先生獨治易教其子復以禮發家共于易也盡其消息往來微眇之致委千金伯氏而特挈家人棲遲密里遠發于詩書科第間蓋先生用潛子用見潛者家庭之道行而見者民社之施博總繹易之精而合用之者也始先生初渡江省金壇衙署曰兒精神十力新發于硎不可嚮邇須久之上下信人民和而後乃得展布其四體以有厥功已再臨吳曰可矣下上信矣人民和矣政成

可以報　天子矣於是年八月公分校南闈得禮記若而人皆知名宿士若戈生陸生皆予所宿奇獎者也其年冬會計偕諸士上公車明年春先生六十奏觴所薦士若而人趣予言爲侑予惟先生淵積沈修老首逢掖若幾於無事然者爲人君爲人父者修官上之道而不執其勞爲人臣爲人子者勤官中之事而不恤其私一傳而子再傳而爲子所薦士恢德業光名于天下無之非先生之教出器處器相乘以致用異夫偃蹇窒竇槁槁自甘於世無一割之效田園也世所需者有爲也冕劣也眄長生曷所貴藉之故爲景尼先生而後能爲壽惟吳江與諸士而後能爲先生壽

詹母張碩人六十壽序

國與家異乎輔國與家有以異乎翼爲明聽輔事也疏附後先奔走禦侮無一非輔事也二三耄乂共立丹霄之上同寅協恭各以所爲致之君而太平之業就矣非然思不集而益不廣獨輔何益讓

庸無讓瘁讓名無讓怨讓祿爵無讓事任精白乃
心靖共有位而弼諧之義明矣非然上不濟而下
不行即首輔何益往者三卿九列之長　天子鄭
重不輕授吾鄉魯泉詹先生以副都視篆行總憲
之事者若而年抱公絕請臺綱肅若一時鉤黨之
習沸海頹山賴先生晏以忠直厘以亭平海內物
情稍稍恬定蓋先生之功倍于長揆其階次乃在
副此亦輔事之明効也問之家而先生黃淑人已
棄世其爲先生任內事者有張碩人碩人侍先生
久出入官途嚴管鑰蠲滌濯腆賓從飭僕婢所在
具有法程逮先生躋位中丞而碩人不之從也曰
吾治吾家其以安君公於官昏三男嫁二女內外
之政井然逮先生拂袖歸兒女事勿復關累恣與
窮吏賤故傳尊罌爲驩終始得宜此又一輔事之
明効也天下之故主不可耦耦則亂輔不可孤孤
則折十餘年以來以獨相當軍國重事者亦可概
見簪笏勤事內有効于家以佐先生陰有以外効
于國其爲弘明長久也亦云多矣是歲也　新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即位撤礦稅發內帑卿從大僚一時奮庸天下
喁喁頌太平越月季秋六日爲碩人設帨之辰諸
姻親奏酒堂下蓋中丞先生捐館舍其嫡冢進士
請于朝　天子賜祭賜葬諸子無所營費碩人曰
絲枲之餘有田畝數鍾撤以供事此其義與發帑
撤稅意指相發明爲人婦之輔家也以精勤淑惠
永譽爲人臣而無力於輔國簪笏之羞也夫碩人
子存者二僊曰至鳳與予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遊廬山記

余有淮藩之役未離門輒與廬山爲盟九月朔竣事念違新建座主十餘年矣又彭蠡與匡廬合勝舟車缺一焉不可乃假一舸由東鄱上章江侍座主桃花嶺下劇談數日而別癸卯發雙港越五日抵南康落星湖落星去南康不里許廬山諸峯迫欲肅客竟爲湖風所尼孤寄滸蕩中檣櫓俱號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色無恙與家人守坐到明風稍定牽船步下即日爲開先黃巖之遊期去歸宗以天暮不果仍歸船宿巳酉遊白鹿望五老峰徑白鶴觀棲賢橋觀金井玉淵之勝日入林壑昏黑不可行昇至萬壽寺宿庚戌上含鄱嶺道蘆林庵月天禪堂炊于金竹坪轉徑黃龍潭道赤脚塔慈雲庵宿于天池明日謀再登五老由天池後嶺登御碑亭遊佛手岩竹林寺至大林寺講經臺雲霧大作四山俱蔽對面不辨人余興逾不可遏霧雨濕透衣巾風狂不能置足乃止小息法勝菴藪衣腹枵甚重入大林索飯飯竟歸宿天池其夜諸谷皆雪壬子霽然風緊甚游文殊捨身獅子三岩取道後嶺入雲峯寺薄暮東林小飯夜二鼓抵潯陽宿公廨中明日渡大江就舟湖口余往返不半月高山大川一旦掩爲眉底遊廬數日耳陰晴風雪極燠大寒四時之景具備又所歷岩壑摩嶸穿邃殊不草草既自以爲生平之奇諸好事僧道余游者亦以爲此番竭蹙倍先後從遊凡得詩若干章時萬曆丁未九月

也

開先寺之勝以青玉峽水從峻嶺來巨石扼之激爲兩槽盛氣而下勢不破地不止一潭如鉢盂偃腹渡之水壹掠潭面輒疾走復得一潭如大釜相與洄洑水氣勢揉盡乃降匿石根以去潭色碧如練石子如螺行其上須眉可數其傍爲漱玉亭足當一絕矣從開先度橋轉折轉險所稱雙劒香爐姊妹諸峰森森齒齒立人行峯疊中如恐壓者一岡稍迤忽突爲文殊塔塔與瀑布敵面踞塔觀瀑如千人走駿馬下坂驚風驟雨不可名狀大勝開先亭上望也余旬日行彭蠡初入山將謂以山勝乃更得諸水然水又與彭蠡異觀矣

遊開先黃巖次日欲盡南山苦無導者適星子二生先在洞徑勢廻合但生宗皐宗傳以文來質曰將候先生于白鹿洞余大喜得地主輿而入則二生先在洞徑勢廻合澗水環繞有聲淙淙前後老松近萬株列如重障往余在南中所喜普德靈谷諸松徑皆不及也牛渚松怪健差敵而遜其幽深庭前竹一圃可二百

個松色圍之翠光欲滴霞朝月夕莫此爲宜解於此中作信宿談論不愧道學爾

由白鹿洞西南行十餘里爲棲賢橋兩崖石牆峙跨石成橋橋趾餘石可坐以酌上視若屋下視若剖甕盎溪水宮焉渟泓莫測所謂金井者也從橋上瀉水抵溪可一瓶盡其下流一石方廣鐫三峽澗三字斗絶不可就其上流皆巍石或偃卧或怒立水大小雜出其腹恣躍以鳴取酒澆之如擬金鼓溯溪行一里聲漸細已復大壯曰玉淵其級而疾趨畧如青玉峽而渡水一石轉大注水潭轉細衆水聚行石上當其坦博便旋欲舞於微凹處忽跌勢不得復黏石斜飛以出撞落潭面別爲卷舒出沒之狀如沸湯如噴雪如輾鮫綃如跳珠余無以窮其妙青玉峽瀑布皆席而仰視意得安隱金井玉淵皆俯瞰足下石滑膩如油下臨無底水聲震撼肉顫毛悚不敢久立也

宿萬壽寺之夜屋壁破落叢薄悄然欲出笆籬小步寺僧告以多虎急入扃戸辦一燈與偕行者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坐但生雜言一二虎事前十六七年廬山虎晝夜
連羣暴齧無算禿頭顱塡山谷間獨一僧不知所
怖死伏地此僧脫衣帽從容跨虎脊拳其額曰畜
畜汝好布施虎自是跳躑搖尾數回顧以去其夜
僧告下山明日虎亦絕跡又言南山僧律惟黃巖
稍嚴有破律者輒遭虎患余笑謂黃巖寺被燬想
彼時都是破律僧然虎於他寺獨寬何耶語未訖
忽谷間拂拂如雷聲寺僧曰虎嘯耳凭牕窺之月
滿四山欲出不敢出乃擁衣就睡
一山亘五百餘里坐卧數郡南吻雄湖北枕長江
天下奇觀莫鉅焉中間疊壁層巒複溪叢瀑不足
云也觀湖於含鄱嶺觀江於天池於竹林寺勝槩
扼矣上嶺之日天際空朗五步一息十步一回顧
數株煙樹離離水濱者南康郡也疑一帆獨插經
時不動者落星墩也嵌碎剥翠蜿蜒周遭若起若
伏者都昌餘干諸山也大小漢陽獨長諸峰屹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矗五老居白鹿之右橫見側出周旋四五十里不暫捨嶺腰爲他峰所蔽一老猶殷勤送客望望下嶺而後別山南之致於斯爲備及予遊北山登天池尋竹林寺獨立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鳧田疇如坼龜下雜諸山隱隱來赴如屏如幕少焉雲縷縷出山下如數白鷗徊翔林莽間斯須瀰漫天地江山人我四顧無影視立旣靜若有翁忽往來遊行空中者於此外更覓竹林寺眞成夢語耳出至大林由大林至講經臺皆冒重雲中涯風橫擊數努力固足不然恐飛去捫崖得路停一庵半晌已而出戶忽大風從地捲獨全露香爐峰衆山共合掌讚歎希有

梵宮刹宇之富至今極矣西之廬東之台宕皆勝區也顧及不及往東游國清天封見其寺之頹僧之龐狀幾不堪然僧亦何用肥澤也泰岱武當九華白岳皆以香火之盛爲饒髮俗羽所踞室廬華美酒肉狼戾佳山水成一穢場大可惋惜予所過廬山數十寺獨黃龍潭竹木蓊蔥成行金竹坪一

堂主接衆結庵數層然亦尚存竹石閒想開先白鶴之屬不至如棲賢火場之廢棄者僅支敗櫺而已天池獨鐵瓦殿雄整旁亦落落其它每一谷中一茅蓋一人蓋前種菜足食予謂廬山得意處當全在此造物者護惜此山不欲以塵俗浣耶茅中之人其亦有苦行眞修不負山靈者耶得意之時顧視壁句曰都可抹殺入山惟恐不深無人之境予將十焉以待異日矣

黃山遊記

黃山之遊發自湯寺寺居山之南麓澗出其左旒有泉焉凌寒逾温以石窞之深不踰三尺溢則雜澗水以去上嘗有蒸氣如飯甑下有沸泡從沙眼轆轤起浴者以趾撥沙熱彌勁予往復一月凡五浴其下流尚有數温處惜無好事者理出以待擔夫惡疾之紛投而別鑄此泉以供佳客然泉於貴賤美惡亦何揀擇也驢之泉至今以君后辱吾妄知擔夫不貴於天子惡疾不屬於妖色耶循澗而上爲洗藥池爲藥銚爲白龍潭爲丹井各以水石

之濼搏爲狀而丹井尤勝一石如圓盎受水十斗許湊底皆卵石出石成斛底如故不能測其所窮其石麓爲蓮華庵庵與僧皆雅素所供香爐鐘鼓架繩牀皆搜剔木根爲之足當一景初予來自旌商入山道紛如聚訟既數日病聽興夫肩至次日問何寺曰湯寺所由入曰湯口泉曰湯泉予笑披衣起曰皆我家地安得不先投足也

由湯寺踰澗數百折而上爲朱砂庵廢地僧普門自五臺來欲於其處立鍊魔場飯十方衆疏其名法海事聞遠邇檀喜輻集會奉　敕賜寺慈光兼給藏經予來爲作慈光寺疏茲山之閟蓄久矣前此自石壁外無路自巖竇外無宮杖者鉢者僅一扣山脛而止十餘年來樵徑漸通茅蓋漸繁峰巖洞壑之奇數數獻技以與世之快人望士目相許而色相邀今又重之以　賜剎振之以法函黃靈勃勃似不能復祕矣顧予閒遊適當其際所至僧俗皆盤辟就予連晝夜不暫離念之所至欲雲則雲欲雨則雨欲霽則霽一月之內窮巖邃谷無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遁形峰迴溪轉悉與意會山與予庶幾兩相遭也
每所至以所挾茶酒酌賀茲山且以自賀
天都與蓮華連臂相峙予摩兩峰之肩而過焉仰
視峰顛神氣騰上一躡可到也而同遊主僕皆苦
諫至危之以性命予意嘯窺蓮花之脇偶有坼處
突穿入其中初余從外踏視謂一塊鐵壁耳及穿
入左右前後皆傍相連貫如大木枒杈層層相夾如
數十圍重垣如曲房委榭閣道相通予摩石循行
如入迷樓不知所嚮同遊諸人從壁上合呼博似
最險然予以試險爲奇未之怯也溝路皆沙礫頃
復爲蛟水所敗莫可置武用木皮縛橛五六尺許
各爲一梯遞相縛攙漏壁中橫以受足足太停則
恐其折也縱以受手手太舉則恐其掀仆也予鼓
而前教以置手宜靜置足宜輕置手靜手之神寄
於壁也置足輕足之力寄於手也諸人以次相接
腹倚橛若粘壁之鼈前人舉履後人舉頂若猿臂
之相牽矣梯且盡卷石稍可蹲息左折復渡雷沙
伯揆喘伏不可復振予以手杖踔沙躍而渡伯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號嘶失聲一群皆驚陟而上再折一壁橫腰如欄
楯人度欄楯之外足旁垂有腹贅者腹與楯相抵
幾隨從此陟級無數而得所爲天門者三一線天
者三既乃得雲梯焉天門刺脰于叢石中若負塊
以行一線天行兩壁間從罅處漏光若一片氷裂
也雲梯鑿壁坎爲級墜嶮下千餘丈受身處僅二
尺受足不盡踵歷級既盡路轉出壁背仰視如層
城正反折處一石一松緣之驟得展息如獲異境
達是甫可昇從者面色甫定數出息或相顧伸頸
嘆且笑蓋捫登穿側數以身殉而後乃漸即于平
行也生平每遇極夷坦處輒愁悶欲絕每極顛頓
處輒歡呼叫舞蓮花溝千千一度眞堪一死不復
問誰何景矣遊山與遊世者不一嘗此終成何致
耶前後行遊者其亦有得喻中之味者耶
海者衆水之所鍾也而以題山又不於其奧於其
厓而於其顛何也吾截壁而上豚胝數日如陟浮
屠擬拾其尖不知其更坦博也舉身天際極目雲
表日月之行若出其腋不知其更淵藪也顛橫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里縱五里每一石黝數畝剞劂貼微膚長茶白望而眡之若原隰也其上疑可以宮祠軒轅焉景升曰吾久欲募石室爲黃帝藏書此其處也隆然尊特獨障東南秀傑可敬畏者蓮華峰也有角蘄然崛起于東方下瞰五老之屬若招小兒者光明頂也有身歸然如龍見脊人平行其上如度長虹可坐可卧可幕以飲者平天岡也進而西迤若負墻以走每百步得一闕爲闕者三石勢屹崒若金剛武士之怒立所謂三海門者也從門以闕直入無

底足未臨而股已栗毛骨俱戰也從門以出疾行仄行連行紆行齊天之峯絕去膚髮決牙爪以峙若龍彪之並陳虎羆之交鬬也從門俯瞰壯者瘠者銳者鬫者直者衰者從絕壑中拔脰以起吾不知其萬與億計如叢竹園中新筍亂抽翠光欲舞也從門仰視雲門仙橋芙蓉翠微諸峰歷歷四市而環吾目與天俱幕也最奇以絕飛鳥不能搏者煉丹峰也最方以廣其上可置萬人者煉丹臺也一石若垂天之翼下復一石承之系處不能以咫

伏以度若穿中焉尤石也一松居天平岡之上上
枝離披與根相糾長不盈尺而覆十圍伏以卧若
蓋尤松也蓬蓬獨厲者風也或浮石上或生石下
者雲也嵌空一抹若衣褶青淺薄有縫蹊天與山
之界也隱隱數點似浮螺黛九華諸山也天山之
間一線微白者江也吾夜而卜處與諸游從連衿
一茅之下頸股相偎萬山寂寞人鬼鳥獸之聲杳
然絕響四顧湏洞忸怳無主如寄大海之一葉也
朝而卜行忽白雲產深谷始如綿如布少焉如人
如馬如車輪須臾瀰漫兩間團空一色不復知天
地之爲天地我之爲我也別有駭雲一種排空列
陣駛驅橫走諸峰錯於其間乍影乍沒倏往倏來
如乘槎汎海與波上下也罡風犇人如海斯墮皇
怖驚恐之色渺不知所之也已而日躔山開雲歸
石出海天陰映十洲三島遙遙如見也是故題以
海子吾託宿於其庵曰海宿不虛也
黃海之有瓦屋自師子林始師子林建梁自予海
宿之日始予喜舉似遊從諸君曰此隱息初地共

勸成之前峰右壁卓傑靈異對之躊躇不能輒別初猶作意摹擬謂似某物堪置某語稍迤東北石筍岡林列數里之內萬峰齊舉目搖搖四屬無主口張不能下但覺人物鳥獸蠃蚘之形跪持飛走之狀亭觀宮閣巇巉盃豆盡人世所有器物咸備畢肖雜陳天半又其石每如累綦萬尋之杪墨處若懸髮欲墮不墮掉而去勢若急蹴就予追於十數里之外轉面迎之儼然拱而立復不可狎倒踵行半日不知顛狥之就痏也從遊三三五五但數聞讚歎聲忽一壁中有光炯如大星審眎之一孔穿漏天光與眼適相射下上徙坂俯仰前後殊詭百出造物者豈以茲山奇未盡特地幻此抑予平生所歷猶有未足特設此供質予胸中之所有補胸中之所無也耶蹄輪交逐非一朝所得乃在封境中悔歸來之已晚矣

松谷菴眞人張尹甫修道之所行其號爲庵名婦女祈嗣者重趼而至予榜之曰禘黃環庵前後而居者爲諸龍潭各以其所映之壁色爲氏壁青者

青壁黑者黑壁黃者黃壁赤者赤然亦待遊者之各爲姓字如予偶抵一潭喜其沈泓命爲珠淵詰之則黃龍潭是也潭既受水砂石在底魚藻在空隨所納現之天形人物往來之形雲烟草樹爪指鬚髮紛相晻映于光明界中混爲一跡都忘上下別有稱油潭者如五千人大釜絕嵁牆之不可即予跣而蛇行緣釜眉支坐瞪目其中黝濛黑衍如見釜底以紲測之十餘尋不可竟其各適所行之水宛委穿決遇坎輒頓尋爲輪廻盤礴之狀

覓其坳處盡力衝擊以下轟號顛怒如雷扑如雪捲如濤湧耳目交涉張皇無措不知其爲聲爲色舊云黃山無瀑或云山巖而水劣數日雨盈其勢獨壯水大小強弱從橫之觀無所不備往適當其渴時耶

居松谷之數日積雨相延同遊者小課詩間銓答時菻忽岬下吠聲如犬僧曰石蛤也已忽啼如小兒殷殷不絕曰是山中雷聲又一獸如羊蹲且跳于敵面之广相顧許時不知所往一女伎以祈懺

至者祖服俱漬僧以予輩在急驅之景升急挽妮
之褻衣簇酒竟兩日夕增深山一段幽豔閱六日
霽赴太平同宗之約清楸麗岫若出新沐林麓之
際瀑瀑交飛隨心目之所快逐以杖屨舊術未之
循也薄晡抵翠微寺寺寬博愷爽十餘日爭錯之
亂峰嶢嵣崛嶐層環周身者須臾暫伏而別以清
遠遒秀之致相薰予題其食堂曰隱翠明日路出
陳氏集氏諸大家醵迓於途若傳食然絲竹歌管

黃之峰直削無枝又多從絕壑中拔出故傲然爭
奇丞相源則林木蓊鬱轉入轉幽矣循行四五里
陰崖虧蔽晴日窈冥探巖排碕之餘穿折叢委屬
想清穆有庵焉其故基云昔有神僧擲鉢于此景
升命庵曰一鉢予竟易曰擲鉢締搆之恢閎視師
子林倍之宇下不百武有溪淙淙聲乍緩乍疾一
偉石砥柱其中方廣嚴整橫二丈縱可五丈予呼
爲石丈人席溪仰詢肅然異之又里許從崖薄中
蜿蜒搖曳墮自幼顛歷級而下若徙復倚徵風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漾素練天矯儼成龍形靜而聽之吟聲淒泠所稱九龍潭者也仙燈洞以架板屋三層于未之樂白雲庵釣橋雨中躑躅故無得而稱焉

宿擲鉢庵之次日遊者從者皆告欲僧俗老茲山者亦云境地無餘可止矣偶有舉消搖溪者問溪所在與路所由往相顧愕愕不能對一僧以意揣向于策杖先之礫沒頂望空明之際而馳徑窮壁轉溪水硌硌出絕厓中漸進漸闊復得凱豁沿溪遍滿怪石大小棊置于就所置之石以爲步

左右趾遞移人行石上水行石下呼吸之聲相應一石緣澗濟者下臨無底勢稍仄膩滑如油移趾及襦然心得無驚怖更進兩壁爭束一峯守溪之麋老松冠之託寄高遠水石之不接者里餘可望而不可即或曰容成氏釣碣或曰黃帝豢龍處也于以往來其境名逍遙遊遊之期爲壬子春三月九日癸卯發自旌德乙巳宿西坦丙午抵湯寺遊蓮花庵戊申宿法海菴已酉與景升會于蓮花洞庚戌達海子辛亥抵松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數日俱雨丁巳宿翠微寺戊午太平湯迎至其家
癸亥復至湯寺四月三日丁卯宿承相源戊辰遊
消搖谿庚午抵溪南遊之伴從旌偕者孫伯撰先
道逝者胡嗣玄虞支羅遠遊逸久相期而中道逢
者潘景升之恒以郝公琰之壘至追于海子者余
仲升若木汪長馭元義追及松谷者程象虞時敘
吳嗣宗光胤潘稚恭之恪黃上珍朝聘後先供張
諸遊從者吳越石現越石至蓮花溝股栗不能梯
而返道遊僧一乘寓安法藏谷雲空崖朗然湛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十四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武定州學碑

前年賓尹應　詔京師　天子策以文武大計臣對言大寧之日習文而皆詘武計良疏自今宜急武備不宜弛置其大要歸於用人數千言稱　旨退而維天下幸無故東有封議老臣戒毋噪開兵焉得不必然之說而煩　聖慮爲又明年不果封然後知　天子神聖其意防達以遠也一時諸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顧眙愕前者謝無人於戲今日當事所急曩司
馬之所材豈折衝爲異人任而儒生素業若匏瓜
乎哉天下嘗競言學也私議自貴獨鼓萬衆以然
而不言其所以然幸當於程事曰淺之非其至者
且以觀望有棘韋之跗注一映以足其職而庳序
乎未遑莫能爲用而反相虐其無通儒之效也已
孫公爲山以東治兵使者駐武定至則課州子弟
本業以爲先甫行學閔其戕圮斥贖繒屬州倅新
之既成率吏及博士弟子其下教言諄至勗以先
名儒州人聞所未聞莫不躍起歸使者之教共推
倅而乞言于史紀公之功蹟史賓尹曰今海内人
士蒙　恩力食太平于今數百年士明而熟於詩
書禮樂之訓忠孝爲先必有所以報也州以平漢
庶人得名武爲政要於拳勇易跅無所賴之公摩
厲以儒教庶幾帥先扃摩之衆湛靖歸道出之爲
縣官用寧獨發聞於鄉里而與革挾校庸乎孫公
吳之長洲人名其由武昌守奉　璽書來也部兵
事有法文武爲憲可歌已倅爲吾鄉人梅某而守

是州者駱君某共樂成焉工始丙申某月訖丁酉
某月歌曰
齊魯文學惟予有慕中國授室群萃州處厥惟棣
所顛剝不理去故卽新惟孫公以文昌奕奕孫公
所作壁宮有煥奎皇孔碩以瞻以儀群英是若我
公戾止鎏軜雯茵國子餘籥軒縣其硯明德維則
乃武乃文在泮獻功東方是城

陳侯祠碑

長老言百年之內歲荒札無丁亥戊子間者異旨
四方帖寮井閭豐美物衆氣洋狗馬稻粱不勝狼
藉天意一大創之遍土降割屢祀不登荆揚所在
腴上之區全爲饑國斗米需千錢訖無糶者中家
金死無弔宣故山澤之介兩罰並迫民益嗷嗷醋
草鍛樹析骨易子曾不能以旦暮疫癘盛作餒稿
不收郊郭之地所在闐枕當是時無我侯無男婦
遺至今也始侯之至盡革他名之費去酒脯食與
衆更始兩歲之內勸田積社一以儲備爲事明年
秋八月旱明年大水稽城漂民居之半又明年四

月又水八月又旱侯行田間擁父老子弟相泣聚呼如雷侯淚如雨循問貧口籍其上中下有差於是括歲社所積若干出俸錢益市若干募富民輸助若干笇數多寡各貯其處里選一人部之自以一羸騎晝馳露寢一醫肘藥相隨所至設粥給米米緣籍分粥恣會食病者匕劑孚者檟棺丞簿尉遞四出如法更爲矯發歲漕二萬有奇石代金五鑷而力請公上悉緩諸征尺牒不及邨戶瘐死之外絕無流徙延及穀果漸用完活會其冬稍蘇則亟召民長計之隄則潰矣後災且何矣親執畚揭綰飭土石既報擢上記願得留兩月益葺隄事凡溝澮渠川防泄之具百度其舉斥羨金置壖田使民莫耕其中爰充舊逋爰待將來蓋侯去之十年水旱相屬不病災也宣長老呼其壯子弟曰若生俱侯生也每家人相對語輒泣下生男皆名陳焉侯爲人坦靜有膽度不見懼喜奏牘手自占立就輒不可反更無所躬爲奸然時時越法縱舍嘗念論以爲捐瘠之後難可常法繩也在政七載未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人一死好經術工書循行勞苦面黧黑不廢吟
誦樂進諸生課藝以時置書院文昌臺之旁買學
田以饒士之貧者遇貧生隆重於貴客多所題拂
以故侯之既去賤士民饑寒子弟愛念尤深至也
當侯之議改漕也上其疏于中丞中丞怒不可江
以南盡水獨水若邑耶即衆比例安所得轉輸爲
驛騎責問數十至郡大夫以下皆失色客或謂侯
曰當事怒公奈何侯據地哭曰宣州民死且盡我
言官耶疏數十上竟無以難　天子遣救荒使者
下郡國使者張甚所過騶從共食擬於王者一不
當詆捽交下侯爲案舊接待弛緩自若使者失氣
過他縣稍稍貶損云侯姓陳氏名公相字某別號
鑑塘萬曆癸未進士陞刑部主事歷大名廣平今
守温州先後爲宣者多賢聲然山陬士女獨知陳
侯饗其利者爲有德也侯之義田講院具有載至
今日而民愈追呼之不忘采其謡就講院之旁復
官而碑之謡之詞曰
今也掠關往也稽天往地之赤今地之掘我公在

斯粥之孚之往無我公民誰與遺翔翔十年子丑之間洵天可回我公其來

後潭陳氏祠堂碑

予小時則知有後潭先生大志三巖先生大功兩陳主師席里中士子多從之游家封史數引予謁見之後予既仕去五六年大功始應貢來京師尋卒于館所重爲紳士所憐嗜又四年有以大志之訊至者曰我陳有祠願子碑之而予時方典　誥雜筆墨謝絶不理歲丁未使歸護宅祖父母于後潭之西冲其地則陳之自出中所煩穿鍤封築之役鳩工費力無後者愚父子世拜陳氏矣自予與陳氏接其長者語言質篤衣韈簡儉類古人幼者馴謹不敢以言面傲忤其尊長又多秀俊有文封史曰我所見地方人情忠厚之至未有陳氏若者也賓尹曰陳氏必大其在茲時據譜陳蓋自唐貞觀初有學瑜者徙自長興至我永樂甲午有祥者登鄉書仕民部郎以終景泰中有旺者輸粟五百石應詔助邊　天子嘉之賜七品冠帶旌其廬數

傳而爲延齡以掾史幕浙太平清白有譽一轉官
滇南念親老遂棄歸所爲首衆建祠者其人也夫
根深者葉必茂源遠者流必龐以陳之族自唐迄
今曾未有特顯者獨其敦忠履信之風蓄之逾厚
藏之逾密及此時也德善不改詩禮秀出振發豈
有量哉觀古今家國之興有烜赫一朝而憂其不祀者種因植宿之間君
子所未宜忽意也予湯亦世寵高曾而還代有隱
德以集于我祖終其身惟長厚之安今其魂魄亦
樂近善鄉其食於茲土與陳之食於茲祠世世宜
相望惟予小子襲先人之祉忝纂踰分承藉實難
滋愧以思爲書數語於陳氏之祠以告兩家子姓
使知夫所以永祠者也

前寧國守四賢祠碑

萬曆三十九年西華金公以徽寧憲副乞歸養六
郡四民跋攀轍猝不得驅而公舊守寧國恩被尤
深予方田集予者日數輩民來言連歲淫潦稻菽
不遺種微公出帑儲糴廣糶糜一郡老幼幾盡士

來言貧儒生徵公拊循拔晉亡路甘瘠以毘而已
相與謀鑄公相俎豆之翌日吳子伯與麻子一鳳
來集雜徵地方後先守令因及祠事予呀然抵几
曰生祠足公重哉有棫林如有蔚雲如產怨招謗
過者殼諸甲與乙與誰氏之廬且夫十紫而一素
則素敗矣帝服火浣布羣奴從亦服火浣布則帝
辱矣以予所及聞見嘉魚方公之端毅襄陽鄭公
之簡介漢陽蕭公之清眞而皆未有祠廁西華於
流史不如其已無已吾欲以前三守者之爲之也
於是吳子麻子脫然喜蹶然起坐一時父老子弟
雷聲稱快而時吳子尚爲諸生釀金錢謁地簡期
多其首事蔡方伯命其子監生鳳翔朝莫鳩工不
以煩鄉亭部吏若往生祠之爲者祀僚堂翼奕然
蠲碩士大夫不敢名其私以諸公爲我公也顏以
四賢而百年之曠典斯成予嘗言官之關於百姓
也莫太守重守廉下有司無敢卒洿汙者守嚴明
下無敢罷嫿棄事者置郡以來輶蓋相望姓字可
指數也要以閭閻與津要無兩迎小民與衙從無

兩肥孱良與豪貴無兩驩往者景藩出封所過轂轣張甚瀕江諸守宰待共姑孰懾亡前者方公至部勒羣從進止捷于風電餐奉規限壹手判斷之拂袖輒行涓使咋不敢吐翼全半江之左鄭公澄堂皇門三楯齊闢男婦得自出入陳說屈直小者勸大者立決數歲之內烏窺庭堠鼠齧故紙白晝行廨案郡前罷肆胥隸告休一甲科令新墨請于繡使立疏發始退卒無所縱舍也予上試侍蕭公于汴城語予曰守土者常患多賓客僕守貴鄉無日不渴客慮其不我遊民間徵細慮不我聞也與縉紳孝秀語輒移日越三年訖無請託者予以詢同邑諸紳諸紳曰果也每見府君膚骨俱濯毋由得黏塵土事於乎民間便苦小民得自言士大夫得盡言以今思之此何等時也然二公於時所號為巨室者率鬱鬱不得及際西華夫巳氏以僞癲苦之矣題拂寒士臨問一老書生如不及貴官大人寧逢其怒何後先風義之符乎市道交方盛滓淦之寄釣采富貴如責子母習與輿臺門從垂頭

帖耳者於曲巷小民相遠如天之標豪家巨族猾吏奸生相昵護以爲親已善良之戶有恥之士夫韜面避匿如恐其相濺也去鄭蕭二公若而年通父老子弟驟言之不誦深言之不洽或更有後言誰何氏乎楚中三賢之稱口碑流遠西華方引歸祠議與無一二快士敢行之者今日曰某大老不樂明日曰某大家不樂占辰四顧復寢閣突安所得一席地宮之登三爲四俯狗匹夫匹婦之公哉一夫市重於天下朝野鼎沸一人把郡國郡[illegible]

騷號宣難治亦近勢使然惜未有以四公之治治之也祠成宜有記徵四方名公卿華矣或不必亟以讓梅禹金及吳子禹金西華所嘗臨問者也深自藏固不欲齒世吳子新第鄭公頃爲太宰不宜班班譽些隱居放言不佞其可也是以忘其忌諱而直書之方公名逢時辛丑進士嘉靖庚申年任鄭公名繼之乙丑進士萬曆丁丑年任蕭公名良譽庚辰進士庚寅年任金公名勵乙未進士丁未年任

六合縣靈巖塔碑

國於金陵之西北百三十里曰六合股江咽河扞蔽舊畿去治所若干里河水東溜一山環之名曰靈巖其上傳有鳳臺優月鹿跑龍池峰格之勝甲江東西形家謂其位巽方其像文明使山能言能行塔之植也不俟今矣維邑實罷瘠十戶告亡後先茲土建除焉責厥有廬陵蕭令公自意赤舄斥羨勸輸度財鳩工始於事而諧版再子來匝月之會規始一階維任生忌忌生口官之方簣乃執其咎令既徙只耄倪啼只贔田市旅百務傾圮後之嗣者母寧羨是吹博塔以勤易身以民雖有亮烈其能不嚙緊及我張公來自新喻世受太史之鴻緒篤意人文如饑思餔爰庭父老嘅然身曰此壘者土九仞所峙前事弗終後人之恥嗟諮之音烏足以齒所不仔肩閬其頂者山靈是矢乃名役夫蘁鼓逢逢遝板登登削築同同始之以培塿卒之以豐隆曾不市朞飛甍絕棁承霓撩空告成之辰若木揚暈蜃霞射紅諸父老洎文學搏顙而言誰

始始誰終終前有廬陵後有新喻惟我二大夫之
功自茲以還山崔嵬以如矗水瀰迤而不瀉風氣
抱固皐壤沃野士生其中美明贍雅流郤發聞載
於天下斯亦天地山川公侯兆廬共造以有成者
於是邑廩生孫光國越江而來托石言於宣城舊
史史賓尹有嘅於中太息言曰國家興廢之故豈
不以人哉得其人千百年未有之利益可一朝舉
也千百年莫已之疾眚可一朝洗也眚眚墨墨猜
身家子孫之畫國之朝夕民之絲粟慮不屬于
目何以綰簪紱而糜肥祿爲宣有良郡地豪宗敗
之不封而刖代往代來長吏其未之訐也舉千年
之闕軼垂萬載之慰備天贈昌蠶地薦爽塏人奏
協類參于一代文明之治不亦偉乎蕭公名象烈
甲辰進士今爲南刑部主事張公名啓宗與蕭同
舉江西庚子後先爲令成茲塔若設之緣十年檀
募最勞勤者邑人陸守信督工許堅舊史氏本其
首末韻次之付之孫生樹之靈巖之巔

太平府重濬市河碑

吾宛句之水集於姑孰其浸丹陽湖其河姑溪湖
水都東南挾河遝白苧菱家山支行醴府治下河
水薄郭西注大江舊有太平天井二壩稍捍引入
壕納壕入城澮東西市隙居之而牖城南北以為
戶牖形家者言兩水分位巽丁交股府右而溪流
于乾戌占其氣佳當人文此亦姑孰之喉顯非
郡自有河以來率弗廢不易歲宿土陁瀆流
侵牟荐作前是按行者數數議興濬而民居物力
之相踦彊吏俛眉而不敢膺萬曆乙卯武康
以繡斧之節來臨周睹城表裏概於中曰是役
也十一因之十九創之可乎夫本之則湫甚何言
陁也吾壯夫其通身而堅緻其啓閉庶有永乎屬
太守胡君至公語之故胡君躍然謝則以牒撫臺
王公憲使林公憑如約初下令相其水地之不孫
者徙規之沒閭左者請得自贖甃之其不與於民
間者官甃之廣若干尺深倍之兩水入處與其出
處悉毀舊牖建新關關廣縮河身之寸築用石石
之厚尺有咫冶鐵以系衣柵柵堅于鐵初料金可三

數萬太守臨裁嚴潔費緡錢僅　千金甫卽緒曹
進士履吉以其鄉人士之意歸德直指與太守祈
賓尹碑湯賓尹曰甚矣事任之難也物行於肘腋
間漱濁而就清不亦便計然積百年未有斷然敢
行之者明知其垢穢也習與之爲處明知其光
也違之俾不通獨水事乎哉姑孰之有市河江湖
河諸水之所湊纏也宜斂諸國之氣之所由變
也大江自萬里來洑灣亡極突我左腋去三天子
王氣衍自東南直犇金陵於茲地微壹環翔者
不固矣伏束之以城郭磬折之以市廛長渠接櫚
飛舫拂席而後乃徐徊旁睨經之以金柱控之以
牛渚通則通塞則塞鍾阜靈孕默與之爲往還非
偶而已也善夫進士之疏河略也曰姑孰緊逼
孝陵丹陽湖所瀦諸溪出姑河繫龍沙內水宋人
鑿河通城宋非能用姑孰也眞龍沙水穿城入堂
直通御氣數百年應　高皇帝首渡鴻基直指欵
懇忠勤穆然鼎湖之遺思也嘻進士之言辨而眇
予安能知惟是　開天之郡代狩者駐節於此洽

滯則爲否象流通則爲泰象夫好灑人之惡而並
宅爽塏抑亦修士之所快聽聞也是月也駱公竣
事新使者榮河李公來輔畿之內郡國一時多良
有司躬被濯之行後先上下同心疏瀹號令有風
雨之行而物情無涔窳之患獨水事乎哉駱公名
駿會李公名嵩撫臺公名應麟憲使公名茂槐郡
守德清人名爾愷于時貳守方君堪別駕焦君端
司理胡君永順當塗令林君枝橋咸襄厥成得備

書

盧侯去思碑

盧侯令宣城時予居長安數憶問鄉里便苦井閭
云何曰閒然靜衙從云何曰懾然股栗予擊手曰
治國也頊之盧侯以憂行民老幼遮挽不得立建
祠祀之而小民鄙野不習爲文文之以大紳銜無
當也又十七年爲萬曆乙未民思盧侯滋甚徵石
言于予是時新徙令爲豫章鄧侯鄧侯之愛民與
民之愛鄧侯也摯又新徙遮挽固其宜也去之十
七年所思滋甚者云何曰盧侯清嚴鄧侯慈恕鄧

之慈慈于善良盧之嚴嚴于姦宄其于以致愛一也鄧侯于百姓情僞強弱率煦沫受之平民于于日得意間爲黠吏豪家所踢格啼呼取直必無欝抑而止盧侯在黠吏豪家縮頸謝平民亡敢輕格鬬也鄧侯遇士無才不才無隆門單族各自以爲豪恩紀滿意而去當盧侯時延見有程出入有簿籍不肖子弟躡武亡敢屬縣門鄧侯之于鄉紳無貴賤無賤可否辟就喜怒之跡不色于市庸此盧侯聞薄有所不懽問所不懽之人則一四人所私識以爲寧逢其怒者也里役之弊率正賦一錢而費二錢置匾庭中使細民得自行內胥吏與里魁俱無所借手更繇則壹以丁田爲差意軒輊無所牟一切無名之徵裁削殆盡河壖地歲陬仍供故租豪右善規隱者率享無租之田侯身爲履度一二籍覈而清抵之完浩數百家社倉穀自蕭漢陽守府以來累三萬餘石率通民間立法追補與爲期輓繈無後者後歲連儉卒以無流饑他如築新稔石陂免新河庄竹木之稅種種興除利賴萬

年非目前惠利已也而地方所尤思者嚴禁賭博一事宣無中家之產少年輕俠好游譙猖披侯爲什伍連坐之法設關木如鞔鼓梏其周身而縣其項于外犯者旦昔納之已彫其眉頰之半已顏其門父老子弟衆相戒風爲衰止盜賊根株窟穴所至皆知之推跡亡所縱舍行道齊息夜戶不閉自盧侯去一李官貫以縱賊爲功游民放意博塞攤錢之聲讙呼街衢賊徒充斥鄭侯至時以三尺繩縛之然民猶其慈恕不能盡撲滅矣朝政廢閒外委罷士大夫逢厲強壯之氣純用之口舌而不用之仔肩賞與罰交稽將與吏互謾敗亂相尋非盡數運使然盧侯由祠部郎今參中州政所至風威卓越名跡照人安得盡如侯者基置世壤斷而敢行鬼神辟之天下事豈遂至不可爲如近日哉予田無所及天下事聊爲緣士民之意爲吾邑私志之清嚴不如盧慈恕不如鄭而以宰民社責尸祝卽予欲言民心其未之許也盧侯山西忻州人名維屏辛丑進士鄭侯癸丑進士名良知江西新

建人

直指田公脩築宣城諸圩及合屬學田碑

國之大事未有急于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之取諸土而足非有他藉也任土之術無所取之取諸陂堰開塞而足非有他奇也禹之無間然也以溝洫盡力合爲三大事管夷吾之伯也曰地員曰水區數致意焉不王不霸治將安登乎宣山城也而池歙桐汭之水四集其鄉東壩踞其委流復代三吳腹水其下贍窮膀而上應 天子正供漏諸圩是賴金寶一圩計畛可十三萬其餘牽連相輔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水爭地者也從 國初至今人民漸稠貿墾漸博圩之數日以就多則居水之處日以就減居水之處日以就減則其激而行也日以就悍頻年以來陰陽不若怒風淫雨驟虐無時柔堤漱于壯濤相繼什敗儉歲之貯莫任整理日夜叫號于凄菰斷梗中身與家俱盡有司相顧而誰何萬曆四十七年直指麻城田公巡狩及宣省耕省斂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槩

然曰某　天子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
下教宣城曰若　天子牧民官小民失養責在若
于是宣城令賴侯親詣水鄉周行案睨盡得其崩
潰衝決之數自遮浪保安寶成以迄諸圩凡一十
七所估工修葺合之需一千九百餘金以上直指
公公立發贖金四百首事檄縣括公庾無有僅存
欽賑銀若干則爲裁給八百金其以上撫臺胡公
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金寧太道蘇公贖百金郡
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計畚醵成之公
又爲畫一之禁民領實官督事舉葦無緩趲埴無
遨崇廣支擘句股合宜既于事而竣水防循理勝
埒得職其年潦而不害公于吏治物情後先損益
如鏡斯照如刃斯割利民之事無一弗舉蝨螟無
一弗去舊時徵解之役中家蕩產不能償至公約
以官徵官徵勒爲全書小民自租輸以外無所與
聞公府之徭使者舊行部共張燄甚公一取諸本
廩節縮口賦前後尚存一千八百餘金爲予太平
府千金應天三百金徽寧池安廣各百金置產學

宮以待士之貧者善乎蘇子之論也士者民之秀
榮分天下之富貴與共之士不失職則民靖矣士
民所在皆麗于土所在水土皆可養人燕齊趙魏
以訖諸塞墝無非可耕可耨可溝可澮之區始予
憂及三韓蚤欲以十終十同之法試之未有應者
猝棄之不可知之鄉天下得公數輩基置方維五
行盡爲用百姓皆得處所亡憂時事矣公名生金
甲辰進士撫臺胡公應台瀏陽人寧太道蘇公進
祥符人賴侯良佐萬安人是時郡守南海關公[illegible]
理餘姚黃公尊素具任勞勤賦役一書多理公定
者也刻石宛上記厥蹟而系以詩乃作詩曰
理國之道地德爲府水能滋土水能敗土乃釀乃
隄以抒以殷土膏水脈各安其宇一日把苦百日
康餉亦有公儲推廩置庾蒸我髦士稻粱終古我
士我民爰擊土鼓社而稷之福萬斯戶

烟駕園記

榆林杜日章者將家子也而攻詩書善文文成譽
價走海內海內士無不願交日章驩者而日章亦

喜贊其文定名士交於是操觚之家人人知杜日章矣予則謂日章世所貴壯士笞兵撻夷聲威震異域足快耳幽一室而守腐毫何爲哉日章有所治亭圃在郭之西偏面山趾水高柳環之貯奇花怪石其中顏曰烟駕夫徵逐花鳥嘲問風月此隱人逸客無所事事者之爲日章以彼殊才又世將種震世之功勳不足樹也而乃戢其健氣頫首林泉以搏虎穿石之手而供課花剌草之役豈非逢世太平英雄有餘於力而然耶榆林在諸鎮中最爲雄緊套虜出沒無常黑山水草未一日忘牧馬也賴　天子威靈歲効款市圍塞晏然懷材抱異之士乘其暇日優游而割文人之席爭隱士之驩非然者卒有緩急登壇坐甲之不暇欲以游思竹素而托興園林尚可得哉然予聞古人之使材周於履屐勝敵決於圍棋雖以游息之區部勒臺榭草木材者爲之亦自有奇變予未及游接日章涉烟駕園而傳想其勝也知日章者安知不以此園爲屐爲奕預策凌烟之業乎日章之交余也以劉

恩徵因以詩筒相往復兼請園記爲作是語貽之
日章武人也而善屬文恩徵文人也而宿閑邊略
今以兵使者備榆中以斯知我　明多文武材矣

滄嶼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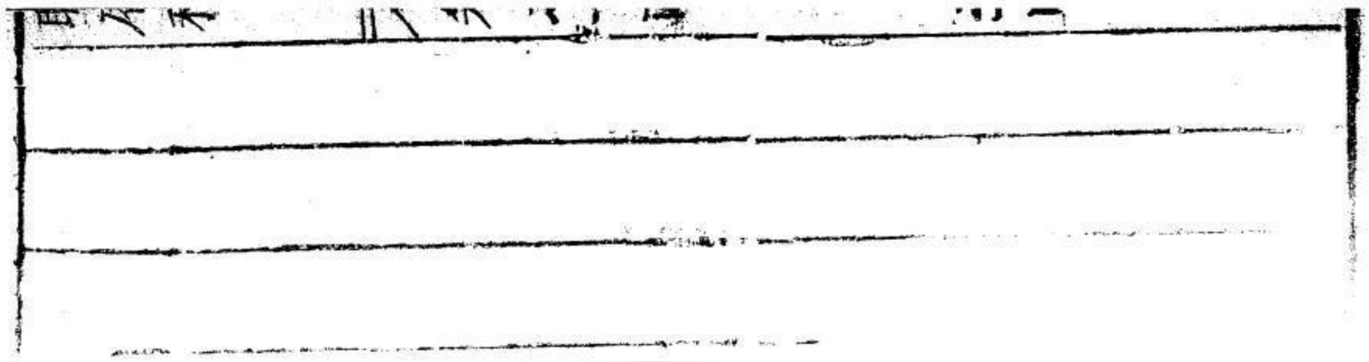
臨川云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其意
以富貴爲忙山林爲閒名爭朝利爭市天下之忙
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知樂水仁樂山天下之
閒人也卽有閒地焉以甘之夫然則閒忙苦甘不
相代朝市山林不相爲用覽原博遂之鄉佳
川昵就之或發呈其秀以暢羣遊或扃鐍其靈以
俟孤賞塵囂遠則清淑出固其所也城廛市肆之
會貨物之所狼籍酒肉之所蕪汚山乎蔽眉面而
不見水乎淤滯蹇濁而不得理靈異之氣儻然去
之矣吳越皆澤國予恣行其間檣帆牽拂士女嬉
遨然一領其水姿潔惡欲殼前年行瀕水循郭陁
關躡履市上覺有異已得所顏滄嶼者於楣間詰
之則史園也芳塗乍啓雲垂煙接有巖翊翊有巒
磴磴有石齒齒有洞沈沈有梁迤迤有徑委委詼

房曲榭之製高下量情髣髴夐綺靡之陳方員稱景
奇葩別卉宍麟乎深冬縟羽文鱗騖翥于永日斯
塵外之上區域中之勝壤已所尤異者地形每折
處水輒緣之歷歷環洲如浮菡萏箭月蘋風隨波
假印如竟日遊吳艇中忘爲陸圃俯仰眺聽思澹
宕而響夷遠如以其身交于寬原博遂之鄉忘其
爲市廛也自我來斯春胸屬想未能以一語相酬
越許時滄嶼主人史修之氏詔予記之史爲江左
冠族富貴豐久自知山先生以來代長斯園四傳
而至修之氏緝故理新耳目之觀彌壯高鴻顯盛
之家而世襲林園泉石之致亦可謂破怪以卽閒
善脫世塵而食有甘境者矣吳越水事密邇市郭
者惟明聖湖差具須麋然未免爲臺輿歌板所愚
穢轉趨怍地新安江清淺不任受航其任受航而
最清徹可鑒者莫我宛溪然謝李賓從之後率無
繼者豈非怍人多閒人少邪予旣廢始以一刀往
復其間自茹馨逸使滄嶼主人畢身齒柬約於京
輦冠蓋之場亦安能日涉以成趣天下名山勝水

快心有韻之境終屬之閒曠之人臨川之言不淫矣

鴻濛菴記

去郡西北五十里而遥有山曰鴻濛負牛頭面工山行廊青弋諸山溪之所迤也有檀主曰萬樂庵世元子曰國俊曰國壽曰國相有僧無垢曰性蓮無垢與樂庵厚善諸子水父之命爰捐斯山伐土結茅今僧照眞者實住持之而前太守西華金公仍額其庵曰鴻濛志始也慈氏之教遍於殑伽而特慳于宣古開元一刹僅寄郭中半爲大家花石之場其他名藍宿苑蕪廢無餘豪有力擁餘殖肥饕餮特甚壤外之壤宮外之宮日以供有力之眈眈猶未饜也際斯時而欲興一佛事倡一檀施如向盲人說黃說白無有信處緇流之托於斯者無適爲主則亦竄頭他徙焉而已矣有山不以自封割而行施有鉢不以支哺拳拳爲刹宇謀斯亦僧俗信心之一端法教將興之象也予梁通濟逢是菴僧樂以一言永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十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迪功郎南京錦衣衛知事白公墓誌銘

萬曆二十六年歲在戊戌給事中白瑜再迎其父
明齋公母劉氏如京養居無何明齋公與劉俱病
瑜亦病不數日明齋公卒二月廿八日也壽六十
有六瑜病中慟以幾絕曰天乎吾病之不能死而
及吾翁天乎翁乃客終而乃故以吾同輩數四慰
未有已已數引勉無傷母夫人於時瑜稍解病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間會弔半其朝之士大夫越月瑜兄弟奉母夫人
舉公喪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某鄉里瑜同年四明
陳君爲狀宛陵湯賓尹志而銘之公諱鑰字世起
籍盧龍之東勝衛其先冀城人數傳至董公父也
時不廢賈而行儒公業儒補郡諸生籍甚一日提
所讀書入太學曰吾願交天下士久之不中第輒
破貲贅留師儒課益二子嘗前三子言若各自警
敏讀吾書假令功績若致勝吾自致歲癸未謁選
得南京錦衣衛知事公鼓眉曰吾聞南中佳山水
是官無所職尚不廢吾嘯歌歷三年秩滿封迺功
郎而仲子瑜業舉於鄉尋遷汶上丞以歸歸而闔
門高卧郡邑有司之事不與公爲人愷信接待人
甚恭雖細賤不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至老揖孺
子首至地奴使即逆意即杖未嘗盛聲氣性不酒
然好爲主客日夜不厭嘗酒於知交家人驚至報
失火徐顧曰若先行吾盡席且返給事中第乙未
進士選讀中祕書公喜詒書兒勝而翁矣乃得交
天下名士已授兵科給事中公益喜兒志行而翁

志行也是官於今慕重不得如而翁優游惟服任
奮功爲忠孝在不怠不黷先是公一如給事郎時
朱元介父在養元介家南中公遇逢朱公若宿讎
爲指數舊所遊某山某水無恙急取酒交酌兩翁
髮俱皓而顏俱渥丹言笑矯健望者目爲兩仙人
嗣公歸朱公爲不懌也者以先冬月疾不數日卒
而公再如京撫輒欷歔者久之既元介奉喪歸實
月廿六而公已在蓐屬終嬉語自若問之後事
朱公亦然曾祖曰某祖曰某有兄某無子公

終始敬順命三子爲後事一如子子曰珩曰瑜曰
璞瑜今兵科給事中珩璞皆廩生長女壻李邦麟
盧龍衛指揮僉事次女壻魏可簡今兵部職方司
主事初丙申春同館合爲公壽賓尹修酌者之詞
引醉吟先生爲頌衆不以我爲諛銘曰
弗礱弗琢中則有樂維積不訾玄之爲白旅官旅
食越南度北登福上堂主人辭客

劉公墓誌銘

公諱恩字紹分號愼軒世莆田人家鰲溪其曾大

父武者庚戌進士督學廣東武生體極體極生溱
溱之子曰學恭者有子四人其三即公也而曰學
脩者丞安鄉無子宜後公又最敏達學脩公憐
愛甚遂子焉而其後學恭夫婦沒不得服也三年
未嘗見齒倭躪莆城城中人四竄父子不相顧老
孤籍於道時學脩衰甚公負而走且伏且行俱
免比歸而城中廬舍燼矣公復更計曰倭必再寇
猶有先人之蛻未土也亟築田邊地取所停祖櫬
與生父母與亡兄與先孺人葬焉而別爲二竈以
待學脩二人未踰年倭果再至莆難葬地有累世
不舉者至此皆灾而劉氏之骨獨完人以是神公
先娶孺人吳早沒無子數擇繼者人女之不就其
後娶宋氏宋故名家女先適曾生子涵當倭之變
以一婦人提呱呱百死自完者也後歸公生守中
初公繼學脩業千金經倭而盡其後學脩死弟諒
欲以子子公嗣其業公爲割田若宅者付之而自
以空橐走都門命涵從舅氏賈宋孺人日益拮据
有法稍稍饒給云公以讀法起選泉州倉大使改

祁陽巡檢清江典史以歸精幹當上官意歸而不
持官中一物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
得年六十八公愛涵如其愛守中疾劇之時分部
家事無尺帛私彼此也卒後四年丙申守中扶二
千餘里喪以歸營墓於本里何厝山拘時日未及
葬又五年辛丑將以某月日襄事涵出自曾感公
之恩亦竟劉矣而曾浴宇先生諱光魯今守南安
者爲余師其姪孫希輩與余通家涵與守中共因
輩以乞銘乃爲之銘

封文林郎高公合葬墓誌銘

東海有隱君子曰雲泉高君諱東陽字宗乾萊州
萊陽人也齊俗喜劒博蹋鞠快事而君用孝謹闔
戶自戢既孝謹自戢矣而於其兄東明所逐擊劒
陸博蹋鞠舞竿之事心非是之然不敢逆以爭也
所費斂一於君乎取驩雖然應手無恡色有某甲者
黠而豪故攻剽黨也日夜裹馬走子弟出入街巷

巷人皆縮頸避東明直以氣撻之曰吾得肉若某甲恚甚謀東明會君族屬有戍於外者其子死東明封緘其家以待子某甲甥也某甲輒破垣屋盡奪其財物歸而反行金於主訟者抵東明謀財君於是裝百金跣犇撼郡縣門呼愬某甲則伏其徒狙擊君不中則益耽耽必死之而君適爲里社長趣賦乃陰貲逋賦者鬨君而旋箠殺其婦滋行金聽者左右縣官耳誤遂坐君殺人當是時君兄弟共羅大獄幾無道白也居有間以旁邑令明之君甫得脫出獄嗟乎豪之黨易鑄也狡賊之孔無萬

而金錢之術神也吏有司态喜怒縱鷙善以白戶生死爲財與勢地也有高君之枉而無旁邑令之明古今良善陷涔相連屬不得一吐者豈少哉君既出傾其家赴兄卒懇某甲不法狀論遠戍以死既與其兄東明共脫歸握手呼涕酹所爲天與日者里中各持牛酒賀君直而旁邑令之聲遂大振君性沉厚服食簡廉生不學書而恂恂斤墨類儒者急兄之難立意感慨暴得洗發烈身名又類俠

然始娶王氏生二子岑戕繼焉氏生二子岸出當
王夫人在也家故有千金其後斥以供兄日就落
兩大獄起而室若洗矣周旋擘畫百需皆焉孺人
手指而視遇先夫人二子一若已出死之日岸纔
九歲出六歲君念之爲不更娶臥二子腹上長養
之已出舉進士爲令詔出前曰孺子慎之而翁所
由幾死所由生皆是官也言未訖淚簌簌下出是
以齧指不敢易其官由大名調曲周最得封君文
林郎焉母贈孺人萬曆三十二年出上兩計聲冠
輩下將陟不復知用何語左調歸而君病在褥顧
謂出曰孺子第母以人命貿官孺子徙何害浹旬
爲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四而卒王夫人卒於隆
慶二年月日年三十八贈孺人卒於萬曆十二年
四月十九日年三十九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祖
墓西若干步峯咸陽縣典史岸邑庠生出之舉進
士於戊戌余所薦也饒官行尤嗓文譽孫男子十
一人曾孫二人余知出者故於其父母之葬不得
辭銘也銘曰

謂令權輕人生人死謂令權重多金可使之死得
生有逢其良匪逢之良實惟德之祥書作家乘永
稱縣譜惟君有子民之父母

戚畹李公墓誌銘

慈聖皇太后之從兄曰蒼泉李公諱文松其先山
西翼城人後有徙順天潞縣者遂爲潞縣人累官
錦衣校尉侍衛　東宮以總旗辦事東司房捕賊
有功　內工竣遷錦衣衛副千戶　今上十年有
詔拜錦衣衛指揮使昭勇將軍公爲人疎愷美鬚
眉常從　南郊奉巾盥前導舉止端謹儀服都閑
上指目曰髯而皙者皇舅李耶還　賜佛像盔飛
魚服蟒邊甲繡唇刀及銀瓢茄袋各二事嗣是
駕每出必以公從遇幸在諸戚黨上然　太后數
敕外家幸戢約自刻毋藉勢寵放恣爲而公尤素
小心趣　教踧踖若不及所有　增封益宅諸非
時　賚予固遜謝當　太后指　上愈數褒美之
十餘年以來　上齋居深宮簡　行幸公亦退扃
私第雜治園池花鳥隨其所過逢飲歌爲驩而已

讀書不甚了而馳音驟響傾吐若通儒喜與名士
大夫游日夕款密然竟莫見其身無一語之屬田桑什
一之業督課不改窮屋而於民居民田民利一無
所侵擾以萬曆癸卯七月四日得年六十六卒計
聞　太后哭發聲賜金三百兩布百疋爲斂具配
曹淑人先公卒子二大本　東宮侍衛領班官大
茂尚幼將葬以予友曰都諫之狀徵銘銘曰
異代傳外戚重侯累將貴富窮奇而能自戢抑以
毋敗亡者蓋亦鮮少又余所遭見豪貴之家不越
編閭氣勢輒乘人莫可邇何言　國戚信公之所
履其賢遠矣我銘公藏匪公之私式節惟嚴以昭
國懿

崔贈公合葬墓誌銘

工部營膳司主事崔子廷健之父曰和齋公其字
兆興其諱祥先是崔子官行人移贈公爲行人會
萬曆辛丑　覃東朝恩行人顧以秩格崔子率所
司疏請　上優可之詔以改官補給下其事司封
於是壬寅崔子徙工部改贈公承德郎工部營繕

司主事贈兩母皆安人既函　敕書焚黃墓上已
則嚮其同郡友宣城湯賓尹泣曰悲夫廷健之背
先人也徑尺之石不能具也撮其孝友之實第勉
而書諸譜令越先人歿且三十年幸得贈兩官辱
天子褒題於地下有餘榮已惟是親之舊德　君
之新恩俱不可無紀將穿窀而納焉敢累吾子惟
崔氏世序具譜中公髫而失父弟琉者璠者俱尚
幼也母夫人日夜抱以啼公背而嗚嗚進見母夫
人枝淚慰諭承悅百方身自菲薄力田而腆贄孟
助二弟學已爲先後畢聘娶二弟既娶婦母夫人
稍稍色開亾何相繼夭各遺一孤衡甫僅一歲衍
甫僅三月母夫人抱二孤孫與二嫠益日夜啼也
公背而號天進強顏安母退諭其配李安人諫勸
二嫠老姑幼兒最兩事大耳蚤起必相二孤神色
每食多寡衣厚薄一日之中必數十省視小有風
熱病輒長夜籲號曰天天崔氏世不乏善在此二
肉矣而是時公固未有子旁多睥睨公以其命脉
擁護二孤而斥其筋力之餘殖產產漸饒益爲選

師教二孤出入必戒最後生工部時年三十有八
矣雖愛之甚不能更加於二孤也二孤既壯克任
事工部總角補邑生員尋廩食公始幾微馳擔負
而母夫人固在稱九十率諸孫子婦跪謁上壽爲
驩以萬曆甲戌三月哭母尋以五月卒於家得年
五十有八公性温厚與人無迕尤篤於宗族族建
祠公爲經紀其事先工匠以往後工匠以息竟以
是瘁病配李氏贈安人生工部兄弟四子者胡安
人而李安人子之甚於已出衆以爲賢後公三
年卒其後崔子官行人三年爲歲丁酉而胡安人
卒以已亥某月某日合葬於縣西金雞山之南四
子長卽工部君廷健娶某氏封安人次廷循次廷
徵廩生次廷衛附學生女二李安人出者適庠生
李德熙早卒胡安人出者適譚經歷子本培孫某
某出某某出蓋工部之書譜曰先大人之成二嬪
撫二孤也苦心萬狀卽二嬪弗知二兄弗知獨神
明鑒之耳噫崔子之善狀其父也夫使人之爲友
愛也而當之者能盡知之盡言之不亦淺而未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公之孝友卽公不自知其所以盖至於今雍睦
在門庭昌熾在後裔三十年既湮之姓字　天子
重褒題之燁燁綸音華於玄隧神明有知庶其在
此是宜銘銘曰

單脊扛門肱復雙戕由前言之誰適爲殃年近四
十而子殁生坳且一世而名重揚由後言之誰適
爲相盖天將以成公之德故鞠凶所以爲彰而弟
祿所以爲償嗚呼孝與弟其難量子孫守之世永

徐先生墓誌銘

南石先生姓徐氏諱誠字思誠撫之臨川人也先
生以文行著聲試有司輒冠一時知名之士如黃
御史梁山高太僕谷南舒司寇繼蜂心折先生率
遣子弟往從之遊所與遊後先貴去而先生僅以
歲貢授訓寧國已遷豐城諭宿州學正以歸萬曆
三十五年歲丙午先生稱八十先是癸卯先生命
其子必遠數千里走京邸謂賓尹曰我辱與子知
身後之石必子也事雖然我願及今而寓目焉賓

尹遲不敢對未數月先生責成命賓尹曰先生年固未涯不得議此其後每書至無不以石文爲言賓尹曰先生行八十且爲一言壽先生無已略倣記傳體爲一言傳先生可乎而先生滋不悅書至責甚厲曰何子之不達也夫人之有身猶其有官無不了之官上公極品皆有盡也無不死之身千歲百齡皆有盡也官諱罷老諱死遁延一身莫爲已計吾恥之吾幸脫於微官今既老宜辦死事吾

蔡夫彭澤之自祭東皐之自銘而以托之子也蓋先生性伉直與顯者交絕無依阿十餘年一簞稍不得輒提帽以歸獨遇寒士多所提拂道義懇欵骨肉有加焉予爲諸生時濮陽蕭公實守寧國一時官學宮者莆田曾公武進潘公與先生皆愛異予每抵郡遞食三先生衙齋後莆田武進皆徙去予獨與先生共器食與先生子必遠共被宿燕見圖齋男婦若家人子赴館雷京先生取頭上銀簪簪予髻詈曰子自是當貴然會期莫可知矣語未既相抱啼泣一時學官弟子相得之致前未聞者予

時少壯性慷慨脫足便行尚不以爲意其後予既仕驅走南北並冠蓋人周還率多皮面中所更歷鄉黨之變投崖走壑窮身獨竄追憶曩遊邈如隔世然後知道義知已之難而往日之過從爲可惜也十餘年間既哭武進又哭漢陽予與曾先生者猶各以其身試於崎嶇歷落之場青泉白石命酒耽詩獨先生在耳然後知聚散生死之不可常而先生所稱有盡之官有盡之身爲深於道而可爲世之迷迷者解也先生家故貧不治生產而孝友篤至所得廩餼時割以充其弟常通友人數金非約償者其人死其子失業先生念之償浮其數而猶未止也配孔孺人啖苦攻作性卞急然無他腸細事觸之猝若不可忍已則煦煦若無所觸者御副室唐有恩唐亦宜之先生生於嘉靖丁亥二月初一日孺人生於嘉靖癸巳正月十一日白髮齊眉紳士所羨自予別先生郵筒往復得先生手副猶作蠅頭楷與客飲接終日夕不厭前一歲傳先生病風痺已而平痊非先生得道善調攝何以有

此子五人必復必進必遠必通孔孺人出復進通
皆早卒遠補郡庠生與予共衙齋卧起者也必采
副室唐出女二長適鄒以學次適京衛經歷周世
禎孫男一孫女一予既奉先生命無所辭銘乃爲
之銘曰
惟漢有高士曰徐孺子世居豫章其後子孫散處
列城在臨川者以嘉麓鳴嘉麓之徐再爲芟塘惟
先生祖五世其昌宛陵一榻懸之至今曰惟吾子
之言吾須以寧猗先生片言匪報寸心在盟知已
實難千載聞聲

廣東按察司副使浴宇曾公暨元配鄭恭人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莆田浴
宇曾先生卒於南昌之瑞洪子弟就尹官南昌以
書來告賓尹發聲哭曰嗚呼吾師也吾少時所受
知三數人今相次盡矣嗟胡不哀嗟胡不傷明年
其孤偉卿徵及墓事明年告葬期越六千里速銘
賓尹既羈官下山川阻絶不及奉土執紼之役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負生平此尺石者非賓尹事則誰事也初歲庚寅
先生教授寧國甫課庠生得賓尹異之額其卷曰
才識學俱可橫天下一時老生不盡信以爲然其
後漢陽蕭公來守府所賞識與先生合群諸生明
倫堂中月兩課課必五義悉先生甲乙之上守公
守公又更爲甲乙越數歲卒無不第一賓尹者予
時屬文甚遲拙日西下諸生以次納卷各囊筆去
先生獨率僚官坐候予夜分人散盡遽引衙齋酒
餔相繼或竟夜不能就需之明旦又酒餔以出人
以爲校官秀才之遇無如此親厚者而先生故以
桂陽學正分校江西高安朱公司理吾府者先生
所薦士也蕭朱兩公爲政清肅不可犯諸藍衣好
走官府攬結公事者無所借徑或相率謁先生至
則與談書談舉業稍間輒醉之酒不得徵及佗事
終理公之官無有敢賓請者士子亦斤斤洗削自
愛自先生去爲守爲理爲校官不知何如人寧國
之士風有不可言者矣先生諱光魯字子魯讀書
別有微義不能舉向人及點綴出又了了白文中

者與賓尹往復如射覆丙子舉於鄉就桂陽學正
丙戌成進士今貴溪疏改寧國教授辛卯仍分校
江西歷南戶部主事郎中權杭關守江西南安八
年始遷廣東副使先生嘗謂予曰吾平生百事皆
遲生子遲第遲官路遲吾守吾拙道如是也故所
在榜曰寓拙其在貴溪也所司有察賄者先生不
爲動怒之輒決意疏改在南安贛饑傳關梁不
可選紀中使張甚檄稅橫瀾矣生力弭地方窮隘
人情獷噪之狀條上其不可因橋餐錢充之稅議
以寢蓋先生直心直行守躬便民者類如此娶鄭
氏封安人再贈恭人側室莊氏楊氏二女其一恭
人出嫁庠生俞章一尚幼二子鍊卿偉卿皆莊出
也鍊卿勝冠而夭偉卿一名鎬娶魏別駕長女生
子象祖聘方生女許戴猶記衙齋時二子皆幼明
媚可喜時時呼小字爲弄問所自生不知爲誰問
一切酒食家政所出入惟莊夫人恭人溫惠之德
足以觀矣恭人生于嘉靖己亥三月四日卒於萬
曆己亥四月六日得年六十一又八年而先生卒

距生已亥閏七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七其葬以某
年某月某日其地爲九華棲隱牛運山背丁面癸
始恭人歸未半道卒於杭及先生守府十數推不
報堅告休矣予移書固止之及歸亦竟半道豈非
命耶雖有大巧不能移命然則先生之拙乃其所
以自全也與予故爲論次之因系之銘銘曰
士窾以走捷兮何寶不鑽惟先生之道兮拙遲是
甘彼緩至與疾至兮其程則同而一不失爲君子
一未免爲小人則安見夫巧之非鈍而拙之非工
吾銘吾師兮永砥厥躬千秋之下兮吾道常隆

贈奉政大夫東野張公暨贈宜人沈氏墓誌銘

吾友張叔翹喪其父垂四十年而成進士也成進
士無幾郎刑曹會　覃東朝恩獲贈其父承德郎
母沈贈安人又五年　皇孫生再　覃恩加贈承
德奉政大夫母安人晉宜人當奉政卒時年四十
四耳疾且革顧謂宜人曰脩短數也第吾親老三
子皆幼稚吾目且不合今一以累若矣已指叔翹

是兒必貴恨吾不及見也若善成之嗚呼一官甫
拜綸紀重逢即奉政善券兒甞期四十年後異數
乃爾耶惟傳家之物莫孝弟長以子所聞奉政多
軼行孝誼尤篤若人也不年固宜天之以子倍償
也奉政之父曰謙齋公謙齋公樂酒好客奉政宜
人百給鮮腆娛之謙齋公既老而繼襲孺人性嚴
急奉政宜人百方佐養逾所以事先母姑者襲孺
人舉一子謙齋公絕憐愛之謂奉政曰吾耄矣是
兒者終以爾爲寄奉政跽泣見一日在者必
不以大人所愛遺大人憂凡飲服食飲之類長養
撫摩逾於兒子襲孺人自是心喜色都霽及奉政
蚤亡襲孺人哭之哀至老語次及奉政輒潸然淚
下於乎孝也於所自生固然耳曷異而紀焉且人
之父母愛其子未有忍以其子爲非孝者也易逢
怒而難弭心惟異母而是故聖門之孝獨閔曾焉
稱也奉政家故貧有妹壻火叔明者負官錢幾不
勝楝笞矣奉政四走無那視宜人篋中簪珥及織
維所積可數十金密持去償官叔明遂得脫已而

宜人覺之謂奉政曰胡不預言之吾豈有所靳耶
奉政曰吾以此事不宜謀及婦人耳因相與一笑
於乎緩急之際義豆之間吾以觀人情也割所私
於闈梱周所親於禍難非傑丈夫曷有此誼其曰
不宜謀及婦人者是也如宜人則饒謀者亦世男
子之所讓誼也奉政諱汝問字質夫間嘗言吾睥
於東皐之野爲聖世逸民足矣故自號東野生于
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嘉靖乙丑某月某日奉
政卒宜人課叔翹彌壯以一缸膏坐之紡甎側永
夜緯誦與鳴雞相應嘗感異夢壽奉佛持心經一
卷遂以蔬素終身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後奉
政二十四年而卒萬曆戊子某月某日也年六十
一始宜人父無子雅不欲立後宜人力諫成之父
臨終遺命中分其產宜人力謝絕此沈氏業異姓
惡得染指若此者皆勝男子遠矣三子長所性娶
湯次所教娶黃次卽叔翹所望以辛丑進士歷刑
部某司主事郎中今爲衢州知府娶徐封宜人孫
男女各六人叔翹在郎曹卽以銘屬賓尹數年矣

賓尹方典　誥不暇作叔翹敷責諾而賓尹以宮
官使歸因銓次其狀系之銘曰
惟張氏之先世居汴梁其家海上之楊溪從宋南
翔代有隱德以及我明謨郎切厥維始祖崇仁紀良
祠部繼之復有永城辰羊切乃更呼楊溪爲張家塘
惟張有穀實篤贈公履仁敦義遠近所宗胡年之
嗇胡德之豐隲乃哲嗣明盛其逢恩數皇皇貴及
方中龍華里夏塔濱土厚水深維公宜人之宮公
靈在天其光隆隆以祚於無窮

馬處士墓誌銘

馬子御璽喪其父九年而無所托銘也皇皇焉不
安卧食歲丁未予使過里猶子病問爲小兒醫者
僉以馬子告試其術良精而馬子甫相揖輒跽跽
如有所欲吐越月就予白下伏地泣屬所以銘其
父南泉公者予於里中人物臧否謝絶不敢齒又
其時戒行李還　朝筆墨之債積廢不理矣而馬
子有必得之色察其歸意又甚亟爲其母夫人年
高無能頃刻郤下離者然又以不得予言必不歸

于竟無辭於馬子於戲若馬子可謂孝也已馬子之醫發自其父爲子道父一二軼事有陳姓者病瘍貧無以爲醫濵死矣逆之卧所躬視調洒增減藥粥匝年而起遣之歸其人願事終身復貲爲之娶已又殯其翁嫗乎生客建平以老有所善郝君郝且革謂其妻曰必以遺孤依馬先生卒子視之俾有成立一日以百金見寄而罹盜間者曰乃公緣隙釁覆之耳聞且笑勿辨也第急謀所以償者頃之盜獲而事明於戲綏急生死之際密親腹友所易攜也疑似之間賢知所必標白也厚爲德於所不知之人而陰爲行於所不知之地長者哉夫雖老儒深讀書曉解大義難之矣公固善醫其少嘗行賈所歷江淮楚蜀諸勝處孜孜弔古訪異人會賈眞州值倭僅以身歸乃改而學醫醫日有聲矣所遇貧窶老孤嬋心劑治不問金貲貴富有勢力延不輒赴赴必謹視其禮數隆殺少慾輒謝去不更往自立如此於戲挾一藝焉誼不爲苟逢況抱聖賢之學以走世者耶公諱槃字廷用別號南泉

生于嘉靖癸未三月五日卒于萬曆戊戌十月三日得年七十有六性便慧多能每於所居舍小構亭石花草別爲角觚影燈火樹之類各各有致所著有百病竅二卷藏於家娶張氏生男女各二人長琰娶張繼陶又繼沈次卽御璽娶胡女適何繼書葉紹芳子旣妝馬子之志又追維公之行有足銘者乃許之銘曰

然諾之時人多緩急之時人少寒賤之門人少貴勢之門人多以此麈情較公風誼豈賈生所稱不居朝廷則在卜醫中者耶於戲

喻贈公暨封太孺人高氏合葬墓誌銘

喻子繩祖計其母太孺人也賓尹唁焉喻子搶地哭孤非人哉需廩幾何倍吾母也已鄉賓尹郤地請孤非人哉喪父廿有年而片石缺然今併煩子矣予旣領之退而喻子遽跣奔不獲待尋予後闡役　詰役　封藩往復一歲所中遘弟夭兒殤之變百事昏昏督不復省矣甫邸侍御李君數徵諾予蹶起曰誼哉李君乎同是友也我則負責吾甚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君取喻子所手爲略披覆之喻子娓娓稱說贈
公孤特抑厭更患難非世所經受又語若脫于喉
逆瀾轉澀若不能畢吐者人情自戀其故不必然
之物千乘可捐尺縢寸褓世安之不能割也猝至
之虎豹奮身當之可以相格蠆蠭之朝夕勇者忍
乎哉贈公少孤鮮兄弟單弱之軀與衆共之矣又
不幸而有先人之詒貲田金千舍金百日在豪有
力者眈眈中贈公計曰使吾無身昜須此爲使吾
自身昜須此爲居人何則爲人所則矣傍人不平
也笑謝之又亡何舍爲人所舍矣傍人不平也笑
謝之則徙而守跳石馬之區支啖粥者二十年
然猶歲爲族人輸浮稅第時時私指喻子曰所不
在人手者幸有此督課甚厲既喻子乙酉舉於鄉
贈公曰可也吾以信吾眉未二年死矣萬曆丁亥
十一月三十日也距生嘉靖壬寅十一月二十七
日得年僅四十六太孺人者高氏十三而歸贈公
當公爲人所齮壹意愉辭慰籍之已則隱淚供績
織佐所不給亡朝夕休也及喻子第有祿孟中之

粒悉以活餓貧寨中積一文以佐津梁貌神宇曰吾饗忍獨矣故喻子自第至今官未嘗一日焉敢華衣美食之安太孺人生於嘉靖甲辰九月二十六日以萬曆丙午九月九日卒於家得年六十三生四男子長卽繩祖同子乙未進士繇沅陵滿考贈公文林郎如其官封母太孺人陞大理寺評事娶陳氏副張氏次紹祖娶高氏次光祖庠生娶劉氏次榮祖娶高氏副戴氏女二適庠生高繼祖繩祖之子大有大壯大乾有壯俱庠生紹祖之子大觀光祖之子某某榮祖之子某凡孫男六人孫女六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二人嗚呼喻之閥簿亦已云繁以視贈公幼孤時何如也贈公諱承恩字已錫號聯江父曰曜庠生以艱嗣四禱誕公之夕一老僧夢堂柏叅天故小字柏祖曰順令無錫有聲以子時貴贈御史其先有敕封行在戶部主事喻仕達者爲內江封官之始生子彥斌歲儉出賑穀二千石有司奏聞表其里又兄弟並兆讓其弟知府彥義居左至今科第連蟬者多右派也喻氏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讓德世矣報亦如之謂非天道哉贈公以戊午十二月葬于樑木之陽今以某年某月某日祔太孺人而賓尹爲之銘銘曰

凡今之人紛紛籍籍爭一世以沒皆始於不能忍與不能割夫不能忍辱焉能忍福我不能割於何能掇蓋物之來去有時而天之好還不脫唯公孺人無不忍也無不割也神明胙之祥長發也

睡庵稿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先大父大母合葬墓誌銘

賓尹爲諸生一歲而謝大父成進士二歲謝大母也諸生時奇窮不辦養斂進士官詞林窮無以異諸生又大母屬纊之際賓尹適歸　節家封史與季伴送之維揚任終事者外惟一仲內惟諸婦而已蓋又十年賓尹再使在里始得從封史後躬納眷之役歲曰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曰後潭之西冲又曰青塢面丁負癸去本家四
十里是役也封史書夜營卜竭二十二年之心力
以畢此宅而始卽寢也自惟薄劣無所効於先人
顧視二十餘年十風移易情事迕舛求所爲大父
彷彿者而抑亦寡鮮矣嗟胡不思嗟胡不悲大父
世力農糞磽田數畝不給則從曾大父行里中賈
已乃合季弟已率季子竟以賈老其身大父雖以
賈老其身於賈家所爲顓權程石斂賤散貴之法
都不復曉筭時斥鹵鹽酒肉貴宗人度不任償者
削簿帳便之不復索矣性厭市郭十餘年不一入
至老不識郡縣方鄉不見官長嘗市貨蕪陰泊傍
官舫揭篷頂偶出若擬小便者爲舫中官人所怒
扑歸大喟曰嘗言官官今財知之利害乃如此那
族有短長事列席酒衆拉大父大父搖手謝曰我
不買此酒續遺分肉二脡急麾一生不啖閒酒
杯無名錢不手一文也賓尹小時陞封史讀書旁
舍舍與隣雜植棘藩爲界隣者數移藩適大父省
書來賓尹路遇之以告大父隱聲曰兒任之歲移

不夠尺何賴也手牽寘尹以還慈讓率如此始曾
大父好儒數貿紙筆奬兒童之能畫字者占幾字
對者病且卧封史所從姑翁姚先生來彊扶牀跽
泣以封史屬曰若必爲我士之而封史在讀大父
方在賈所行束脩共膳學官儀節之數悉大母手
指自辦自咽糠粃別以辍食食師窘嘗久雪三月
無薪取所治棉柤煨剔鑷眉幾褻塞也大父頻年
行水因下溼不良於步蜿蜒猶躑躅不休大母有
毒之疾髀胦寸寸瘺轆轤不燒支背被泉支兩股
紡織窮晨夕無頃刻之逸初曾大父憂之甚數置
戒大母則用布幠自蔽母令尊章知机軋聲與雞
相答曉光達於壁復執爨竈下矣大父諱滾行高
二號東園於曾大父沙溪府君爲長子高祖敏五
府君爲長孫其於孝弟忠信非勉也與季共賈事
而一酒一羹必以仲俱三人無間言瘦面肥鬢與
人處洞露肝鬲雜諧謔無遠近親踈老幼無不滿
意去人思歌之至今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四日
卒萬曆丙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二大母

建平沈氏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丁
酉三月初一日得年七十子男三人長卽封史諱
一桂以賓尹滿編脩考封娶我母施氏封孺人仲
一相娶畢季一中娶萬又娶姚女一人嫁生員郭
可化孫十三人爲封史出者賓尹今爲右中允次
就尹鴻臚寺序班次任尹太學生以葬大父母之
前二月卒年三十二耳次薦尹次衡尹次近尹俱
縣庠生次家尹仲出者寵尹季出者用尹聘尹師
尹之尹尊尹曾孫三人長孫喬孫男昌俱幼當封
史爲諸生不利田作之勞實仲也獨人多以爲詬
至賓尹蚤庠而大父母喜甚也曰是兒必效然大
父不及賓尹之第大母及矣其年七十奉一紵衣
不御曰非我貧家所宜奏觴未十日而終子孫所
效於先人何如也嗚呼我是以悲而志之因系之
銘曰
貴富之家謀田伐宅抑思其前本分者割兩艇一
文辭受所矜豐筵腆遺識主誰名味美思兼服濕
思鮮抱縕舐糠亦敵餓寒老不釋塗病不釋紅健

婦飽兒日嬉以慵曷韡而肉曷跣而逐實播實種以詒厥穀小子鑾詩以告後人祖德無瑕踵此者興

候補吏科給事中瀛嶼吳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五年予使歸將次淮見有艤舟額吏科者適問之宜興吳也予曰必吾友均濟急權謁其奴子四數辭謝主病不任逆予叱曰何也友病能不一視跨舟啓幙僅兩手拱也面火色目瘴或時作譫囈已瞠曰大政記完不良久複曰先母謝太

作兩語了了予頷之而已出呼其奴搖首語之謹醫藥毋易問伯仲兩郎何在曰在家曰星趣之移時還我舟意恍惚不忍捨去者綽里許薄淮陰驛下質明栲人告行予曰未也急一人訊吳爺來須臾岸有奔者傳且華舁而馳男婦四走舟內外無適主就視絕矣嗚呼予與均濟交十餘年豈謂今日適逢於此平生與均濟熟語所料理皆天下事今以死事相籍耶初均濟以選貢舉應天第八人與予同鄉書明年乙未同成進士三甲臚傳選太

常博士太常清秩而均濟楗門窮典故寒泊如諸生踰五年考選擬吏科給事中尋以嫡母張孺人憂歸歸二年與選者皆實授矣均濟獨在服會除赴補不報又二年而有生母姚夫人之憂數千里蓬奔跣走擗踊顛頓幾病以死夢一紫衣人授以丹訣而愈先是均濟滿太常考姚母格不得封缺然無以爲襄屬 覃恩得封三母均濟在廬讀詔書喜見眉面需次旅舍饘冷薪瘠廚蕭蕭然惟是

[illegible]之爲孜孜往復若相避亦已良苦初出以嫡母歸再出以生母歸三出未半道以柩歸嗚呼可憐也已均濟性至孝奉養二母終其身無間言嫡兄二俱蚤世四女兄俱嫠均濟撫其遺孤不啻子也事寡嫂如母自五服外內至於姻友無不盡心經紀使脫於寒餓修德之勞無懈月日至其所爲睦宗收族消釋釁難有難以告語人者蓋均濟惻怛忠至主於成人之善先輩有唐彥思周道通兩先生久湮沒不章均濟表白之釀祠祀焉在邸日輯本朝大政及奏議諸書予時借抄閱之所瞠語

者是也又姚母狀實出子筆故云觀均濟藝中語不忘天下與不忘其母可以知平生矣使均濟無死又使蚤一日拜命所建白必有當人意者他人曉曉溪刻走名位日以蠭起忠至如我均濟不及領東臺一日之命以死嗚呼均濟諱道行卒於丁未閏六月八日距生嘉靖己未七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九初娶卞處士采女繼娶何遊擊良臣女卞生二子欽鋭皆庠生欽娶萬文恭姪主簿晳女徐文靖孫茂才紹洲女何氏生一女許陳御史于廷子貞裕側室王生一子鈞聘潘中書廷圭女孫二人源澂源浚孫女二人將以戊申某月某日卜篠嶺之祖塋啓卞孺人合焉子欽來乞銘始均濟訣時昆弟惟予在銘之莫予宜也銘曰

需次國門贏得虛銜十年之內數往數還往亦勞止望淮而返關不再臨足不重趼子既大歸目論曰客世盡客也孰為本宅一氣不承七尺皆虛華玁狖裘終歸一區虛耶實耶主耶客耶子實達者又奚盡耶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玄峯葉公

墓誌銘

玄峰葉公諱煒字文光宣城西門人也宣風俗舊稱近古十餘年來聰明權智之用開而樸茂之思微一二有道庶幾先輩風度可尋復者獨葉公在耳予丁未使歸期與公講閭黨之化而其年二月廿五日公無疾卒矣公既死後進益無所觀效士風之變慮滋不可言悲夫先是甲辰公以浙憲入[illegible]就請致仕不報已而有蜀藩之　命公請逾堅吾老安能僕僕走道塗者浙士民攀號共叩當事爲改浙之杭嚴老幼爭迓於家然公猶堅不肯赴親交勸說多以心動就道後封事格不行益自懊悔吾此出誤矣未數月六七申請兩臺力挽之男婦擁閽公爲封篆間道去蓋丙午之十二月也公既去明年春大計南臺猶有撫公者稱其廉而老公笑曰吾不老胡乎歸且吾將一身以還奢已胡廉之稱於是服公出處之決而處人已之間恕厚無間也公以丙

子舉於鄉又十年丙戌成進士除上高令調煩餘
姚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間知府餘姚
河間最天下郡縣之劇公治之靜默閒雅寬然歲
月有餘始至皆遇大旱饑且疫率屬步禱立雨斥
鍰勸輸具粥藥所全活無算尋以浙江按察副使
備兵寧紹越人熟公餘姚之政驩然昵就如兒女
子也公容貌豐腴意氣温温平居絶不見喜怒及
事挺直無所牽隨姚有汝沈牟山諸湖及海塘
近居豪所侵躬行營度清復之幷作堤
盡蓄洩之制碑之以垂永久任丘有殺人而其叔
中常侍爲芘得緩死公竟論如法巨家大姓相戒
斂手不敢犯在寧紹時有市故中丞之居者馮勢
謀至折其舊估之半追如其直而止禁俗之溺女
與好言禨祥僧尼巫覡之流一時震洗蓋公之施
於政事者如此始公爲諸生時江羅先生守府一
見重之曰載道之器也其後公仕在越益衍姚江
之學往余過中州道謁漢陽肅先生丁寧詔曰子
行第矣出門宜慎所交如子鄉葉公先達之可事

者也尋余第在京公尚郎戶部服食進止依以爲
度明年使韓藩公督儲南徐余以孥寄而西驛塗
參差不時聚道義愷至未嘗不時舉相勗也漢陽
既謝去公亦云亡事大夫友士於誰而可乎公嘗
有言曰天下惟道德爲不毀世間獨眞實能長存
於戲知道德以外皆必毀之物雖營營其何爲夫
果聰明權知之用不得與眞實爭存則亦不如其
已已維宣者兩言焉可也公所著有閒居漫稿還
古約陰騭抄薛王要語歸田警巧拙苦樂箴忠孝

窮達諸說生於嘉靖戊戌十月十四日得年七十
娶王氏累封恭人卒于河間之官邸而公輒專居
所至以兒子自隨父曰芬以公貴歷贈中憲大夫
按察副使母曰蔡氏累贈恭人子士弘貢生嗣美
嗣英皆太學英以省恭人病跣頓先卒者也二女
一適裘應期一適戚親臣孫男十一人爲弘出者
瑞徵吉徵淑徵爲美出者奇徵嘉徵泰徵慶徵壽
徵禧徵爲英出者久徵彥徵瑞吉皆在庠孫女五
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將葬以梅叔子禹金

狀來賓尹爲之銘銘曰

官我土者前有盱江後有漢陽生我土者我及見之猶有文光山川有靈未全傷還於太古公其藏

蓀眞養純捐聰明後有學子守毋忝

太僕寺少卿柱宇林公墓志銘

柱宇先生之孤毓茂者跋涉遠道丐先生銘事於乎余忍銘先生計先生按應天試寧國士實首予後予同先生官都下邸衙相接過從朝夕六七年丙午丁未之歲與先生遇領　封藩予以　節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以節入驛旁午相失明年予還京聞先生次德州死矣明年其孤來請銘先生以某年月日生卒於萬曆丁未七月四日也得年僅五十三配陳氏累封恭人子二長毓英次毓茂毓英增廣生娶鄭侍郎之子貢生光先女毓英娶俞主事誨女女一適鄭郎中瑞星之子胤書孫四人嶽立嶽挺嶽植嶽降先生生而穎異爲大父崇重公所愛壹意課發之以萬曆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除江西進賢知縣縣賦額爲豪猾所詭有有產無糧者有

有糧無產者至則躬親量度登下其數而簿正之宿弊一清治最選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出按應天丁父憂服免起按陝西廣西陝故行邊食皿器物皆銀先生詰何爲從者曰例也兼防酖先生曰吾以恩信投人何防之有悉撤出侍郎某以所親郡守屬守贓墨有跡竟劾之落職侍郎銜甚唆主外推時先生在廣西聞之笑自如皆王臣也何內外之別尋數乞身不報廷論雅重先生共指前推者非是奉　命刷卷不幾已視　兩宮工程舊時將作之費白徒與中貴人交關射沒不可算先生獨與科臣白公瑜力意搜剔省金錢巨萬萬工竣賜鏹金文綺下部擬授京堂乙巳陞太僕少卿自先生居臺十八年諸晚資者皆前徙先生泊然一官無所不得意又行取久缺侍從奔走一切大小差多先生臨攝勞瘁無以逾也居平恭謹磬折如不勝揖賤豎額地及遇事偪偪無所辟就其大者如請　冊立催考選斥横閹釋逮臣省臺榭方舟之造畫平猺剿虜之策每關大計未嘗不極力發

明之也太監張鯨橫甚暴其罪狀幾蹈不測有中官干涉選人勒索謝禮至死者　上既責罰閑住矣疏奏曰此冢宰選郎宜並罪者也東方事起本兵首輔共主封力疏其不可封事果壞本兵論死前御史曹學程尚以彈劾本兵繫獄先生謂如是是功罪無別賞罰不明學程不蚤釋非明聖事其忼慨論列如此然大歸會情傅事當可否而止不爲苛撫陰暗旁拾細瑣赴矯激以峙聲名在廣西[illegible]鼠瘴所侵病嘔噦及久臺攝事滋繁病滋牢疏

假疏疾八九上不報然先生終不敢以身故懈官冊封歸爲崇重公夫婦上葬已於事而竣曰　王命不可以家遂抱病行行至中道三乞身不報竟卒于驛所棺斂之具出遠近賻助蓋先生死未一年而莆之人來予數訊之曰其家甚貧二子單步走食進賢李吉士光元亦先生所賞識士也爲予言縣去先生久死逾哀傷之既特官祀之又俎豆於名宦於乎此可以觀先生已先生諱道楠字廷佐姓林系出九牧居莆之赤坂迨學博光庭公徙

湖陽故又稱湖陽林氏光庭生宗滙宗滙生崇重
崇重生贈中憲德美先生考也母陳累封太恭人
先生數疏歸念不以身以母耳及革惟以不得終
事訣太恭人爲恨僮僕環問無所言餘予爲之銘
曰廉不劌直不訐抗無強謹無諐德醇令衆所蔪
無短法纍何趺歷三官終馬轍神之貽長簿閱鑽
厥辭矢無剟

奉政大夫直隸寧國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
玉洞王公墓誌銘

郡丞王公諱光蘊字季宣王公之丞寧國也惠慈
清潔矯然異等而會爲人所擠陷以去小民悲歌
之大人君子慷慨忿激而語不平時時舉似人曰
郡丞王公王公宣之遺思也公貌癯而槩偉外恭
謹而中介特於人間世落落莫莫者宦無所關措
而問學閎遠才致綜密極文人吏人之長平生所
最敦篤獨孝義事在官數念其母太恭人晨繞郡
齋忽怔怔若有動者會歸趣併日而太恭人已病
數日卧母子握手且驩且泣絮語達旦越明逝矣

於是天下傳誦王公孝感而轉推擠陷者之施於
人母子間永嘉之王冠冕甌越以仲子祭酒貴封
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使曰鈺者公曾大父也
累官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曰澈者公大父也廣
東按察司副使曰叔果者公考也公又自其二世
祖毓以槐陰集行累代稱詩風雅之業蔚然年二
十二舉浙辛酉浹兩壬不第甫選得縣寧都寧都
山僻而饒百姓喜餽遺前令未有能脫然者公爲
寧都六載水火不與民交譭然起殊譽婁騰薦剡
乃得郡寧國公性閒詳遇事傳情切法枉直立剖
二猶無所藏匿而大意主於滌洗以得全一物爲
福事先是監生彭汝通舉人何修相誣訐舉人褫
監生坐戍矣緣所自起第爭塘塍耳公念之此微
細事而殘敗兩家祈於道破縱使去兩家之讎以
解廖光炫者前論死爲責家劉贊佞所持公察其
色有寃嚴覆之贊佞叩頭服是怨其責逋急而殺
假子壽以誣者也兵曹劉宣賜與同姓子徵郤詆
爲流劫立斷解之矣直指按部更飛章陷以謀逆

直指愕檄縣急捕公馳見請得無捕而捕飛章者
一邑驩服當是時徽公幾牽連邑十百家在寧國
脫監生濮陽修之獄以家僮誤傷人重辟繫者吏
政如此公所在洗手厨傳之費割自家橐郡長某
大以爲異已也目攝之而長故同里舊戚同計偕
往還公先至固日夜望其來相提以有樹也至是
睨其所爲非是蹙額勸諫之長面咈已又嘔吁謾
相好郡北樓高齋玄暉遺跡在焉公爲治亭於邸
之傍顏曰又玄羣諸名士禹金季豹輩倡和其中
長唇之翁翁胡爲者待歸永嘉山中哦也陰嗾之
竟遷衡府左長史而公念母老乞歸養以原衔致
仕於乎雅俗之相採也清貪之相激也君子之奉
職行身非以檢物也安其素然又非有高詭歷礫
不可近之事狀而我以爲固然人以爲怪我以行
身人疾以爲厲已也古今豪傑士擯於非類汚逐
顛頓以終者豈一輩哉始公視郡篆宣所解稅契
銀六千有奇公卻弗納曰長且至其後長挾之去
與縣遞相委諉流聞四遠人然後服公之廉白且

具識遠也公既歸簾閣頻几益發故所藏書與兒
子輩酬課竟日雖疾病寢食未嘗廢所輯永嘉縣
志温州府志事核而文居城東山之麓道經所謂
容成太玉洞天者也自號玉洞子有太玉洞齋近
草十卷壬寅奉　恩詔進階朝列大夫又五年而
卒萬曆丙午五月初二日也距生嘉靖庚子正月
七日得年六十有七配林先公卒贈孺人子男五
人女二人廩生至奇國子生至言廩例生子爲敘其論草稱王昭文者也至章
宏側室高出孫男七人欽尹欽旦欽豫俱郡庠生欽
望欽泰欽薖欽蒙曾孫男二祖法祚法女二孫女
八往賓尹爲里人所難公殊慰藉之此事亦與長
相左公歸予遇之杭贈詩云羸臣寃不開良官徙
何疾官徒陛似謫萬故不能詰公亦和予云蹇予
稟微尚簡亢徒自嗤彼懽不能攸棄置亦何辭夫
若天下士孤標秉貞一胡爲來鑠金名高蒙忌嫉
蓋歔欷相憐也天下適多故清人雅人慮無能以
踽踽之跡孤行容於世而世之貪饕讒險者會得

意高駕士有遭躓蒙辱而世莫之省解有解者矣
怵於聲焰莫之敢吐則亦已矣後死者其可不爲
死者一言于是以徇昭文之請緘有日月而銘歸
之銘曰

寧與鶩爭粒寧塌厥翼寧與豭爭阜寧道上槁校
孔鵰與孟臧試詵身其誰處意不可夫一世肯見
嚇於腐鼠挾倉頡以長遨呼青天而獨舞吾將酹
一杯於霞嶼之原以佐公之待人於千古也

南京國子監助教陞湖廣辰州府同知冲和

潘公暨配姚氏合葬墓誌銘

予友潘君大醒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徙自徽州曾
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曰澹庵先生諱士奇以
名貢士訓導寧國予爲郡弟子隸先生齋先生殊
愛異之大醒兄弟鳳卿龍卿共予周旋各好爲雄
奇可喜之論酒酣耳熱談笑讙呶壯歌涕哭雜行
無次予時意氣尤狂里中往復不一二人所最得
意者大醒兄弟而已後五六年予與大醒同舉於
應天始大醒試童子輒有聲太守施公開書院所

錄進多名士一時翔起孫狀元柏潭顧解元涇陽
餘亦輩昂捷去而大醒以童子第一獨連蹇累歲
不得上黌序雖連蹇累歲不得黌序顧益爲名公
大老所器賞丹陽姜宗伯平湖陸太宰負人倫鑒
時時折節大醒而忘其賢與齒講平交宗伯之訓
其子今大參也則以潘先生爲師大醒爲友太宰
諸從後先北面大醒敬事之同子第乙未錫恩者
既鄉舉矣猶歲伏門下而大醒連蹇如故歲壬午
年三十一始以儒士入闈及甲午始舉大醒既以

學宿名高伏一世予又故相遊好每握手天上天
下無所不談談無不中窾窶東方方擾議封貢大
醒私語曰封事必敗已而果然嘗與予策某事某
事某人忠質可託屬某也面澤而陰中不可近今
若許年矣略約無跌謬者會試數不第以兩親老
乞恩德化諭尋持父憂未任起補天長陞南國子
助教未數月疾卒於官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
日也年五十有九卒既半年而辰州府丞之命
大醒廣顴威面鬚如戟目光閃閃如電與人語義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可慷慨憤烈如切刀其諭大長也所司以優免
太饒議減充馬價招兵大醒面條諍曰裁優免以
增馬戶是賤人貴畜裁優免以招武士是輕文重
武所司語奪轉加敬禮其持議多類此大醒一再
不第家益窮落然性不能謁請第越鄉井遠道取
館館通州時往來予署相慰勞以酒雄談風生夜
半搏髀歌舞意氣自若庚戌仍不第別予益取酒
酣飲已出涕曰子知我者即薄徙安能蹴蹴復逐
長安塵吾母老矣得南監一席傷母可也然大醒
自是怏怏不得志又數千里槖頓騾車中鬱血成
病抵秋聞母瘧益悸病益牢居頃之而予領南祭
酒以出大醒一函逆予途曰子來吾母當驩勉就
子吾自是計可得活母素愛予甚故云然竟不逮
頃之予亦尋罷去矣大醒諱夢卿母夢神人裁冠
笏仗劒劈腹而生也平生篤於孝義廩祿所入皆
以公二弟提孤甥教育有成就娶姚氏食窮甘苦
母姑病不解帶者匝月禱於大士忽寐若告曰必
夫婦刲股則密刲股而後以語夫大醒曰慮汝弗

能同姚曰已先之矣並羨薦而愈稱孝婦焉卒于萬曆九年某月某日年二十九耳葬於城西二里之蘆墅及是以大醒合生一子光乾繼娶高氏能愛養長成之娶婦顧一女出高氏者適吳太史可行之子宗充乾今生男五某聘楊某聘徐某某某未聘女二未字大醒年十九而病遇一道者授異術云四十年後當來度汝忽不見壽病已能辟穀歲餘人競傳爲潘神仙已而悟曰此小乘耳有問者笑而不答然十九以後之期預告之矣於乎使大醒蚤致身奮力功名之會所策樹必不苟且又使大醒畢世不逢或收身及早俛而就性命之業辟穀逃形豈足事哉曳製終身兩相負以老天幸假予以日月交游中誰爲作世外商訂者予以是悲而銘之銘曰

予嘗胜大醒筒得所爲範我編而窺其志意之所在也範我兩編一古今心學一經世大績其自序曰慧用朗然靈樞湛寞我則震起我則艮停嗟夫大醒抱固精心艮不及山藏震不及雷聲徒我與

我相得以俟夫千載下上之盟

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愼吾鄧公墓誌銘

公諱世厚字惟坤姓鄧氏廣東東莞人今海內詩文集中所稱鄧玄度雲霄者其子也玄度方以選貢赴京兆闈其年登賢書而公卒於合浦之商所寓代父商高州坐私鹽抵繫而世寃實不貨私鹽公之先固未有商者也至公父困析箸不得不緣商取食而公自勤苦下楗讀先世書如故會兄世髮壯指必直之官官竟無有廉明白其事者囊盡洗身自輓牛車載兄尸且驅且號路人爲之落淚歸則爲易棺衾斂於正寢公既以兄喪歸無與代父商者家益窮逼曰柰何以八口累大人然高州自是不可往矣涕泣廢書裾微貲杖步商電白以族人多商於此可相依也亡何倭寇電白破城磔人如雞彘積屍枕籍公同族兩叔昂景匿雷止不食者三日已得東門水關可遁行公脫身伏關矣

已計之族兩叔在誼不得獨生重至邸所趣昂景
昂景各負絹及雜衣物扶行遇邏者執獻之倭倭
時亦倦殺人乃喝曰殺一放一迭爲之首昂曰當
殺次公曰當放又次景曰當殺公與昂景銳身爭
死不獨歸又倭意實在金錢見公赤手必貪見昂
景各有負勒贖須金百留質一人公又與昂景爭
留倭義之卒留景而放遣公與昂者昂亦竟抱金
贖景二人歸無恙當是時隣里姻戚手公等驚喜
各持羊酒賀而鄧門三義之名震聞郡國嗟夫緩
急患難人世之所未易理也矚鉄髮之利奔如驚
鉄髮之害蒙首縮舌幸嫁於人以自脫今之仕紳
往往是矣何論商何知宗親況頸刃呼吸之會哉
蓋公歸而有外家之疫舉室蓐臥忌傳染人無敢
窺訊者公率內人勤藥粥疫者相繼以歿也含斂
一一如法卒無染其後商合浦長橋火延將及公
徐臥未起火亦隨息衆咸謂孝義之報焉然公竟
死商所不及聞其子一日之捷者何也公自號愼
吾嘗著爲說曰吾者與天地參者也吾不敢小吾

身敢不小吾心嗟夫小心者乃能斬然禍患之會
高步闊論矜豪上吾知其不可以試也此亦學問
之大鞬已鄧氏故江西人曰漢藏者由宋承務郎
宦徙　國初有宗大者善詞賦與西菴孫蕡齊名
所著竹林耕叟集行世公父曰銑祖曰學曾祖曰
元領鄉書兩中乙榜不第遂稱詩終其身始公讀
書强記五經熟複于胸無遺字史鑑自太古迄宋
元能事事口其顛末然性莊慤自性理外不喜雜
[illegible]賢法言徒亂人心也既商矣猶時時手

書嘗經勾漏洞萬洪得仙處也賦詩見志曰百事
無一成半生何草草閒來隱市肆頗覺壺中好海
客殉明珠忘却身中寶擾擾路傍人誰知我懷抱
鄧氏之稱詩蓋其世矣公卒於萬曆二十二年七
月十七日距生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得年
五十有三公既沒之三年而玄度成進士最長洲
令贈徵仕郎如子官娶尹氏贈孺人先公卒繼劉
氏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玄度雲霄今僉憲湖廣
娶趙封孺人次雲衢蚤夭次雲龍庠生娶謝女一

適庠生盧士龍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芳女次逢熙聘南職方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女三長適庠生袁夢曦次適庠生林鉅又次未聘其葬後底嶺也在萬曆乙未八月十一日始玄度奔自京闈奉公柩還欲合之尹孺人墓孺人墓公所改卜也以月日不利別葬於此然尚不敢議隧石越十七年而人人稱壤佳玄度始暢然無遺憾數千里走狀謁其友湯賓尹誌之因系之銘

銘曰吾聞涉人之語孔子也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吾私所以能出而能入蓋義久而身隨惟公信義可以儒可以商可以入疫可以入火可以入倭豈非昔人所謂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者乎嗚呼後之人觀公銘詩其各鏡須眉毋爭於夷而讓於危

泰和梅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克世號泰和宣城人也姓梅氏梅於宣爲大姓而公在少不弄爲其祖餘杭公所憐賞弱冠補弟子員績學種文先諸父昆弟有聲已諸父

昆弟後先欻起科甲蟬嫣冠冕一時而公發憤就
太學連蹇不逢雖連蹇不逢顧視羣從所爲欻起
漠如也曰吾不有吾兒則曰討諸子督課之而別
徙一區於城東南隅之二十里名漕塘者宅焉禾
稼蔬蔌豕圈雞塒隨意部勒各有尺度雜耘夫牧
叟量雨商晴慰勞作苦鄉之人不知其爲大家望
士也居久之諸子讀父書成孝秀踵掇名炎炎在
諸紳笏間而公所爲漠然自若有勸之謁選者蹙
曰畏影而馳日中乎間行山水好爲堪輿家言每
風氣鍾處輒營卜焉始所營宅傍之魯林冲同弟
八人卜之吉則以宅父既乃自兆于城南山曰苦
竹皆毅然斷行其目不與時世師可否者也歲時
鄉飲以齒德爲官生延屬歲使兒子輩豫辭之堅
曰老病不任跪拜晚益簾几休舍終日危坐雖密
戚罕見其面以萬曆壬子八月十二日卒於郡邸
距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
宣自數十年以來衣冠充斥文物都雅士大夫周
還誓送之儀連里竟巷咿然汗矣然其盛莫梅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公獨以一老生櫛束自將食不重味未五十不衣繒市郭之驩闐軒駟之揖策裘綺之映照臧獲之豪爽一時貴盛薰赫之習皆耳目所未聞接不特不與爲緣而已公蚤事繼母曲當其驩華祚者異母長弟也親課如父師俾有成立而後諸弟有所循領稱家督焉田囊服食之餘斥以賙人歲戊午大浸出穀數百石治賑無俟官司之勸屬也頃戊申復浸公既已析諸子箸無長物募者亦弗及猶急疏書數金以倡嘗置田有堰一所舊爲鬻主顓業公出見鄰禾稿急決使灌之隣驚謝不敢當公曰同溝共井不古之制哉卒久遠公之不廢蓋公所好行多隱人之政樸固深渥貽子孫不欲世之人聞之也公生四子二女女爲元配趙出四子皆副室郤出士學士于酉舉人娶陸士享郡廩生娶周士厚邑庠生娶朱士孝娶徐長女適劉啓元次適庠生陸可儀孫男十二人明樟娶劉明杜娶蘇明楨娶徐明棟明椿明楠明梧明楩明桂明梓明杞孫女五一字屠某子某一胡吏部某子某

一徐恩生某子某一字予幼弟家尹公卒甫日而舉人從焉人謂天不可問然公子若孫多英其長發未艾也安知蓄之滋固者不滋爲異日地耶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苦竹山之原而士享等屬予爲銘銘曰

單門之祝祝其蚤揚鉅門之祝祝其蚤藏豹文來田翠羽來硤今之雁者亡已可量彼有車上儛此有循墻支身彌康支祚彌長凡百君子飲此密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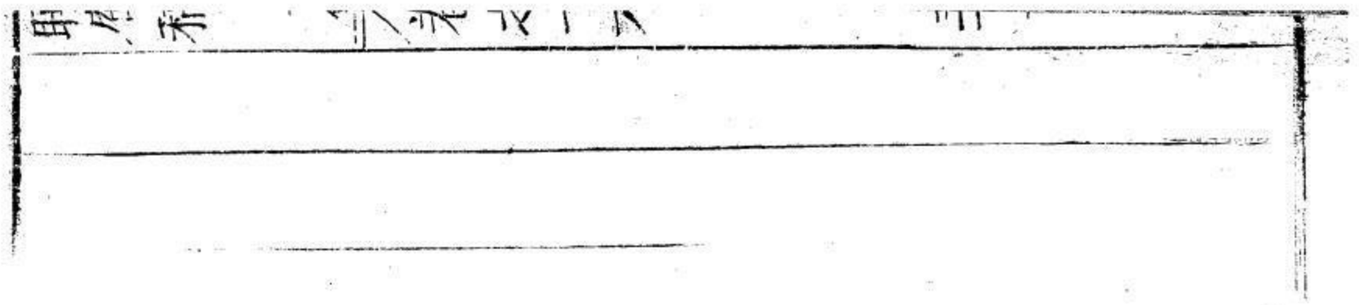
方宜人墓誌銘

與余同鄉會舉同官都下者虞部皖胡君爲長虞部君既弟我輩聯緝最眞月相聚於幸舍出餐簋佐竟日譚著爲令虞部君益恣酣吐鼓舞浹洽其間一時諸昆友無不多虞部君詼者一日偶不樂衆異問之曰婦氏十九在病病時差時劇已娓娓太息婦賢與病所以也吾爲諸生不幸有時名然入闈善失困良久婦是以憂損既吾藉附連舉進士色喜矣而又爲吾憂嗣一再子殤哭泣殊不賴生染鬱成瘵從官七年所半在茵也比側室舉一

子爲加箸者再數力疾抱持之然而病久遂寢削
甚慮不可藥也言未既涕與之俱是日減座中歡
其後每相聚以虞部君言色斂霽十宜人病增差
蓋壬寅十二月丙午宜人卒矣我輩兄事虞部
君丘嫂事宜人又太息宜人賢與病所以也以是
皆哀宜人宜人姓方氏父澈嘗仕爲上高簿以嘉
靖乙卯四月癸未生宜人其始嬪虞部君也逮事
其母周太母吳虞部君方痛憤先公之不祿孤貧
苦鬬門讀父書或擕糗糧擔囊就四方尋書問義
宜人爲黽勉治學資撤衣被什器嫁伯兄孤女而
代虞部君爲子若孫彌昏與曉所爲奉匜斂簟者
未逾年而更三年之喪者二仔厥襄事敬哀盡禮
虞部君所繇靜氣書史多文爲富則安人助之矣
前是虞部君雖急子遂巡不欲置媵也曰自吾胡
始遷至余之身世爲嫡家宜人蓋數慫臾之已哺
愛姬子不啻已出也於戲功名子息世法中以爲
莫大焉者矣竭志慮朝夕勤艱宜人於夫皆就其
大者願力甫償而竟以辭去悲夫虞部君由甲午

選尚書一人朗年登進士授都水行河濟上歷虞衡員外郎郎中上考功最逢　冊立覃恩宜人遂由安人晉今封初上高公舉安人夢有畀之印者遂以名虞部君自起家三遷而三握篆上高之夢不虛耳女二長嫁進士戴耆顯次字盛某子一未名側室出聘某女虞部君名瓚文章政事並有聲所稱胡伯玉者也自爲宜人狀而以其銘委余銘曰

死者逐耶爲者肉耶御寇者誰惟腹之悲不見鄧公績儒晚逢考烈明復誰謂無祿曰酷似舅亦慰梁筍　帝命剖西山之石爰得其四三以納先人墓其一若俟奏爾誦略付諸鐫者皖城之埜宮車其寫德皆而堅視此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誌銘

余母兩宜人墓誌銘

故奉直大夫合州守余公諱世儒先後兩娶而賢曰孫宜人胡宜人孫宜人生故隆慶戊辰進士南京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懋學胡宜人生今萬曆甲辰進士懋寧太學生懋洧奉直歷三官以南康令贈其父母也稍徙知合州隨投牒以去而其時尚書已自撫州司理給事南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省矣江陵相怙權給事首白發之削籍者八年江陵死給事自田間首起明年補前壬午覃恩而合州始稱奉直兩母稱宜人初奉直有異資七歲試邑一日就兩瑞麥表無複者令驚以爲神遍爲鼓譽急壻之辭而孫公者來約逮孫宜人歸則奉直舉于鄉二歲矣奉直甫勝冠遠近士無不爭來學者而自其少聞長者之論自期負不凡益走四方從錢緒山鄒東郭諸先生詰究學之指歸當是時出經伏臘無違養之慮入集朋徒餐簋遞給無失客皆孫宜人賴也奉直九上春官終以乙科授瑞安令次維揚而孫宜人卒於家會之官以贈南康公命繼胡宜人焉由瑞安歷倅鄭州商州先後銜恤堅不欲起矣胡宜人曰未可也三釜不待不爲一命地乎及以南康贈其父母尋徙合州不欲行胡宜人曰可也曩所爲一命計者遂矣給事削居而秉臣憾不已酷訊後言者欲傳其罪當是時闔門震撼家室子女幾無以自存胡宜人轉勞給事也給事曰兒何憂憂以兒故恐尊人耳胡宜人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父樂也給事曰但尊人安則兒安矣所親語人曰給事忠孝乃大類母先是里有負芻之寇闔室走孫宜人從便門出矣而聞贈南康未脫還詣請無怵吾翁賊義而釋之人所謂給事類母者也孫宜人以正德丁丑十月四日生嘉靖己未三月九日卒年四十有三胡宜人以嘉靖壬寅六月二十一日生萬曆丁丑六月二十三日卒年三十有六奉直之卒也後胡宜人之二年其葬在里之古樓岡僅一兩宜人不祔十兩宜人葬者山於中指歲於丙申矣而冢子尚書病以卒人不謂吉也從形家言移右十步高十尺有自然穴穿之信然乃以壬寅九月乙酉日更封樹之明年進士君舉應天明年捷南宮餘在奉直誌中銘曰

璣以礫綴而戕穀以前緝而庀夫誰使得一賢復得一賢如雙星之峙明而朐魄之相望有隆其阡提手將將壤舊宅新筮者曰祥子之似母弟趾其兄

李孺人曾母墓誌銘

萬曆三十二年翰林院編修曾可前疏假歸將以
某月日徙葬其母李孺人方是時去孺人歿之歲
三十有四矣孺人歿編修尚幼未髮內外姻黨哭
孺人賢者摩編修頂歎祝之越三十年爲　今上
辛丑編修及第三人其年　覃東朝恩封父某如
其官母李贈孺人服事不數月綸施其親臣子之
特遭也是時同編修拜命者無不喜交賀而編修
時喜顧時涕出然不以告人今年徵予銘據地大
哭曰吾哀吾母也無身世一日之驩而伐之年孺

人蓋生於嘉靖丙申七月六日卒於隆慶辛未七
月十五日年三十六耳父諱某禮部精膳司郎中
舅諱某鞏縣知縣膳部鞏縣皆先亡母姑皆婺也
而孺人於膳部爲冢女母提乳孤數慟以絕賴孺
人數慰藉之母歲時疾孺人扶掖百方既任婦則
移所以事母者事姑不啻勤渠矣而母所提孤復
殤膳部之嗣於是而絕母形影無吊孺人每一念
之輒淚披面也然又不欲令姑知故淚彊言笑趣
事家故貧節食食姑忍窘餓而一紀中乳七男女

血以產枯又六男中三兒其殤也背啼不任痛鳴呼孺人於身世何如也憂能損人孺人固無與於壽法耳天之驅人也賤貧也患難也皆情之所不易遣也有智男子焉讀書明義理一日解悟百遭逢可以相捐然至子母之間同氣相屬朝夕慘頻相觸雖有至道不可以解於此而輒解可恕無情則亦不爲知道者矣然至於悲感痛瘵遂至病以死非至性孝慈有此耶孺人病且革謂其姒曰已矣恨不終事吾姑已姑泣臨問何念念男女乎孺人曰吾不憂男憂女也雖然有姑在時孺人有冢女且待年尤愛念之云嗚呼耄姑在堂幼兒女未立未免有情不能無動況慈與孝出其至性若孺人者邪孺人殁未數月而最幼子寄養姒所者亦殤女適諸生袁世憲不滿四旬死矣所遺存二子一編脩可前一可芳也其後袁夫人繼而生可封副室嚴生可對可樹兄弟奮發有立曾氏蓋日顯矣而孺人不逮歷三辛編修官侍從始得邀　天子寵綸報三十餘年地下之親此所以拜命而泣

徵銘而大哭不止也始葬孺人者爲白泥湖畔形家有遺言卜某原更封之銘曰東家之子飽鍼蓄緝歿時拳空不將一文西家有嫗藥黎陳耆已而已矣誰謂其壽切雲之宮或世而夷厥屋斧如所在纍纍問以子孫相顧而咍玄扃載規華綸載輝子姓祁祁所得孰多孺人自知

梁孺人墓誌銘

侍御王子開之配曰梁孺人者以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卒於京邸先是歲乙巳侍御應內召奉何太孺人來孺人從明年有產之厄濵危者數矣輔之百藥尋問已而有身明年戊申夏病劇太孺人憂之尋藥尋問尋復劇猶從枕上數強起寬太孺人無憂延至七夕免得女然病自是不可爲矣將葬侍御問所欲言曰壽夭數也予無憾念太孺人篤愛婦婦不能終侍反以呱呱者貽之累耳語未訖絶後十六日　天子下臺省之命侍御拜令官或謂侍御曰壽夭數也信乎曰固也勞傷

人憂傷人孺人自其爲婦居最少一切井曰事罔有任焉者矣孺人曰少勞分也直身先之晝夜作不休初輔讀繼輔官無幾微逸暇故曰勞男女之痛巨矣孺人凡乳七男女僅存者各一雖勉顏面以驩太孺人於中不無隱刺故曰憂雖然有數焉不可得而逃也予問內行於孺人也無夭法侍御孝友篤摯恭事諸昆相怡以樂無間孺人之恭諸姒也亦如之侍御居邸三年至無以爲饘數稱貸從事前此縣餼入率以贍諸昆孺人未嘗以一文一縷私其母之家諸過侍御邸者門嘗局嘻嘻之聲不聞自臨晉樂亭遵化官三地至今朝夕典鑰所爲救備甚嚴孺人行如此頃之侍御奉　命巡按應天應天缺巡按二年所輩趣侍御遄往侍御唯唯有太孺人在便奉以歸趣者曰奉太孺人是也王事急宜不得家侍御唯唯已泣今始知婦矣使孺人無死安太孺人於家吾無戀焉今始知婦矣蓋孺人性淑慧紉饋之事百長太孺人甚宜之食也必其手調非

是弗甘也衣也必其手製非是弗適也自贈公背
孺人從朝與之朝夕與之夕依依帷前如愛女一
旦去之安太孺人者何也是故侍御往而難郤下
之離轉念孺人悲痛之孺人父曰梁某宗人府儀
賓贈公曰某再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子一
曰之仲聘河南參政周公傳誦女女一尚幼侍御
令臨晉以贈公喪歸孺人襄之無失禮後奏滿拜
封上太孺人壽已蒲伏相向哭失聲傷贈君之不
待也孺人卒又五十日再以　恩例蒙贈而孺人
不待矣悲夫孺人年十七歸侍御爲婦二十年而
卒距生萬曆元年八月初四日得年三十有六侍
御諱國楨與予同乙未進士予爲撮其略書之銘
曰

秦中生燕中死今古長安相終始平生執勤佐滌
濯櫛縱燀潘靡弗矣孝恭溫穆爲婦軌方胥有家
裕穀祉昧爽日入亡胡駛姑今以西母將子陰侍
魚軒歸閭里餞以錦韜追命壟亦有史詞摛厥美
欵此幽宮詒萬紀

徐母墓誌銘

徐母董淑人者江西南安府經歷累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使諱沐之妻今浙江右布政使榜之母也以萬曆二十九年九月朔日卒於家距生正德己巳十月廿日享年九十有三先是方伯郎工部守濟南皆以滿考拜　封母由太安人晉太恭人及方伯除服叅政山西補　東朝恩已遷憲使逢皇長孫恩　贈父皆如其秩母兩　贈淑人自予當　制四五年大小臣工前後恩紀相接其間得當兩　詔書者亦不滿數十人吾郡則方伯一人而已以所觀淑人壽考福澤何終始若斯之備也予既爲具蒙草因得掇拾淑人之概通議出後叔氏幷所生四尊人淑人敬事各得其驩心交口賢之淑人甫壯六舉乳時通議問業四方僅一女奴共操作勞苦備服而內外之政井如通議丞清流午六十老矣廉潔一無所取或風曰不寧爲子孫地乎淑人咈曰否也我公以清白遺子孫故丞五年而哀俸不滿數百緡已丞遷南安而淑人夢有

告之者曰汝獲止是三月病痢立趣之歸歸數月
病未已計醫藥所費適當南安之俸而愈人人稱
淑人前識焉方伯方試仕淑人前方伯教戒之爾
父官卑微尚自立也爾塗更遠敕約宜倍父方伯
額手受教後自濟南歸行李僅六肩淑人喜加飣
曰太守無重貲知爾清白不負爾父矣今俗母子
夫婦皆以美官多得錢爲寵耀甚至老病相纏遑
延祿利如蛄蜣之轉穢卒無有能堅明決絕之者
淑人之識力去今仕人遠也淑人生四男長材次
枋次梓其季爲方伯二女嫁章氏一文顯梓能文
章夭矣及老材與堉章繼喪皆鍾愛者方伯憂之
甚老人豈堪此劇哀淑人爲一慟輒自解吾亦就
地近者將爲人哭安能哭人且長短歸於盡耳有
媪窶困舉諺自歎曰子易過身世難過柰何淑人
笑曰汝癡矣日子過一日則身世亦過一日何難
易之有其語下了悟類如此材娶蕭氏繼王氏枋
董氏梓王氏方伯娶黃氏繼秦氏皆封淑人材之
子文祐娶蕭文禎娶湯枋之子文福國子生娶章

梓之子文燝天方伯之子文禮四川鹽課司提舉娶文繼娶左文祚娶趙文偉娶汪文科娶董而祐之子廷某禎之子廷趨廷赴福之子廷超廷赴廷越廷趯禮之子廷僑僑生一子名鐸初淑人之孕於母文也七閱月而誕貌如拳然呱呱載路及年幾百矣髮宣澤肌乳充然下垂前一日猶出坐庭下談往事諸諸孫婦治家之法忽瞑目不言而日而卒卒後神色不少變體氣越宿猶温親黨集弔者異之銘曰

有能斷骨肉之愛不能斷官利有能恬進止而不能恬于骨肉之間盡一世人種種糾牽情生情死無間愚賢吾次淑人以為時導彼笄者流誰輔誰告胡傑男子而壹迷莫覺

成母祝安人墓誌銘

萬曆辛亥賓尹罷居田同年成子官南部信焉無何成子歸問成子何歸曰有父孝廉公之喪越一歲使者自長垣來操成子書幣告合葬曰吾將啓吾母之宮康吾父也惟是吾母棄諸孤久諸孤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賤不獲走海內丐賢長者銘埃然至今日惟吾子
閔之有特言已出自所爲狀曰吾母良苦吾母故
辰州判祝翁諱養蒙之女辰州與先大父睢陽公
同鄉舉遂申之以昏年十六歸吾父凡二十五年
而卒二十五年之中凡十二產經見四殤甚矣吾
母之痛盡也然又恭其姑宋安人甚不敢以啼面
損姑驩治舅姑膳或受姑命治事未即就兒呱呱
口出血不敢顧姑怒即甚屈不敢分疏所以姑隨
舅任付管鑰比往返未嘗發封故吾大母於三子
婦間獨宜吾母嘗代母抱兒孤伯龍生日者推孤
土重法主愚大母咈之會有言吾母命逢二德可
兩國封者大母喜是其在若夫與此兒也大母病
且革執吾母手抓入肉而是時吾父爲名諸生顧
久不達念所以酹母者每頫書自慟率孤等遠寄
僧舍晝作夜哦匝三年不家方是時內衍老親繼
母之養外無窘於饘膏靜氣畢身進長學問皆吾
母左右力也吾父舉乙酉於是繼姑張有子矣議
析箸大第及腴田悉讓而自徙新街之廢居或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幼不有序乎吾父曰固也吾一布
裳猶嫁時物安所取華屋爲夷然終身焉戊子吾
縣旱疫小家人得粢醋菜豆臘肉少許病多閒吾
母罄家有以施濟活亡算以故吾母產亡少子無
食群婦爭服藥生湩遽來哺其德感如此始吾母
困於多產血氣俱瘁自丁亥產後體益削病益牢
及少龍生而吾母立背嗚呼母也病以兒病亡以
兒亡孤等猶餐猶寢者何人耶蓋吾母既背之五
年而孤伯龍舉於鄉明年乙未成進士今曹滿贈
母孺人已補南考功 覃恩加安人十九年而仲
叔少三龍入學二十年而少龍中式爲舉人二十
二年而吾母與吾父會於地下孤等往不得起母
以齊父今復不能從父以就母計惟索母於文筆
之間可以永思而子於孤伯龍同出會稽門下誼
最密孤所以屬之勤也又賓尹舊在邸每會成子
譚及母輒雨淚覆面忍辭不銘母生於嘉靖庚戌
卒於萬曆庚寅享年四十一其葬於回回店祖塋
以辛亥二月六日其與孝廉公合以壬子某月某

日子女姻屬具孝廉公誌中銘曰

陽臺莫駛玄臺壽婦之守夫孰先後惟母與子一

身身母短母脩視後人我遊龍子得龍母含弘光

大歸坤厚追惟曩日記母言有夢必應儻神全夢

四旗楔及門圯或告之曰扶起是已孝廉公服闋

舉扶服音同神告語坊金之數夢於牀叔生夢者

字莱芳丁亥夢井躍四鯉四龍以生曰季子夢子

復來舊名巡武安王送少龍生我來記夢非語怪

徵母精神至今在兩國之封神所敦二十二年開

墓門琴瑟將將重鼓舞徹百斯年承厥祜

節孝丘母李孺人墓誌銘

生死之事大矣哉家國亡所託傳宗廟社稷血食

之關呼吸縣也是日也可以死乎曰未可也神明

復矣廟祏新矣地上地下燁然有以相耀而逌然

無憾於遺志是日也可以無死乎曰死可矣於乎

此皆烈丈夫志意事也乃吾僅得之丘母可異焉

節孝丘母者吾所薦士丘子兆麟母也丘子甫產

而其父遠行商父每行商失利赤手歸至是以必

一償之爲快一出越六年比其歸也失利赤手猶
故節孝逐其夫之歸驩甚曰老者免於倚門而呱
呱者可扶弄也獲不亦奢一夕父暴疾卒去其歸
之日六日耳於是節孝慟擗必死不內勺漿者五
晝夜舅姑環慟勸且讓老需饋幼需哺若必絶漿
粒殉者以吾二老人先於是七晝夜矣節孝勉吞
聲一啜瀋糜自節孝爲三年服也殷丘子塊寢苫
下約瀋不盈盂家故貧故所稱貸之家日來索汚
邪之田悉准折以罄時抱持丘子淚漬額鬢耳而
日爲二老人上食滌芬削滑無闕驩姑亡舅益老
單子躋壽九十有五終舅之身唾涕欠噫發聲轉
息節孝未嘗不揣察知也舅偶一夕三遺矢罷極
昏什節孝方寐心動急披起走踠舅首方觸於石
幾絕矣急掖以湯沃之移時乃甦又一夕寐又心
動舅適爲蜣蚣所齧痛不可禁忘其毒也而親吮
之精誠之至感通如此歲戊子已丑江東西大祲
中家流殣隣垣戶不相聞有擬節孝者曰是婺室
也數命其併乎迨祲度而老幼俱無恙饔飧之費

不知其所自出又時時爲丘子治書遣丘子百里外從師衣襦餼饌必時必鮮丘子噪閭衖名所過從多豪長者文酒狎主方貞遞給客與丘子讙極飲淋漓若無復知丘子之貧者然初丘子甫更事宗老勸蚤商贖父業節孝曰必徙而儒乃公志也宗黨多訾笑之已弱冠貧不得娶年廿八不得庠訾笑者逾甚即丘子亦幾不自持節孝數爲好語慰曰兒慮學短毋慮貧長蓋丘子成秀才數歲而爲大父服丙午舉於鄉又三年庚戌成進士捷音自京師來聞節孝以一杯酹地曰未亾人今始畢事矣又月餘爲閏三月廿六日而節孝卒於家於乎豪傑聖賢之於生死未有可以偶然而值之者也偶然而值者生既倖生死復徒死一何足賴籍哉當節孝勺漿不入之時固與其夫併日而逝矣不可解之事任埤於厥躬聊貸形焉以需丘子之今日有丘子之今日而事完而貸償節孝可以驩然相從報命於地下也力持蓬垢之身崎嶇窘仄於風廬塵甑間縮腹而饋解髮而餉晨昏伏臘之

策自手指外無一長物人間世之茶苦有一弗嘗者哉播穫方登又蚤謝食以去於乎此非人子之所忍言也已故丘子禫服造予而予記其與跣奔時同一墨色丘子之父名某卒時年若干節孝爲邑石池李引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時年若干丘子跣奔既具所爲母狀陳　闕會兩臺交疏　請得旌其門其豫稱節孝者士大夫之合謚也將以某月日葬於某予爲之銘

銘曰生有必不可知者六年之離胡然而暫合也六日之合胡然而駛離也生有必可知者二十二年以後皆必捐之懷也三十九年以前皆力持之烈也於乎適來適去則天壽可以不貳能捐能留則去住可以自由彼笄者棼而造化在手俯古仰今誰堪尚友

敕封劉安人趙氏墓誌銘

萬曆戊申南戶部劉君以督冊復命載其孥便歸先是趙安人病嗽寢臞削戶部憂之輿致走道一日行一日歇息甫月甫抵家訣其父兄內外諸姻

未周二刻死矣十月二十五日也距生壬申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七頃之戶部北來走其友湯賓尹泣曰吾繼室趙氏不祿須子而銘吾先室之卒也有二子三女在自分獨處矣先觀察兒數勸諫之焉有男子而無婦者若行作吏門內之政其誰任諸而趙氏父石濱公故與先贈公有兄弟連年十九以歸吾貧又晝夜治書不能問家趙氏則爲吾治家自吾令浮山順義上元以及今官僕僕磬折急公上不敢及其私前後子女聘者娶者嫁者乳者養者少就塾者冠有室抱孫者細大之致吾無知焉皆趙氏獨身宛曲周事而後卽安吾賓至吾慮無以爲雖所需酒食遞給若宿辦又屏中絕寂無聲吾退而燕處未嘗見齒衣上下皆舊時練布未嘗御綺羅或偶笥一縑必以及先室某子女某孫與吾語未嘗不以寡慾攝生相戒勉其年固少耳又貌妍吾歷三邑歲時伏臘必斥所有食應役諸人問道路及囚圄餓者糜餔之凍仕者給布絮起之嘗間語吾諸僚吏屬宇下者胥於君

乎倚卑官實難提攜顧惜皆君分也其明而知道義多此類卽老成人不及也然又年少少矣賢如此無死法也乃今以夭吾所以不能已於悲也而其子化光贊亨門下者以母略來曰不孝之背先安人李也財十五歲耳弟八歲兩妹九歲十歲自有繼母來賤兄弟姊妹忘其失母也雖不孝密戚不知不孝兄弟姊妹誰者今母出誰者非今母出也不孝婦善病宛轉正諭爲不孝置副今幸兩舉孕仲弟亦兩子而眞所生四子問衣諸子諸孫不均食不以食二十年如一日也蓋今而眞喪吾母也誰爲母不孝誰爲母幼弟誰爲母諸孫嗚呼痛已亍所聞於戶部父子者如此夫然安人於戶部爲賢婦於諸子爲賢母宜得銘戶部君諱伯綬姓劉氏以上元覃恩封安人合先安人子六人女三人長化光廩生娶袁次　光次　光次澤光聘吳次祥光瑞光女適宋學程葉汝蓁者俱先卒一適廩生孫翹孫男四適祚鼎祚瀚祚建祚孫女四銘曰

惟韓愈氏之言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誰處豈
伊兩氏若步其武曰年之嗇德則多貯鑽此石文
以永終古

旌節吳母方宜人墓誌銘

大方伯吳公用先修身明道之儒也與客坐笑語
政極溫燕偶有舉及二親者忽淚迸落發聲容驚
引亡每逢佛事精心赴之俗儒不解所以或有風
者方伯曰吾如見吾母也母蓋韶年而寡甫五十
而終當母五十初度也黨序議上其狀請得旌門
會母持姑服固止不可無何遂終萬曆乙酉五月
五日也時方伯隸諸生耳又八年第壬辰進士又
二十餘年躋今官諸生下帷負笈十九在外既用
是不逮色養秩官至方伯尊顯矣金紫輝煌鐘鼎
腆碩而不及二親一日之奉母尤茹苦甚故方伯
痛盡逾無已時焉始母歸吳日夜侍其夫應道讀
纑織自劬應道宿羸病又辛苦讀不休年二十八
就試試文爲學使者所錄業稱弟子員矣是月也
暑酷烈中暑遂病不救以歿而應道固有老父母

在堂遺三男女祿中臨訣椎第嘆曰吾無恨恨蚤
背養也已指方伯數目母爲我善教成之是時母
號踊決絕水漿姑張察其有烈志牽三男女日壞
哭若忍棄諸孤者二老人身無處所若忘兒訣耶
於是母彊起乳孤朝夕上舅姑餐所上舅姑餐乍
手調不敢獻也寒暑內外之服率其手紉姑每病
夜不解帶後先治兩喪襚斂椑兆周篤中禮終不
使亡子有憾於大事終身布練不復近文綺姻族
即大故度必致之固謝不往焉方伯爲諸生冠衎

誌石又三年始克爲之銘曰

世之語道如射稽天養空而遊說眇說玄吾謂道
也直如大路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薄害孅貲懾竄
媮趨賣友欺君亦負眉須節義之行皦于白日獨
往獨來了無怛慴天乳斯長靈源孔皇作帝屏藩
爲法金湯一眞弗滅識此窀石寄語學人請視其
脊

明故累封宜人韓母陳氏墓誌銘

游于予者高淳韓生曰無疾手其父文學所爲行

實予邑媚梅禹金所爲狀跽以請也曰王母陳宜
人葬有日先生銘之予聞韓之世矣舅曰湖廣憲
副鳳橋公叔陽姑曰黃恭人夫曰浙江衢州知府
湖南公邦憲衢州既成進士餉邊過里門而宜人
歸也實惟憲副與恭人命方是時憲副守嚴州宜
人夫婦朝於嚴甚驩已從衢州滿工部考 封安
人已偕歸省持憲副服與憲副繼母王及黃恭人
凡爲三年喪者三又一年還補刑部郎中覃 今
上嗣位恩 封宜人衢州郎工曹也尚書雷公禮

倚屬之營度 殿 陵有勞勩 賜鎰增級其後
守衢州歲魃步禱暍發于背以歿斂襯不辦衢人
悲歌之像祀至今多孺人敬勤贊翊與蠲潔所成
也前是衢州年十七而室楊孺人三越月不驩于
舅姑遣之于是有宜人之命距九年而楊孺人者
待命靡他又私服憲副喪黃恭人閔其志意爲釋
慼歸之築外館以餼衢之任宜人數勸諷終惠於
楊以得同行也從工部時宜人春秋政韶仰承憲
副命廣貳則爲首進狄孺人身後先六七乳三舉

男皆殤而獨母今文學狄孺人所生者一人文學十餘歲長不知所自生有以告者誶不信衢州歿三蔇持一孤中外竊瞰煩言四面至謂將不利孺子跨狄孺人挾子爲重以開釁于宜人者宜人燕溫自如狄孺人矢曰先君子在此余敢孌焉相與歔欷涕呬屬文學於仲父承德公撫教之而已楊孺人之喪議禮者籍籍訟無寧使者檄文學服如嫡宜人咈曰韓有二嫡乎若喪出乎文學聽而前服喪爲先公報耳亾于禮者之禮也云二嫡敢踰君命乎親命若宜人色稍霽然終以是不懌病耳一瘖文學醫覩百道狄孺人捐子婦之養扶搔飪羞專身共事雖孺人母子孝穆乎載乃惠德徵獨義制矣宜人與衢州同生嘉靖辛丑爲七月之廿三日卒萬曆甲寅六月十八日得年七十有四而稱未亾人者三十有九年殤者爲仲虞仲亮仲嗣一子卽文學仲孝與承德之子今閩少參仲雍誦通齊名所作母宜人行實宛戀有概亦足以觀娶予邑廣西按察使唐公汝迪女孫男无疾邑庠生娶

邑學生邢君繼鯤女无亢先宜人四月殤孫女三
長適梅禹金鼎祚之次子士好邑庠生次許溧水
行人司正楊君公翰子寧合次許大理通判孫君
自強孫彭年韓氏鼎貴世風雅著望然所遭人倫
不爲多幸闈閾之內帶襜之間一彼一此能無齟
乎執分而不納嫉睊市重而生之爲心一門不足
鬨豈諸孤不足肉矣善處人嫡庶子母間爲宜人
甚難功韓甚鉅也上地以本里石曰社陳武村之
岡十期以本年月日是宜銘銘曰

世路之崎也好與人爲擠動舉不兩潛不兩棲有
湛于阬莫之敢攜毛裹膚膜乃分羯奚繩引根批
爭不踰醢雞孰能以寬身之量接耦收睽延人廟
食豐人穀圭此亦紳士之雄而豈其徒範於簪笄

明故太學生　阮公暨孝節阮母合葬墓
誌銘

阮子國政喪母于金陵而貧不任含也走其子德
星于黃山陰以告黃山去金陵六百里予時在遊
蹙而前曰嘻誰之不知阮子而忍其母暴耶德星

囁予曰嘻大母氏有遺言與其收于富人也寧尸
諸又一歲爲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八月葬母於南
京神策門外五里蓮花峰下徙舊所營父墓太學
公者合焉經而犇宣城乞石于時楗門痤筆研彊
起曰嘻誰之不知母而以須斥人耶阮子摶顙再
拜曰嘻母有遺言與其以佗貴人聞也寧墨墨蓋
阮子意氣豪上所與交多名公鉅人奴騶翩翩絕
不知其窶窮也潔腹出戶百爲母謀朝昏及粒米
入母必再四詰所從曰必無以老嫠餘齒詒兒面
也亾之曰兩簏欹於壁所遺惟胡綿半觔舊褚襪
一具牀頭卧蘆柴數束而已阮子痛割不以語人
泣而私語予也傷哉貧至此乎吾無以聞吾母死
不足贖矣前是阮固宿富由歙徙蕪雄蕪人太學
公者少年篤敏有至性其母徐孺人也勝冠猶寢
乳下頃刻不能離就南雍數日耳聞母徐病急請
假祭酒姜丹陽規程嚴毅不許請逾堅逾不許遂
發狂瞶數日卒祭酒悔甚咨所司給櫬乘傳親製
文率闔館師生路哭送之一時稱殊禮焉而太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孝聞天下自太學歿母矣絕水漿無生抱孤政踉蹌還付姑所親諫曰若忍訣姑者若夫謂何于是母齒臂忍無死晝夜奉姑扶搔飪饘伺氣揣色姑宜之終其身若太學之生在側也而阮子幼瘵削命屬於息母每抱持則嗌中鉤鉤額天夢朱衣人云授之藥翌日果有羽人傳藥一枚持嚥之漸平以王阮子既壯長結客好予施嘗以氣轢富賈兒賈兒朐竄母數憂之至所與游文士劒客失勢非遭轗軻流落緩急之事恣橐周旋傾身赴之不爲限惜也稅事起白豎假怙遍邏徵富室及某甲阮子于某甲有新連突身解于豎所事定某甲反戈誣阮子黨豎豎阮子不平跳金陵將呼于顯者左右抵爲夜亡是時官司切齒稅徒十道捕諸賈兒乘隙蜚構囊篋奴畜一時搶散去數世之室若掃矣乃獨裝母妻隱匿金陵一俠者家自阮子隱金陵舊遊好禁避無來存者棲身單外餐粥不周皇皇急人得禍庸何傷富之有貧猶旦之有莫也吾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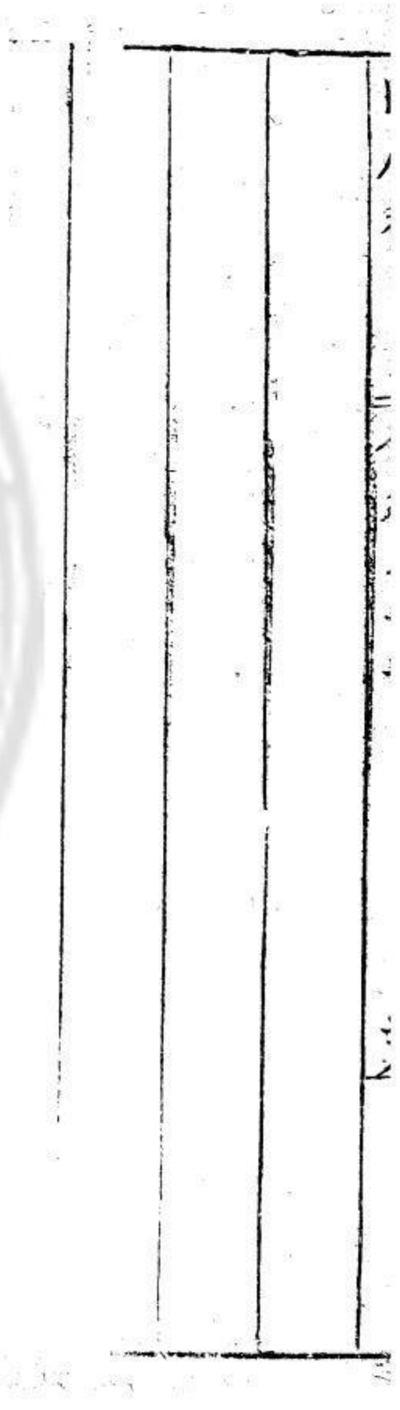
自分甘此蓋阮子自暴貧來氣轢富兒彌加于平
日後先遊好得意失意爲熱爲涼率掀鼻不問而
獨好以其志誼覛捐身之地與可以寄身之人母
察知之喜且懼也兒往誤爲某甲用令謹擇所與
甚善吾嫠也爲今日則併可不有其家爲往日則
不得不有其身孺子識之海內于是有私阮子者
辭曰有母在吾乃今知所以用身矣母孝慈多惠
迫于至誠阮子貧不能顧妻孥而百豐母也母每
饋彊半輒云飽矣縮以私食諸兒女御衣不數日
遞解分而自忍寒然必不使阮子知客狎至倉率
鬢薦慮無遑揩廬而藏之以備不時之需母所爲
苦心刻行成其子之義者較於人間樹孤萬難矣
阮子既家金陵無幾天下豪士大夫明其寃爭誦
義歸之蕪舊產宅無存者而故所往來慕義客謀
相與釀金建節孝祠祀母人士風秀焉太學阮公
諱汝器字君用生於嘉靖丙午二月二十九日卒
於隆慶己巳閏六月初八日阮母程氏生於嘉靖
乙巳正月初一日婺居四十年而卒得壽六十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是爲萬曆壬子二月二十三日也子一卽國政
娶吳氏側室胡氏孫三德星娶程廷鎭之女次文
星次南星聘方從志女孫女二曾孫四俱德星出
當母在蓐也闔門病染阮子有友狄呈祥就眎不
肯歸母數督趣護歸目垂合猶瞪問狄子有訊否
病得痊否環慟叩以後事不答於乎患難急人知
大義臨革且然況乎時乎夫誰使阮母墨墨者天
下無男子也耶予是以誌而銘之銘曰

沢厓可捐嬰與杵臼孰難千駟可攘淵與蟠木孰
多樹孤而生樹義而貧總地下之要而苟人世之
贏以對厥婺不可以覩琢石紀懿千載其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十八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九里山汪氏新阡誌銘

嗚呼禍福之說儒者所宜擯不道也至以生人之禍福聽於死人之枯骨如所稱堪輿家者其說尤迂幻不經而今儒先生紳賢大家尊明賢知之士逾矻矻尊上之或曰此仁人孝子之所急以妥其親也夫果堪輿之說而直爲妥其親也擇一爽塏之地不風不水免爲螻蟻所苦足矣而地之爽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蟻又非盡浮見於皮面也顓以子孫之興敗差
其善惡而已矣其子孫貴富丁壯旺必曰是其家
有吉壤也其子孫賤貧或夭亡必曰是其先塋不
良言地者第據子孫言之則非直爲妥其先人明
也或曰爲此說者以佐夫天理之所不及夫所謂
佐天理之所不及者何也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積
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儒者之教也然而不盡然也
行善不必福或反得禍行不善不必禍擁高食肥
饜厚福以壽考者比比焉此於天理之說不盡合
也則亦諉之于地氣而已矣諉之于祖宗之靈或
妥或否門戶之運或休或囚而已矣經曰前身今
身後身有三生之說而後因果之說可以通行有
地理之說而後天理之說可以長信而無閡兩汪
公者徽歙人也其父忠賜以賈徙宣兩公之居宣
也宣之人無勿謂善信人也昆弟兩相友愛倚爲
命長公未有子也子次公之次子宗周矣以待餘
子無勿子也一廬不掩趾終兩公之身不忍割次
公之幼子曰滂長公之長孫曰可期叔姪也自次

公卒而長公逆師友共研教之余時庠課紙落人
間長公手而嘆異急兩生來逆兩生朝奠夕火相
昵如昆朋念其爲叔姪行故兩公居宣而宣之稱
孝義者必汪氏也然汪氏自兩公外不登于年榜
兄弟五人長尚賓勝冠而卒次宗周後長公者三
十五而卒次太學生宗堯三十二而卒次宗舜次
庠生滂相繼卒一歲中舜得五十五滂僅四十四
也而滂與余最親好眉輪秀聳腸潔而行馴輕財
快義貧而斥施舜無子左拮右据周旋兄弟之數
子甚於人世之愛其子者如此人俱無年天不可
問或曰祖塋在徽者不吉或曰滂好行其意葬父
敬亭有蟻穴其傍徽如是人言者汪氏之天終沒
沒矣於是長公之長孫可期竭蹶審地卜于城西
北三十里之外曰九里山者啓其祖祖母本生祖
祖母以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焉屬
壙之會林雪新霽人地晃朗僉曰吉徽祖長公諱
湛字子靜號洌泉生正德辛巳六月十四日卒萬
曆辛卯五月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一祖母吳氏生

正德辛巳四月初十日卒萬曆戊寅正月十八日
得年五十有八本生祖次公諱泓字子厚號葦軒
生嘉靖丁亥九月十八日卒萬曆己丑五月十七
日得年六十有三本生祖母黃氏生嘉靖庚寅三
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癸卯八月二十二日得年七
十有四旁兄弟既皆卒宗堯二子可高可選旁二
子可受可汲皆孤貧曾孫必大必隆必昌必興皆
孱岸生可期與弟與權各一子鶴徵鶴鳴尚幼仔
肩中外支兩祖門戶皆可期獨身可憐也期每悼
季叔旁出入余輒悲咽久之既營九里阡成余爲
之銘銘曰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貽厥孫謀繩其祖武生則同
穀死則同穴因心則友有德可契汪是土也侯於
歙里吉與善逢必復其始

李宜人墓誌銘

余嬾廢於文字十逋其九有責至十數年未償者
六合孫生國光先是以靈巖碑見屬曰江山之靈
通邑之望也余既無所辭諾已持其所爲母宜人

狀踶不起曰願先生惠顧其私而波及之也余色
不決生流棲宛城不歸嗣余中魘蠱斷絕數月筆
事生遣一力尾其邑使君索碑而戒以不得毋宜
人誌必無歸余以知生之永思迫至圖所以不朽
其母宜人者如此乎其皇皇也雖然凡生所屬余
者皆金石萬年之計而欲責旦莫於椎鈍之手無
論余積爾病廢即余來積爾病廢而忽忽筆墨其
可以被金石垂不朽否耶生誠欲不朽其母有名
公卿可需椎鈍病廢之人詎有賴焉而以相托也
邪無已靈巖一片石江山爲盟永毋萬年則軼狀
具在矣宜人姓李氏其先有武毅將軍籍南京虎
賁家六合其父友泉公嘉靖中征倭吳淞受上賞
慷慨多奇奇宜人不以與凡子徧遴邑之才士而
與臨清公臨清時方爲貧諸生取食塾講宜人不
浹月趣臨清赴塾而自歸寧留母家浹月一相勞
苦慰勉以大義歲巳卯臨清舉于鄉甫儗數椽居
宜人也嘗侍臨清病篤羹左股以薦臨清夢飲棗
湯而愈急投棗於羹飲未既胸膈通快于時不御

穀者月餘矣明日尋穀起臨清司李撫州李官嘗爲御史行部鎬政蔇肅內外凜如所產九子女俱自乳又食勞支貧病血病肺移臨清宜人甚不欲之官臨清亦竟年許解官而自其歸也有第二女殉其夫之痛益不支閱半歲爲萬曆癸卯七月十九日宜人卒去生於靖戊午正月十二日得年四十有八子三國光已廩生娶朱國慶國正皆殤女五長字封鴻臚汪公某子早殤次適諸生葉時鳳次適駕部郎厲公某子振揚甫五月而殉次適諸生戴啓光次字李亦殤孫男三孫女一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平山之新阡始宜人義股事聞邑大夫欲旌之宜人咈不可曰吾以夫市耶小弱弟往應旌者財髫故可耳小弱弟者宜人之第五弟夢周嘗以封股活其父者也蓋宜人之孝義風乘世其家焉是宜銘

銘曰髫者笄者不染詩書不恤我躬皇恤我譽規生繼繼規名炎炎盜之竽也乃奮其髯有美壺宗貢茲平山我石長存雙叶靈巖

程太學墓誌銘

御史周適少達復　命歸艤江上偶簡予曰程君衡誼人也五年南中不交一事慷慨誦門下生平至形於色予太息曰君衡知我御史乃知君衡未數月傳御史半道欤矣嗚呼南朝日月數年所馮藉惟王二固周適少三數人皆相繼以謝予安能無瀾然涕竟也而前是予治唐君平喪於南客無往復者假宿醉石齋中獨君衡連伴朝莫酒丙夜君衡貼几甫卧喉湧音如潮予憂之傍士友咍曰孤肥人盡爾耳無異也踰年數起居君衡稱王甚其秋疽發于背暴卒萬曆四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也得年僅五十七某月某日葬南京鳳山之陽於乎適少欤君衡憤懣無所發舒其及不亦宜乎初君衡以太學游天下士士重節槩饒文行知名者無不折臂爭納交爲驩居鄉少所與可願獨嚴重范方伯晞陽先生友其父子間南與李本寧先生梅季豹謝吉甫諸君後先周旋皆雅行方聞不與一世人同眉目者也嘗一日酒間一人銀鐺號增

下問故曰耗官物當戍聞公義強歸命耳問所須幾何曰四百金蹶然起坐謁大賈得金如約而授之諸所贖人質女脫人患難婚鰥食餓義俠之事傾身爲之無所顧惜而尤顓篤于人倫父有基一區爲豪所侵奮脊撼豪竟直之其後以讓伯兄嘗念其父孝隱欲盡丐天下之名文章者顯著之每接予輒以傳屬至晚得李本寧先生爲之言始稍慊志而予於文事疏闊甚百不償一臨葬猶以乞銘墓石之役其子皐羽欲以贖君衡生平所必得越江來宛不親持之不歸有以也娶汪氏先一年卒三子皐羽邑庠生娶徐振羽娶孫古羽三女一適阮德星一適吳士鳳一適黃無邪孫男五孫女六銘曰

程姓以國字休父粵晉元譚來中土篁墩之里忠壯舉陟唐溪公汊川祖遙遙鴻緒孝隱是承義心質行流問風英我哭御史爰綰其友蠶國啼鵑白門衰柳人與石與誰者不朽

明原山歐陽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歐陽公有子照令儀真再令扶溝數使使手其父
原山公母陳孺人狀而以墓石告墓在竹山朗溪
之原葬三十餘年矣原山公生正德乙亥卒嘉靖
甲子陳孺人生正德戊寅卒萬曆己卯歐陽之先
出自長沙唐刺史琮者治吉州因家焉是爲吉州
之歐陽入明孝廉宜辟襄王長史籍竹溪是爲竹
谿之歐陽歐陽氏世儒有聞者也在漢以尚書教
授世爲博士列儒林傳傳至令公祖祿司訓大寧
文昌父閱滁州學正少與從弟宗伯謚文莊者齊
名而公自其總丱慧脫警言敏誦通博洽立筆數千
言尤工四六有韻之文大爲文莊所器賞萬石梁
憲副一見異之曰楚士翹楚也試諸生舉首者四
赴楚闈者七不第尋以歲貢入太學兩試京闈復
不第鬱鬱擁敝裘掖臥頓鄉里僅五十而終於乎
儒者之業沈滯至學官止矣流傳兩世仍不待年
儒效竟何如哉水蓄斯盈火宿乃壯此當世學人
揾擊爲公惋喟而鴻樹駿發共於其子乎屬之目
者也公諱況字曰方初試楚價問翔貴倍詘曹耦

族里多忌之者陰嗾所以中之公詳爲不知也者
溫接如昨竟以完好所知歸器宇焉性至孝學正
公間抱危恙達旦不寢寢不食必平善而乃卽安
事伯叔如事父當其貧而欲有所營也肅給共具
保完厥產仍別出鏹以佐不時之需宗親閭黨之
間貧饉餓寡交杖爲橐赤洗不勘也在太學有同
舍生病篤衆皆捨去公獨身朝昏調進藥粥沒爲
盛棺殮焉某甲者以謁選貸數百金亡何卒於官
公馳官所伏哭其子謂收責也盤辟不自寧公慰
撫之曰若休矣吾不能緩急人乃乘人耶且吾鄉
者通財以義爲號今以沒利終耶若父宦而忽
然吾亦安所得長有此若休矣急券而焚之行槪
如此初學正公從王文成遊嘗爲言太極之先無
無極六十四卦之外不必更言四千九十六卦文
成旨之公旣壯與耿莊簡楚侗溫直指少谷訂盟
課業稱鼎足交今道學家蔓延陳說呼先王以欺
愚者友朋之交患難生死之際吾不知之矣如公
者以稱歐陽氏學何媿焉公歿無幾學正公繼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卒含斂諸事陳孺人一婺襄之無不委折姑張年九十聽聲察氣榻侍者十五年先姑二日卒猶咽咽語其子吾不獲終事姑何以見而父也教二子必擇所與徐給諫成楚者時在諸生有聲延置之朝夕膳洗奉課講後給諫尋貴去而孺人二子熙照俱著名熙領癸卯歲薦照庚戌進士皆孺人教成之也熙娶周子丁泰照娶張再娶吳子開泰邑諸生徵泰維泰胤泰銘曰

有辟如箱蚤甲之痛惟恐其我延有就如羶銖絲之直惟恐其我捐此皆世所謂貴名尊望貌洎而喙古先莫智於人莫愚於天疇挫疇廉疇前綿質幽對明有孽斯阡微歐陽公我舌可卷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誌銘

前翰林院修撰沈君典先生以丁丑及第一人以壬午四月卒也得年僅四十四先生卒盡天下倜儻英豪么麽匹賴識面不識面搏膺頓足啼聲相接屬各自悲歎以爲歸命無所是時海內長文盟者婁東王元美新都汪伯玉兩亙公分約曰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職幽某職明婁東既成墓表矣無何新都逝竈下
之石虛者幾三十年庚戌其子有則第進士移責
賓尹曰非子事耶先太史奇子於髫子倩吾宅又
緩大科步爲史官情誼也職業也子其諉諸于是
尹不得以不文辭彷彿遺貌撫行實合婁東所
爲表屠長卿所爲傳旁證耳目核志之先生諱懋
學號少林宣城人也父侍御古林公寵涖官嚴肅
嘗捕湖廣兵疏捕九龍灣大賊瀦其巢又嘗跡得
一寺僧汚妖用鐵椎捶顱腦立盡斃始論毀及居
鄉里孜孜爲德若賈趁虛不忍復使民間有饑寒
冤抑之事生二子伯懋敬仲卽先生敬簡言寡笑
繩尺自將而先生跌宕競風槩性行各殊友愛倍
篤少善騎馬能馬上舞丈八矟侍御捕賊時賊悉
衆批鬬先生以一矢殪其酋衆遂解甲拜受縛詣
首書生弄柔翰非其好也然率意落落隨其牘之
所止伸泚立盈有藻思書法出入王虞自行韻格
腕疾於鳥天文地里陰符黃石叅同內外丹短長
縱橫星相卜醫之學襍及五木六箸藏彊累丸蹴

蹴投壺彈箏擘簫一切弄弛弛可喜之藝術無所不
涉於人亦無所不交往門外優騎交錯丁卯舉應
天一不第跳而之塞上辮襍胡兒射生飲潼酪馳
驟飛狐花馬池間悉躡諸部虜所繇出沒走集曲
折處歸以語人曰河套可復也大將軍獵得名馬
悍蹶不可絡嘗懸雙蹄秣之先生酒大將霑醉前
曰吾欲一試此或諫之此馬驕豪思故水草縱之
鷩塞去矣先生不聽强轡勒跨上馬果大嘶跳
驟風雨去幾薄虜王庭急以兩神撲馬顙障
於是共傳先生具文武材壯慕之也而里中兒不
其目甫控取回道須臾至矣以一眇小丈夫短後
偏諸踔突數千里區脫穹廬如入無人之境天下
歲斥父產償之最後客益集費益廣產益落所貸
金錢客各緣手持去無主名而里人出責者沓湊
詢於門親戚相唇至舉以爲諺丁丑與計偕越元
旦後不能裝已進士射策擬第三　天子親擢爲
第一觀者人人得意里中人始狂顧嘆鄂矣江陵

相當國負意寵收人材宿先生名愛重之又憑其
子嗣修同鼎甲連結爲通家好朝夕遣子致意而
客先生者襤布衣宴人其中遽與相子膝席爲驩
笑卒亦不得而親疎也以何江陵相有父之喪議
奪情先生咄嗟起踳門語其子嗣修輩勸奔喪已
移書李侍郎某切責臺省官已持疏詣　闕其座
主徐吏部詒持之去不果上而會其書疏語遍流
傳長安江陵怒何窘我也我愛昧沈子何如者沈
子爾耳何望他人爲然猶數使其子諭意先生曰
休矣終不能負萬古綱常徇恩私遂移病歸初奪
情議起也有彗星從東南起長亘天江陵勃窣欲
以嘗　主上幼冲相公身關
其門下諸私人獻諛曰　天子亦初無意創留之獨
社稷何忍捨　主上獨去江陵感陽上書請制陰
結大璫邀　中旨先生是時亦不欲以激訐博已
名第時時絮語諸子趣相師歸保完忠孝毋遺後
人詬罵書責李侍郎江陵所親特與奪情議
者也未幾臺御史保留疏出未幾六科九列保留

疏出先生髮豎竿頂曰勉留出自　天子可耳出
自言官若何人道盡矣戟手拉其同官吳趙兩君
子犄之角之吾三人事也吳趙兩疏上先生計曰
是且不測吾意不得獨生則豫爲草疏救兩君兩
君疏上之三日　廷杖命下先生袖疏策馬出吳
門相馳語婁東急須料理此人俱死無益也既兩
君幸不死先生飲淚吮血調兩君出國門尋歸先
生所故所嘗與四方上客所在闐滿江南諸大
執政書而時有僞爲前都御史海論劾江陵得旨
者大吏屬所私以妖言捕仕期强引先生仕期餓
燕湖獄竟死不肯承誣先生以是得免先生脩眉
娟眼短小精悍舉止便捷神懷散朗喜客喜山水
與所善馮開之屠長卿輩爲虎丘西湖山拳櫓李
之遊雙鬟絲竹晝夜歌舞不廢或爲先生危者中
外貴官方四跡先生閉門謝客斷聲伎可乎先生
不答自言事諸臣謫戍者戍　輦上虛無人
江陵益偃蹇失意欲終收拾先生越數歲其諸子

數書趣先生爲言其父懊恚惜不能以金馬尺席
地留先生一時林伏諸君子輩趣先生努力勉效
用補諸人所不足爲治舟宛水之涯若爲將駕然
者而先生以一日病死矣先生死未匝月其年江
陵卒諸與江陵齮者栽栽彈其冠一朝蠭涌驟起
爲卿爲相而先生獨不待悲夫先生生平多異兆
少時夢之帝所一女后袞冕敷延侍從多曳緋綃
一天女與之敵拜趣而出顧視殿額曰雄夫樓
子之說幻甚先生方之九華量陽尺書來以
化期相待囑言人道修身聖道修神諸語精邃又
言五年後相會或曰五者午也讀書城南張睢陽
廟假寐隱帷睢陽公親來省書燈煙晃晃俱結丁
字會試筆躍起數尺此皆世所豔傳先生者先生
已矣予所尤異者江陵威福踏籍人不可勝遡至
於先生不惟優容之且數拳拳焉吳生之獄胡操
院星驛江陵居以爲功江陵報曰此蟣蝨耳不足
較不必窮究也事遂寢矣乎江陵於先生可謂抑
怒相收使先生今日在者不得不謂江陵爲不可

及矣予是以敘先生墓重太息焉而系之銘曰

明興二百五十年來狀元忭宰相又皆以奪情發事者前有羅欽正後有沈君典兩人而已欽正復官君典就道天皆縱與以節義而著悾與以事功事功一時節義千古吾將識保留諸姓名於兩君之牘以俟後人之知所處也

汪母江宜人墓誌銘

今憲使汪宜言尚誼之母曰贈宜人江氏江出自宋家宰潛司馬澐之後世爲婺源望族憲使之曾大父某者績學有譽得爲其孫擇耦乃以宜人歸初宜人歸也歲產並儉外家缺然不相過存富人閉不與糴斥奩器爲舅大父換廩羞晨餐而自啖糠粃姑病噎勿良於食宜人爲勿食也者爾昏與曉姑華贈公兄弟偕侍其父遠塵泗水上含歛棹隧之事無度不中悉宜人是辦迨贈公跣犇貲益落不克行遠益剖珥佐里中塵居積數年自是稍饒矣而外家兄弟趨孤貧宜人則爲伏臘周視無勘容里嫗舉往事以諷宜人曰固也予則同乳其

忍辭憲使蚤慧有筭數或諷之商宜人曰吾將徙業焉洗膳腆脯日課之儒先是贈公塵里中貿帛製冠宜人紉緝佐之憲使第乙未歸踧拜堂下宜人拂兩翅曰奚冠不抑亦而父所製詒耶跣者逐爲者肉語訖淚下蓋自贈公倍而宜人戚戚無驩不以憲使貴一霽容疾卒於萬曆之丁酉去生嘉靖庚寅之歲六十有八也贈公諱某以憲使官刑部郎恩贈奉政大夫生男二長卽尚誼今爲廣西按察使娶詹贈宜人繼王封宜人次尚諍娶余憲使之委予以母石也自其除服謁補之年出入往復若而時子之逋責於幽明也亦云多已檢篋中狀乃爲之銘銘曰

有冠戴如橫紫拖綬誰其緝之臣有母遺不壞斧如縣石廿年誰其琢之史有遺篇

王母秦孺人墓誌銘

王母秦孺人之卜葬有日也而其外孫侯孝廉宗源速墓文焉孝廉之言曰源實不天在孺而孤母行棄孤殉宋外王母徒與居與朝與夕百端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慰存母以存兒是產孤兩世也源自襁而髫而丱而冠有室以及今茲外王母之色養無頃不以相關所接與中外長少之戚環杳嬉遊母未嘗一移目屬也恩充報詘唯源與外王母之以敢勤先生母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卜地爲五浪山之原與其夫鯤溟公某合者也卜期爲萬曆丁巳某月日父曰方伯虹洲公某母曰誥封陳夫人翁曰鴻臚梁川公某姑曰華孺人子六人曰某某某某某某初虹洲公官給諫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闕下是時母尚幼晝夜伏哭絕粒虹洲公憐愛之詳謂曰若父痛良已可俾無死若死孝耶王氏世清約累貴不饒又梁川公好客益積逋母歸悉撤奩器服御鬻償之兩人以驢而自其中子也忽一旦誅置俾夫愕無以應少選一嫗嫣然從屏間出矣已更連置數嫗於乎媚忮人性情之所自有也莫帷第甚格於嗣續之說勉面借一則亦已賢明曉大義者矣身齒韶茂子女踴肩而來即健丈夫宜無所開名獨行驕僨約制以不相假讓之衆

禰人亦未有以歸過焉夫大道寬然數以其人
進者情耶性耶宣慈廣惠植于其天有不可得而
學習者耶母性無所紛華紈綺妖靡之飾不以接
于目而被于躬獨於其姻戚進止言動周還之際
靚整繩肅秩如也所課子婦耕織絲粟之費十九
耗于施鰥寡孤儀倚爲金篤而福利之說堅不
肯信亟師幻媚卒無敢跡其閫者其於人倫醇至
母身持戶之政動有節法者矣予以是誦考廉
母之女女于其室也今也祜厥福也婦之娶婦于
其育也今也廣厥福也亂女急父以忘其身壯子
貴官惡知君親尺席之間藩棘可捐士行覽塗動
色相圖吁嗟乎丈夫

河南右布政非庵吳公暨配孫恭人墓誌銘

穆皇帝朝天下歲苦兵廣東西驛騷特甚　詔兩
京大吏亟察舉邊材京兆尹松坡毘公疏吳公以
聞於是吳公以江西憲副移節監廣東軍方是時
峒賊卞豹等屠電白令棄城亾走所過殘破

屋舍殊子女無等通省震驚公至選遣將卒授方略禽斬之諸酋賊之依等馮案出沒草竊者殲薙略盡無留黨嶺海垂數十年無鼓鼙征輓之費多公力也會督府與直指有隙中持之不上前是公郎繕部與修 洪應樂成二殿督城廣渠門造景王陵陵制當 哀冲太子十九奏成僅七千有奇所裒幾至十萬他裁省稱是凡三數大工皆法應敘遷者公不言勞勞亦不及於土木征伐之役材人快士所藉以捷功名之道地也工事繁興

臣子鮑鏞橐增秩挹資去而水衡之錢一埽歲南北不為鮮事大挫隱護不報小見捷朝貿吾人數顧夕責封爵矣公於當時竟何如也公諱一介字元石別號菲庵家桐之麻溪徙自休其先吳伯之裔王父希瑞父堂皆以學行著膠庠間父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妣江贈恭人公生而穎異四歲隨世父塾泣不肯歸遂受讀十三試童子守令甚愛幸令為具書遣師邑名賢胡澤庵先生守舍之舍中嘉靖己酉薦應天鄉試丙辰會試第十二名為大

學士豫所呂公所舉仕光州禹州工部屯田員外
郎出知杭州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湖西移廣
東尋以廣西按察使分守桂林入　賀便道里而
有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之　命曾脾疾疏告卒
於家公之爲光州也光胥史半貴家奴弄文喜持
短長竟公胥無敢手下上唇無掀者禹州大旱步
禱赤日中雨立澍民以完活工曹之役無不關中
人者中人始共誘陷終更脅持之因緣破冒十不
當一公過自滌洗澌裁之交斬然中人縮頸戢毋
敢冒濫以故所裁省簡多杭咸甲天下愉府金者
卒百而羨一他所進奉號爲例者甚夥公一切禁
罷之杭諺云一介不取又嘗言太守在郡三年而
郡若未嘗有太守者余君房舉其語爲贈君房公
分校所首士也湖西有殺人者首從三人並論死
公惻然曰一足償矣立白二人鍊師挾左道誘民
財爲賊曹所誣贓當死公曰獨是惑黔首罪也坐
賊死非法末減之葢公之行身廉清于世物壹無
所涉濡以故神明洞矚舉止英整歛衿戢宇粥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無能而識者覘其有應變靖敵之材在桂林人
地簡遠益無所事事過從僚佐賦酒暇課史書其
年舉天下諸司卓異之最時太宰爲元洲張公公
杭人得公深云公內行甚修孝友發於至性父微
時不爲諸父所敬禮既貴益敦下之十歲時葬母
江墳成就寢其中曰吾爲母溫此土也事繼母徐
備極困挫寒餓自恬已配孫恭人而恭人之甚愛
於繼姑也織作之類嘗有所覓假恭人曰職勞婦
道也趨與諸姒均之歷州郡曹郎恭人皆從務以
儉勤補潔在杭蔣舍圃蔬晨夕之費不以驛重
其後恭人卒於杭而公欲毋繼也久之無與鑰
乃繼程終王官不筒一物曰吾不愧故妻矣孫恭
人生于嘉靖壬辰十二月卒於隆慶己巳三月年
三十八耳又八年而公卒是爲萬曆庚子八月也
去所生嘉靖甲申七月得年五十三又二十二年
歲丁酉合葬邑東南百里葛公冲鳳屏山之陽于
是歲乙卯距公四十二年矣邑博士子弟推擇鄉
先生之可祀於鄉者爭以菲菴先生名上學使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報可入主有司肅祀事而其子觀我先生應賓削
書幣越江而謁賓尹曰先大夫先恭人之窀石未
具若而年矣以需吾子與吾舊忝著作其毋讓
而賓尹數以筆古得過受戒大人閉無啓益先生
再四討而始克破矢相承也子五人孫恭人出者
應宿山東臨朐知縣娶方應宸娶盛應寰娶齊俱
邑庠生應賓翰林院編修娶胡所稱澤庵先生之
女也澤庵先生晚第卒於邸公爲經紀其喪歸所
遺孤女亟聘焉程恭人出者應寵邑庠生娶方女
適庠生盛可對孫十有五人宿之子曰道南道商
俱太學生道傳邑庠生宸之子曰道敏道煥道遠
郡庠生道芳寰之子曰道謙邑庠生道約賓之子
曰道疑寵之子曰道康道蔭道庸道序道膺孫女
七人曾孫男六人從德當德弘德徵德淵德澄德明
曾孫女四人銘曰
生無捷官累資而上亦長大翰没無捷名有衍四
紀俎豆斯馨善慶留餘三遷之木拱而待諸使石
能語彼孱者筆託以終古

封文林郎直隸徽州府推官鶴汀李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徽州府推官鶴汀李公泉州之南安人父曰確軒公某祖曰安居公某曾祖曰吳安公某世有德讓敦予施里人傳誦之公諱燭字德瑩九歲時閩甚中倭父若諸父俱沒而公以一孤豎崎嶇兵燹中捋茶枕出稍長收緝燼業而李氏之祀甫復娶丘氏子男三人女一人男曰夔龍躍龍騰龍夔龍之第庚戌出也實出子舉釋褐理徽州徽谷因緣善請寄貲郎上舍各能走四方牘贖上官余時謂之曰官徽者但庭無謁贊可矣竟理官三年未嘗入貲郎上舍一名紙會產女向余索一乳婢乳三年歸言理官衙竈常冷一女廝造事母夫人理官婦勤身爨下極暑爇燎蒸熾猶擁布裙治炊至不能備絺綌給子以知理官之治廉洗封公之教嚴也而公自南安抵理官治所親課治狀幾一歲徽之紳士以及衙從終今未有知者居鄉不辨郡縣門何嚮既拜封姻親過從不肯一御章服出

迓曰吾甚安吾禍蓋公之樸茂其至性也而甚飭
內行子兄女如其女外母嫠而貧迎養之終其身
與葬祭焉族子有侵侮者第忍之卒化與俱睦宗
黨庭序之會可以風矣公生于嘉靖己酉二月卒
于萬曆乙卯正月得年六十有七以理官滿考最
封父如其官封母丘孺人理官娶吳封孺人子胤
億躍龍娶吳子胤佩騰龍娶張子胤仔初公選自
署也躍龍騰龍先後卒于家公為慘然不驩以病
謁理官請假兩臺御其母夫人宵征其意竟棄組
歸耳抵西安而得公書曰吾病良已兒趣視事安
有奉 命司郡國理而得便其私者乎母夫人曰
父言是也吾代若饋若其安于官蓋理官自是牽
痛別需次官下又六越月而公不起矣訃至理官
額地晝夜哭恨不竟御母歸也將以萬曆四十六
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圭山持其部不紳畢侍御
所作狀殷銓部作傳越數千里先期而謁賓尹墓
言賓尹疎文字久又適度五十祼里中父老子弟
遞酒醊薄蜡除始克次為誌系之銘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孤耳屹如有力能以其單門植晚貴矣穆然無
色終以其田素匿世揚我抑世紛我齋維茲吉德
鑽石不泐作封公式

睡庵稿卷之十九

詰封中憲大夫龍泉程公暨配周恭人合葬墓誌銘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賓尹自屏居來熟卧隘屋絕見官長舊所弄錐若研痠不復舉四方知故間以家世軼事碑版記敘相役者一切諉謝或繆謾應曰需十年後償耳郡別駕程公枉車騎親數臨況一日踧謁請其父中憲公母周恭人墓銘予固謝不敢膺而別駕請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堅轉屬部下紳士十輩敦趣無休假抵蜡署寧國事更移牘相讓也某所縣驅車來與所不即棄綬去者獨先大夫未了一事以煩明公明公過自祕惜忍不使某完顏色上丘壟邪竇尹主臣伏辜過則爲就別駕所具行述稍撫次之以塞嚴命中憲公諱某別號龍泉姓程氏湖廣孝感人其世出元宣教郎萬二公者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伊川先生至中憲公凡十八世而先此七世皆同居代之季也父子分門別戶昆從過而相誰垂迄暌剌之槩有不可言者矣程氏家世孝義流聞四遠綽楔表其廬者再至今諸長老能誦言之中憲領承家訓居恒兢兢於父祖之詒子弟之化誨也七葉中稚豎有頎秀者性愿謹能嚮學者率旌異之伏臘祠祭跛倚不肅事或後期至者標之戶外罰有差所課屬非止讀書取科目而已倫品相規大賢大儒相勸勉嘗曰隨處體認天理此吾家學天無擇幽理無擇細但舉心發念佚越兩字即爲虧損先懿極品貴富益世功名無取爾益中憲舉丈夫子七

人周恭人出者六人太僕第進士別駕以明經選
餘四子皆名諸生太僕與其從寺丞顏新第中憲
庭詔之人世趨甲第如炙火貯覺之水驟試錨火
輒成沸灼女曹新薦錨中慮不耐炙矣其後兩進
士各以廉慎自將致位卿從竝有聲別駕涖吾郡
而吾郡士民老幼服誦清慈以為近吏未有也太
僕守重慶迎兩人養堅不行曰兒但眞心事君卽
為善事親矣實政愛民不啻愛親矣食田吾自足
夏國官餼為也則取太僕後先所上祿人料積之

去邑東南三十里為七世同居故宅之旁構一區
顏曰楚程氏義門祠堂而親書聯於楹眉曰俎豆
典章弘問學衣冠禮樂見君親其前為廳事肅客
為宇舍七所歲時拜謁合食其中登降揖讓雍肅
有度遠近士大夫之嫺於禮者取以為法蓋程氏
自中憲至今又五世矣冠履相望衿帶相錯呂鉅
而車上儛者前未之聞貴介之驕窶少年之敖盪
怒馬鮮衣輕脫遊冶非禮之事皆程氏子姓耳目
所未經易家法之嚴遠莫有逾焉者也恭人之督

諸子學也紡績聲與讀書聲相答申旦不輟自奉菱粥蔽羹而別儲庾粱餉餓人於塗每餉必親給之家奴抱薪以從必温且潔爲兒擇婦必田作與儒素家市井豪富者媒妁以通戒毋納至今綿程氏者正内正外門規具存有以也中憲公生弘治辛亥十二月初三日卒隆慶己巳五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九恭人生正德丙子四月十九日卒萬曆庚寅二月初九日得年七十有五以子太僕君順慶考績晉今稱長子學曾娶蕭余母出其爲

恭人出者學博由已道士官行太僕卿娶湯封恭人學問娶楊學辨沈學行娶劉學古由夾江知縣通判寧國府娶高孫一十六人曾出者一儒士監博出者廩生昀問出者生員恪恬悟辨出者生員治知縣濤生員濬廩生溶古出者廩例監司圖出嗣學行增生翕生員弁監生企大出者生員研礎曾孫三十人廩生良孺良駿增生良秉良規良璧生員良翰良法良胤良律元申玄孫一十八人生員程正揆餘尚幼先是某年月日

合葬本縣白雲鄉金馬山之陽今去之若干年去中憲卒時已五十年矣而墓石缺然宜別駕之汲汲也獨委鉅事於畝居之人辭炎而卽寒儒素之遺教也邪既誌之因系之銘曰

孝弟之性接於神明古有孝子而邑斯名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我述祖德義以名門祠於弘樂我公所作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金馬之陽我公所藏孝子順孫風澤斯長士族爲士弁仁履義牒簿綿延奚止其世高山仰止千秋永思五十年後舊史琢辭

封文林郎戶科右給事中桂園王公暨配

孺人秦母墓誌銘

萬曆己酉庚戌間門戶權販之權滋甚津貴多其私人通朝些竄無敢唇者賓尹陰以血腸提醒一二志詖人稍自跱脫戶科右給事中王君紹薇其一也給事斤斤表異矢不與同鄉大老爲因緣一鄉人指目爲怪獨其父封給事公數尉異兒大詖是也顧　君父自不得復私顧同鄉明年辛亥大

計賓尹一輩俱貶削出給事參議山東閩盈朝歎盈巷封給事公獨喜兒不墮濡薰灼中差幸第與諸臣同罪而處分不同慮梯世疑耳于是給事爲乞休疏略曰假書之造所牽者臣與臺臣劉國縉也金侍御之疏所疑者臣與臣座師湯賓尹也今賓尹削國縉降捨玖報國之秦聚奎後先廢錮而臣雖倒轉猶邀橫金守藩之列臣獨何顏且臣義不受私家宰諸臣若尚有私於臣者臣實何以謝師謝友謝天下後世疏再上不報封給事公爲趣一臨任越數年累改參議京卿不報而封公逝矣封公諱昌功字元謙桂園其號也陝西西安咸寧人元配秦孺人爲大守秦公鎬之女秦固三原甲族公得緣籍爲三原諸生著名行遞爲學使者歷下李公內江殷公所賞拔擬旦暮上第矣顧七試闈不售而益自以其書課發諸子成進士孝廉茂才鵲起相望遠邇艷之至緘以將身涖官之節廩廩也公既拜鄒平給事兩封稱貴人猶日支節徐步閭井間不輿不蓋揖牧豎田叟而與之講平交

終其身不知有公府造請之事暇益下楗攻苦精
晉唐書法人士珍片楮焉子弟僮僕謹家規一如
寡生單戶子所聞伯子刑部君往在官署中鎡以
出偶留滯日許內外不敢交水火闔署飢疲幾斃
子在邸尋常餽遺卻絕不及門者大臣惟晉江爲
宗伯時庶僚惟王給事而已一門洗曬其庭訓然
也秦孺人爲太守公獨息憐愛之訓誨如男孝經
內則之外博以經史故諸子腹笥多占授自襁褓
中太守公卒而秦族疏屬斂葬之具悉孺人手經
紀載其主歸祠焉孺人所生子四紹先癸未進士
南刑部廣西司郎中娶雒氏四川巡撫前都御史
遵女紹翰已酉舉人娶孔氏李氏紹徵戊戌進士
由鄒平令選給事中娶黃氏封孺人紹慶娶焦氏
孺人歿而封孺人劉繼生子二紹舜府庠生娶
氏紹禹戊午武舉娶許氏孫男三翰出者之鼎與
父同舉己酉徵出者之霖之楫霖聘山東按察使
薛公國用女孫女五曾孫二夢弼夢傅王氏自照
磨公籍咸寧三傳而至贈御史諱福者公曾大父

也四傳而至正德丁丑進士諱懋者公大父也山
東道監察御史用直諫顯于　武宗　世宗兩朝
以仲子南京吏部尚書兼學士少保諱用賓貴贈
如其官五傳而至明經授河南陽武知縣諱用賢
者公之父也生十男子公居四予初與給事約期
以斲肝塗腦障摧山倒海之瀾給事微露崖角予
尚屬所知誘勸之大棟在子鄉宜爲世道曲一調
潤給事應曰一失足慮無以上祖父丘壠予笑曰
期子力量過越祖父耳閱其世而清貞絕俗代有

門風給事之斤斤有以也封公生于嘉靖辛丑四
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丁巳九月初五日得年七
十有七孺人生于嘉靖己亥二月二十五日卒萬
曆癸酉四月初八日年僅三十五耳而子孫熾盛
彌鴻以長將以萬曆己未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
于曲江恩兆之次數千里而索賓尹商墓門之石
予舌出輒慮開塹然不欲湮沒其世義故以所具
知聞者銓授之系之銘曰
訓詩訓書延其脉于儒世載冠車訓忠訓義苟可

以直行其志腐鼠可棄夫功名之爲成敗鄉曲之爲異同烈男子未易斷割而家人父子每囁嚅眷礙而不能以相通遇　明主忠必吐遇時貴寧逢怒夫是之謂教父

浙江嚴州府知府海陽鄧公暨配方宜人墓

誌銘

故嚴州太守海陽鄧公以萬曆乙巳冬某月卒于江陵里第距生正德庚辰某月得年八十有六前是公由守府歸楗門掃軌足跡不履公陛尺寸之牘不及輦紱狎與田叟窮覽接觴榼遞主客爲歡課子飴孫優游林下老者二十數年許風泉雲壑之味亦云長已其仕當江陵大相當國之時大相之爲政也主于整領人物收拂衣冠海內功名之士麕犇蟻附率無蛻者其於鄉姻親黨延屬彌渥大相館贈公之庭與公爲內兄弟幼小相習一廣布衾共臥起篤寒盛暑不輟大相成進士讀中祕書久之而公以乙卯舉于鄉越一干支大相柄國益貴用事流睫所至輒產羽毛當是時公稍一因

緣其間者姻黨之屬得意顯赫宜無公右今以跡
公宦轍何如也公諱起宗字光甫初令寧國府之
太平擢判京兆未及赴而有贈公之憂服祥仍從
外調令新蔡移丞饒州擢南刑部郎出守嚴州嚴
于浙爲瘠郡太平瘠縣宦人所共厭薄者公益削
手視事精心終始其在太平也守爲盱江羅公以
德化先公壹意稟領事靖民安嚴故有茶漆絲絹
等稅歲入二千金充交際公曰吾其忍割民以薦
使客條上除之會大浸勸輸已責平糴設糜所濟
活以萬數進諸士于廷時督課之勉以忠孝又以
形家言斥贖置浮圖遠峯士得風秀獲雋者踵興
嚴人至今祠祝焉初公試縣有惠政人度以爲遷
必有殊竟議調饒之役再與薦剡可竟守大府矣
更徙部部取南曰南中佳山水比部簡恬無事屐
齒可隨意也由部徙府府取瘠曰有子陵文正遺
履千載下上不辱也比守三年績成譽遠都會人
士各欲得以爲監司而公拂衣歸矣公歸大相適
故功名之子馮杖意氣轉相反而求多于姻黨所

寡染幾不可忍公父子幸得瞻洗無恙世途之可
畏寧有極乎至是而始歎羨公之程檢超越識詣
淵遠非世度可得而窺也益公既歸之十年而其
仲子希稷以選貢舉應天爲予同房之冠甲辰鄧
仲試卷出人流皆傾會稽陶先生曰必不失冠本
房已落第謁選予與固爭仲曰老父具言之矣祿
養幸及與命爭無益也得鎮遠理以行明年公卒
于家公娶周宜人蚤卒已娶方宜人從官太平啖
荼節嗇用贊廉清徙京兆併日亟歸歸七日卒奉
贈公訣徵孝感焉公哀毀骨立而宜人日夜啼天
奪舅氏何其速也未幾亦病不起矣生二子希稷
希稷襲娶某生子某稷娶某生子某始公病且劇
家人強跽藥不御曰吾年若此尚貪生乎吾平生
無大功過稷兒於宣城太史莫逆銘我墓者太史
其可也於是鄧仲既出補温州理尋遷廣平丞亦
蚤拂衣去而予以宰亥罷官筆舌之慾知交辟忌
鄧仲理先人遺事述遺言而以責予通予無所辭
然猶踰歲始付其奴子藏之以待命于墓門之下

爲之銘曰

代寒代暑天之序不得而禦市朝市莫物之情奚足以驚予獨怪夫後之下石多襄之赴燠者也亦以追夫熱不因人而知其冷不更溯假令異世之下左逢鄧伯右逢故相與談說夫人間堪囅然而長嘯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知縣揚州府儒學教授

實齋公墓誌銘

公乎此余甲午鄉舉同年友也公長予二十五歲入庠八歲而予始生予初捆管試爲文公久著名尊宿旗諸曹矣然每一目予文輒擊手諷歎至親作蠅頭楷錄置案頭甲午需大二場私牽予誦書三義相賞識甚他揚揚得意者我兩人未之許也已賢書出一邑中偕舉獨公與予兩人明年予謬先南宮又三年戊戌公爲吳興朱太史所首第名十五選授廣之番禺縣未匝期持贈公喪歸服闋上章自徙教授揚州亡何以疾卒于官舍前是嘉靖甲子公甫冠與其仲司空先生齊試中乙榜萬

曆戊子卷業收舉矣誤以譌號填某甲事發奏聞鐫某甲名　賜公貢是歲應貢爲貢克承貧且病公固讓得特貢云公三舉于鄉而後第其文醇綿腴潤不屬時而能與時繁簡循繩合胤日遊目於少年奇矣高卞橫縱遞新遞故之場意有所不可而陰操其獨得得數十年之內閱度嘉隆萬海內諸名家不可選紀而公卒以老技晚逢進退之間迫然也所尤異者文字精至之器也予性流浪不可紐束獨楗扉治書如枯腊不復能舉眉睫間一物公則湫墊之內醯鷄來盍與書傴僂揮而棲左牙簿右研牘晨抽夕總冬以其精思注治之舉子業彌工而家人產滋殖別有心計非苟然而已公嘗對予言予嘗自見心如茄子許縣於坎中數十年前銖毛錙兩之數如物入鏡了了不忘然公自治生外不復知世間何物美好食饕脫粟衣苴布縫跋紉跡皆出終身不鮮葢徐自司空先生以清德表海內門庭約素下埒窶人貌言謹恭首搶童豎而公與之同性齊操初第時一蒼頭挾舊巾簏

扁冠帶黎明候座主持名紙旅謁退逢新貴馬上
以簾障面去自遊序以治登第不解公府之遊世
所傳居間請寄之事有可以脂膏其身者掩鼻辟
之惟恐其浼也公既自勤生而時能急予施祿饑
之歲多所貸濟里有貧儒壩灌田萬頃公爲董堵
以利其鄉友諸昆撫孤從皆其至性云公生一嘉
靖甲辰五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初一
日得年五十有九娶蔣氏生二子長汝覲太學生
次汝驊乙卯舉人娶袁女二一適楊太學士彥一適湯進士必選孫男六覲出者鼎時娶湯庠
生廷對女明時娶沈行人有則女顯時娶張吏部守道女昇時驊出者新時名時孫女二一適葉一未聘公卒十五年而官生撫其行請于學使者報可祀鄉賢人以爲安生平知公者莫予若故爲之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賤也鑾氣香拖託于不屑治生迫其責也問舍求田等鼠夜磬士之約也裸行草食迫不能以終夕迫其贏也貼玉炊珠不惜狼籍誰能以公之

嗇留物之餘尊常酌而不盈雖百世其祀諸

贈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東洲張公暨配封太安人潘母合葬墓誌銘

吏部張子第甲辰進士其冬舉母八十觴而悲其父之不逮也益眷眷依母不忍離既拜戶部猶休假數年母時啣曰而需乳而不爲而父　恩綸地邪且吾需而者何庚戌勉赴任其冬督徐庚明年申春奏滿　贈父承德郎戶部署員外郎主事封母太安人亡何太安人計至矣使張子一日濡滯也者太安人不及于封贈公之贈日月不可知故張子泣終天而媚友誦孝感也贈公諱文健字時明號東洲生嘉靖壬午十一月十一日卒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二太安人潘氏生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卒萬曆辛亥二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七其合葬城西長橋之胡義冲實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張子枕凶三年不涉事不忍舉及父母服除越數歲徙吏部驗封郎歸始銓次軼狀而以隧石相徵凡人子所爲誇詡其父

母者奇節偉行靡勿舉也張子之狀其父母也猥
瑣纖細率隱密不經意之事夫猥瑣纖細隱密不
經意之事人耳目之所不周而鬼神之所伺也公
每出雖盛冬必懷箑遇婦女于塗猝不及辟引箑
自障焉每晨起甫櫛盥衣冠焚香禮神籲一日平
安雖甚劇嚴賓客在堂不輒酢也手錢路施丐者
丐及于門于庭指困爲餉必加豪焉善顏面而將
之歲祲嘗糴于沈村步舟數里旋矣驗穀覺浮于
額急返棹復其羨而歸嘗拾遺金待其人竟久不
至墨其故處達旦趣復之初持金歸也太安人驚
不樂公爲發白所以達旦趣復之而始相雖也有
學究何某者病歸自塾所至北郭外垂斃昇之抵
家親爲糜藥是日也新構適成衆咸諷以爲入病
人不祥公不爲動凡此者皆猥瑣纖細隱密不經
意之事也其于大倫尤篤王父七十老也有七齡
之遺孤在公與太安人察色聽聲奉食飲相起居
畢王父九衰歡如一日王父茹齋供佛朝夕膜拜
爲勞公力請代繙肅倍之字七齡孤而長養昏室

比艱嗣太安人更爲斥理置副嫁其女如女有女
弟婺而貧太安人百方周恤卒成姑節凡此者皆
家庭日用倫常之事也人之職子婦也于父母而
公與太安人之職子婦也于王父王舅人之爲父
母也于子女而公與太安人之任父母也于弟妹
于姑叔較常情倍難耳太安人後贈公十九年卒
得及子成進士冠巾迎養其登八十也太安人臨
觴淚簌簌不收已厝贈公于城西親詣其上曰未
亡人得奉從于斯丘願畢矣子三人長守愼禮部
儒官娶王大宰約福建汀州府照磨娶孫季即吏
部驗封司郎中守道娶汪封安人女一適同里范
耀耀壯年喪婦感其孝淑終身不再娶里中兩賢
之孫男五孫女三愼出者五教郡增生娶陳五常
郡廩生娶楊繼王約出者五典廩例監生娶周女
適魏翼明道出者五典廩例監生娶秦五權娶沈
女適徐明時劉仲畿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
典生獻策獻賦獻　女四教生獻墀獻宸獻謨女
二常生獻吉獻嘉獻　女一美生獻廷獻陛獻

女一權生獻丹獻素獻　女一賓尹於張子平生
交然斥在里也禁不涉筆文生平不能爲諛于公
于太安人彌景伏其無諠辭諛也就張子所銓次
者稍捘衍之爲之銘曰

萬目睜睜鴻業是矜密地危端慮不及瞪溝瞀之
儒雅步危談詰以骨肉色于豆簞陰德耳鳴誰謂
其細察人于幽有神有帝我尊我親蒸民彝倫孝
弟之性通于乾坤水菑而盈火宿而壯煌煌綸貢
勿睨痤石無疆詒穀無疆凡我子孫言葆厥

光

恩貢王東庵暨配趙孺人墓誌銘

明有經明行修之儒曰東庵王先生陝西涇陽人
也其貢當　萬曆御極之元年應　恩詔然先生
久著名行爲朝大夫所推進庵胡公者先生門下
士也共資斧郵符親勸駕欲爲先生地道親知數
懇叟交幸先生不答一日書門曰昔時枉費推移
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胡曉解其意勿復敢彊竟以
儒衣冠終其身世於是高先生之節而嘉胡公崇

厚道急賢不以爲有所私也先生諱之垣字伯鎮
其先徙自臨潼祖企汝州同知父忠正德庚午舉
人溫縣教諭教諭違養時先生裁十齡耳毀瘠幾
不支生十四補弟子員試輒冠然數以依母戀戀
不肯就省試或試未竣而返家孤貧授書取贄羞
甘毳察母意色食飲服玩所欲委折備致之一夕
糧絕無與爲炊忽猫銜布裹至發視之金一餅也
持金徧問隣隣亡亡金者猫亦忽不見廬母墓墓
間有棗樹槁久矣忽傷發一枝榮茂異常遠近驚
觀所食廩憲副李公中式所遺也李方試夢神語
曰女餘當子孝子李慮以爲試不利已捷賢書比
先生試所坐席號與糊名卷皆孝字人尤歎異之
云先生既以孝感有奇跡滿聲里庠間使者欲超
貢之風多士先生堅謝不應逮　覃恩始貢既貢
矣決意堅卧不復仕所親諷且諫一日泣下曰吾
少時依母不肯竟省試今捧檄何爲且吾年先矣
豈能僕僕頫仰人有舊時書可讀孫可教也而且
其孫舉于鄉牛酒來賀先生輩慨曰少年登科吾

版權所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爲憂而若輩喜耶居平禔身與戒訓子孫皆以廉謹爲第一義嘗曰堯舜事業自一介不取始後世士人節槩多從妄取壞之終其身親交酬接不名一錢幷日而食環堵不蔽風雨怡然自得歌聲若出金石非世物所得而縻也配趙孺人先生禱母病請以身代孺人曰病可移也其移之婦遂密

[illegible]弟任酒破家護將朝夕終身不勧內外孝潔相成亦其性然先生生于弘治丙寅九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乙酉八月二十五日得年八十孺人生于正德丁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隆慶戊辰三月二十日得年六十一子一累封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心娶張累贈安人孫男一霸州道參政仝涇山西憲使豫立娶張封孺人贈安人繼張封安人繼劉繼仇側室汪曾孫男三士品士行士介品皆邑諸生玄孫男三孝徵淳徵厚徵蓋先生[illegible]十年而其孫憲使第乙未進士與賓尹同門[illegible]餘年官僚郎以先生墓事相委屬而賓尹以[illegible]寵歸禁與海內交筆牘數徵責無

以應又十年而顯皇帝賓天追惟四十八年之
內人情轉眄不可知詭詐鉤黨之習後先窟穴以
爲功名孤行壹意者轉相顛撝莫知處所有如先
生之澡身浴德堅卧不起無所緣于世世亦不得
而緣之矣孝弟之性通于神明凡今所推擁爲儒
呼先王以欺愚者走聲光于天下家庭密近之地
未易以相許也是月也憲使越三千里重責逋檢
[illegible]秩新次之乃爲之銘
[illegible]儒嚱嚱咤吾可稱天目嶜足搖羣集于羶羴
儒嚴嚴道在膝前微行密心神與周旋狌狌者何
爭乃腊矣咮咮者何爭乃粒矣魚不食呴尺水可
足謂龍可醢以其有欲高棲深潛風清味恬我思
先生顧影自慙

沈氏四世祖桑園公夫婦合葬墓碑

桑園沈公諱璞字德輝行瓚九配孺人崔氏生于
成化公以丙申年八月孺人以庚子年四月卒于
嘉靖公以甲午年三月孺人以某年某月初葬于
里東之泉水岡再徙于建平縣之天高山卜者率

不逢吉啓墊焉又若干年曾孫有容歸自浙叅戎治田于圩得壤而佳爰奉二櫃合宅其所祔以庶母惠嫡室姚長子壽徵萬曆乙卯三月初八日也數百年之先靈一朝受食誠叅戎之孝敬祖收宗幽明遠近畢舉不然四世以上衆子姓視爲公共不經思之事其拳拳如此哉叅戎之父曰懋敬蒲州丞叔曰懋學狀元修撰祖曰龍御史叅議叅議兄弟四人槃覺察桑園公其皇考也庶母惠氏生子有望太學生室姚氏生一女嫁陳子壽徵少慧試諸生冠二十九而夭遺一子蘭生三女賓尹於叅戎有兄弟嫻代爲碑之銘曰

溯源則同治地獨凡百子孫坐食其穀汝毋更啓壞伐先人之屋有違斯盟神所撲

故贈公復吾錢公墓誌銘

工部錢子四歲能諷詩十歲工舉業奇句既以丁未成進士有殊聲每遇合之際愀然不釋也曰吾悲吾父已錢子理常郎部權嶋茲所至寬振流惠如不及曰吾慙父甚耳有生死出內之柄而詘於

爲施蓋錢子之父復吾公諸生宿膠序閎文碎義
領伏曹耦於易尤精至嘗曰易爲五經之源性道
之籥吾將老焉抑首註箋徹丙夜隆暑烈寒弗輟
凡三閱歲五竄稿而成書其說淹遠浩噩是時浙
易名家有諸白川先生及公人稱錢氏諸氏學然
白川先生以易起家而公守諸生如故徵錢子易
之用不靈矣公故貧歲治魯家山下埴田可百石
隆慶已巳大祲土人嗷嗷公已囊租舟中矣聞呼
聲盡撤以貸明年又大祲家人責餔往索宿貸亡
有也戶賓錢穀各許牽號乞轉貸公涕曰固也終
歲之不能輸而煩累歲爲若彊自營吾亦歸瘠吾
耳取宿券面焚之有戴十八者詼人也貸公金無
以爲償日夜謀所以償者公數尉寬之一日鬻其
婦取直來而詒公曰貸自佗所公手金喻曰若予
錢重者寧已諸而婦入他所紿相結裹矢不二庭
質婦者曰盍歸若直婦曰直還債主去矣妾以執
炊償若不然以尸償若公聞急手原金贖婦誶其
夫而歸之是時蠆氏婦生二子矣仍致其長者公

弗納夫妻母子完好如初蓋公之悲慈喜予施若
農之逐田賈之趍虛依分隨緣不自措顧其有無
饑寒之歲所存活不下百人且窘且施而魯家山
下田亦竟鬻矣公諱元旦別號復吾祖父曰紀者
生五子其次爲廿一公嵩其五爲弁峰公嶠嵩生
四子公爲季而弁峰公初未有嗣以公嗣及公嗣
而弁峰公更生二子元仁元和弁峰公不以減愛
有之節公彌致勤母病瘵蓐卧起扶搔十餘年
也生嘉靖乙未正月初一日卒萬曆癸未

十一月初八日僅年四十九耳究公之學可以蚤
貴貴矣乘權力之所至廣樹而遠施生活存濟當
未有算也指困捐廋黨巷誦德是足以盡公哉公
始娶王未有子年三十餘始謀諸生而副盧生四
子王之愛之不啻已出也長時南京工部都水司
主事娶酈次映娶李次曦娶石次曉娶袁曉爲遺
腹公卒三月而生者也女一適楓橋梭七公第二
子大吉孫男九時出者聲肅娶俞茂肅國子生娶
方芳肅庠生娶王映出者景肅應肅昌肅曦出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紹肅胤肅曉出者伸肅桂肅孫女四曾孫男一曾
孫女五公歿既十七年爲歲己亥十二月而工部
始舉公兆宅於本生母王孺人之右又十九年爲
歲戊午工部來自南晤予江上而委以隧石蓋其
鄭重也公隱德宜需隱人奏伎于經學之前亦安
其樸質而已因次公狀系之銘曰

惟錢於國稱吳越王由蘭谿徙者居暨之青龍山
陽山陽里許土名缸窰世傳有宋陶者造器精好
澤可以鑑是以有明鏡里之號辟人於世猶器在
陶髣髴薜暴不可以久操埏學淵只埴德博只器
渥且堅宜其傳之脩以碩只

書梅季豹第三子烈祚墓碣

爾父與吾厚苦宣城既挈爾于南朝夕嬉以羣爾
得逃于世有大人者負之而走爾父之逃猶未免
于詩于酒梅甲族也爾名烈吾與爾父共書石普
德寺前松下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二十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四川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資治少尹

任齋趙公墓表

萬曆十一年　車駕謁山陵　中貴人騎而從所

需芻豪於部焉仰給而時河津趙公新拜戶部貟

外郎領其事不宿而備爲畫一域止中貴人域以

外毋得闌入按簿次續給訖無譁者輦下咋舌才

公用公管九門鹽法未幾督遼左餉大將軍李公

國家圖書館藏

成梁數出塞金穀應手士馬飽騰歲捕首虜獨多
多公之功會有議開牽馬嶺度諸乘障者嶺實廣
寧扼塞處公固不可後數歲虜果道此整內地而
公故久州縣其在獻也疏源醴委除積歲之水苦
在禹成州志與建治前鍾樓皆賴永遠所在專祠
之及爲部又愈以有蹟於是人人謂公可任事宦
勞二十餘年尚然一郎吏殊不以爲宜乃陞公四
川按察司副使備兵川東行大用之也而公尋以
病告予致仕歸矣當是時年四十二耳又實不病
於是天下贊歎公收身之蚤而皆以不竟厥用爲
公恨惜也公以戊辰進士選知青州之益都甫任
貶河南布政司都事徙知揚州之江都丁繼母憂
服除補知河間獻縣遷知開封之禹州歷一州三
縣拊循勤密而問遺厨傳之數率從簡疏與人處
爽豁詼笑無不滿快者遇貴官要人顧無所遜辟
初選歸道大名大名兵憲欲交公驩接待不以禮
公不爲應撫杜道誣論竟坐貶江都多大賈諸方
下第舉人索令書爲重遞飽金錢公一謝絕不與

通其後以獻縣土計而前舉人仕有顯者嗾吏科中公四跡之無所得毛髮過然公亦以守職不阿援之者少以故最縣課屢也法無不內而公顧以州徙迴翔滋久才局操節凌厲彌明亦既有知公用公者矣而公顧浩然以歸公既歸治一圃亭郭外榜曰閒閒攜知交觴咏其中或課親故子弟舊業又二十餘年公府有司之事不與性篤至凡平生賓從友師無不曲致其厚嘗從父順德有順德師後老以病矣公遠道謁拜牀下經紀其家而去

在里事衛先生先生卒于三河而公時爲禹州設位哭奠歲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字其孫凡公所爲篤厚皆此類也公諱三聘號任齋有子曰用光官翰林院檢討辛丑　覃恩詔進公亞中大夫資治少尹而檢討以奉使歸觴閭里榮之明年六月廿一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明年正月十六日葬于紫金山祖塋之次山陰王相國爲之志銘始公與王公同第試館職同乙選中以踰額罷王公之誌公曰仕不應獨淹退不應獨蚤余甚

覩顏於公於乎自余所知聞立朝歸田完功行終始如王公者可矣猶以爲媿公王公之言可思也世圓捷善走赴與遑延塵糞至死不博山園一日之樂者其以視公何如哉則如公者其可以無表乎哉

光祿寺署丞洛原張公墓表

公諱某字明訓別號洛原姓張氏相國洪陽先生之仲弟少相國三歲齒旣差肩志意復合中間學道歸田終始不相離以故愛好尤篤弱冠試督學爲青巖胡公所賞寘第一廩於學宮尋游太學先後凡十舉心厭之矣終不第盡棄其所爲舉子業而併心性命江右之學於今盛矣同異紛紜樹藩飾借聲名其中或時而是公研精決理壹以存心養性爲宗時聚勝友自發內與兄相證朝夕切靡務期有得而後止雅不欲補吏太夫人彊命謁選一拜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時相國方官少宗伯天下倚重望以爲相一日念太夫人春秋高疏請歸養公躍然起曰車驅之誰是養母而我後吾兄乎

兄不有其宗伯而我有吾丞乎卽日棄官同兄奉
母歸家庭之間滃灑舞綵前從兄後率弟衡西君
三人遞進爲壽于于樂也又三年太夫人以壽考
終又三年服除相國白田間　天子屢詔彊起之
而其明年壬辰三月公卒於家年五十六公端謹
恭歛與人無忤雖僮僕不忍以色雜處山樵野艾
窮豎賤販夫傴僂而忘其臂之勞而獨絕足宮府
繩以晉逸泊如也負奇敏諸書無所不博於國家
兵刑名法政之大者一一明練與人語仲舌而出
論者怪異之公既已物外而念不忘世用乎公笑
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吾自我學何關世事間一脩
族譜簡嚴有法華胄式之每有所得必發爲詩詩
取自適嘗好陶靖節白太傅之爲人摘其詩文爲
一編時復咏和有陶白集行世淵明出處似公樂
天心相似公千百年下上可想而見也公父曰來
齋諱某祖父曰南州諱某皆以相國貴贈少保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孫孺人子一人曰太欽
以太學遊南余庚子遇於南中恂恂謙謹傳其家

學世皆以懷奇不試爲公恨惜夫使公逢世指取所得不過富貴所樹立不過功名要之於性命何與山中之業不過此也使公發名成業爲所得爲豈復加於卿相今相國亦山中矣物有所必收而時之難以有爲也天下事可盡言哉公之詳者朱太史之蕃銘之幽室而余小子賓尹爲揭其概表於墓隧余與朱君皆相國乙未所舉士

贈中憲大夫曾公暨配林恭人墓表

公諱文庸字某別號某莆田人今南安守曾先生光魯之父也萬曆三十一年吏部上南安最　天子褒嘉之至推崇其父母於是公由前贈承德郎南京戶部某司主事進中憲大夫南安府知府母林進贈安人爲恭人會又　覃東朝恩並前母吳得贈恭人屬臣賓尹視草　詔至南安南安守稽首拜受遣焚其副墓上已馳訊賓尹曰以不肖之辱知吾子子又幸而當　制數聞知先人也先人之隧虛且久莫吾子宜蓋時公與林恭人歿若干年葬亦若干年矣公以一布衣終於家而莆之人

追念之至今其父老教其子弟所以恭友而仁讓
必引公爲法里有大興作大故必曰才如曾公乃
可肩此矜寡孤獨之人困於寒餓而無所歸呼皆
曰自曾公死吾儕無以必命學子之貧不能具觸
管曰無以必業也公父宦於粤公主戶不以一緡
入卧室距家二百武爲先世竹居家廟延賓師其
中教訓子姓遠邇四來者饗簋共之去則猶以資
斧相給歲饑出穀以賑又粥諸塗有司聞之檄主
義倉開濟有法全活者彌多嘉靖丙辰丁巳間倭
氛甚急復以當道檄督戰艘役三年竣邊海永利
賴以爲備有海酋楊颺來將岸中一人爭之曰掠
善人鄉弗利項果一酋墮於水遂還去後從他所
得酋鞫狀其中一人爭者乃鄉以公活者也公有
仲弟賈而死以喪歸俗謂客屍入宅不祥皆諫勸
勿令入公泣語曰吾何忍泥術家言而棄吾弟於
外不祥吾當之弟櫬竟入閤門亦竟善利亡害公
性警敏好諷誦詩史說大義其於孝友蓋性至也
兩恭人先後相之閫以內和愷備至一奴誕而亾

林恭人爲請於公分乳飼之公年若干卒于某年
月日林恭人年若干耳抱哭之慟三日而從蓋公
之孝義刑于家推于邑黨遺慕在後人而不展之
業在其子今南安先生　綸省所贊具足風也先
生政事文章出時宦學者達甚賓尹每一侍先生
飲其清醇輒私論以爲今之人無有不知其父視
其子後之思公者師先生焉可矣公有子五人長
某次某其三先生也次某次某次某其葬爲莆之某鄉
某原吳恭人以先卒葬不祔餘在誌傳中

譚先生墓表

嗚呼此賓尹師也賓尹自爲諸生得所爲訂奇編
者手之日夕不忘明年甲午先生以京山諭分考
應天舉士十一人賓尹與焉其冬裝赴會試矣而
有徙知商河之命商河故盜藪先生之爲商河也
信心擔事法行禁止宿盜殄絕紀錄者二連薦者
十三章矣竟爲人所嗾以罷既罷卧三年猶用考
功律逮訊多官覆覈之卒無所汚也然以是奔走
顛宕輒數歲雖奔走顛宕而先生意氣勁健不少

挫通脫自如嘗曰吾道如是吾自知勝人知也年
六十一萬曆三十三年周一乙巳六月十四日卒
於家先生博學工書精深玄理爲人坦豁廣顙豐
腹善諧笑急人之急甚於爲已嘗破貲産赴人所
欲言無貴賤踈親衝口吐發必腑臟竟乃已已則
默若不能言者遇事敏疾見義必前不可嚇以阢
福其所不爲者人亦不能強也以此爲通人所賞
亦以此爲時俗所恚始諭京山蔡學使某目其狀
怪之既而奇其文親爲板行式通楚所爲訂奇編
者也李直指某性方峻獨折節先生時延請衙齋
學書問道聯牀接榻忘其爲御史校官蓋先生以
是名重郢湘間而蔡學使李直指亦以此聞士大
夫其後爲商河兩臺監司寮長之類皆嚴重之矣
而先生清簡無所行苞苴顧好以書法贄上官一
上官弗好也大恚謂慢我劉光祖者盜魁也通結
亡命不下千餘人所在焚剽山以東患苦之前是
理官有欲捕者以貴勢多書講解終莫能制先生
至則檄健卒跡之行及門而群矢屬於睫跡者退

祖既遁去益黠尋以它詞媒先生奔訟之臬司先
生自從吏兵尾祖請于臬司庭縛以歸窮治所犯
祖獄死更收捕餘黨之竄汝陽者一省震洗交賀
而是時祖黨所布口已斥都下恚先生者既嗾之
歸矣越三年大計猶用盜黨蜚語鳴呼殲不制之
賊安通國之民功耶罪耶國家考課之法不以核
功實而貸人洩忿先後十餘輩賢明之薦牘無一
足憑者而宵小飛刺之足憑可怪也先生重來濟
上民吏擁泣爭奏酒肴先生爲人酌盡歡遠近乞
書者踵至濡墨伸紙日夜應不休賓尹貽之函曰
筆可瘞矣先生不答亦曾不以被事之故分白語
人嗚呼若先生者其識量深遠人可得而榮辱之
耶先生姓譚氏諱曰選字衆父別號虛堂遺一子
朝訓先生死而朝訓自爲略云丙其鄉長者丁右
武先生爲狀數千里赴賓尹屬之表其銘石則曰
將求之相國張公公吾大座師也又皆新建人自
戊戌以來新建罷相商河逮後敢復有任事者矣
而賓尹洗沐在里尚爲豪黨所穽幾死世路險悖

忍竟言哉往聞之人先生學道精至嘗獨坐夜半
四山皆白一鶴翩翻翾如月中舞故嘗自稱月鶴道
人與其季有玄草行世觀先生平生與所著書豈
無得而然哉夫果先生而有得於此則亦無所憾
乎彼矣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嗣山曹公墓表

黃洳竝治之議決自曹公曹公諱時聘字希尹獲
鹿人也由應天巡撫晉工部右侍郎領行河其先
爲巡撫時礦稅初興中璫十道出原奏黎隨百計
摶使吮人髓析人骨亡所不極先是　上允奸弁
王遇桂之奏命守備內臣邢隆劉朝用開採徽寧
等府賴前撫按尼其行而徽寧等府故實無礦前
寧國張守媚人也亟出庫金饗守備聲言包納守
備臣利之沿及各府一體包賠公來疏言非是夫
開採有盡而包賠無盡也且土實無有自宜實請
停止疏數上不報而羽林指揮袁時順與奸民吳
良輔等踵習故計妄稱徽寧稅契可得十五萬遇

桂復奏劾高淳馬塲當是時楊有奢保瓜儀有豐祿徐有陳增江右有潘相蘇杭舊織造有孫隆皆與江南十郡相牽連白徒四走其中所在興事蘇民徐成等交通叅隨徐建節加稅機戶機戶鬨各懷瓦石擊建節死火徐成等十二家殃及鄉紳祁有汪聖祐者以搆訟之隙詭名獻木祁又實無大木而潘相一跡催捕絡繹於境不絕奢保帶管織造橫檄郡縣暨祿議增稅金三千而陳增者盤據徐城虐焰尤烈徽人程守訓亡賴子也依附增爲窟咋其鄉人至反噬巡按上下之紀蕩然方是時公皆連疏力爭得稍減戢蘇之亂　上用公言寬諸亂民議增江南稅三千者公爲削其二璫不能奪禁緝原奏諸奸良輔等不成行馬塲之議內守備隆既裝矣賴公言以輟而小璫劉璉者復聲言被隆檄旦暮且出公告示屬縣璉果來但給一夫一騎者以不職論諸貴人多有爲璉關說者公百不聽也璉亦竟不敢出是役也吳人巷呼爲祀公於茅山公以辛未進士歷南兵北戶兩曹郎出守

臨洮爲墨撫所劾逮問事白起補官同知還守鳳
陽粥饑多所全活擢山東憲副參政移備兵徐州
巳擢湖廣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備吳中兵既乃
以僉都御史撫治其地凡後先十二年公之憲山
東也濟寧諸宿役立破民產者一日震洗甚爲印
川潘公所材以語人曰安所得輦上遂物色之今
老河臣蚤藉肩焉其在徐州數與當事爭河議省
興作鉅萬萬至是有總河之命初賑事循
具悉機宜於泇濬淺淤堅石堰以身程督刻期竣
工漕艘銜尾而濟於黃塞蘇莊決口乘力大挑自
朱旺口以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約三萬六百
餘丈岸闊可四十丈底半之合於徐邳建瓴而下
百餘年旋開旋塞之故道一朝全復初黃南徙也
徐邳之流幾斷今日三仙臺明日趙家圈費凡百
餘巨萬迄無效其後泇議興甲乙可否訟于路前
河臣今大司馬李公任行之始有成畫然漕事甫
通目論者輒欲棄黃顓理泇未幾河決蘇莊沿單
魚南陽之堤盡壞勢轉出泇上公至下上度視曰

泇可用也黃可廢不治與勢汎決如今日者直灌
張秋且幷齧泇柰何因極言河之可憂者三機之
不可失者二特請於　朝鳩工堤濬度用金錢八
十萬而水衡大空議留淮揚馬價截漕糧及借南
兵工二部羨金各省直攤派協濟其後所在告竭
徵逋不足以充數公百方節縮銖稱錙量與丁卒
同勞苦風餐露宿手足盡皸始集事然時尚有求
公多者公既居太夫人憂去　天子問黃泇事宜
公至對曰開泇所以避黃非謂有泇而黃可不治
也治黃所以保泇非謂黃治而泇遂可棄也泇夷
黃險泇近黃迂閊之轉運官軍無不以泇爲便臣
於善後疏內已具陳之惟是運道係國家命脈先
人尚有議海運謂彼不來而此來者卽多備一途
原不爲過公又言防河如防虜虜曰邊防防其入
河曰隄防防其出所條列堤守十事下所司舉行
湯賓尹曰子往爲泇工序也泇治則別有以待漕
別有以待漕乃可相度機宜久專工力以從事於
黃也徐州四通五達英雄紛走之地又以不可知

之一縷操國命往甚危之泇治漕不獨恃徐不獨
重矣往歲貢議始廷臣十九非是竟利賴之至今
惜無能乘歲之暇力急邊備者泇行世世永賴矣
乘泇之暇以急河防其不無望於當事以今觀曹
公設施奏議與予言合後先治河者利以開塞縻
金錢博爵廕濬之堤之功無奇而河得所處矣十
二年吳中德莫久焉後先吳中者於公十二年間
孰難易哉予爲表公之大者碣於墓若其世次生
卒及佗治行具大學士葉公銘中

朱母墓表

楚蘄有名方伯曰朱汝衷先生珍先生初第也分
宜相當國私庇鄉人士紳婣阿無所賴往往詭籍
江西取讙進先生故江樂平裔也籍不書人或以
風先生第搖首曰家楚久矣其後先生補右方伯
官浙時楚相當國有父喪諸大吏奉金賻者皆滿
千先生獨函兩吳縑尺牘以唁相怒甚謂蘄人慢
我以老罷先生官先生益意得謝去蓋余所聞朱
先生出處之概如此已交其仲子期昌問之果然

咨嗟誦慕之焉已又聞仲子之母一二事仲子生
數歲而方伯官滇與黔國爭廟謁禮黔國無以難
則轉欲交之驩會庚午秋宴奴抱仲子往觀黔國
知爲朱公子也伺方伯它出襆致金繒刀貝玫瑰
之屬爲公子玩具仲子母問所從來立責門者而
返之初方伯娶于張生懷慶守期至懷慶守自其
兒時善病方伯慮之媒于滕而娶仲子之母滕亦
蘄著姓其父石溪公常奇此女又以與凡人者也
仲子母歸數歲未有子輒力勸更置是以有李碩
人仲子母侍方伯於行人之日從如南臺如常州
如陜如滇所在庀饌潔漿無不當方伯者即無不
當張夫人婉娩承氣色曲中其意仲子乳兩月如
陜陜臨鞏極塞跼頓道上母弗爲怯也迨約滇車
而遂巡欲母行者三方伯怪訊之曰黔南萬里多
瘴癘妾孱恐不得生還其後卻黔國餽黔國益憚
之陽爲往還一日偶致醇醪家人喪其酖莫敢發
母發而飲食之無所疑逆竟以是寢病卒嗚呼死
生亦大矣知之若宿處之若恬不亦通脫了大義

者至其於一介之餽何斤斤也生死者往來之恒數辭受進退者居身之大防令先生寅緣同鄉作姦利所蹐官何以加於分宜江陵今分宜江陵亦已矣與其逢要人以進也寧觸迕以罷始終一概大節廩然毋以觴刀之遺黜其廉臼仲子母之所裨效於先生不既多耶母生於嘉靖丁酉卒於隆慶庚午年三十有四耳時仲子纔六歲啼號無節及長每一念母輒歐血欲死也仲子自其母亡而爲張夫人爲懷慶夫婦爲先生喪襄事後乃得兆二山奉母歸葬焉而卽兩母墓道中爲合祠祀之又皆乞言於海內名長者仲子之懷與其筋力亦茶且癯無非悲其母之蚤亡而百思以贖之也歲己酉仲子甫遊余慼慼若有所欲言明年庚戌成進士伏地請表母墓又一年予歸宛上而仲子越江走使誡不得予言母歸予悲仲子之志嘉母之懿撮其大指與先生合者書遺之使知夫辭受出處所關於生人者如此乎其大而生死其小也

周三望先生墓表

三望先生年六十許而甫舉子也里人易之然猶
及抱其子之子也子之子曰延光者第進士今守
金華有殊績所與交多海內英人然屬先世之政
不於要貴壯地望者而以及予及予又世所好捶
擿羣詬之會蓋金華之有殊誼也而得聞其祖三
望先生之概先生慧性絕人誦成于目治春秋領
經會傳諸治春秋者兄若姪皆遞魁去而先生顧
辜一弟子員不快也謝棄之間爲詩歌多倔彊牢
騷之致一日偕其姊夫太僕合川錢公步月滸水
上成詩著弟壁有蕉蛉帶寒漸青梧辨露枝之句
人擬之常建賈島至今誦焉喜賓客客履綦常盈
下至鼓刀賣漿吹緡走狗之徒雜遝庭際酒餚狼
籍晝夜酣酌不厭也弟有子五人衣指施餉指甎
庠遊者束脯之費於是乎給嘗設糜以主儉歲之
餓人宗黨之中倚爲都竈族某議婦聘貧不成適
貸某所數十金就其宅解半成聘有佃夫竊其牛
晨以告曰佃固窶甚急之將毋以人易牛陰護遣
之莫與校勤德多此類而所自茹澹苦有介太僕

兩補郡數書招之堅謝不往曰吾能主客不能客
人官衙齋非所習也先生姓周氏諱某字某其先徙
自弋陽廣西平樂府推官梅軒公某者先生祖父
也自平樂起家儒業周道浸昌兩山公某伯谷公
某遞以春秋魁者也金華輩起又各以易登賢書
者三登金閨者再而先生不展之緒乃皇發於後
人始先生娶胡生二女已娶李大姑又生二女晚
乃生子某爲金華父封某官先生軼事皆李大姑
口誦之今貴富之家鶩鴈有餘粟一夕之驩鬻山
沮水其於手足溫瘠婚交流離之概固未有以措
於眉面片文相藉齒子母刺刺矣無翼而飛者軒
蓋也不漆而固者貝刀也賤貧及於門門者無怒
幸耳士失勢而欲遊人之庭難矣哉金華慷慨多
誼本之祖德予乃知世矣表三望先生之墓庶幾
有風焉

菊泉朱公暨兩孺人墓表

士無所不得於賤貧耕春漁圃變姓名寄人廡下
終其身可也而高情盛氣時時脫露於衡宇之間

以此動玄感而映來茲卽無佳子孫千秋自可矧
其以佳子聞也朱公松江華亭人諱泗字子深少
孤出贅於盛盛固腴族擁高齒肥足托以自澤公
贅時財數齡耳志向倜倜有以異乎人者稍長結
廬東偏蕭散自遠凡被服食飲動止之數壹以簡
儉爲主絕不類豐兒富倩所爲田數塍半以蓄秫
歲時醑酒共野客道人之驩庭間籬下致名菊數
百本因自署菊泉居士曰吾愛其幽清耳至其諂
子也動引古今烈節大誼志不欲下人氣不欲上
教宿矣赴炎炎之寵塗伺明斯撲銛纖纖之恩瀝
投骨輒爭如眉面尚存者何以地下見我朱公哉
余故爲撮公之大指表之墓上昭風嚮焉若其生
卒日月子姓姻屬有董玄宰先生誌銘在

南岡李氏兩世阡表

李仍啓繼佑冠壬子北闈歸涉江謁予欝欝少樂
已發聲曰吾悲吾父母也吾父舉辛卯時二十有
四卒時裁三十耳吾母先一年生後一年卒孤今
日及于齊者先人不下嚥之戚也已又曰吾念吾

王父母王父輟頓流亂贖親萬死至今言之魂落
老復哭子提攜擔擲向外家父子夫妻相從地下者
何等景也李不絕如髮矣已奮襼戟案徵吾外王
父封給事杜翁微吾諸舅孤終不天孤自襁而卯
而冠而婚而今日舉皆吾外王父諸舅之以已踣
請曰李氏兩世賴舅氏墓矣徵先生一言表之隧
土無以肉白骨而耀玄扃蓋仍啓才氣儁王卜其
先多豐鎛不知泰不吝夷巇累世周還之如斯也按
狀王父諱安祥字元定別號見汀由選貢中萬曆
已卯應天鄉試授滄州知州徙保安罷歸先娶沈
娶金皆早亡已娶胡而副室孫者實生繼佑之父
賓卿諱南春別號玄同李公四上春官不第攜賓
卿入雍謁選而其年賓卿舉順天娶杜生二子長
繼穀殤次即繼佑女一適王秉冲已酉舉人嘉靖
三十三年倭橫躪吳越閒創松江彌甚老幼逃死
者行齒骼狼籍中訖不得脫當是時李公掖其父
茭汀公間道走爲賊所突賊牽李公父風掣去李
公號犇墮葦窖弗及則益極力跡賊幟且號且犇

賊大哺宗人堂下彭排刀甲腥血淋漓李公跣而
前適一賊西南來長揖迎曰某父在大王所父老
矣不任役某願代老父役賊引李公徑纍纍諸絣
繫者諸繫者呼大王乞命哀動地稍進果李公父
在父見李公輒啼絕李公淚迸面已殭顏笑謂曰
翁何懼大王仁者必不殺翁翁老矣殺翁不足張
大王威大王誠欲張威吾壯者帶頭來其可也于
是賊曹相顧愕嚅嚅語何一巨顱者踞鼓上方飯
李公心知其魁也跪訴如前魁取所佩刀削箸頭
沫投飯飯公李公則嚼飯迸盂已屬公執蓋李公
則謹執蓋父子貫賊尾許里至津口賊行上船折
傍田綿花其黏紙簪公頂若放膽歸無恐也于是
李公掖父歸會餘賊燬兄之廬輪刀索金李公復
馳救手三錢啗之賊見紙簪釋不問向後逢賊無
復誰何者李公與其父歸無恙而孝感之名傳天
下先是李公爲諸生高文行至是愈以有聲天下
之士欣附其爲滄州也平反十四歲逐疏之獄誤
傷行人者掌止馬芻更古歲儉募兵之檄不爲擾

功行焯爍起而會故人子持節過不為郊迎中輩
語徙罷李公既罷歸有子賓卿精詩書多豪長者
游酒漿鍼解之工杜氏婦與其姑胡劼飭備而
自以其餘身行族黨閭里之德置田助役一事同
井無轉徙至今慕頌之也當公出入倭巢如脫兎
如擾伏貑膽略智計萬有以越人非徒孝忠義烈
之能感殊類也使公得當大寄橫驅虜狂丸究間
傳介子蘇屬國之勳節豈足道哉賓卿以彼其子
諮戎鋒厲年未壯所著太乙館詩文已刻未刻要
奚海內諸名宿有如天輔以年積儲施設俱未可
閎量也父儉于位子儉于年至以藐諸煩外家者
李氏之天幾不可問仍啓起而廟祏重光異孝領
聞一日聲施宇宙者未始非必復之天也今人端
居陳說道理齒孝忠易耳毛小利害縮首汗顫出
褰裳辟之何言生死何知君父熱則就冷則溺恒
情乎觀李氏世譜惡能無憬然動念也予扱狀之
大者貼仍啓石之其詳具本寧先生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二十一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湯嚴之先生傳

史湯賓尹曰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曲巷之士蹟學攻苦行古誼其蘊籍可也然士或指畫而取功名或偃蹇歲月窮愁以老非策有短長所遇逢殊矣余以所知嚴之先生祿位未有容貌不能動人其勤身抑何恬澹信道之篤也而文采不概見竊咨嗟悲悼之焉嚴之湯先生名鈇別號敬麓宣州

衛人也其先以開國功襲封爵然代有儒嚴之於
父爲第五子生最晚孱弱父老不欲程以書也則
時時竊書以讀年十一二遽失父母孤學苦力歲
依兄錕錕素仁愜一家之中嫂翟爲政日爲翟仰
脫粟半升自爨以課每不給第忍之居亡何錕死
而無子凡田與宅惟嫂翟所欲爲不問矣而壹意
供事曲成其節所受廬舍惟壁會伯兄館爲掾坐
負庫金傾贖無以幷鬻舍與焉久之生益落妻子
困頷以館需糈弱冠爲郡文學通經廣記誦名
伏一時然數試數躓也年五十餘而爲弟子占書
郡博士李公別駕載戴公後先設席束贄之外卒一
無所點染士論多之諸大夫士嘗以其行聞學使
者旌之異等嚴之殊自媿悔匿不欲就嘗道逢遺
囊囊金及典券可拾餘流候之終日爲筆其處去
後遺金者至願割以謝叱且笑手還之是時歲大
祲嚴之與家人共饑尪幾無以存也嚴之爲人端
謹醇樸平生無笑怒約素甘菜茹一布袍空葦行
市中見少年揚揚盛冠履僕御隱身讓之初與嚴

之遊者推其學行無不爭相然諾所與遊皆後先以達而嚴之孤貧杜門自絕不肯交一刺也曰吾不能自達亦不能過達者之門

湯賓尹曰余湯氏蓋累抑塞不善遇合云代習詩書命儒者不乏而顯者益寡何哉嚴之且死顧謂二子曰吾不媿爲人獨愧爲諸生耳慎毋以諸生題吾柩也悲夫天下之以諸生困者多矣乃以語成人不易哉

鄔徵君傳

鄔徵君者同年進士元會之父也諱某字某父敬川公曇文學著聲四十而卒公甫婚冠毀瘠不欲生既復念身爲家督諸孤煢煢未立皆吾責也啖苦強自支孺子泣者無歲月因號憶川以識不忘而自其初任家政內外窘迫何孺人所具簪珥奩田盡脫以供與仲季共帷而讀以次遊庠孺人晝夜操作公爲鄉里授書給衣食曲事繼母得其歡孺人故無疾生元介元會二子一夕以產死公抱屍慟哭遂矢不更娶時年二十九耳人或更勸之

瞑目不答已流淚被面終其身不復齒男女聲色之事婦有再醮者挾貲以通勃然起曰若媿爲婦而更汚乃公媿爲夫乎暮夜有奔而挑者厲聲叱去亦竟匿不與人言自何孺人既喪以後獨朝夕餔兩兒餔畢牽繞庭下占書使讀夜攜置兩兒一擁肩一倚股蕭然並卧既長大攜宿如常一室之中不通雜賓整峻清潔儼若寡女公既以學完行高州里推重爭欲以爲師所至輒以其意譬解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與學者言導傳註與少年言敬畏老成四方慕聞來者益衆所成就不可選紀同邑司成戴公某修其事繪圖爲卷題曰文楚高風取唐徐文楚守義隱居教授故事也士大夫先後屬和人自以得賡一言爲榮當事者時時賜粟帛扁其門義夫旌書望於閭矣少有痰欝既老子介爲名諸生暴疾卒悲惋不勝痰復舉時舉時差是時元會已舉於鄉復當計偕顧謂曰我疾已慣常兒毋慮兒完而事吾亦欲完吾事也遂卜地於馬嶺山之原甃石營壙舉何孺人葬焉山向背

之宜時日支干五行之數壙內外深淺之法一一手自擘畫不以屬形家旁搆一廬往來獨處每以謂人曰吾墳成足吾生平樂事雖有佳山水田園不與易也散步覽嘯吟笑自若或時呼孺人孺人明年會第進士告歸稱六十觴又明年令分宜再迎至署中一日忽趣裝曰吾亦思東耳抵家未兩月而卒卒之前一日明日語曰孺人少須之吾來矣

論曰甚矣節義之難也女自有夫士自有婦則凡世之有二色者宜不稱夫矣漢朱暉之言曰時俗鮮不以後妻敗家者管寧亦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吾嘗嘉之以彼所云皆制於害豈制於義哉制於害者不必制於義故惟薄之間吾以觀其獨也幽白首而不稱壹齲齒而蒙詬論婦率如此其嚴也而寬於論夫何男子之多幸乎世謂鄔公於孺人情之所鍾然至死生之際又何拓落也未壯而斷色未老而斷死生他事可知矣公嘗一夕焚香默坐徐書几曰自信皆緣命主張謾勞人世嘆參

商明香一灶心如洗直欲無言契上蒼余味其言時以書壁

鄭贈公傳

鄭贈公某字某蘭谿人也父某號蘭崖鄭公自號少崖鄭公父有孝行母疾篤終夜露禱必殉之鄭公憂惶無所出曰萬一王母不諱者父不生矣兒安得獨存四走謁醫覩殆盡宿後而逢一周醫者立匕劑投之立起君子謂鄭公父子孝感也鄭公少而豪舉從里中飲小失鄭公父操家素嚴大杖逐之鄭公避立寒櫚下私持母踵且啼且悔誓母為曲解乃已終鄭公之身遂有飲限不敢踰鄭公父嘗患癰鄭公親為舐瘳平生感激周醫曰此生吾三世者也嘗估宿州積算緡僅售一絹裹而歸急以為周君者壽而周已物故婦亦它適取所裹絹置靈牀前酹酒畢焚之大慟而還客宿州時有方堯佐者隣人子也同旅舍患疹以殞營理衣木檢所餘貲斧封識之櫬歸後堯佐父母老窮養護終身無缺朝夕鄭公為人孝義有氣決好疎金錢

急人人有不平事身擔當之必爲白發閭里宗親
視鄭公意氣所向趣走周旋無後者里人朱宗功
以誣逮令持之急鄭公將以身請衆感憤共白令
前事得解鄭公雖布衣年少而有長者之稱然竟
厄於牢謹踰四十以殁遠近哀思之至今鄭公既
歿耄父母尚在子弘道孤幼諸所爲終始頫仰壹
趙孺人能也趙孺人者名家女與前卿太常者爲
兄弟鄭公家故以義落及孺人寡居生計益蹙日
夜紡績取直自忍饑而削鮮腆進御舅姑舅意有
所不懌輒長跽因姑以請曰婦朝夕之不能供失
驩大人耶宛曲承事必色霽乃已弘道既舉于鄉
持一縑奉孺人孺人不御也自我爲爾家婦爾父
無所私衣食吾一布被十餘年線蹊橫縱小子始
進而易其初耶後弘道每有所獻衣畢笥之時以
給鄰婺矣而其持舅喪斂飯之事必備曰寧小子
貸爲之所終而父事者莫此大故鄭公歿而孝義
之聲不衰弘道成甲辰進士爲徽州府推官有最
績得贈鄭公如其官贈趙母孺人也

史湯賓尹曰予有鮑山甫潘景升時時爲言理公
也理公治行冠南輔忠愷正直有聲本之則孝義
是焉語有之不忍於其親者未有忍於其身與民
者也居官乘勢之全活人也萬於布衣其禍人也
亦萬之鄭氏世有孝德及民宜也夫景升爲鄭公
趙媼各作小傳以觀予予得論次之

杜太公傳

杜太公者名某字某號孺懷松江上海人也公生
而儁異四歲時與羣兒嬉塾師所一童奴學書者
紙尾署某生笑褫其筆易以某童塾師驚起坐是
兒也異必大杜氏一日隨父樂川公戲竹林中樂
川公偶自占風擺竹梢颺鳳尾應聲曰日臨花頂
晒鷄冠樂川公驚喜摩其頂是兒也異必大吾杜
弱冠籍諸生尋食廩文價騰遠謂旦暮必第也顧
不第嘉靖戊午甫舉于鄉時年三十四矣累上公
車不第就石埭教諭再上再不第於是有山東黃
縣之命公之始涖黃也歲大旱赤晝跳禱雨立澍
有童繫七人其二人者情疑歷多官無爲白者公

至反覆推訊竟直之黃人至今額手道其事而公
固以潔洗自將與正人居投合無間接遇若平生
驩與臧汚人處不終朝不能圜轉迎合前石埭令
弗好也既徙縣來朝四跡之無有誣以重聽池太
守咈然曰人不亦各有耳耶爲裂其牘以全居頃
之復不得意於登守守多心計搆其鄉之爲司道
者幷嗾之竟拂歸歸之日士民雷呼扶老牽幼數
百里擁送泣不忍別得民如此公既歸嗒然喜曰
吾矣杜門掃軌手壹編不輟自五經諸子

騷左國周禮衍義性鑑諸書皆摘録一過數與諸
孫商品時藝遇有當意者手自録誦如諸生先是
顧孺人在嘗竊笑之老猶赴考耶科第可再擬耶
而公逾憊憊不休年八十猶日作蠅頭楷可五千
言性謹敬端慤於孝友篤至自性父事伯兄母孝
嫂有兄某者無子割中子後之少所贍事泰先生
翁先生翁期年別耳後人數輩連館其家倚爲常
主泰先生歿矣家日落以緩急告無不曲與周旋
士黨誦之子三人曰宗翹宗彝宗端翹封刑科給

事中彝夷陵州知州後其兄某者也端文采翩翩
試舉子業不利輒厭棄去而翹所生六男子士全
士奎士基士恒士吉士雅彝五男子士重士陞士
立士肩士企端一男子士式全乙未進士今為刑
科給事中基甲午舉人奎恒吉重立肩企式皆生
員望監生始公諭石埭時中子彝從子獻璠孫士
全南北鄉書齊舉公喜引滿醉明年祖孫父子兄
弟齊入禮闈一時傳為盛事其後孫全奏大冶奏
封其父翹矣越歲中子彝最崇陽疏得移封所生

並恩綸焉公北向伏拜已前諸子曰吾父子一介
書生再沐天語且吾以儒起家今衣冠逢裕錯諸
趾克大其業吾以耆餘老人擁三子十六孫二十
餘曾孫中外之姻倍是得天豈不亦奢勉哉仕者
良於仕處者良於處哄問奴織問婢毋溺職分內
生事分外以貽君親羞勉哉諸杜志其言藏於家
史湯賓尹曰甚哉溺職之一言也潔躬愛民吏職
披衷奏讜謀職綜今古通天地人儒者之職窮理
盡性至命生人之職夫職容易盡哉一覽念于職

之內斯百慮營於職之外紛紛之路岐而不肖之心生有以也給諫挺正不阿能其職矣予於給諫孝廉同甲乙舉視太公猶大父也故聞其言爲詳初給諫命予誌石會先有任者矣予爲撮其大者傳焉作杜太公傳

姚先生傳

姚先生者名嘉藻字國華別號毅齋宣之東鄉人也學行著聞士尊而不名人人稱姚先生云先生之王母湯以節旌父啸泉先生汝弼力孝行諸生祠鄉賢庭有杏毋湯手所植也伏臘攀號顏其堂存杏士大夫歌之東鄉之族冠冕一郡一二先生貢東平安國沈少參寵郭學博兄弟忠貞忠信與學一方倡孝弟先生父子介其間約束數井之內十餘巨姓若一族一族之中數千指若一人衣冠道義雍雍爲海內鄒魯至今推重宣州者無不指東鄉東鄉以余所及見與父師所傳聞低回久之太息泣下也先生性至孝毋宜人老而目眚日夜親扶卧起事伯仲兩兄如事父也伯病痢手奉溲

器者四越旬伯歿而慟以絶撫伯之子德升與仲
與季弟嘉穀約曰兄不可忘父不可貳酌庭杏以
盟必無析也家貧三兄弟爲諸生初嘗更僕稍給
共覓一騎騎先仲次以推季曰弟羸不任勞吾素
彊善步且樂也常食必兄弟子姪五人共案一不
至不食食第取糲曰暮出必相告歸不見母不見
兄弟必不入內每兄弟對語至夜分依依不忍散
去嘗共被宿也仲無子卞急荷酒少失意長跪謝
過一日酒半仲發怒提案四擲幾中先生先生趨
而走次蚤仲尚恚卧候舍外旦入趣榻跪哭曰弟
無良冒犯二哥願受二哥笞仲大省悔立披衣擁
哭以起先生和平恭謹而季穀整峻家庭間自爲
師友季嘗以規切取仲懟先生時時書訓曰毋謂
仲偏總是吾輩誠未至一體未洽耳族有侵地界
者割以謝猶忿忿爭執季曰吾讓極矣更爾當直
之公先生戒曰無爲也讓若弟猶未免爲鄉人其
後季守武岡丞眞定壹稟先生之教所至職辦有
廉譽去而見思季在武岡時先生病且革口授姪

云字寄守武岡弟吾兄弟情本同胞學循道義弟
性高明我質柔約朝夕依依共相切磨少得成人
不墮先聲皆兄與弟之力顧我誦習一生竟無寸
進茂明先烈是在吾弟勉之勉之相別數月一疾
不起天也命也遥遥數千泯泯無言口畢復屬曰
弟在初政且無驟以聞致其悲亂也其友愛如此
先生爲文根極理要課友人增減僅一二字輒不
可易說書說易依故出新知不知心當弱冠補諸
生第一長而試顧數不前而自以學宿行高弟子
自遠方至受業者歲百數無少長親疏贊隆薄貧
不能裹糧者咸取食先生先生之道尊以嚴科條
詳密所館清隱庵依晨鐘鷄鳴爲率夜更直三鼓
察奸晏不如約者杜之雖冠成人有時名規繩不
借後生巾者令傍立立移晷手下上者膝左右欹
者數目之衆前切責然先生道嚴而意親詞氣愿
款周愛撫恤若家人父子以故凡從先生遊者始
望之凜凜久而油然不忍舍也平生齋坐矩行非
卧寢不跣終身不露紛沈修撰爲長子數徙師已

得先生曰經師人師俱無踰者矣自嘉隆以來里
中前後勝衣冠以達者無一不出先生先生之後
弟子又各以其說教授四方遠近稱姚氏學先生
家政甚閑而尤謹祀事忌必齋宿省牲器遊庠三
十餘年每出郡財一歛足輒頹面謁見學師而後
及客事曰此君親等也遇大祭大禮必往往必恪
嘗月餘有蹲踞相許笑者先生獨端跽不少倚同
儕指目之先生好學贍記誦善尺牘後進學士爭
藏之以爲手澤子德允府諸生十餘歲而孤茹苦
能自立稱其家學矣
史氏湯賓尹曰余大祖父生幼女最憐歷訪壻而
得先生也曾祖姑獨賢有操行耳癰黑而齲又僅
一子終其身相莊以老不復齒及媵妾此雖閨中
事乎今人難之矣自余封公始終隨先生數十年
不少離事之如父手抄先生書易講義者七八過
所授余之書皆受之先生者也求典刑於里耳目
中無復有先生者矣惜哉穀亦烈行爲廉吏先德
具在與仲俱斬天道非耶惜哉

朱封公夫婦合傳

朱封公者高安人諱繼通字汝彥號松岡封孺人者同郡上高黃公侍女侍理學有聲者也公先娶丁氏生一子吾炫已繼黃孺人生今侍御吾弼諸卿邑庠生吾瞻側室王生吾輔一女而公夫婦並貴則以侍御前理寧國最封父文林郎如其官封母孺人公父嘉興永娶於龔生公十年龔亡而鄔繼終公之身每母龍忌數嗚嗚啼以絕而壹與孺人孝事鄔母如所以事嘉興者至老不敢聲息鄔母有所愛女迎愛之字之日公當戶矣割產以治笥旁多諷者公曰寧父在可也萬一吾不當母是兼倍父且女弟惜女也幸男不半田廬耶而母自是孺人孺人曰固也姑而叔不半田廬耶或以辱安公孺人謂子婦孝我初母性嚴削束溼操下人固謂公難於子孺人難於婦也而後乃更宜子宜婦也公為人愷直無所避就里中紛鬬長吏不能平者平於公之一言家素饒嘉興豪恣飲施至公漸以廢而施予自若歲括田贅鹽之餘輒以賙里黨

孺人簪珥佐之貸而不能償者不問也好客尤好儒儒者至孺人遞出方圓有貧生爲人所賣春半失業窘投公公家館定矣則勉以諸姪盟舊師而別爲贊以子贊生生授易故言詩公詳爲不知者解曰場事大無用兒孺子說詩爲也竟終其歲膰歸之曲爲德類如此居恒振孤恤寡救窮饑孜孜不倦而大者乃在孝讓當嘉興倦家政也公代爲政而貲發弟讀爲諸生弟蚤逝慟甚滋爲樹其道孤弟婦嫠事鄔母謹湯粥惟恐後孺人則爲

戒無先也宗有兩祠蜡社不相問更相競公置然曰一體而二之耶亟鳩爲一詔老幼廡下譬誨之闢舍以羣子弟之讀者子弟爭奮勵衣冠翔與所愛視諸子惟一家常雖菜茹之類無私者前出子與側室子俱不自知其非孺人出今夫母子之際難言矣均母也非所出責望易生也均子也非所出眞痛難假也均母也奉以大義在婦女不必詩書之解也均子也起於噎媚即丈夫不免閨枕之移也故爲公與孺人之所爲兩居其難者也侍御

試理寧國公書正直忠厚四字命揭之堂侍御朝夕奉之由司理六年爲今官烈志行風跡高天下侍御以南臺再迎公孺人養發章江而卒卒相去僅九日論者以爲齊德之應云

湯賓尹曰余宣人能知宣事也前太守有蕭漢陽司理有高安一時治國矣聞公之言曰兒以吾二老人煩民一菜一果吾寧不咽於乎福宣州者侍御耶公孺人耶前太守行寧國約有女行六條孺人時舉以訓婦女於乎寧國約具在已訓于家訓于國良吏良士之足傳人遺思也

吳伯實傳

湯賓尹曰子之聞吳伯實也蓋得之黃貞父云貞父文藻倫鏡所與交多名英時時爲予言伯實父子伯實死而其子敬徧謁海内名長者爲之誌銘表賛以圖不朽其父子所及見雲杜李本寧金陵顧太初兩傳具矣敬矻矻未已也更介貞父往謁予予僻在田間削聲籍其能傳伯實耶無能傳伯實耶即予能傳伯實而事情文筆奚所加益於雲

杜金陵之外耶伯實名繼美休寧人世居上山上山爲徽甲族而伯實自少羸瘠不爲其父龍泉公所奇大父鯉墩公顧大器愛之曰相士寧以肥耶是兒也異已伯實入太學太學中之負望者有行誼者服其馴茂咸昵就之傾慕焉伯實名行走國中矣嫡母黃孺人喪也伯實部勒喪事鉅細疏數有經紀龍泉公大喜出望吾識鑒於吾父眞父子也吾父知吾兒吾乃幾失吾兒於是悉故所操簿籍臧獲傭保之指數傳伯實伯實承命唯唯用勤詳廩什一之業隆起然不以其故恡施餓者寒者橋梁道路緇宮之圮廢者收撫野之棄兒贖逋奴之急赴水者遠近恃以爲橐如取如攜也伯實既以敦行布惠爲黨恭所推士大夫干旄時願過從伯實顧時匿不出見舊令祝無功嘗語人曰吾五年於休寧講道陳藝門下之士如雲所不得招致者獨吳子某耳於乎長史之能奔走人也久矣又羶之以講學上者塗借價譽次者陰規纖貲又其甚憑席眉函禍福凌人蓋世之趨道學也甚而其

趨官長也休尤甚伯實皦然反之此予所以高伯
實也士舉肥父不能得之於子舉天下而皆要門
名地之趨亂之劇也其何日之與有予故廣李顧
二公之意爲作伯實傳質貞父焉

程封公夫婦合傳

封文林會泉程公者休寧人也名尚賓字國光其
稱文林者以子策司理西安上三歲考壘封父如
其官母詹封孺人云公生而警敏幼受易爲儒年
十五而念其父羈遊勞苦在外趣徙業代父歸所
工什一徵箅微眇之術智於宿賈而主之以孝潔
爲二弱弟治餼治昏治塾師餐脯無休暇廬產居
積壹斥與二弟公共之性喜予施猶矜重然諾雖
醒酌諧雜中語無食者家在下中邑大夫以儉歲
勸輸輒以五十石先也幼與黃姓者善黃窘落無
計括囊稱貸百畫之始克建一油坊授黃董理黃
固愿民越三十年漏折無存者僅餘一坊屋器物
可四百金默挈以抵他負公不與較也仍居閒百
爲排解完好如初客蘇州路逢饑兒問之則族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之一關其絕續者也爲攜之歸而終身娶養之一門以延蓋公之行德也如水之赴壑火之燎原不可得而遏也人有所求靡不應竟後鮮不負者卽復求卽復應卽復負復求復應至空竭無有而慈腸軟面若以拂人請覓爲終身失意事有郵人償金者道爲人所紿換面發之石也願鬻女以償公惻然曰柰何以我債斷絕爾子女折券竟置之某甲者代爲貿油於他所以治遊故一朝蕩費其母錢二百金徒手歸衆共怒爲不類必懲之官公曰固也我實任之若之何其以官法嘗也嘗則益無畏矣爲寬言以尉餉恤無勸焉其後司理第而貿油之子壯無室公適見之心動是終吾未了責趣下孺人珥飾助其婚急德類如此孺人左拮右据日佐公創無起有自奉嘗甚至賓祭必蠲必腆市夫之義不惜踴躍以從櫛束子婦閣內外聲氣俱屏里僕妾有桀黠者對孺人未嘗不叱爲下也甌盂刀尺之贏日與凍啼餒哭爲周旋別有執券概以請者咈不任曰此非婦職也其於相成之中

又若有相濟者然初公中風痺口吃幾不良于行寢起扶掖多孺人是須孺人清身苦體勞瘥久至漸與公同病偶痰舉而卒卒之時公臥隔壁遽呼侍者曰孺人行矣侍者懼公傷悼摇手紿以未公曰毋謾我我知之矣與馬已備猶可追及我其行哉言訖而逝相越僅二晷許去來之際了了也

湯賓尹曰夫之爲言扶也才德能扶助人可資杖也故又謂之丈夫妻之爲言齊也賤與偕賤貴與偕貴曰偕老曰考終曰同穀同穴祝人者之必舉其齊也程公隱君子耳急人之急不啻其身教其子惠於刑政隨地勢之所處於一世人多所扶濟矣生同歲卒同日斯亦耦德之顯符也大歸之會欲得以自由世物難之居高無以及人尤有螫人焉者亦稱夫哉

陳懷古先生傳

予與侍御君于廷同甲乙舉聞其尊人懷古先生孝友篤厚人也辛亥予罷歸懷古先生卒前是封孺人雷毋先先生一紀卒軼事流聞予欲採竝傳

之而予所緐開豐於天下者寔筆寔舌環卓殊尤
突梯滑稽之才虛誕妄僞言行不相蓋之學問舉
世尊上以宿高名孝忠善友尋常日用間昧為匕
所短長之物世未之許也夫使一世人尊才智而
薄孝弟本實之是撥而華譽之是工生人之理盡
矣環回德善於懷古先生曷能終無槩然也乎懷
古先生姓陳氏名一經字伯常常州之宜興人生
而蚤孤不獲記其父何貌然不敢數以問母也博
訪故老與父相習善者踈叩之盡得其須眉顴輔
動止之概以屬繪者十易繪不肖不止噸而懸之
壁一老曰儼然古愚公也拊踊頓跌噭哭失聲因
自號懷古以見志悲慕終其身焉母邵則抉矢節
先生所為康養者揄息審聲靡忱不單既讀書解
文章試縣而雋迫府試衆牽勿就也曰吾安能頃
畧免鄹乳匍匐數百里外走名初試聊驩母耳比
雷孺人歸也而甘毳抑搔之畢竭曰吾有所托以
晏母矣始稅身為境外遊長四方雋士之席異母
叔某中廢暴豪將鬬其室力撼拯之已為徹布粟

給其孤叔固少而轢我歲時絮詛不相藉者也而
先生與孺人所偕爲隱德尤豐溧人周坐誣繫頓
蒙爲援弗贍也簪珥佐之後請身償竟焚券謝去
一奴子娶婦爲妁所紿詰之故儒生配也怒而死
還之勿復取直蓋先生於予施非勉也移父之赤
思於恭毋移母之茹苦於閱世疇饑疇寒疇煢疇
獨視以爲當身之痛兩人之遺憾已矣先生甚念
父也有毋在泣不輒下獨時時隱几涕洟及毋背
發聲盡哀目爲之枯至老浸成瞽會　詔旌毋節
表宅閭竭蹶丐貸佐公鏹所不及綽楔隆崇侍御
成進士爲令爲御史清白著操概始解顏加一匕
也曰吾毋孤貞之報庶其在此初先生弱冠甲有
以色挑者一再拒不爲動後出入必迂道不復過
其門或詰之故不言於乎此所爲隱行有殊操承
毋開子者耶非也

林太僕傳

林太僕者松江華亭人也名景暘字紹熙別號弘
齋其先徙自上海有直齋公濟者舉成化甲午守

汚裕二州稱循吏再傳爲贈太僕卿祥三傳爲封太僕卿正蓬皆以公貴覃壬午　皇太子恩公少警敏有異年十六補邑庠生尋食廩爲遠近士子所推伏辛酉領鄉試第九人戊辰成進士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戊辰同館多聞人而公以豐才矩行頡頏其間館師趙文肅貞吉殷文莊士儋並器重之庚午持母淑人喪歸服除授禮科給事中甲戌　冊封荆藩轉戶科右兵科左丁丑分校禮闈陞禮科都給事中久之遷太常寺少卿數以便養乞南改南通政踰年遷南太僕寺卿會計太僕跣歸里居者二十餘年公爲人坦洞撤城府然步履恭謹平生無流目低眉燕婿跛倚之習初入館同鄉徐文貞居首揆數遣屬意欲資給之公遜謝曰朝夕幸不乏敢以口腹累相公使荆會留宴優人以吳蜀爭荆州進公正色起曰　今主上神聖海內晏然大王祇服明德不宜猥及戰爭事王改容謝之信州提點張國祥謀復眞人位號而大璫爲之奥業得旨矣公猶抗疏力屈折其不可是時大

瑞柄事勢傾中外弁大相在顧指間通朝臣無敢齟齬者也公爲諫官六七年所陳說皆關天下大計不苛瑣爭齟齬名而淵謨遠略切中機宜與近事若操券以俟者軍政刓弊疏請崇修安攘實政如勾補比試操練工作邊報功罪之類凡十餘事其視經營也請廣名募立選鋒均糧賞更將領勤教演修馬政革積蠹一一可見施行使當事者精心蚤爲之至今可無張皇於東事矣士習之壞小生湊學好爲新奇可喜之說溺左道而背聖眞公謂非聖之書宜一切禁治以重文體以裨正學其地輿綿曠學使者不能遍歷宜以南直隸之江北屬按臣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屬守巡令江南北與楚設兩督學猶此遺意也公議論堅持大體循職司於大相無所造請詩意不能相煦沫辟閒南服謝事歸益健門牡枕書自老絕口不及冠輦中事而恣行其德於宗黨割田之爲畝者百充學宮餘士之貧又爲置畝三百贍宗人名曰義田屬胄子有麟成其志焉

史湯賓尹曰吳中之俗壯臺榭盛優伶收集遊舫納倚勢叛僕士大夫率以爲常不深怪林公獨矢四戒遠之若浼近郭一園頗饒花草竟售之至所營宮觀津梁道路之費抑何棄捐不少恡也大瑫大相不能劘其清議使公之吾尚存于斯時也亦必有以自表異者矣夫士無超然卓然之識度而欲以久酣林壑饗身世之味能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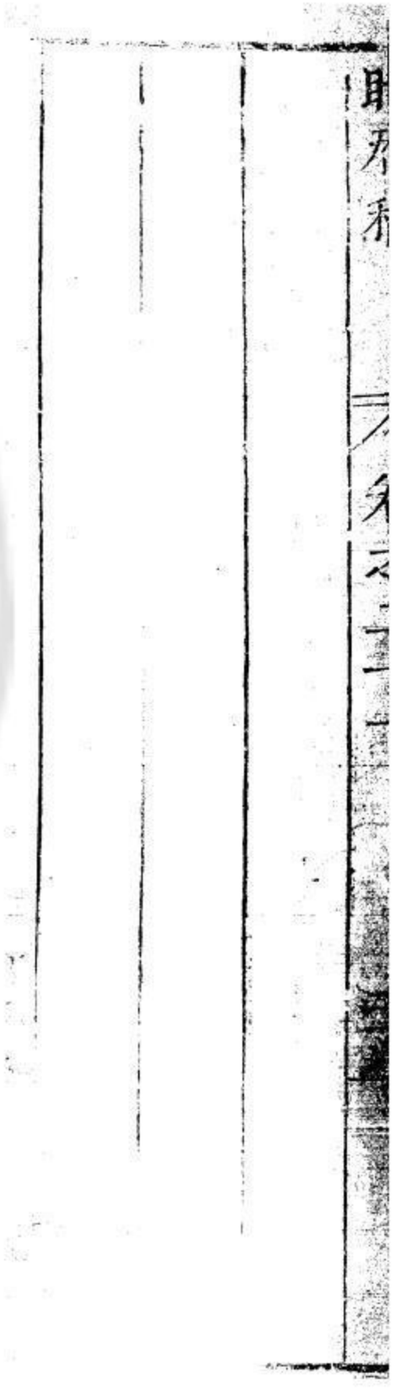
南丹裴太恭人傳

太恭人者裴氏叅政慧之孫醫官承祖之女贈朝議大夫前山東叅議陽谷先生軒之妻而翰林檢討師仲之母也南氏冠組望渭上紹興觀察兩兄弟後先成進士俱著名字而叅藩者觀察之子起家庶吉士歷南北銓郎蜀楚齊諸臬所在有風槩秉正不阿語在誌傳中叅藩之子四人皆太恭人出長學仲以舉人判懷慶次憲仲以進士令棗強而師仲官檢討其以吉士起家與父同方是時紹興有孫企仲官銓郎尋陟冏卿南氏兄弟再著而地望逾翔棗強子居益又成進士皆太恭人所及

見也自太恭人佐黎藩學仕相與歸老蹔大耋步
啖安健親見四代衣冠文雅甚都然自其勝婦以
來中所遭事更變茹苦攻劬之狀亦特甚始觀察
與兄紹興共箸交友愛也紹興背而范淑人婺三
孤尚幼後皆爲諸生天而獨罔卿在腹懷慶棄強
與季諸生相次謝四人者折其三矣又女者二又
子婦者七居益尤在乳孱孱范淑人之抱罔卿也
日夜啼無聊太恭人所爲晨昏伯姑寬之百道不
啻如事其姑李也繼李者爲王夫人性尤苛急數
求多太恭人戶爲晨昏者揣氣察色宜之百道不
啻如其始事姑李也居益無母以太恭人爲母哺
藉攜扶無休暇逮長娶婦彌安之甚姑李有所遺
甥女女之壹如已出又爲貧弟三女擇壻俱於我
乎奩而時於王姑所遺女也者卹有加人謂遇繼
姑苛者無迕難矣歿而卹其遺爲尤難先是觀察
與李之亡黎藩皆不在側諸承事湯藥斂含之具
一惟太恭人卽黎藩在側無以加悉也凡太恭人
任婦任母勤苦轉倍常戶以八十餘年之齒關南

氏之初終叅藩於官數興蹶其興也太恭人無色
華蹶也無慍後從師仲養來京邸曰吾老去此四
十年矣猶得再入甚幸街巷蕭索似不及曩時第
不知官路之白黑人情之醇瘠何如耳諸所閱身
世之感數前子孫誡念之問卿以言事謫爲民將
武母而西太恭人吁曰車驅之時事何爲者吾亦
欲姊娌俱西耳其年師仲封慶藩便道御太恭人
歸歸五越月而太恭人卒于家
湯賓尹曰余與子興同年同官得聞太恭人之言
多事不如省事勝人不如讓人懿哉行身之準乎
他門胄顯者率多堅肥自好上矜栩南氏悛悛循
謹自如諸以謹厚世其門者勉傳斤墨幸無過而
南自紹興觀察以下官行跌厲可敬畏又皆媚於
風雅由太恭人訓行推之所漸濡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菴稿卷十二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春鄂侯之子祁州之官其家人弗從其伯子長
春之子試舊都同官爲檢遺槀書帙之外壹
物無取對嘆泣悉心斂之年友知交之在
卿寺者聞越月而孤長春來奔以君之
銘而賓尹先之狀嗟乎春
精氣王甚去此非久也面

滿于 舞如戰語如屑依然聲視間而
竟已矣 卿君諱維榮號四明浙之慈谿人
世傳楚 之後其居慈自宋少保石林公別
子某公 者登永樂甲申進士再傳爲庠生潮
嘗還潮 百人頌之 蚤卒其配戚年廿一耳有
遺腹忍 生子名秀娶婦潘君之父母也君
生而 喜曰葉氏復矣未亡人持此以
老讀 成誦終身不忘始治易侍御養
[illegible]爲公 見而異之改授君春秋甥之以兄女爲

諸生最有時名同輩中視所把臂立語爲價數百
里外擔篋師事多翔貴者一歲遊都下卿從皆折
行位願爲交或招致爲重客年三十九始舉于鄉
明年壬辰以乙榜例授山東平度州學正乙未上
春官爲思白董太史所賞魁春秋會館選一時群
目之君搖手笑曰老[illegible]固逐弟子隊乎不赴明
年選海豐知縣治最東粵辛丑再上計矣卻者無
所脩猶指諸生客貴官誣致之用考功例奪一級
上疏願改教不報癸卯補判祁州君平生博極羣

書爲文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自其爲諸生時郡邑徵者踵相繼而未嘗一頫首其門涖三官兩臺監司餞賀之文地方輿作碑誌無不出君手各以不出君手爲不當意教誨州邑弟子曰無如某老儒矣日與解訓經義如都授時捐廩給筆札月三爲課奬其尤秀者旁邑爭來其在海豐置義田閣尊經復科舉元額舉行鄉約製四言歌及書善惡報應以諭粵人傳之至今蓋君之於文於師其素長也而又有政事材縣三面負海群盜出沒大洋中市魁公爲主臧居民寧被盜不敢問兵壯不敢捕公心計之此不一大揣刈不足安民始佯爲無事者然密推跡盡得其根株窩穴所在一日擒其首張大總二總杻之方過市徑於市人郭遂江家搜得贓物次第窮究共百有餘人皆實之法有黨橫於鄉者號五虎二十八將吞食村落良久君一日提兵壯往他往者間至其處盡縛之一郡震洗益嚴保甲連坐賭博之禁少年惡子無商販作務而鮮衣遊行者悉籍記罰之地故產斷腸草俗盛

氣服之以死輒告殺傷株連不可算君爲立約凡
自盡者倍坐其家更令民得納毒草贖杖曰務盡
此種毋令愚民草菅其命陳某者富而悋隣某嗛
之畜一病丐往相許隨推丐者死丐蘇而逸也復
拾塗莘君廉丐所在密致之及訟時出丐而嗛者
伏辜其摘伏多類此爲政務在垂利久遠不獨取
目前效也營橋梁驛舍增槽馬清員役隨所設施
有條理其判祁州也攝完縣匝月而完人擁之幾
不得行三月乞例降也逌然曰吾不以官論而
以青衿吾爲青衿舊矣甘之歸易湯山一小丘顏
其門爲青蓮洞牖咏其中曠然自得後爲親知所
彊以出非其意也舟行半歲而抵都士友喜君復
來相與爲社唱和累月稱盛事云絳前後著述曰
詹衆集者若干卷舟行所過多感慨之致觸事成
咏曰浮家小草未刻者若干卷其慨及時事也曰
邊疆以敗爲捷廟堂以賞代誅輿言以黑成白人
才以鉛爲銛其憂稅事也曰人還爲虎虎復爲人
其於天官星土律曆諸書無所不考抉及精微所

爲山河大地與潮汐諸辨皆斷以理信而可徵具
在集中居常謂作人不可有貴介氣最恥今之勦襲爲文與講學者而在海豐
與陽復所先生言學又最合其於忠義孝友非勉
也遭祖母父母三喪貧無以爲具必稱貸治如
法遊必告先墓初第即疏祖母節獲旌褒在官申
請孝節爲急曰此所以勸海豐有五坡嗣文信國
勸王地也急葺之治縣五年以前後兩直指皆告
去不終奏薦滿考不得贈其二兩人爲氏公之曰無

所屬亡事獨以君恩親恩未報爲言有二弟自東
脩及官祿所入推使共之不私其子每出入酒飯
于馮侍御之墓呼曰馮公知我卒於萬曆癸卯七
月廿一日生於嘉靖癸卯三月十三日甫周一甲
子云妻馮氏侍御公姪女子三某娶某孫七某聘
某方君少年名譽鑾起才力有過人者使蚤致身
從事亨通之途其奮樹不寧止此然欲老其身於
文墨得乎君以文得名不能不爲名使供世須大
志所欲就不必盡出也使進而蚤毋舉業相涸或

退而名山大川之堅顓力所就又寧止此乎雖然
世路不可控揣而文章一道不明於世也久矣即
君更數十年亭通能自爲不朽其用君知君亦安
能必有以加於此然則君其可以無憾乎試以質
之銘君者

光祿丞潘長公行狀

公諱周南字南伯別號少白姓潘氏徽州府歙縣
嚴鎮人也徽俗多行賈矜富壯子弟裹糧馬廬食輻
湊四方之美好以爲奇快歙爲甚歙人民巷舍所
居動成大都會甲於四方嚴鎮爲甚嚴鎮大姓以
十數衣冠遊從照耀市巷潘氏爲甚公父曰汀州
通判公佩母曰某孺人弟曰召南道南召南字古
仲少公四歲聲與公連翔汀州自其起家光澤以
歸不名官也一物性又好予施悉故所贏家貲佐
豪爽金錢無所顧惜南仲繼之費踰其父公嚬然
起曰吾家督也吾無道斂散豐所入以待賓出是
吾貽父與弟坐困也吾治生之不良而挫之弟志
意減賢豪聲吾愧之壹意束脩爲簡儉衣無鮮綵

食無殊簋簾閣鍵戶不時出出過閭道挾一羸蒼頭甃甎稠廣中若單貧庸人無所爲騶從服御驚群已也節約之至生耗相准物力不竭公又不自爲家恣所有供張汀州汀州年九十一以終未嘗一日窘平生之讎與弟南仲朝莫會食終身怡怡無間言弟時有所遊眡斥以相給弟之子之恒字景升者遊道奇廣嘗以四壁主四方之客髭薦不足時於公乎取蓋公之儉生裕裕成孝友寬然支潘氏者三世矣公之簡儉所自性也好于施豪爽顧又與其父弟同某忠及於難抵贖需六百緡露號無爲地道者公聞於檢豪應之儀眞江峭有善風亭舟往來艤其下便於占風歲久亭與峭圮沒艤無處所風候每相失輒敗司馬郭相奎氏初郎繕部如眞公宿與之善趣爲墨其故處而捐金亭之曰吾不忍葬魚腹者繫也胡少保平倭之功不白於當年家業中墜隆慶客知交皆散亡公爲倩其孫燈倍愛異之延與諸子共被孟後燈上疏錄少保功狀白其寃　賜葬易名公慕贊之力居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邑令某者嚴健人也好調刺幾事會所委遣吏猜
猾陰賊少年投鈚飛章陷湊相屬以動大姓大姓
闔門股栗公叱怒曰吾得挺身庭白之吏畏公之
素也漸慴毋闌事而邑令之威亦收閭左以安同
里方司徒每舉此事語人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公
曰微吃終日靜默若不能舉顧不知其風議慷慨
一至此也公深目廣顙昂顧輔頤然修整見者知
爲端人始爲太學生司成姜公器重之已知爲汀
州子大耀起曰信也人固有種司成汀州最平生
得意之交故喜彌篤云後公所與遊多知名士置
酒高會或時以女樂侍酬暢談諧極主客之致至
老不廢絲竹然適取樂而止繩尺自在卒無所流
連前給諫張公之令歙也採邑人物入志中曰若
光祿周南之友千兒弟最邑中今古無兩子今歲遊
黃道巖鎮謁公公聞子至驩甚既燕見之卧室尤
命季子恪從子恒被之堂中與弟南仲趣子坐歎
洽半日子所見二老眉宇鼻息皆宛轉相周旋不
啻孩孺子之交相揖弄也給諫之筆不曲矣鄉飲

酒禮數舉公大賓公固辭郡邑長佐于旄及其門
率謝絕不見諸子應詔格以公爲光祿署丞踰
彊之僅一拜冠童其樸質如此生于嘉靖辛卯卒
于萬曆壬子俱十月廿二十三日戍時享年八十有
二娶程孺人以萬曆乙未卒子四人長之惺舉某
科鄉試娶洪公泮女先公二十三年卒次之愷之
悌之恪俱國子生愷娶汪公尚康女悌娶程光祿
瑞孫女繼程刺史某孫女再繼洪恪娶阮光祿汝
禹女繼白參軍受采女女二一適黃正本一適胡
舉人燈孫六人惺出者一騄國子生娶汪舉人可
忠女繼佘再繼王一騄麟娶吳光祿承紀孫女一駒
生娶胡公德卿女悌出者一馭庠生娶殷司理
宗器女恪出者一騄聘汪太學一渭女一騋未聘
女孫三人愷出者字吳太學子紹文恪出者二曾
孫三人九如娶汪太學明傑女調孫麟孫皆幼曾
孫女五人一許汪公長子一字吳文學貞明子往
以諭德署國子科考錄愷優等恪善今古詩文與
其從兄恒俱交予久公卒恒方客杭州爲位哭受

弔匝兩月而恪跣數百里持本寧李先生舊所爲傳暨別略授予詮次爲狀附於通家子弟之誼以竢當代作者

吳母姚太孺人行狀

吳母姚氏宜興人夫曰贈太常博士吳公某子曰候補吏科給事中道行公既娶嫡夫人張有二子矣而給事弟妹生母則取嫡夫人二子左右手抱哺之而以其間乳已子啼輒隱置之他所不敢以煩公夫人也每食必先食嫡夫人子每衣必先衣嫡夫人子嫁夫人子嫡夫人恭謹滋德之霽貌降體深接以温惠終其身相好如女兄弟里門聽聞者莫不嗟頌傳至今給事稍長曉事公以得之晚不苦以課也母則朝夕督有法時前給事曰吾於若家分不稱婦吾所自得爲婦與不得爲婦視若成立不也給事日占牘行多少母眉面與之爲開斂餐以減增給事以是力苦成學行由選貢聯舉自給事舉也用三甲臚傳官太常最得贈父與封其嫡母矣辛丑 覃東朝恩 詔三母竝封改官未

實授者憂制者俱於任日補給而給事以最選時
持嫡母之服居頃服除尋約裝道行幸以一命報
母於人臣子滿望已明年母登八衮希鞫奏酒爲
詩歌賀者疊縫帙牽書姓字半中朝之人明年年
八十一乃卒於邸初給事念母老欲以終養請母
曰前三年與若往還都城今遽儻耶且需若成立
者何耶給事伏地諸會聞　恩詔亟將母來母以
乙酉哭公常病肺後以給事舉心志差樂老而得
健卒無病卒也與給事候命者臺省共十餘人

數歲不報母且葦給事伏而坐第呼累汝累汝卒
之日公卿以下臨弔車馬隘通衢於乎壽也且康
貴富之所不必擅也名公達士之寵施窮女子畀
婦無敢望一焉並是饗者難哉難蓋給事之喪
其母也頓跌號曰天乎兒來以母也竊俸養不得
生邀封綸不得母來以兒也失願於首丘於乎觀
在廬在門之轍與巷居孰多即母往督給事豈旨
度計爲吳婦有今日也故朝長者謂吳子也孝吳
母也福將扶櫜以南謁座主周少宰求銘石焉而

使同年友宦尹爲狀母生於嘉靖甲申年七月二
十八日卒於萬曆甲辰年十二月十三日子男一
卽給事君娶卞處士采女繼娶何遊擊良臣女女
一適貢生尹伸先夫人子道宏道南俱前卒孫男
四長欽府生員娶萬次銳娶徐次錫聘潘次鋌聘
茅孫女三曾孫一曾孫女二俱欽出卜地以新阡
篠嶺之原卜期以其月日

龔母趙太孺人行狀

龔子仲友旣　廷對守庶常之明年而母太孺人
卒於家所具斂含事兩弟在也計來聞龔子哭不
賴生曰天乎三益獨非子乎且吾鬻者何也而背
吾兩人先後以之乎蓋前是戊戌龔子甫畢試心
忡忡動也亟晨夜跣歸然已不奉易庵公訣矣逮
是計母焉其不及訣亦如之故龔子悲獨至也易
庵公者病痺數歲矣而力趣子公車曰若第第吾
疾當已龔子惟是難父之命覬身之第以起父耳
迺太孺人康食不病年又非老故龔子悲獨至也
太孺人趙氏郴州學正雙湖公沅之女而易庵公

之妻易菴公之爲諸生也記誦廣博經子史熟複於中口舉若注一時學子伏其門下多貴去而公竟諸生以老公不得志益豪酒每試窘太孺人輒治良酒引義命寬譬之及襲子首南畿太孺人飲公曰終不負乃公公喜甚爲連浮大醉襲子舉戊戌廬居太孺人曰有父所遺書可讀讀三年果中館選太孺人亟以豚酒酹公涕與俱漬已太孺人數乳女姑錢老矣數念得孫顧甚難太孺人太孺人揣知姑意潛脫珥置一姬易庵公歸自學舍飾以進公驚詫跽告母遣之公與太孺人此舉人以爲兩難傳頌至今亡何連乳男子者四姑錢孀且久上自饘粥微逮唾涕察氣伺色靡昏與曉錢八十以終一切資辦皆太孺人乎須而簪佩之遺則壹推予王氏姑勿復問哺七男女所畢婚嫁與膏腴之費無不斥自手指中者易庵公豪於酒主四方之客方員遞給平居佐施無慳容至其身食糲衣苴迄子之貴不與易也四男子長即吉士君三益次三鳳三浚三覲益娶趙鳳娶楊浚娶陸覲娶

徐龔子曰母太孺人以巳丑疫也聞見幾廢者十
八日謁巫醫而應幸無恙自遭府君之變時時作
兒啼會益迎養堅不肯行曰吾安汝父墓祠雖勉
力食察其中滋戚也巳又喪仲鳳巳又喪陸氏婦
所損耗多矣嗟吾母嗟吾母太孺人生于嘉靖庚
子十月廿六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十四日年六
十三計於九月某日龔子設位哭自相公以下臨
弔弁於某日走道迫頓趙氏婦在產失調竟病死
其弊以某年某月某日易庵公之兆其志石雲間
楊先生任之而不佞次之狀

吳母方孺人行狀

吳飛明文龍者四方之士也善書法臨晉唐宋諸
名帖肖甚間為詩文疾捷有致好談世事交賓客
遊名公卿間為人排難解紛日僕僕無休暇而每
對予道其母涔涔泣下曰無若龍母之食苦也龍
母方之自出生數歲而父儒不祿也賴其祖欽天
五官正其公撫之未幾祖逝母鮑又佗適其叔桂
者撫之未幾叔為兇人某所攜遂繫獄鮑外祖撫

之十五歸母之歸吾父也吾大父少府公緣事
京師吾父代章辯罷十年至是始家則家益就落
矣爲授里中書取粺已試不效勉事外貢周遊齊
魯兩淮之閒佐富人主鹽筴或三歲甫一歸省吾
母益脫珥釧市麻枲以織績供滫瀡者靡昏與曉
而繼姑張操子婦嚴急母鮑再寡無所倚性尤殊
欲還方方宗老弗內也吾母迎抱而啼曰吾忍棄
所自生踐蹋於姑順撤己饍饘母姑母並在養性
不能以相下稍不當相稽各叢其責於吾母吾母
欲順姑慮傷母也欲順母慮傷姑也左右揣色察
氣調之百道姑母不各劑驩不敢退宴母鮑多所
訶責嘗當饋而訌謂豐姑瘠母也吾母益嘔愉愛
之別飾餐篕或更邀隣嫗爲講解者以進以故吾
母食無恒飽糜半盂強持啖自支母鮑適不樂輒
不終盂矣大舅照蚤喪次舅更耦各遺一幼女俱
於吾母乎養擇名族壻之叔姓者三釋三逮率繫
幾三十年非其罪也泣請吾父連七學合詞頌冤
卒以昭脫而爲母鮑襄事襚椁斂含與夫寃冥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之概情懇愷而文周詳獨身任男不自知爲女
者然蓋吾母至孝性生非問學也際人世之所甚
咈而好爲人之所難割一身之奉劬心慮力而勤
兩姓之尊親於一堂嗚呼若矣吾伯祖有宗旺公
者癖琴書甚氣老而鰥貧無爲憐者吾母翁事之
兼爲室其二孫比里某氏子將鬻吾母與之鬻金
長養之聽其去來曰第哀其爲故家子耳平生斂
於衣食渥於親賓孝父在隱不廢酒結十老社自
娛所需方員不時而給才德類如此今以壬子八
月八日得年七十三吾母辭子婦逝矣吾母晚而
耽齋茶大士脾病數月卧起如常臨逝若有知者
沐浴端坐睫垂合猶喃喃有彌陀聲龍念吾母食
苦無所發揚惟先生口無訣言匪先生狀之卽爲
誌爲銘爲傳贊走天下名公不徵也是以敢請言
既且拜且泣予以筆舌爲累深自矢絕久不欲借
人於墓無所辭固請爲掇其語銓次之母生于
嘉靖辛丑十月二十七日少吳公十一歲吳公倒
嫁德府某官今八十餘猶健酒飯子一卽文龍娶

太醫院吏目蔣公岩潤女繼程公濬女女四一適
汪公某子如江一適程公嗣儒子道某一適程公
高玘子尚俊一適蔣公岩潤子其仁俱先母卒孫
二大杰娶汪公太學明建女大懋聘汪公梅蕃女
孫女二一適程公文學雲龍子士杰一適黃公在
中子鳳翔曾孫一士熙幼未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二十三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羅範川像贊

吾嘗躡九華之峭削尋四明之幽遠餐西湖之冶媚擘大海之滂蕩而君生於華官於杭於鄞江山所有君盡有之吾與其日費屐齒而不足不若終日一對君也

羅夫人像贊

謂位耦德我疑羅君德之耦德則有君夫人嗇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官以豐而宮營君之歸我汲我春

哲臣四子圖其一爲哲臣一何君美一孫聞斯一不佞嘉賓

若索之形骸是身如飄風何物能長聚若索之筆墨是像如木偶相聚復何益幻處得成眞眞處看成幻無像亦無身會須長對面

羅伯倫像贊

凡世之雅事口能句手能書座上有秦篆漢隸交接名士品第茶勳皆屬可喜而君無所不有世之

俗事富貲牙籌貴官裘馬山人鼓談朝政才人倚氣皆屬可厭而君無一于斯伯倫伯倫吾見其貌亦既其眞文士之韻隱士之清

劉紫芝像贊

管三寸耳劒則三尺君曰武人之豪而胡以降心於筆墨仕朝廊爾隱則泉林君曰道人之姿而胡以繫跡於冠簪惟冠簪惟筆惟墨君以不離爲不卽世亦有以不卽爲不離者耶

黃貞父像贊

胸笥博無柴刺口門闊無垢膩貌稜嶒無嗔恚手
裁答目覽眙耳聽受舌酬對百瞻舉眞慧異譽者
譽忌者忌齊領取一笑置世如郵官如寄

三教逸史圖贊

分明一箇漆桶是誰打破揑道是佛是老是孔壹
至病偏枯兼三病疵腫東家曳驢西家發冢總不
如一筆抹撥終朝闌耳也須還我自堂堂不向他
邊收骨董

榆谿釣徒贊

挽弓捧管兩手拮据欲往舒之莫如以漁毋集乃
餌毋曲乃鉤鎮日臨流意不在魚得無所得求無
所求視此髭鬚吾疑是吾

曾近江像贊

不知其父眡其子衣冠文物鮮鮮茂美而知其饒
爲儒始不見其人行其庭木石花鳥部置有情而
知其長於居身咄能人韻隱士清此之爲近江先
生

汪兩源像贊

其面如墨其鬚如戟其容如介士其風如俠客而
其子魚魚雅雅與名英多所結納然則君之不朽
豈必筆舌能傳君也耶

吳環一像贊

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遨遊而迷樓雷塘之
盛已雜蔓於墟丘今人所競走者長安吾老而盤
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吾然後
知盛衰之相倚而清與濁要之不能以相兼故向子
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獨以
舒嘯其不平而吾則曰有富必有貧有貴必有賤
有生必有死吾何以善吾吾之餘年哉以此夫是之
謂吳子

郭建初先生像贊

吾昔聞建初先生遊寒上客戚都護所而燕史以
成吾及見史序綜攬地脉該博古今儼然捋鬚呼
酒抵掌而談中外之情形一老措大胸中數萬甲
兵勃勃英風四座俱驚吾想見之狀異恒人於乎
疆場之間車紛馬震吾思戚元敬廊廟之下畫石

操觚吾思郭建初人之孔棘時事所須於乎

謝在杭像贊

嘗讀晉書序公家太傅口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林道推潤無逸慚清向客亹亹爲來逼人我於在杭今亦云云然則貌在杭而名姝之與儔亦史所稱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者耶

朱封翁夫婦像贊

如物方甲如氣方春含德之厚以啓後昆懿訓在庭弘施在寓爲衆父母母優兮若形愾兮若聲朝夕承顏顧之斯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孝子之至永光厥親

松埜劉居士贊

衆生於佛懺誅乞福或佽以口或佽以禿居士於佛密心悲行平日斥訶臨終證印惟不信者乃能正信惟不受者乃爾正受豐干饒舌退入巖穴我是寒山誰爲拾得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四方豐熹天下太平

杜道執像贊

長安境熱輪馳馬織覓素心人了不可得而吾與
子敲戶以居門庭意氣寂于宴儒其儀玉如其胸
鏡如其操水如其骨嶽如吾非子也居無與儔今
我往矣子與子遊

饒源橋像贊

始我試童子數百里躡屩依公之廬今我來斯與
弟子俱依公如初我自髫而冠而壯有室而強仕
而歸田蓄髭長須亦既就斑而我貌公壹如瀑丹
我弁我裕我金我緋踏險履危食而不肥我公安

章疏布大衣我領單肩言返其園而公有孫有孫
之孫五世目前禔福盈門公無貴賤公無富貧含
冲葆元釀德自珍厥惟樸祖作　帝寶隣壽豈靡
堪惟我與公世主世賓

一乘僧贊

昨在黃海遇一住庵一乘今來宛上遇一行脚一
乘如何揭起幀子又有一箇趺坐一乘咄大丈夫
既不肯濁世界埋頭又難嚮孤峰頂滅跡尋思無
計且教藏身者裏等待天下太平方纔一聲喚起

王節婦贊有序

故節婦沈氏生員王應禎之妻吾鄉古林先生少參公寵之女也先生體仁服義清白在躬其子率之爲廉吏爲名史亦旣琅琅伯仲矣儀于女而爲王婦茹荼齧糵極人間之苦砥節考終所司錄奏旌其閭詳具載疏牘中一女子也其烈名行乃與白日齊然則孤寡非不幸也予謂婦之節不特可以風閨閣于須眉人宜倍有媿厲焉故爲廣其意而贊之

吾馳車馬以遊今人有士賣友有臣欺君吾面唾之矣不與羣亦有貞臣亦有烈士玆者復生生者不愧煌煌節誼支扶天地其在則人其亡則書彼笄者流烈日與俱而況我等生稱丈夫

黃似山贊

公有庭居額曰德望問孰名之蕭公所睨我欽蕭侯舌不借人云何民斯而有斯評孝友兩物儒生或難戔戔錢刀亦齒衣冠義田自種墨莊付子署曰德望其亦可矣

喬聚所先生贊

霜如面岳如身綏紳搢笏大中丞播初褚餘猶逋
赤子焉歸將無屠皇烈烈揚旃旗靡以　天恩讋
以威下碧雞開蠻叢盧濮髮微罔不龔公爲　天
子作虎臣銅柱高標千古名束脩自將猶窶生我
及領公之典型媿夫車上儻諸人

爲張象先壽其叔伴洲像贊

吾嘗見張版部五十而喪母如免嬰兒於乳目及
栝棬飛淚如雨一日面有殊色手足蹈舞曰守道
尚有親遺幸彊啖武吾爲詰所語爰有叔氏恩同
所岵顧我復我耋猶當已戶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庭序將將宴歌紛午吾以知張氏之久長也宅德
以敦循是爲衆父父

武康宋繡法華贊

昔人有言同是手也拱而揖人人莫不喜戟而詈
人人莫不怒乃知是手幻無實相拱戟喜怒隨人
所作今我與人各具手爪或能持筆或能持緘彼
緘工者紉襦刺毳總極妙好無不敝捐惟我法華

爲諸經王惟此鍼神善托此經經爲幾品品爲幾
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畫爲幾鍼鍼鍼相續其絲
不亂亘千百年保護如常我等持筆亦復如是莫
以世法黜我餘瀋初佛後佛皆同一字

孫氏女繡觀音贊

從耳入者法法皆圓從指出者絲絲成妍云何女
子而同佛緣淨則慧矣隨處生蓮

達磨贊

欲折蘆忌鬼謫欲面壁忌寂沒不如且向蒲團睡

著眼睛抱著郤額看取世人蟻犇馬突咄

趙仲穆射虎圖贊

有虎食人人不之較有人化虎而横當道君有畫
矢虎爲四哮我有筆劒腊莽磔操

阮寄卿像贊

目稜稜刺錢刀口囉囉奴英豪義合俛頸就鼎義
不合拂袖深潛我擬之於今也曰慷慨歷落劉毅
王弘以上而玉茗擬之於古曰綢繆高潔魯連季
布之間

蔡先春像贊

有倫作紙有邕飛白蒼雅林統世爲文伯戲海群
鴻棲山二翮多卿筆材如哉生霸繡其聲帨橫陳
編席誠不如卿落落莫莫無擔石儲徒枯管搦計
吾與卿各具眼隻

申文定公像贊

天子明明受萬曆無疆厥弼惟良誰攬國綱前有
荆張磬嶷降霜羣蠢伏藏賴我公相將照竺寒以
春陽天喬載昌我公承宇高無所高下無所下緯
經納吐備得其處覺偵蠭午閒不得喜怒人之遊
之如登三五　東儲之升　帝宿斷于中特嫉斷
斷豈其小臣而姑以訐收名延之一辛肆奉好音
揄策紆謨實惟苦心問時四夷四夷來歸鴈海龍
堆覩公貌儀問時四域不權不鑿纓虎冠蚰閑公
馬約昔枉　皇祖躬親首舉作　文孫輔　廟社
所祜廟社所祜公乘旗翼玉轙芝泥世篤景福公
神在茲過者必式

梅次公像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云天下無俗神仙肥道士爾其癯絕慧絕清絕
宵鐘晝塵左圖右史鉅之條性裁理而纖之至于
曲榭詻房刀觸桂跱靡不集靚穿微備呈殊旨抑
古人所謂秀巖多能以校視夫囊錢齒肉笨伯憨
兒下等于貑豕者耶

林仁甫像贊

始吾卽之貌何標鮮藹乎春樹之稆綿濁世公子
佳翩翩小復窺精權奇赤汗所流赭色陸離歗玉
歗沙曰龍之媒竟爾修綜其解深拔黝如穆如有
鈔撮而無鈹滑吾無以伏之蚤從大覺氏前

龍巖王先生像贊

山林之人與市郭異三數十年以來之人覺與前
輩異吾遊龍巖貌棧而文懷徑而眞俊不入時紛
不染塵居然躋于先民而先大父宅兆于斯其亦
於斯土斯人永永卜隣者耶

秦京像贊

終日雜言不離清淑終日雜交不離鴻宿終日馳
而不睨輿馬終日楗門牡而山水枉其腹此賢而

託於頭責將何以處夫釵當笄帢代幗傷人作使
容容厚福者乎 京有頭責齋有頭煽

王見心孝廉像贊

若而人者服食之饕抑何甚樸取與之操抑何甚
白孝友之性抑何甚渥何饕樸而味腴何貌之癯
壹如枯株何操白而意恬何情之妮如沃醇泉何
性渥而詖固何去之溘捷於朝露此予所謂天不
可問而性命之微雖有至人莫知其故者也

霍太公像贊

鎮有金沙金沙有霍公蘇有松陵松陵有霍公問
何以有霍公人和政通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萬姓
攸同子治金沙金沙有太公像子治松陵松陵有
太公像問何以有太公像士女堂下嚴君堂上夫
是之爲衆父父畢尊畢親羣情所嚮

王竹塢贊有序

入室操戈落井下石此人情相遇物理自然之
慨非有佗奇怪可喟咤也而遭之者動懷不平
余數爲之寬譬曰庸愚人之愛妻子必甚於君

父妻可殺何有於父子可烹何有於君彼既以
施之君父矣何有於朋友我輩毋高望人苛責
人也然於人情物理必然之概而有不必然者
斯之謂奇節異行下上千古可追可慕是以傳
竹塢王生事而喟咤紀之
以予所聞史籍中孔文舉脂元升諸事皆疑以爲
筆端相借未必實有其人也而今以爲實有其人
也索之交遊則不逢索之載籍則已謝念身世之
啞啞獨泫然而泣下

趙治心像贊

山水之場遇君使人酣飽冠蓋之場遇君使人澹
泊寂靜之時遇君使人忼慷倥傯之時遇君使人
簡脫人曰此趙伯子也吾曰此叔度之黃樂天之
白

林叟像贊 畫史杜之父

人之貌人終爲傳形子之貌父是爲傳神傳形畢
竟是二不是一傳神畢竟是一不是二蓋林子之
父思緣繫表所謂造化在其腕端而林翁之像韻

在帝先抑所云終日不離郤下者耶

黃玄龍像贊

錢之與刀不及于脣山之與水影亦相親邪之與佞怒而不瞋友之與朋掇皮皆眞腕有別靈筆之與樽腹有別笥經之與綸蓋我對君許日而甫得君之神

鍾伯敬像贊

其貌甚癯博味先王之道乃甚腴其情甚子瞻發天下之事乃甚熟其氣體甚弱甚柔擘古今之得失決豪傑之雌雄乃甚壯甚遒我儀其人朝莫見之舍于松下拂彼清颸以諷以誦史懷詩歸

墨銘

王太守子名肅郡東齋常獨宿一女子從地出臨別時贈以墨此一挺眞神物用註易思涌涔奎壁照地土花紫越女王郎俱不死飲其汁者幾人耳

東齋注易

當其爲石不知其將爲墨也今其爲墨不知其復爲石也石亦一圓澤墨亦一圓澤精魂經幾萬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猶然守墨似此精進吾不知其所極也三生石

一滴水衍洞庭波發彈指之頃浴日沐月有美一

人其顏如茶綰鬟效雲凝脂爲膚江有香草美人

佩之翩何姍姍宛其來遲帝實遣子作室玄德千

年之後陰靈復出湘夫人

芭蕉大士贊

一夜雨狂響傳芭蕉虛觸成音俗耳驚囂我不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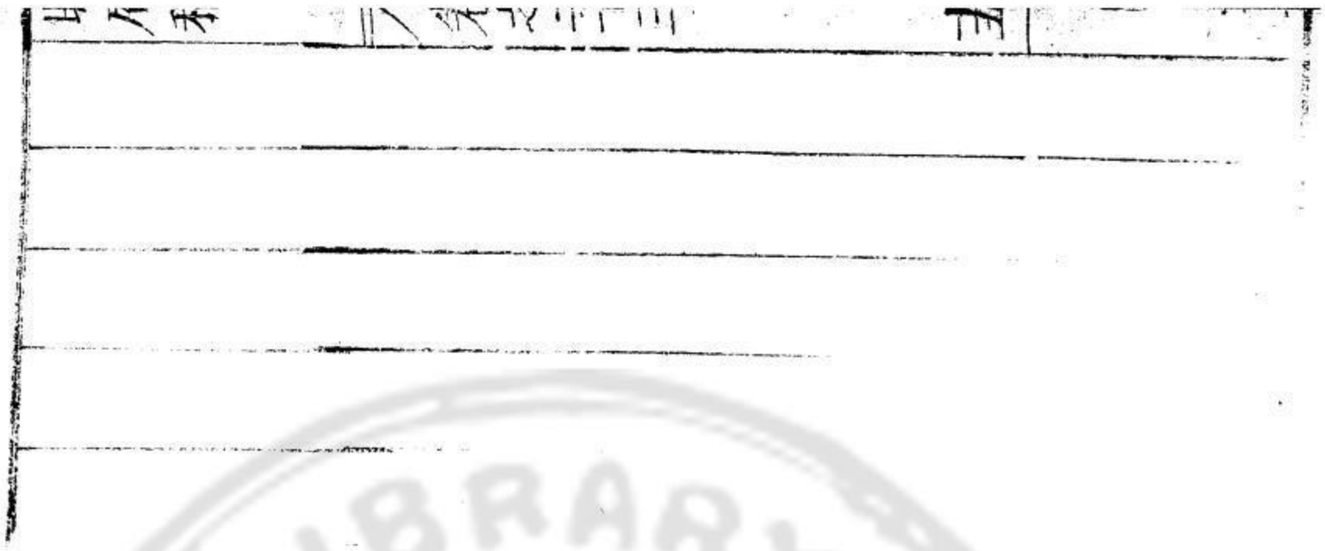
雨亦不聞響妙明靈心圓通直上

林杜畫大士贊

截斷人間耳坐斷人間舌棲茂竹之林臥峯巖之

穴延接有清風對語惟明月云何聞思修聊此潛

身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二十四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書墨竹卷

蘇長公有文與可墨竹屏風贊以爲與可之書畫皆詩之餘其詩乃文之豪末其文乃德之糟粕而悲世之徒好其畫也又嘗自謂謫居以後自覺薄有所得兼畫得寒林墨竹入神行草尤工獨詩筆殊退耳然數百年來長公之人之文之書與詩耳而目之鮮不珍慕不徒好其畫而已余性不辨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畫特於文甚好長公文之佳者傳播無已非必
挾之爲私若畫書必寶其眞而得者爲難故不盈
尺之紙遂爲沈氏家珍斯亦文與畫爲用之別已

書荀大公若像

子於我爲死友我記子之未死其秀出其神入我
謂子可與者而子死矣我怖子之爲子也今我尋
子不得尋子於貌子者而貌者復失之我甚怖子
之非子也雖然卽子而在在亦幻也卽貌子者而
是是亦幻也在不在是不是子何知乎我何知乎
我與子皆自有眞在眞是者而子知之乎

書知非子卷

夫子五十而知命遽伯玉五十而知非兩人交情
不薄知非之知明是伯玉印證學問昨日之是爲
今日之非安知今日之是不更爲後日之非耶然
夫子自許知命於五十之時則五十以前亦未爲
知命也未爲知命四十九年勞勞何事卽夫子不
得自護短矣終日寡過終日未能是千古聖賢學
脈卽從心不踰以前當更有進步處雲間有名士

年五十而自號知非子者我友朱雲來尊事之不
倦既知其加意於學也子既知非非在何處子既知
非覓是何在願因雲來一叅問焉

書文成詩冊

予嘗讀劉文成先生集樂府古歌遂爲一代詞人
之冠同時方宋諸君俱不及遠也　本朝事業無
踰兩文成終日操觚染紙名文章家亦竟無踰兩
文成者乃知此道一至百至閉門覓書政是經綸
廣濟粉本世人言文章自文章功業自功業眞夢
語也我與先生子孫幸值平時無所事事亦須從
臼板子中作小料理開廓胸襟增長識力其於以
任天下事無難少臼君書冊之意應幾在此如以
妃黃匹臼較近日文士短長非其指矣

書金剛證果

適讀段柯古酉陽雜俎一僧人供僧者祈其密言
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夜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
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
知其詐呪効亦歇世間出世間法共惟一心但能

信心永不退轉無不可成就者說經說果總亦如
是雜俎中有金剛鳩異一卷凡二十二則事跡文
義皆此刻之所未有余舊藏雜俎一本亦皆缺損
錄附曹居士補冠證果諸集流行法部中永廣其
傳以爲信心者之助

書劉母貞苦錄

黃豫章云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溫
飽君子所畏也自古及今能自以忠孝節義樹立
兩間者無不從萬千奇苦中剝洗得來人之於苦
味也不極則其於甘味也亦不極極生人之苦至
子失父妻失夫至矣矧顦仰寒餓之交逼乎劉
婦君手其母夫人之節而概以貞苦模寫曲折可
謂殆盡福祿聲光之用則劉氏回甘之候也余妹
余弟婦在婺每談人間孀婦事余輒淚覆面以一
女子守不二庭之願卒能成就其子以光大其門
戶世不乏榮名男子矣風東與東西亦如之人國
何賴焉何以施面目列冠簪也讀劉母錄低徊時
事爲之拊膺長歎

書韓求仲易序

求仲易文選成斷郭天谷氏序之廣播人間矣序之幽奇與文爭絕至謂咸陽一焰易非隱於卜筮幾不能逃思深哉郭氏之易乎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名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於銅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塡之以土於乎據秦之機餤儒書與其人滅絕久矣今二千年間何如哉豈非天乎故易曰以杞包瓜有隕自天種瓜事佗書不具見因夏月食瓜併記於此

書饒翁家訓

吾十許歲卽以試事赴旌德後累試輒赴後又館其地一年旌之俗與其人吾遊之悉矣六邑中風俗莫旌近古市無衣綺穀者人非孝秀無輕冠巾者卽巾自四角外無他飾千金之家共主人翁著青布直裰用布數尺脚而已不解襪襪亦絕無戴無出入乘馬時自雞豚外無山海之

羞篤厚儉固亦其習性也今又十餘年所服食之品亦稍稍雜後生年少至有馳裘馬往來都會者吾極不忍旌俗問之數嘅息而吾自初赴旌主饒翁源橋之宅比館也翁之孫執經受業所接翁言動舉止無非古人而孝弟訓家禮義接物至於勤師賓喜士急詩書之用甚於饑寒又不獨纖儉篤固之爲者然吾自離館迄官歸每問翁起居如舊其子孫兢兢奉祖父教如舊與吾輩交歷三十年如一日者翁一人耳翁之孫偶出翁家訓相觀知翁之所以長子孫者其源有自今吾郡邑中大家貴族至有不能必父子者矣以衣冠中庶法者矣帷簿蕪穢者矣豈非其平日之不教不率以至於此哉士之處家持門戶者何可一日廢家教乎哉

書游養拙卷

游君足跡幾遍東南所與周旋後先多名人留予山館者半歲朝暮對敬亭看雲氣出沒而已予固不彊之行山行山亦不問地理有無一日語予人間百事喜順獨地理喜逆予謂不爾氣大逆則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聚小逆則小聚百事皆然不獨地理也

書毛道人卷

禪教儒教今大盛故狂賊之徒爭以說宗講學跳跱於白晝大都莫敢譏諫其不至猖披今惟一道教而已名薄而與寡故跡行近眞如所稱啖人一杯水猶囁囁恐折福者精進穆清之士也而世人好集天下錢刀販弄乾坤於股掌間不亦過乎

書雪浪卷

雪浪亦我南岳禪友卷中所及三山敬亭諸方皆我故地月邦開士及禹金原博諸友皆我故人閒一展玩意往神還眉間覺有喜氣使我馳呼長安道上逢公卿貴人鎮日拱手未必如此快心也

書施子祠田冊

田產代相易之物也不可以長則人相率貴有子有子遂足長乎繩繩續續者不少矣其歸於蔓腐也有以異乎捐而公之以食以教產存而嗣固不絕也即產異日萬一不存而義施之名流行天壤且爲不朽之物吾喜夫施氏子之善爲人後也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則金西華之收爲講友也其亦可矣

朱毋滕安人表書跋

此文成於辛亥之歲越六年爲丁巳朱仲索予再書時方苦奇暑踰旬暫涼甫得就其前幀爲方伯誌銘顧隣初學士所作所書用管緝袞莫怪難出手也予性怯臨池奉管子如鐵杵又平生慣以筆舌得過文字一道誓墓良久於丙辰元日書門曰楞腹難應徵輸責文者需於十年之後羸體不堪誓送報謁者請以五日爲期使予手予口蚤廢擲爲無用之物其不致以觸處瓿患貽故人憂矣

彭光祿夏林園卷跋

夏林竹樹翁蔥攙天群日即繞樹之藤爭雄喬木非數百年物不能予一游未饜歸自善權假宿信信主人可七十長矣矯健俊異如臂鷹少年因悟夫老幼盛衰爭相消息於天壤間惟得道者操其常勝可以不朽而人果能寄心區外游思塵表久暫主客俱可相忘亦足消人間校量競忌之俗心矣

金陵雜志緣始

景升旅吳既成三吳雜志今來金陵欲備譜金陵軼事殺青之自始皇厭勝後延經六朝甫得佳情治語薄還郁鬱之氣然偏割江壖其明滅關轄猶微至今日則　帝者之上區開天之首勝曲巷委榭之劇皆與皇風帝脉相映染一物湮沒片語沈霾不得不引爲臣子職任景升之拳拳於此豈徒以供清人之舌如晉宋故事而已乎

賓平倩書緊那羅像冊

緊那羅以嗔事作佛故傳杖法黃平倩以文事作佛故傳墨法秦京以游事作佛故挾冊與履不佞以隱事作佛將擲杖碎墨束冊閣屐一齊付與竈頭火炬也

書番僧冊

是處皆有佛法是處皆知中華回嚮　天子亦有不畏佛法不知君父者乎當歸何土而可

書趙用拙贈遺書牘

用拙者今鎧公澹居未髡時字而贈遺諸牘則諸

紳士交鐙公於髮時相往復者也去智巧故用拙謝濃華故用澹既已空諸所有不復向名字頭顱作分別相人間留牘等去來鴻爪亦復不作文字觀也

吳伯一卷

物之韻莫清於竹人士之韻莫清於詩畫非其兩相遭也不能以相往復雖然士非實有溺萬鍾芥三旌之胸期而徒徵聲價於詩書託玄賞於竹石雖復遁體作達滋人嘔穢爾墨君堂記曰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天下其孰不賢之吳伯一善詩善白描於海內津貴交游不爲寡鮮而彌拳拳逐于隘巷中歷旬日不捨去無所見寒燠欣戚之態伯一之能以百咏友君朝夕樂與之處抑所謂得其情而盡其性者也

僧性宗冊　性宗遊滇自言親見迦葉佛若言曾見迦葉身法身徧滿隨處是云胡直走雞

足山故知見應無見者

萬古朝昏閉石門門前栢子樹空存底誰參透門

前栢我自潛身爾自尊

步吳玄水偶書

玄非玄空非空風在柳月生松機忘鷗跡遺鴻或

一簞或萬鍾或高車或曲肱血者白骨者紅蹏何

知舜何蒙酒中聖夢周公天有盡人無窮

文衡山小楷卷

東坡二賦如俊鶻摩雲使人膽張衡山此楷如桑

繭抽絲使人魂斂千古下上能動人者猶恃有筆

墨在

黃白安有壯懷清景二賦雲杜爲跋壯懷賦

矣予爲清景後跋

若清在境邊尿溺場中熱油鐺裏作何脫活若清

在想邊瓢杖歷歷動成觸濊最穢一副皮囊蚤撫

何所乃知天地間一種淑氣非想非境惟景之二

字可以領納不復向色聲香味上薦取使君所云

清地不一清興皆同在熱在寒著濃著淡隨處灑

灑淨淨可以直舒其壯懷此兩賦合一之本旨也

世人好襲清言騎作清事徒爲我山林人獻媚欲

識人中景須辨景中人爾

孫大夫四惟夢記　四惟者人心惟希三言也

我以生故得名爲人若離人心道何從起執心爲

道道自非是求此兩心了不可別刃說危微竟亦

無異千蹊萬徑始自無始是其微也是諸業種河

海沼泜爲水則同由水生浪浪止成水人心道心

亦復如是即理即欲精不可說精不可說是爲眞

一乃至覓一又是夢境一亦無一夢亦無夢夢中

所得是一非一

普德寺修造禪堂浴堂齋僧總疏

證佛者必即心是佛出家者賴到處爲家故接衆

法門實因緣大事矧茲都會之地萬衆所趨凡彼

空鉢而來誰爲活計一二大寺據吾所知住家兒

無千無萬名特著於祝釐禪和子一去一來教不

勤於應接至於零庵剩刹豈堪主席叢林聚寶門

外有普德寺者建自成化正統隣於天界報恩當

東南名勝之區實往來禪聚之窟最初傑特長眉尊者爭傳親見佛來末後凌夷大耳沙彌自謂久辟祖矣緣行遊者不一其族兼主事者莫得其人食口難謀謗論易起以故講壇十興九廢僅如告朔之羊衲子東竄西亡幾似喪家之狗人天淚墮佛祖心灰所幸無窮運公來自西蜀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數年以來衆共擁登華座俄頃之會瞥然大振剛宗以至五百比丘一時齊赴三[illegible]弟子空國咸臨而歲時久老之禪堂十一僅存

夫堵壁似此時交攻風雨尚借蒲蕭若一旦盡覆窠巢誰完鷇鴿乃有徽人某者混迹黃冠依心淨業素封之橐盡耗擲於布施願力所盟思圓滿於普德擬鷲嶺之再拭斬鷲瓦之一新然猶以資食饒則佛事饒且念以佛土淨則身土淨更結千家之供不孤一鉢一盂還開八解之池遍洗諸塵垢如斯勝利須假多仁老道人寸寸熱腸諸天作證善知識人人功行佛果同登自我來斯正直中興之運深惟縣力難稱外護之臣無可以當錢刀

獨捐口筆聊與之同鼓舞助發慈悲

波若庵閣疏

京師車馬之地塵垢塞鼻獨城北一水清絕可鑒而般若庵實當其墟是爲勝地省南上人慧心密行與縉紳擇而後交交亦無所染濡是爲勝人人地輻輳而齋居湫隘水事隔於一垣士大夫之辱臨於斯者至借逕旁肆以爲遊觀之適相繼太息之皖諸公爲上人舊里慨然曰是可以閣閣之城叫眺而水可瀕也夫不出戶不借徑而景物之奇洒然與目謀而悠然與心會是亦士大夫之所宜留意也多方就此不爲勝緣乎予故與上人交今且南檀貲無力聊借數語慫恿之

無窮上人淨室引

普德寺與天界相連寺前老松數百章翠烟欲冪尋客南嘗與程醉石唐君平梅季豹無窮運公遊息其間聽風坐月幾忘寒暑醉石齋隔松間半里主人晨出莫歸季豹每來輒手大瓢對兩兒子狂飲醉則肩兒以去或徑臥松下予時晝索齋廚夜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半榻獨運公是需運公普德堂主也自予北來
李豹與兩兒先後死醉石主人亦已老亡運公無
與遊者擔衲逐余北而余廩餼甚瘠不能頻治供
所儻椽有家人在無能榻運公也予甚愧於報施
冷臘淒風運公四遊無主予念之不成寐因與君
平等約募結一蓋以安其遊夫予之不能主客也
予自愧矣彼教中廣博多容所至如歸而吾道棟
擇宜不足以相勝然度施博濟儒釋有同道仁人
長者有同心也故願與諸檀共勸成之

敕賜黃山慈光寺疏

黃山以黃帝得氏者也凡山之生必與天地俱不
爲不久冠之以古先大帝德爲聖人尊爲天子開
山主人不爲不大然億萬年以來祠宇刹宇
不嚴問之數十年前而所爲緇廬遊杖尚一躑躅
於巖壖巘鞻間未聞幽探玄覽者何誰氏也何茲
山之善藏也庚戌賓尹在　京師見一僧號普門
者出所爲法海庵疏云矣爲茲山建一刹場賓尹
爲作四言引佐之曰黃祚必復其在茲乎未幾黃

山之名徹於　宮府　天子敕額慈光爲　聖母
祝釐至給所板　大藏經護持之草莽臣潘之恒
疏記其事而賓尹適來遊問度經之所甫在鋤伐
蓋　聖明之世大道弘敷凡域中諸名山悉荷寶
藏鎮固久遠然其先皆有殊場顯刹爲之因依未
有不階寸基尺椽而能豫邀　寵靈者也古今神
聖顯懿之主必首黃帝萬斯年而得　今天子兩
聖人爲茲山啓土可謂開闢大奇絶事往傳茲山
爲黃帝修煉之區藥池丹竈具在焉導養之說
明聖所擯不舉而集靈輯福　天子所以壽　聖
母者天下臣庶歸壽　天子無疆祝嘏明享不無
茲山是賴夫然則茲山土木之功亦臣子之所宜
共效也已

書華嚴閣疏

初入湯院即步至蓮華庵庵去湯院二里許天都
以下諸峰取次相面翠黛綽約屬引清遠此入山
第一境也庵僧印我精戒律刺血寫華嚴經將閣
華嚴於庵之右隙而後先疏倡者襄有衰了凡馮

具區近有黃貞父相左以右實惟潘景升諸公皆
予所敬愛交平生好者遊覽之際存歿興懷於乎
閣之建除人之存亾聚散於天地山川中不啻一
瞬誰能使千百載後知黃山有湯院湯院有蓮華
庵蓮華庵有華嚴閣者斯亦久長不朽之盛業也

書茶圃疏後

湯院僧無我欲募衆檀建大悲閣而鬻公顏其疏
曰茶圃謂其旁隙地宜茶也昔有覺林院僧貯茶
爲二等供佛以紫茸香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
華帶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一茶所饗
幾何而首供佛次供客乃知此僧以茶事作佛事
況天下之廣貯貨貝者乎壬子四月二日

湯院重修山門疏

由南入黃山者以湯院爲第一門戶門戶弗壞不
惟山光黯墨即遊者無以發其性情一宜治院門
址舊嫌逼屋拓而前之稍贏百武耳目滌盪亦覺
一股出左脇一股面午徙而直之可受兩水於形
日月開朗二宜治舊左嚮相者謂不足以受水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便利三宜治有此數宜治而山爲天下公樂之地
院爲往來共憩之區治之其不宜責於一髡也願
諸君子共勸成焉

仙燈洞募米疏

仙燈見二僧老樸可愛問之同胞兄弟也其一
過仙燈見二僧老樸可愛問之同胞兄弟也其一
閉洞門誦經其一遠近循乞由湯嶺至釣橋白雲
由丞相源至仙燈開路各數十里皆其獨力眞苦
行僧也白雲釣橋爲西入海子一門非苦行人立
脚往此恐後遊路遂絕予意殊勸屬之僧曰吾老
矣往年伐林鑿石爲茲山效力志甚猛今老不任
馳但得數十石米辦生活卽長閉洞門矣予鑒其
志意可悯以知天下之苦心世道而自甘卧棄者
約如斯也爲數語以告檀越

擲鉢庵疏

一鉢庵髯公所命名也予來見其結基柘宇首事
大壯甚奇之一鉢不足云也而名所自起云昔有
神僧嘗擲鉢於此予乃易以擲鉢於乎禿顱赤手
入空山作許大舉止與擲鉢神力何異人顧膽力

自奮何耳不可爲之時事何足難哉然遇如許人而不捐力相佐助亦豈有志意者哉

師子林募冊

宿黃海之日爲師子林建梁之辰海子自茅蓋外絶無別宇可頓榻安禪爲僧孟遊笻地者有之自師子林始而予初入山適來與會此林其隱息初地乎倡募諸檀非爲僧謀蓋爲士之偕遊偕隱者

鷲雲上人靜室募引

我友澹居昔年隱東天目溥茆絜隱重芋共明予訪至其處共卧石凹上飼猿睨虎頗得恬適後四方有聞澹公者遂染接名公卿間已而長浮山已又爲諸名貴彊之徑山主化城藏事酬應旁午併風波亦不薄矣信乎入山惟恐不深僧俗皆然也徑山弟子鷲雲慕寂苦嚴欲於濤溪僻靜處別治一榻爲修習地如此方可棲期與共隱願同心者共募成之然予知鷲雲善堪輿好山水行脚所染接當亦不儉買山而隱眞爲難爾

棲霞寺淨土閣引

儒至於尊德性致良知禪至於直指心印而天人之眼目始開雖然自有德性良知之說僞學託焉挾智任術賊禍天下自有直指心印之說狂髡託焉焉破戒毀律自以爲無妨佛乘也儒與禪之毒於是時乎不可救藥矣救儒之弊莫若闇修救禪之弊莫若淨土淨土者口誦佛名庸言也心維佛義庸行也口誦佛名則啓口是佛心維佛義則舉念是佛即欲別求直指之說宜無捷於此儒者所稱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者也繼山通師我事之有年既已精堅解律爲法門龍象晚年建閣棲霞將集緇素修淨業其中焦澹園先生首倡成之予喜師與焦先生之意急於救時不爲無忌憚者之所託故以一言相贊述使學者微有不淨之心儒與禪皆亂天下之種子而已

募請華嚴經

舊傳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於江都謝司空寺講華嚴經忽二青衣出自庭沿承事梵僧爇香添瓶

不離座右又傳方山長者欲著華嚴新論援毫之際齒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容華絕妍以白巾幪首曰爲長者汲水焚香供給楮墨卯辰之時輒共淨饌五年不闕華嚴感通神異歷歷如此今僧欲造華嚴經一部晝夜捧持手眼口耳齊作佛事僧但志意堅固精進楮墨香饌之供神通具符敢謂我方慳運大行遂無能與於布施度者哉

楞嚴道場

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看經也在生死裏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看經也在生死裏看經也在這裏認取楞嚴密帝譯語房相筆授天台智者遙拜蓮上人布金結壇總是不省事漢且道如何是楞嚴大會有時自發鐘聲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清隱菴修造疏

予七八歲侍家封史讀書清隱菴清隱爲姚毅齋先生講地士子景集雲從朝昏課誦與魚板相應一時師席之尊無先生如者衲子清規亦以有所扶藉嚴整可慕尚自先生歿于今三十年壇壇灰

冷衿觸星散予領國子南還問所謂清隱者垣頹屋圮無能主四方之士追往道故爲一惻然僧發大願檀越發大布施佛宇重新法壇再振士之往來矜斯者感雲山之舊結社以從斯文興復之機厭其在此不獨爲禪門効力也

幻淨林募疏

一疏也爲造幻淨林爲造放生池而吳嗣宗來又言爲諸文人結社總之三界虛空一生氣偏滿耳人但能常作生想不墮殺機蠕動蠉飛盡是妙明中物拈來筆墨盡是文章今無問爲儒爲禪常使此生意撲撲胸項間可也

空谷樓疏

人聽以耳龍聽以角不如虛空寄聽於谷以舌觸耳根懸兩肉空之應空非喚非答此大牝中而生樓閣樓閣無所亦竟無作如谷中聲非因耳舌募者施者等如是說

廬山慧日寺募緣

身在廬山中不識山面目而能眞識者如日照天

下甕外能舉甕山外能見山所以明眼入其光大於地一片香爐峰倒掛鄱湖底非地非水風總歸於日影願以日天子永破無明殼虛空一物無何物不能捨

募造觀音閣三義祠

緊觀神道中流行廣博者惟有觀世音與彼關大聖一切國土內軍民男婦等唱聞二聖號無不合頂禮所以者何故我嘗靜思惟觀世音菩薩大慈悲其道主於仁關王大聖者一生肩綱常其道主于義人人莫不仁人人莫不義所以二聖力浸灌人頂踵我願設薄誠供養二聖者下爲三義祠上爲觀音閣工力難獨搆仁義不獨成凡我諸義士唱聞二聖號俱發菩提心或銀錢米糧或布楮磚瓦多寡不具論消滴俱歸海隨心力所便共成仁義事

飯僧疏

捐金擲玉修功果不如一飯救人餓餓人一飯輒回生施者無多功德大

多堆錢穀廣收倉犬豕鷄鳧有剩糧一合半升君
莫戀他年粒米不沾腸
糝來粒粒入香羹佛佛當頭作證明一飯一聲一
脫度一齊十萬八千聲
道人賠却脚跟兒願力他人儘自施自度度人君
更問饑人肚可飽人知
水陸閻疏
三千大千界一切惟人衆云何十界分云何十六
盛云何百二幀強作分別相地獄餓鬼等界於佛
陀耶而人立其中譬鼻主呼吸所以三千界人身
最難得念動角尾具何以保不脫自度度生前道
場度死後死後亦以難不如生廣福
爲冉貢士乞賻
入都爲功名攜妻爲子息名與子何存一身留不
得可憐命不猶總作長安客幾家金錢盛連衢冠
蓋塞行路多輿臺帷房滿姬妾鶴頂何以紅烏頭
何以黑牛何爲而角雞何爲而翼一朝白茫茫水
天同一色觀君悟空理慳貪嗤世惑不若以君歸

異日儻相識

黃山募緣

謂此山新來與天俱軒轅老子得道最初謂此山故僻在确土黃帝以來此秘未覩孰故孰新因天因人天有開塞人有廢興塞極之開其開滋大伏火遺爐精光照夜廢則萬年興則當念一刹那頃

黃

道場畢現募者施者與山等長彼人開山山亦姓

通津橋募緣

昔有智人編筏渡蟻蟻緬蟲爾筏亦細事而獲顯報高第壽考我思人命萬重於蟻橋功艱難亦萬於筏自度度人人編一石所有福報衆生普獲

修路因緣

高高山頂深深海底平與不平誰究厥理以我婆心勞君行役得丈則丈得尺則尺平其不平是曰裁成與民由之庸德之行見前坦坦車書一軌不解世塗七凹八凸

法雲庵建造疏

冠日切雲何用棲霜宿露堪憐長者布金成地貧
儒借筆爲椽
不用拈槌弄拂忽然大地撲臺萬事一心所造受
施總絕安排

募造檀香白衣

設欲求男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
正有相之女福不唐捐佛所自語拈起白檀空中
相舉

南京鷄鳴寺重修轉輪藏

有婆羅門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於道值
佛心意歡喜卽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
入頂後有一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時王頂上欲
生一皰其形如繭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
其爲端正名頂生王此王在位七寶具
樂快善無比隨意所游蹔虛而進東弗婆提西
郁尼北鬱單越南閻浮提盡四天下王悉到彼五
欲自恣優游受樂意中復念欲升忉利三十三天
五百仙人齊來扶輪共至天上帝釋尋出與共分

坐王於天上受五欲樂而無厭足突起一念欲害
帝釋獨霸爲快惡心纔生尋卽墮落及命終後百
苦備有以是因緣識轉輪義四[illegible]入鉢王四天下
一粒住頂受樂二天種豆之報獲福無量舉念貪
癡佛頂悉墮樂苦隨業駛於象馬衆生輪廻貪爲
禍本彼大醫王首義除貪八萬四千功德智慧不
如一捨爲大法輪

募藏

[illegible]世之聖住世之文以是因緣廣啓人羣普[illegible]

馬其來翻翁一葉貝多徧地慈雲檀者受者等此
法熏六種震動四部歡欣

天界寺圓覺庵疏

慶庸稽首而白佛言我來帝城遍遊佛土每諸勝
相皆以金色殊特妙好見未曾有而我於時生恭
敬心益不退轉乃知像教四衆共仰回思我庵名
大圓覺而我於中闕十二相失所供養往來觀者
心無所著今我一心發願成就乾禿朽皮博不一
葵願諸修行一切大衆於圓覺門發種種心隨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布施乃至一切造一切聖十二菩薩一一相好一一莊嚴善世門中香華清淨常以供養心生歡喜諸大菩薩及諸施者增上善果同住圓覺

造塔緣起

造浮屠者必於形家之說相應予非知形家者也郡水從東掖下趨北去與敬亭山相齧有洲卧水上環旋風物說者皆以爲其上宜塔塔之必地方士人事也而官司代來去不可以請罷瘠之國士[illegible]誅朝昏不暇遑及其餘有數髡者發願代爲之

倡彼胼胝苦露發憤忘於絕不關身之事士大夫肉食與男婦之長子孫於斯土者其亦可以攘臂應矣予髮漸短不能先人待諸髡措舉稍有績序負墾壍板其當爲諸髡拈一瓣香

造像疏

天下無一事可草率就亦無有精誠顓極不得究竟成就者吾於檀施既貧無力筆墨之政動爲人所撼詛年來被蠱濱危其行妖者一二禿與焉自此諸遊僧相值預誓戒以不得作緣何物圓顱鎮

日夜趺門百麾不去五夜魚板幾歷四時寒暑吾耳界與意識俱未免爲所震動乞疏則爲書數語緣起乞造像爲諾大士像一尊彼趺者之精顙足以奪予破其戒誓亦足以發人善信愧作事草草者矣

通津橋建庵募疏

橋通津者費金錢六千有奇費工役十一年所而堤堰版築之事尚未得猝竟甚矣創業成功若此乎其難也茲欲以永橋非得緇俗通流勤遠護視不可而欲托一護視之地之人非葺數椽居之不可通津之庵與橋並亟而橋通津之力不能獨庵敢以告四方檀姓共助成之以完就施橋一念已矣

徑山化城募疏

刻藏以流通佛法選厝板地以永藏興復化城以永藏板別圖刹宇衲宮人天棲集之區以永化城後先當事者如此乎其苦心也經營檀助豈患聲氣無人雖然我瀋兄在天目分經臺中誅茅種芋

俱爲剩物一染入浮山徑山飲食居止事事繅累
住世之難如此此間蚤一結度便可抽脫爲寂證
計我且竢兄於高高山頂深深淵底矣

普德寺重修觀音閣募疏

普德寺南京南城外古名刹也林樹蓊蒨穠環雨
花木末中門前松蔭尤可席卧亏友唐聖額僑居
南時時往遊見其大士閣頹廢不理心許募修之
亡何宦輪隱杖交逼以盡所云佛事忽忽不暇已
而寅公發願仔肩澹園老人首布瑤牘震動龍象
未了之願聖額乃見夢中噫嘻异哉人之靈乎抑
大士變現之靈乎一念乍萌生死不滅誰謂檀布
因果絲毫銖黍可爽哉有志佛事者宜及生前努
力而已

佳山舖募建茶亭

此浙直孔道也去郡城三十餘里饑須食渴須飲
亦其地矣我力不能爲饑者謀食而姑爲渴者謀
飲一兎顧奉奉此事豈不愛濟無已愧士大夫之
自飲自食者乎

花橋鋪募菴疏

花橋一帶樹色曾蔚雲氣菁蔥堪為東道主而屋舍稀少二十里內若無憩息之區賓旅之錯於塗者紛相慽也共以為宜菴庵也詎一窮髮之力居者往者隨緣結施其事以倡助外教而利賴居在福德非一種也

募建觀音殿疏

人亦有言瞽者能視觀世音以千手眼救度一切衆生又云從耳根入不由眼根安知非無目人願力所結成也鞮羊坡山基高而路仄有目人趨躓恐不及瞽僧既平治之為土地祠又欲於其後壖殿觀音其願力眞可證聖世不乏悲心人片鏹尺縑齊嚮光明海內作功德請以無目僧與千手眼大士共作證照

西林菴募田疏

居與食生人之所必不可廢也肥田廣宅閒田賸宅欲以遺所不知何人世相固然無足多訝求道者之於居食也澹矣然不可以一日廢又不能以

求道之心分而謀居謀食故世相中人道人之所必託也分世相之所有給道人之所無於法方便善巧而於功德利益相生長無窮緻山爲南中老宿其弟子晨昏參究西林庵淨業爲遠近人士皈仰予懼夫稗粥不備枵餓相尋而終至于廢道欲爲募置長生田一坵爲徒衆學道資糧廣世相發道心亮亦仁人君子所同然也

募建楊柳舖橋

楊柳舖爲徽寧通塗涇旌太三縣官寮士民之朝府者絡繹不絕壬午以來督學數駐旌考校府中宦僚士民亦數數勤斯塗以往而鴻水泛溢望洋而歎輒莫可誰何其輕身漂溺死亡之慮又不待言也往宣旌涇太四長令合言宜橋又各發募簿四路召募督匠興工四方之人懽忻載道旦莫以爲不病涉矣不知何所齟齬築舍三年不成前令長朝府者爲大水所阻見宿民舍三晝夜不得渡近時官家舉事大率如此今一耄髡慷慨自任募造于甚壯之爲書以勸居往諸君舉天下事無不須

衆智衆謀衆財衆力者倡天下事一氣誼男子任之有餘不必尊官大位勢力可倚和不然一禿髡何以敢任四令長之所不能竟任也

佑聖閣緣起

佑聖閣與鬱孚嶂竝翼府治關形勝鬱嶂崔巍自玄暉以後代修葺不患無人而佑聖閣臨市道市人不解嚴重也其傍餘地舊有諸神殿臺虔一方祠四遠眺聽備耳目之觀補地宜之便於府治大而燬燼之後遂無倡者歲時儉惡井闐蕭條亦無怪其然爾今共間羽士某期朔復之欲閣大士殿玉皇而以予棲止殊近趣爲疏始居此土爲此民量陰陽卜豐歉宜於府之顧眷腋膀蚤一加意檀施報利之說無如此之名實功德顯切著明者已

洗業菴疏

始而從良已脫紅塵之籍晚思入道彌堅白業之棲顧服食以何從亦人天所共憫特徵疏請用倡檀施開善果之因緣還信女以本末出之坑塹人

人各具悲心證彼筏航在在同圓道力

造檀佛募

當時貴圖天下平一棒打殺與狗喫云何驀地起灰堆又向死中作活覓

偶來多寶塔邊行界界塵塵滿法身拈起白檀諸像現破顏微笑是何人

募半林菴田

麻姑之麓初置一庵曰普濟作者之意原以接衆然其實一椽不辦後稍稍葺數椽矣四方往來相集而一粒不辦本菴僧持鉢乞供而地方之好爲檀度者亦復希少枵腹久居此尚難何言及衆寻願爲募置田數畝力孱儉未能也以告四方期結善果此田成就得與此山此庵長存勝萬塝遺子孫也

一合菴募萬人緣

澹居未薙髮宿與宛上諸友因緣其後遊行四方緣于天目分經臺已緣于浮山之會聖巖已緣于徑山之化城隨在結習所主恢搆之勝與叅證並

而澹居自以孤雲野鶴去住無心戊午夏偶以訪
予重過宛宛句合流之處有屋一區爲吾友詹七
丈舊物廢落已久我等欣此勝地渴得一戒慧人
居之而澹居適至遂與詹七丈及一二宿友頂禮
迎主其處我等與詹兄周還三十年出處窮達朝
夕交賞不爲無緣而澹兄於宛有髮無髮有住無
住始始終終其結緣似倍天目浮徑諸勝場予是
以募宛之人及四方客宛者人各金一分米一升
積廣之得萬人可作匝歲徒從供養以與澹兄結

宛上緣

長生會修造因緣

長生會者以三十六人爲率人得十人合之得三
百六十人人各一金以爲一歲焚修之費禮佛齋
僧隨便作供三百六十日環轉無窮而一金之用
遂與天地相爲久遠此不亦事簡易而功鴻鉅勸
樂快施安未有先於此者也

初約以人各一金米一石爲本命焚修資糧領之
三十六人人各十人合之三百六十人歲修相延

往來齋粥供養功德無窮而剎廬未立棲宿無所
偶卜天寧寺舊基矣縛草寄命難爲久長非集衆
知識衆力無與謀營締者會衆知識衆力營締一
宇爲計差易而居斯食斯人天供養一時滿足萬
祀無窮善男信女願共成隨喜功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睡庵稿卷之二十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祭朱太公太孺人文

嗟太公嗟太孺人方侍御之理吾宣也毅而策吏慈以鞠民戒喜平慍數年不覺使人歸道唯其爰書以爲四國成人曰理君生我理君曰我受教于生我者也嗟太公嗟太孺人家居耕績苦聊以得食有子爲吏白意立廉水火不與百姓交嘗一至官署擁故絮布皮囊却濾而御葅曰若幸爲廉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弗罹也樸屬之完久也嗟太公嗟太孺人去乎
來乎離而故居幾何里乎後乎先乎偕返其處何
幾時乎嗟太公嗟太孺人廬山高高以大彭蠡深
難以逝侍御西歸割切焉如寒竟雲烈山哀浦思
葙館於垣攀嗥巖巖遠道之人聞之泣下不自知
嗟太公嗟太孺人偕始偕終何不樂只偕壽以康
嘏亦大只故魂乎無東魂乎無西魂乎無南魂乎
無北徧觀四海之地不如故居既閒且耦侍御執
披陳襲事於房跪致刲衂務使酎飲盡歡其何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極千里兮余與侍御君睨之

祭管母文

余與管伯子嘉興君同乙未舉嘉興君才情茂所與游名士盡海内海内士交嘉興君者咸知君淩孺人余善嘉興君又嘗樓其仲季諸子績學懋異聯翩秀出文武之緒世其家焉無不善種者而多獲如是以知母孺人之賢也嘉興君甫第後歸車騎冠蓋下里門甚都母孺人觴而喜可

也已謁選得嘉興歸而再觴母孺人亦色喜趣子之官嘉興君行過死上余時承使在里握手問太孺人無恙酌而別余屬之北亡何而傳淩孺人之計嘉興君銜絰以返蓋余時亦計王母云嗚呼太孺人之於子既善開之又力能俟其子之成官而獨於鼎食不少需耶余栖遲都下十九病杜歸千里弔唁不及時越兩歲疏歸又踰月而始獲奠芻之致則嘉興兄弟行除三年服矣嗚呼歲運不居游光殊駛太孺人翛然而逝翛然而三年邈矣

徽音追維何極更使太孺人而在嘉興之課計時而最章服委嘉政顯庸也而不壹少須人子者之私憾何已要以抑思彊志博塞廣蘊以發舒其所欲爲自今以來嘉興君功名挾諸子而翔鴻夏翥赫以歸烈於太孺人則皆太孺人不朽之遺余誼在猶子情深今昔徒以其鬱忱於往日者觀異日於伯仲諸子而酹太孺人以萬年也尚饗

祭何孺人文

孺人之靈天之於人若厚若薄若可測若不可測

相者見其徽澈也而我甚慨切於嫂孺人初孺人爲賈女其歸我初文也何氏故貧而姑太孺人性嚴甚多卞急以相操當是時初文託食四遊嫂孺人惟髽布衣手具俱作一身而供內外男女之事罷於臧獲若猶不得每初文從外歸相對隱泣已復相慰藉世貧長貧何伯子也蓋又十餘年而初文舉於鄉自初文之舉也挈家遊南一日名走海內海內豪俊爭以爲榮酒雖猶諸生乎儼然貴公卿也家雖貧門多長者車舍滿座儼然當

豪也當是時嫂孺人服食供張萬於疇昔若補生平所不足而纖謹過之食客必盛精而自飯疏糲又常病病不能輒食製衣必華鮮僅僅笥之不輒衣人謂孺人往日勞困今以後宜享有長豐或又謂孺人豐不忘約享宜滋長也而竟以病死矣予婦氏南來一再會嫂孺人歡於妯娌相語曩時苦狀略相同相泣相慰每離別輒作數日啼而予自交初文日再造請嫂孺人亟取酒餉必手自調劑

[illegible]其弟也重來堂次相眎安否而嫂孺人已在床第余猶及問以訣而余婦氏不及問矣予出對初文入對婦氏前後慘裂不知涕之何從也嫂孺人幹敏勤儉治家整肅凡初文所需寸縷一錢無不出納經紀自嫂孺人者御僕婢不少假借而閨闥有序無妬嫉之聲可謂嚴而有恩撫愛子女僅一兒長大每聞勤讀從正人游輒喜或稍聞酒間所與遊非人輒怒至不許面可謂慈而有法為人婦與為人母如嫂孺人才賢者我未之數見也嫂孺人年三十六死矣往之貧苦今之饒裕後之

需次顯榮亦相當矣爲孺人夫者毋忘孺人貧時節縮姬酒密約自修以稱能夫爲孺人子者毋忘母氏之教以毋忘母於地下力學長進以稱能子我知嫂孺人有知必以余不倣之言爲能安其魂也

祭尹太夫人文

余與子重同舉乙未也諸同舉者三百人及其[illegible]子重同舉者十不三四焉其以二親推而王父母[illegible]太夫人與子重俱王母在堂兩人長[illegible]不一二余

人不忍言也兩王母無行余與子重俱客乃以國事不得歸訣有官之榮何所待王母而抱憾則無窮矣然余王母僅七十聞太夫人更旬以長余聞訃在江上哭泣聲但與波濤相應子重能爲位陳肺鹽祭酒率男女哭如禮余行時王母難爲別趣家大人偕之半道大人竟以余故母子不相訣而子重之尊人依依終始無遺憾余未有子王母每以爲憂而子重之子已長矣今且遊諸生孫而逮事王母與子重同王母而逮見其孫之子又長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子重勝余余於太夫人又何悲也嗚呼更使王
母百年而壽吾曹無役鞅掌得以一日之養嗚致
身之報終相別於牖下則於爲人子孫者之心亦
可以盡矣今又安能無痛乎遂弔之以辭勝事不
可久長兮天與地權祖子孫兮代所難太夫人
之壽且康兮與德乖詒爾孫振振兮福宣城在側
未能兮悅若登陳情無益兮但其殞心吾別王母
更數千里兮遥望以涕淫吳越不遠兮地下相逢
安中交相慶也子重令吾邑有異績未浹期聲翔
中外子重故年少見事風生即甚老成人皆遜謝
又慈和多愛一邑人親之如母傳者曰其庭教又
曰微獨父母以也大母氏之德以有其子孫丙申
秋余奉節便歸謁子重以侯禮問王母太夫人無
恙退而從家父母後拜王母意沾沾竊有所喜比
余王母七十里中爭爲觴子重以通家子誼獻壽
堂下賓尹禮辭曰侯一邑之君長禮不可如是子
重益偃曲以爵上者三每進益恭里中人推引以

爲重余間指子重屏語王母曰若縣長若與孫同
年亦有王母在堂觀其禮知其於慈孝最隆也頃
之余還節刺刺不忍於王母子重強言吾客而鄉
吾王母亦家居子幸行留二親爲養觀其意詞亦
刺刺有所動而勉爲慫恿以安余於行也嗚呼今
子重之王母與余王母俱已矣計自廣陵余割切
不欲生遥同子重夫使兩王母棄其故土之藥跋
涉數百里或數千里以就而孫一日之養兩王母
寧安也或竟殭以行老境不可知歲月冀逮余兩

弔王德甫文

嗚呼天奪生何慘耶生形貌魁然志意挺然氣逢
逢盛也未年三十而死死悲矣何地不可死何時
不可死走京師數千里揭數百金置素所馳譽之
邑諸生易一太學不踰月乃以身殉也即年盡於
茲無所逃死故鄉何仇燕地何德即命麗于茲土
且曰死無所不客獨不得少需之以見其志耶生
之來固不欲以太學雄也生從我有年矣其才不
在人下其志必欲人上居平少所降伏顧獨斤斤

北面我往時率歲月不離自我來京聞生若有所失我以使事往還更依依不釋去遂決意隨舟以行觀其心自分此來可一日名動京師即不然背水之戰從此一決也曾不及壹衡藝于衆而欝志以死數千里之外胡為乎來哉故鄉不能死生而欝數百金易一太學走死耶邑諸生不能死生而欝數百金易一太學以死耶天乎天乎吾尚忍言之生中疾殊異一兩日輒昏墨不能語我數往眡見一二藝語無省白者遍覓醫診之甲彼乙此不得其旨而生又不解自說也或時張口但讀文字說中鄉試等若而言或筭銀子分數爾家奴言生自偕來攻僉苦捫片文汗出即食飲似都欲忍者又夢想功名豈皆有所中耶我署去生病所尚十里餘其日往視生猶以目更作語狀終不能語我猶手之未食頃而絕八月二日未時也絕之時我及家覺子叔在兩僕但擁哭而已無理事者我為親眡斂手足掩棺經紀凡數日嗚呼生之至此豈不緣我竟以我為始終矣我所知生志甚壯烈苟不一行遊 帝都觀

宮闕人文之盛即牖下死何甘乎誠生年命斷盡無所逃死死于兒女子手與死于吾之手亦復何異也生死矣志盡矣異鄉不可久居可返而故矣今以月之吉相舟居生今兩僕護南生無驚無恐安而就道歸於生之里丘醴涕于江祖而送生生其知我否嗚呼哀哉

饒母眞文

惟世法所豔富貴壽考多子孫賢自昔在今簿牒相銘者十全田農多餘織婦多寒大估多緜亦有陶猗詰以一丁赤發于賴亦有屠兒乍試衣冠其驕外宣一門之內金紫焜煌相映以驚或泉柏相望或刺方維或佩署蘭東西奏酒南北羞廿十道填駢祿養具美既壽且康以樂長年皤髮在堂翟珈紱縌具服孔鮮聲閥之美弗祿之備實甲人間告終一朝如客必還百無一慾所太息者時事云棘釋此多英抑運之艱世盥在締懨溘公私詞以布虔

同年祭徐對華文

猗歟徐子發祥于岐濮身紫淵錯彩陸離通籍一
紀三仕爲令居則見愛去而益詠河東之東河南
之南聞喜安邑以暨確山人俗人豆封爲社稷凡
諸士人世食厥德譽聞丹陛載以徽車賜作近臣
耳目之需　帝實鄭重毋易厥選需次國門兩歲
有衍璧璧馬蹏蕭蕭旅塵告疾一朝抱潔沒身憶
昔奏賦策名三台相應以聲相附以翼嗣服家事
咨東以西音驛不恒山河間之萬來聚首載言載
[redacted]征庶幾思紹胡天不弔賢哲相隨一歲
之中訃者紛而朝訃之際馬首重連檢視舊籍十
摧其三惟我同年稱昆稱弟追亡念存相繼以涕
釀金陳筵送子于郊人盡歸鄉子無戀朝
　合祭唐掌院文
於戲室訃聚木國訃聚賢時事煩繁需人孔炎拱
把爲價矧渠連抱實棟實梁睠焉是造昌隮而顛
昌碌而淵一簣末終羣情永嘆緊公始第萬雋却
步策對無前名飛如漪鶴禁棄隸道善保躬羽翼
夕朝君始君終南宮充秀四勤薪樵言種之多言

穫之茂鄂鄂詞垣濟濟庶常偕俾作長爰趾其芳
動止抑畏執規正率入則奏蓋出則表帥公貌羸
若何德之肥博碩方聞人倫共推問實滋冠序爵
滋豐差齒則壯如日禺中馳驅天轂允資衆力後
脊方剛前肩可息云胡不弔一夕告徂歲行在蛇
洵美逢茶官路鬱隔寒念茲僕僕推挽一賢似舟牽
陸何成之難何摧之易天於人材曾不以意數載
之間惟我詞林降割幾輩又及斯人列酹陳詞唁
不以私唁不以私我爲世悲

合祭王文端文

於乎公乎君臣之際出處之間大節大倫身世攸
關人孰無出出戒尸祿位膺恩豐報亦宜然人孰
無處處戒忿悁深厲淺揭聖云末難惟公秉樞與
其歸田自初迄終壹跡無愆正色立朝純固格天
贊微計密無言不殫匪言之殫乃精之殫間政適
人我懷孔艱意所不可寧以身還身之收矣義曷
可捐時事之憂瘁形於顏甲觀慶成海寓騰驩孰
跋孰韓言入惟先東山衮繡綺皓衣冠功將身退

道與名完凡百欽公風議巖巖內廷矢謨外不聞
半公之大者別有悃丹凡百欽公脫囂就恬公雖
在野猶在朝端閔世則著辭榮匪甘身繫重輕望
佩危安有計歟聞紳士胸闐　帝念舊臣邮典駢
蕃君臣終始令儀孔全某等接軫秘近步武高賢
黽勉規隨瞠乎莫前奪我典刑仰止邈綿釃酒陳
詞臨風沈瀾

合祭荊母文

人亦有言惟婦無儀惟夫若子婦實儀之猗我伯
翁作　帝重臣擢令而臺廷屑中丞終始法官綱
紀斯尊正此四國以暨下民中州之政惠實滋騰
問誰相之宮事得人猗我荊子弟昆並耀伯兮叔
兮發聞方邵而子居間掇科最少載其輶軒乘驄
以導紀法之司休聞是紹問誰開之厥有胎教猗
與母兮韓韓懿姿內瑩淑柔外宣令慈猗與母兮
考祥視履既壽且康祿養具美母則得全存順沒
寧執紼孔多素帷孔明其在吾儕誼等猶子攄懷
以辭薦此聲旨

祭戚母後安人文

惟靈淑懿天所鍾滌髓芼羹蠲吉躬佐膏以績丸以熊啓後承前輔厥公四明郡爲天下雄海國安康別駕功管鑰之任誰其從曰將倦游解簪鍾營君之歸汲且春還我初服樂林中麋門遐躅將無同如賓偕老祉斯豐子良孫令饒英風佳祝昇卿業麗鴻福履攸完命考終彤管儀範芳隣通臨岐一尊攄愫衷

祭李懷溪親家文

莫不有鍾國有大工家有大宗運否運泰群心所載老成是賴彼孱者壽子與父游箕亦其道眷予毛裏孰怙孰恃惟伯翁以恩勤一門終惠且溫厥詒孔敦願言挹注迂回天步以完子顧惟耋及願豈不大齊云胡則欸歲蛇舍鵬終屬予肉如其社屋尚想當年予坫予壇歲月舟旋卅年以往冠被佩養共　帝之餉平生故人或主或賓落落晨星闌蔡之盛考終之令實鮮翁並翁行則嬉締予後

祭金太母文

徽寧兵使者西華金公陳疏乞歸養當道十往復固留六郡士民塞道攀號不可得越明年太公太夫人後先卒于家天下聞之頌西華終始大事得盡爲人子我宣之民在使者生成中跋唁紛若矣宣有陳人湯賓尹舊爲使者同年爲太公太夫人年家子於時楗門辟責人間慶弔之音杳邈不聞踰許時有吳兩生伯敷希夔以告相與裂帛爲牘及酌之詞曰古語有之蘭生馨玉生堅種靡粗而獲嘉釐有開其必先聰哲子之皇發備夫人之九行　帝殷顧乎豐芑屬八命以旬宣郡增轄而六之亦云共戴乎一天秀民開以道德罷民鈐以生全衆父父而衆母母併歸福於所親人各增夫一紀聲齊祝曰萬年赤子爭命于乳哺使君彌念于酏饘羌旌車之甫陳那耄倪之駢牽心忡忡兮齧指樂洩洩兮承顏釋方維趨庭序劬金紫即斑斕中褰浣而庚嵇髓脯削而彌鮮提兒孫以就弄敘樵牧而資懽幂休祥于永日叶靈贊之蕭烟尊備

三而統達福咸五以徵完織江南之女士勤信使
于平安諗二老之強食寧額我公乎加餐考物氣之
雍和盟長泰于坤乾胡鬱儀之叵期趣結璘于正
圜酌南斗而偕往指西方以大旋憮不易之一日
如可贖兮百身罔厚終與維則亦佳事之孔偏酌
遠邇之杯觴藹充閎其紛闐矧恩勤之不寐時有
動于心痏夫何炙絮之不以辰沸人事之中煎洞
今昔之存亡託繼體于名賢惟公私之慍蘊藉薄
蹺以告虔

祭馮親家及泉文

於乎人世最關情者兒女之戚最動念者有沒之
感且戚關兒女者於泉父爲尤密感與存沒者逮
垂老而更悲惟我與公羽振握手在弱冠之期締姻于
居約之會幸釜錡之不懈女訓克閑亦琴瑟之孔
諧家人得所豈廣中道女也云徂爲父爲翁痛何
有極然我所自解解翁者頹齡易損豈宜以憂樂
相關稚甥可憐亦付之兒壻等事故我每自適其
性田園之內有餘歡矧翁得獨全于天尊酒之外

無長物擬百年而不啻庶兩姓其無尤疥癬之疾
未聞呻吟之狀蔑有忽無因而至計乃未慟而先
驚於乎塵世相閱有合有離達人大觀何脩何短
苟婚嫁之粗畢隨時可以便行但子孫之多賢永
世傳之不朽翁其智者無俟予言絮酒一巵聊以
當酌

祭兵道林樗朋文

緊丹陽之古境控楚尾與吳頭宅江湖之上區襟
[illegible]之雄遒往時事異變邑之會一罷邑須之而有
餘物情濫觴紛糾詛戈之鄙隅勤驛奏之
騷騷　帝南顧曰念哉匪其人而弗與謀移寶婺
之屏星作巨鎮于京樞筭大規而畫之布明憲于
東諸侯毋弛紀綱毋設戟鉤茹物則溫盎撚于衣
祿秉義則砥柱屹乎中流蒸黎食德而飲和屬寀
仰沫以承休國論歸其端潔方維杖以匡扶無幼
長無恣愚共快表儀之晬王齊覲歲月之鴻修一
疾偶嬰萬衆狂驅視禳遍乎祠社杳告竭于蓍龜
固以祈神明之謹護可券于遠邇之無郵誰負之

以駛歸不一爲士民而少留庸愚加惻巷衢聲咏
矧體貌之辱肺附之收論心折節情踰等儔民之
精神逐君以往引紼無辭于萬里君之靈貺不忘
茲土流恩永勒于千秋聊陳詞而寫臆寄赤幟于
生芻

徐少槐先生祭文

於乎惟槐之蔭庇斯百年大宗所宅寔甲于宣惟
公夙入德游太初睦族收宗言敦其閫楚有耒陽
公[illegible]憲惟公作宰今爲沃饒公但撫守築陂千
金抱固氣風飲汝吐臨世之勤官如郵與置公謀
國邑身家不啻世之際官性命難捨公徙而歸視
如飄瓦進爲國幹退稱里師日月竝尊衿觸所歸
誰泮大陸少徵忽焉鄉邦告氛典型在前有赫構
堂代芘其宇有鑿精粲代飲其醑有造大人緜以
令子誦通發問光騰遐邇惟公鍾靈厥隴泓渟如
彼初暾萬耀來奔生有隆茀沒有遠思云何旅旐
白晝斯馳姑山之陽眞人是棲于以朝夕靡靡以
嬉曷用將之托衷茲醑庶幾肫愧以贊明水

祭劉著泉文

於乎時事須人亦云亟矣胡用之若是其難而敝之如是其駛惟公閎簿之崇儀宇之偉志行之醇良材猷之竑美曹所共推鉅肩叢庇謂如公者不多得耳公始握篆獨最赤畿所居見愛所去見思人俎人豆峙爲豐碑發聞　丹陛徵車載之貽作近臣躋于琐闥　帝實鄭重毋易厥選需次國門三年有衍旅塵蕭條馬蹏累趼告疾一朝白日忽掩憶昔策名三百其輪並轡齊鑣爾弟爾昆揭來幾何人命半劍檢視舊譜十摧其三有智不以爲時謀有力不以爲時擔豈時之盛也無所需藉於名輩抑時之否也賢者蚤就逸而弊難惟公達者何始何終百年一蜕六合一宮吾黨之嗟不以友朋日消日磨爲世大恫

祭先祠文　代父

皇明萬曆某年月日謹備牲品告祭于曾祖考妣之靈家世服田粗知田事稼穡甚艱稻粱甚美食者甚逸作者甚苦然作苦者糠粃自捱每羨一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無時美食者何知稼穡之艱難或至于狼籍而不顧某幸席祖庇以有諸兒兒長者發家詩書通籍十六年今爲國子師賢關極緊之地師儒極崇之體處以豎子誠不知其宜與非宜而下陋田兒一旦躋此非祖德之爲食而誰爲兒恒誦言辟之錢矣祖宗係積錢之人子孫係用錢之人兒賤騃貴幾于呼盧一擲盡費前人所爲錙錙而銖銖貲既盡矣慮無復遺貯以待異日有懷如荼今率諸兒子謹基下併以爲盟自今子孫有居家不孝友兒亦有言家世孝友期均苦樂賓幸獵躋餘亦勉爲孫貶體抑心保又一門密邇強修累羨錫恩託而先此任與衡同胞相夫是共囊之錢有獲不獲共盂之飯有食不食也天道所疑人理焉測自今以往腐文殘粒均服均食敢丐我祖均此福澤

祭尹太父文

致祭于尹太翁梅石先生之靈白雲逢逢淵水之東濬哲維翁卻嫩淵沖翳蓑薦是躬吉德其豐翁

恬隱約壹桑梓是託壹緯蕭是嚮溪花巖月屬之
酬酯用行綽綽盈樽不酌翁所蓄租善積則餘禮
樂詩書爰發其儒貽厥孫謀振駕方隅　帝用福
於下都猗大夫士庶恬侯斯父以尸以祝惟衆父
父眷言烈祖有秩斯祜猗猗　帝命有常綸錫孔章
爲龍爲光彩服煌煌慶者在堂壽考不忘歷世其
昌誰是倚伏履完集蓺乃摧喬木計聞鄉國度吳
絶越驚呼百屋士民莫贖爲翁持服持服云何飲
泪索源矧伊猶孫亶也可諼脩肺陳裳饌于東方
孝孫之將則篤其慶於戲尚饗

祭陶太老師文

賓尹專愚不辯贅裾行年三十穢世之途知曰品
官極於尚書尚書之尊亶也敢逢吾侍吾師乃見
太翁孤素宛若誰識鉅公彼其之子載金抱珠自
翁之貴甑塵金魚妻子故人脫粟與俱彼其之子
崇堂邃室有臺切雲有宮洗日走翁之廬敝不容
郤高位疾顛華族多淫吾翁吾師蕭然無營兩世
一身載其潔清得勢者雄氣撼風雨福禍移人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敢吐而翁恂恂以肩窮賢吏爲傳舍民不可欺有在而仇或去則遺翁所敭歷終今見思宣之鄰欽間不百里代守代令百不啻矣父老之詠陶公在耳凡吾之言言翁之細慘吾故事深此追憶翁之大者德業福壽朝野共推今古鮮耦微微小子置口何所計往自北我心則馳兩歲而奔造次可知孰云翁亾吾侍吾師

祭孫年侶文

表交令子中心則瀉往行必孤絶語無淫冶欽其白修必有開者既我侍翁數日之內油然笑貌相喻以意游翁之大覺子爲細翁無問產豐產無鹽而固守者廣厦高居高居云何先人之廬服食男女翁則匪棄孺人早倍而翁弗繼弗繼何以抗夫之義亦既力儒乃厭儒巾遙請于廷聲華是膺及其授官實厭官服逮子之封一拜綸綍翁似滑稽貌無卿貴意所不然敵面爲辭而翁接遇狎有牧豎無貪不親無賤不録群不累生貞不絶俗聞翁之逝豫徵於夢其夢如何青衣來迎翁謝且需幼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婚婚嫁畢矣百無事矣一人復來掀須與偕死生之際了了其誰有如翁者乃得自由存以養恬去則歸休以此僑客逐彼蜉蝣世之所爭翁之所羞惟我孫子終天銜卹屠裂南奔孺慕罔極我弟我兄深此涕零誰能忍思寄之典型我尚能來翁其斯歆嗚呼哀哉

祭蕭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至於斯嗚呼先生而至於斯吾不能名先生約先生儀宇襟行瑩如玉清如水溫如春雍容周謹動覆金石於法萬久長而無一短也春月聞先生訃太翁夏五月兩貢生持先生兩札來手致遒結宜無恙第中云老親見背奔從小灘絕而復蘇比勉圖襄事惴惴焉朝露是虞不復知與足下相見期窴尹讀之心怛焉然解以爲此孝子感悼之言知交往復中時有之不復以爲慮嗚呼豈知此語遂成左驗豈知先生於窴尹遂以此爲絕筆耶窴尹爲諸生攻苦先生守府時一試而異之其後歷四年無月不試無試不以冠終日堂皇

對輿皁無不一二舉湯生湯生吾寒頓畏避官長
先生愈時欲見之愈自遠數諭學博士引之使前
每望見輒喜浮眉面語移日忘其爲太守諸生又
嘗舉似鄉大夫曰此方第一流里中小家我者目
殊側且唇先生也甲午宦尹舉於鄉時先生學憲
中州謁之衙齋爲三日歡盈盈不能別吾渡河而
北題旅壁云頃刻離人血千秋國士恩黃河流不
盡此去到夷門明年第南宮先生遺書二服官之
始正養德養望之時恨不與同處長安一一商確
是年先生歸漢陽又一年使歸凝省先生於家以
病不果行迫於期而還燕楚相去五千餘里然音
驛詩筒走無間嘗一書云年來空谷中案上惟足
下稿一部時一披閱眉端色生又云此後書相及
必詳每日情景與所事所交接人蓋先生之惓惓
不肖如此歲數十牘牘千百言聖賢道義提挈期
許諄切如不及嗚呼古今憐才者有矣孰若先生
古今知遇者有矣孰有若不肖之於先生宿習往
脩於先生無量劫中必有合者豈謂今日輟我而

去前四年賓尹以洗沐還途次得先生書其中一二云云若預知里中之禍不肖之必不免者踵未及於門一局方張萬弩齊發半夜易衣冠逃之小孤時先生越在粤西而吾眠伏水草望漢江而呼所需忍不一決者以有先生在也萬喘之餘僅不即盡以存今日而先生死乎庸愚多忌同巷多逼高高明明之物於正人君子豈有仇焉廣博中何所不容而曾不釋於我輩豈天故旌之又故罰之明示人以不可測將百六之運幽與明兩途操之皆伊已氏耶抑吾道非與受其所必至天之力亦固自窮乎往先生一書方今時事何能當足下眼孔即不佞間一問聞亟呼酒逃之半酣中嗟此世界先生所不忍聞且見也者豈其不欲久蒙溷輒蚤自完又不然一二有數之品天上天下俱復寡少而人之所忌天之所急遂不難奪之濁世中乎嗟乎嗟乎士固死知已耳賓尹家地貧單筋肉駑緩禍不解辟利不解拾半生腑臟投人人未有惜者率任之性誰爲可容趨走盲迷誰爲引繩身所

經歷意所欝結誰爲可呼精神氣識誰適爲主自
今以往有面安嚮有足安投有舌安施雖有存者
志亦死矣先是同年陳士燮醵奠太翁擬一函候
先生三捉筆三脫毫頭心以爲不祥棄不復作後
聞計自士燮所百步之内幾不能歸歸而爲位邸
中哭不能哭越半月始盡檢先生手書句不能句
欲爲文寫哀口不能出手不能書嗚呼匠人廢斤
牙生絶絃先生死矣而猶筆猶札者何如人耶先
生初得子喜而遺書云邀天之靈幸成立乎即庸
愚乎何患以有足下在嗚呼天乎某身之不免以
貽先生憂負恩望復何云云唯是傳者皆言兩
孤幼而岐嶷終定之天無所俟卜兩蕭孝友聞天
下凡先生身後事則惟司成先生與進士兄之以
即先生當無遺思宣州之曾中州之別爲歡爲悲
儼然在目未了之念將來之緣與先生宜未可量
固非一身一世所能束制也慘迫酷烈言之無倫
先生其聞乎其不聞乎嗚呼哀哉

祭黃憲副文

維萬曆三十年十二月朔原任中憲大夫潼關兵
備副使胤浦黃先生由蜀入京需補卒於石虎衙
衙之僦居其門下士湯賓尹同其鄉諸大夫視含
斂如法越二七十有四日乃以牲醴設奠而爲之
言曰嗚呼京華何地輪蹄紛駭遭延不釋多至老
死工於送人亦其常理然不謂先生乃終於此終
先生身禮進義退功拜名壇了了無累處爲素心
出非本意今者無責宜責我輩我及親黨皆勸駕
人實挽實推嚇之使行一往一來瀘江之濱昨之
來也高冠博裘賓從餞酒走肉飛絲今之往也丹
旐素帷妻子招魂行追淒其昨之了來誰爲從者
今之遄往欲贖焉可聲吞彊譬生死有地聖不能
挽巧不能避莫爲而爲非官之祟自非然者恨何
能寘憶往南曹假予一席無言不投寸心賞適場
來九年人事陵斥趣膝之朝頷須爲碟意所未降
交浮以白羽變徵橫風饕雪擘從離得合從悲得
歡歡與合與旦暮之間離與悲與呼吸萬年人生
大夢豈不信然蓋棺易簀能庾者寡雙睫未下誰

爲可捨說妙說玄以馬喻馬一氣未承一物莫將
些子未徹手忙脚忙墜惟先生一何錚錚無疾無
病無呻無吟寢而脫屣坐而危襟徵其學力與厥
根因人誰不死世孰非客着處成郵誰爲本宅於
友何疏於孥何親假則皆假眞則皆眞萬里之外
有親有朋游不鄙余亦臨其終附身爲衣附衣爲
木愚知所需二事而足庶幾無悔有衆心目大化
靈而往來無限冤乎解來今亦解反葳蓁寒嚴山
[illegible]我雙眸護公歸輦我事先生由蕭夫子
一歲之內喪兩知已我獨與存生理幾何公實無
悲我悲則那嗚呼哀哉

祭沈韞所文

於戲今之擬貴富壽夭者不於祿命相貌則於心
術行誼祿命不可知也相君之貌則已豐奇腴壯
厚於質而王於神矣以心術論君無所不愛無
所不厚以行誼論君君之尺尺寸寸皆道德也初
接君者襲若馨而飲若醇不知其所自就與君久
相與身家妻子可以相寄而無虞謂德大者福大

備福宜莫君若謂人有生趣死趣君之平生允無
死法矣而何一第以來三試劇縣一拜徵書馳驅
十二年猶以素衣角帶需官京舍終也憶昔射策
之年君家雙壁蔭映精神馬蹄駸駸三百其輪遠
服案事各東以西音驛不常河山間之揭來一紀
人命半劍檢眠舊譜十攄其三馬蹄重約相顧而
吁世路何駛官路何迂憐偕惜會愈於平日笑語
幾時仍君之及歸展在旅不返其室計聞士大中
大息而況我輩兄弟弟言念存亡情同君季
逍遥嗚呼

祭于文定文

皇明萬曆三十六年歲在戊申七月某日巳亥右
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晚生湯賓尹謹以庶
羞之奠致祭于　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穀翁于老先生之靈
嗚呼方公之未相也天下之人延頸企踵以庶幾

一日之枚卜而惟恐其不蚤及公之甫拜也天下之人舉手加額謂庶幾萬年之盛際而共蘄其有成　朝命敦請邦君勸駕兒童笑語公來闕下四夷交賀既相司馬蓋天下方以拜公之時爲開泰之時胡公乃遽以　陛見之日爲陛辭之日一疾告徂百身莫贖豈天上與天下等需公郵命皆如是其速嗚呼出處生死公之所素明也謝事於時事之多艱收身於身名之俱泰公之生平庶其在今之善死以善生亦即襲之善出以善處願慮者有餘完索瘢者無纖齟曰公得全不其信歟吾所慨者小臣既不足以取重庸臣又不可與事君舉世囂囂所不能得者萬一得於公之格心而今者公既已矣一時同召又未必可以盡行其志而安其身公雖亡也尸諫一疏赤忠可瀝其能不動念而長懷乎嗚呼相臣之難蓋難其人其人伊何道重名尊稍不當心議論攢之如我于公不黨不伐朝野同信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哭三弟仲任文

嗚呼三弟汝竟捨父母兄弟去耶嗚呼三弟汝竟
先父母兄弟去耶吾從里門走饒州弟顧吾於邸
送母送汝嫂於舟雖病尚爲周視行李區分僕婢
井井有理而別吾雖念弟病直以爲非久當痊開
顏就道轉相勸慰豈虞以此地此日爲永訣耶凡
問病人生死先問其證弟病固無奴證也四月覲
母入北五月吾使歸同吾將母而南六月舟半道
有數瘀核隱見於頸弟尚不自覺也同舟人偶見
之然弟輒過自若沿途謂醫所在易藥若曰毋急
也汝性躁此直躁氣所結汝弟耐性稍用清平劑
調之久久當自消弟曰恐成瘵瘵吾曰卽瘵亦非
不治之證往父患之十年壽愈矣母與汝嫂言之
然同舟人言之皆然嗚呼豈謂此證便能死人卽
此證能死人豈遽在兩三月間耶吾舟次蕪湖有
老醫陰爲遠近所推有聶某著名外科兩人先後
脉無稱不治者陰言此病非可急愈杜門謝絕喜
怒需吾煎劑百弟苦曰安能百日待耶陰曰不百
不效業市藥歸家製矣出城而遇一妄奴紿之曰

七日可愈不者二七可全愈弟喜甚即日延共食宿所爲藥煮酒數斗味惡烈不可以喉弟曰吾急愈即惡烈吾甘之以試人人嘗口許者腫尋發於面於掌臂奴復紿曰不腫藥不行病不去有諫勸以爲不可服者弟堅不信仍以陰氏藥進不信未月餘而遍體浮急面如羯鼓腹如甕益手足如瓠瓜陰醫復來有難色未月餘而死矣是爲十月十九日也死之前十日甫自城歸宗親臨視呼茶坐談猶言我別無此恙需腫消耳十五日夜忽痰湧有聲如風爐越三晝夜而絶次日吾與母甫馳至擁尸慟跌又一日掩棺面黧黑如鐵蓋藥毒也嗚呼使弟耐緩治與不治必不爲妄庸奴所殺病以躁成死以躁趣其然乎其不然乎弟小時從吾游坐不離側寢不異被其時柔馴如處子自吾第後十餘年所事所友不知何人一旦養成驁性吾甚憂之數書痛教戒然吾兄弟友甚相見輒于于不忍過拂別輒兒啼律以大義悔十餘年來不關共卧起朝夕琢磨庶成就三十二年之身律以世法

諄切書戒今亦已矣割怡怡之愛而投之以所苦往欲何爲今復安施徒益之痛也吾以單貧驟發動招不祥已庚之際合戶震宕吾謀力無所壹意竄避或托於南或托於北二弟懲於答撻之辱勉就功名吾兩人既顧身不能復顧父母四五六弟皆幼弱不曉事中間偎寒解熱理苦扶疾內安父母外支賓朋惟弟而已弟又捨父母兄弟而去瞻前顧後慮外牽中吾將安之乎弟已矣吾與弟俱能讀書往還朋輩醒以達觀父愛兒極慟吾亦借書借人言解慰已矣所最痛者家世奇窮父性奇嚴吾母育吾弟妹八人比人間奇苦萬萬前此三十年間獨竈獨廩獨汲獨舂左手炊右手紡緝口哺胸乳背襁腰倚僮頓之極與兒俱什淚不暇從枕上閣也今漸有執爨者矣生產長育者有女奴負矣而從母吾胎吾乳中育數之兒女一艾而喪夫一壯而夭寒夫者與死等也去歲官中知之不敢以聞母覓差南還閤母與寡妹聚廡相勞苦豈謂哭聲方徹弟又隨之自今以往母又能忍寡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寡媳孤兒雛女以就予養耶勉就予養其能暮暮朝朝不子之哭女之哭孤兒孫之思耶逢一惡境倍憶往時逢一慶事倍憶往時三十年以前之致瞪眼兒輩長大自茹自寬今者寬譬無門悲無已時矣吾年四十未有子前一月西行之便抱二弟之次子以南以安父母四弟五弟六弟吾欲如汝小時挈之坐側督其遠就弟走數科不利爲資太學欲使交海內名流弟子與二弟之子祝其蚤慧親賢聖庶幾光大於吾戶今壯而成者溘然掩去不可知之天約如此矣數歲之孤又安敢望耶吾自已庚間矢不欲入吾里今歲以父母之事勉歸一月然每一行市道上胸鬲欲墳此如飲水冷暖自知未可以告語人也西行之日急母與諸弟安頓南中發自本願終始不肯悖弟亦至孝心知母在家辛苦不如出就予者之康閒故趣母之南母以兒病繫思逮病甚急訊母母從昇輿中兩日夜哭不絕聲吾抱汝長女輿馬迭易倍程以進不見生面見死面矣嗚呼骨肉異處東西離散母子不

相別六七弟兄不一相守病不與於醫巫死不與於含斂罪實在吾吾又何辭吾媿負生平而使弟抱終天之恨也三日前吾貽江西書報二弟曰境界如此不惟無心在家無心在官恨不落髮爲僧耳前途勿復論惟多積方便固元氣看養兒子長成是一著也汝婦汝子汝女吾未死必不貽累父母以貽弟地下之憂倘修身未了輪轉人間期與弟劫劫爲同胞生之後先死之後先皆可勿道嗚呼哀止矣哭聲睫淚恐愈以動兩老人不敢出矣弟有知其能夢來也耶其能解父解母以安爾弟兄也耶嗚呼哀哉

祭劉翊寰文

嗚呼君之於宦來何暮去何速耶宦之於君得何難失何易耶始宦城令缺尹時在京里人赴京者皇皇訴曰宦之無守無令也久矣百姓茹苦慘不賴生鄉有衆紳在宦乞一令最急而君適需補里人聚而謀曰莫良劉君君往試江陰江陰歌思之再試南陵南陵與江陰共爭闕下視已成事莫良

劉君嗣君既拜矣鼇楚矣宣之人父攜其子兒
挈其弟爭逆之家若急日暮之命及君之來部事
王書簾以寂夜巷以恬男女老少各得眠食于
里時與春兒竈婦共驩以呼也曾不百
病失醫如嬰失乳煢煢下戶食福
[illegible]爲宣之民亦不幸矣君
籍者如河蹶淺
郎庠獨

年曾不得邀金璽之褒生及先人隨牒重來甫及
滿考庶幾及於一命而造物又奪之矣君如宣載
米薪與俱宛溪之水食不能一勺死之日至不能
備衣棺又積歲累責尚爲孤兒之慮成進士久於
官次歷落如君者不抑亦薄命之甚也哉往者予
見君于邸議論慷慨了無回伏地方有大利大病
微君莫可行微君莫可言此予與君所獨盟者長
安一席地竟成訣別歸來里門不復見也慟如之
何人生世間內則兄弟外則友朋數日之內既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弟又喪吾友手足淪折肝腸無主慟如之何嗚呼生不諱死死不諱客卽我能言孰如君達矧君死於官治地君之地不得稱客君死未旬日而江陰南陵宣城以貌祠請者所在而是血食無窮聲光爛焉通侯貴官無道辦此也君于去來有餘適矣嗚呼哀哉

祭孫母孫星叔文

萬曆庚戌冬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謹辦品饌香楮致祭於故孫母吳太孺人及亡友星叔之靈曰嗚呼我交孫氏數世矣始我爲諸生星叔之父泗源母吳孺人皆甫壯強星叔諸兄弟皆尚幼泗源意氣不可一世獨心折于雖夫婦秘閣中語必時時舉其以其長子之陽相屬陽小字六予嘗呼爲六郎秀妍聰異父母奇愛之不欲以交凡人予亦愛之奇甚冀其就遠且大也予鄉舉之歲首六郎夭其父泗源亦痛絕相繼以亡當是時孫氏幾中衰吳孺人以一寡婦提三幼孤綜緝內外奴耕婢織家政井然產事贏於往時三

子皆長大娶婦而孫氏始復星叔眉面大類六郎其神氣饒勝予固謂舊所愛異冀屬者行乃在子不數年母孺人卒於家又數年星叔夭矣計予第以來數往還里舍無窮賤以外之交母孺人數接予追往道故未嘗不以諸子相屬今晉仲文季後先遊庠又皆馴謹能世其業孫氏之大宜未有已獨計予使歸星叔送予南都相別石頭城下刺刺涕出予還矣晉仲文季迓我不得見星叔登予故廬一稚女出牽衣相傷可憐也嗚呼人孰無死脩短等耳予宿爲情牽哭六郎時尤烈後更歷多變極人世毀譽興敗曲折之數道念漸生情緣漸減且予以丁未喪三弟以巳酉喪五弟（五弟）亦予南都別者也孱身僅存尚侍父母欲贖我五弟不能則不能更贖星叔矣人生惟母子相聚爲最樂星叔依母東窴魂當無苦予幸在里送母送星叔於山之椒還予石頭一淚亦知我輩交情生死如此爾尚饗

祭張不伐文

萬曆四十二年張不伐家勛病諸與不伐之父二
酉友好者日夜伺問增減爲忻戚八月朔子丑之
交不伐病亡二酉哭慟諸友好哭巷市廢越三日
友人王命名吳希夔殷之霖華憲國湯賓尹徐弘
謨孫之陞以牲酒奠會哭而賓尹爲之唁於虖人
所最不堪忍之事莫死生之際矣予性多迕人世
之阬蹟百創然通脫自若不以損生平驊所遭手
足頻折之變未免劇裂然存亾中半痛一解一年
[illegible]七未子然不生不死於情緣漠如也蓋吾子

吾友之子不伐者死而重傷之不伐弟姊妹四五
人嫁者嫁矣髫者髫之精治書衲治醯鹽矻矻勤勑
迎視朝昏惟不伐之以不伐有心智能任猥瑣甫
室二酉捐牙鏑委之弄二酉走公車久淡鴻抱富
未嘗有幾微少年之不即達人且謂貯其父子齊驤可數歲女兄計梅
女弟計劉亡何髫弟十三而殤兒女之痛於斯爲
摯人倍相尉譬曰有不伐在少枝剔壯枝豐也於
虖豈謂今日相繼盡耶不伐資致昂烈熹勝稍不

當懣甚然忍滴不肯吐又性至孝惟恐以所不快
事貽父母憂內盡手足外彊爲好容顏悅父母帷
牆戶牖間如置重足惟恐涉有諍聲逆父母耳庭
序之間無端相捽不伐之憤益塡矣而熹勝性孝
外不堪告友朋內無所講解於父母胸俞懣病俞
牢膚肉枯削無餘然俞秘諱不欲見人甚之不欲
心母妻一月前就醫江上輒語所扶侍奴子我必
家病問篤二酉夫婦追之萬方牽諭始從北固
一僧同歸然猶時時語我少差當遊西湖虎
丘盡吳越諸勝以歸歸當棲心佛乘朝夕灌禮於
乎平生無戶外之周遊無儒業外之熏習勝情騰
躍於牀第之間道慧豁朗於醫覩之會憤耶激耶
悔耶悟耶於乎此其志意於人間世奚若也予後
先同友人伺問不伐忌人然聞予至輒喜予與語
空闊了寂之概甚領有會素所不信之佛事一信
持則念念不捨前一日予與二酉甫坐急請予予
搴帷撫之瞪曰喜聞老伯高論已曰夜夢觀音以
山裏紅串挂予體山裏紅者山查也予曰大士來

援是好消息北固僧又謂予言旬日內大士見於
夢者數於乎此善祥也豈不伐宿因有異大士授
茹去住往來出於尋常貪生怖死之外耶於乎人
生一世疾於石火父母兄弟朋友同一蟻聚倏合
倏離孰先孰後數年之遘亦足省觀年無年子無
子俗情視之遑遑耳以道眼覷之其於讚毀升沈
名位成敗之故同一浮漚不伐誠棲佛乘盡人世
奔逐勞攘可詬恥之事與我輩今日對面悲唏若
父母慟哭之狀皆以為愚頑不智而可笑也予不
經百創不悟身世不伐蚤與聞乎大道更先幻無
所悲慟矣不伐喜言高論此論解相領否嗚呼哀
哉尚饗

祭葉玉城文

萬曆四十三年歲在乙卯中春十六日湯賓尹謹
以香楮饌羞之儀致祭于故太僕少卿玉城葉老
先生之靈於乎古今治亂泰否之會與歲月以周
游昏累榛而成旦絺久襲以辭裘邀神明之必復
庶衆正其永休覬英哲之重振亦剝復之常期我

殊疑於今日之天胡夫子之不可以久留憶昔之
年偕君於朝稷有豐狐莽有跳魑盤九豹以當關
將輿致乎中廟詆麒麟爲不祥逢騶虞而必摽鳳
孤咮以長鳴奪群爵之啁嘈迴天照以垂空懾晝
見之横妖君不肯自食其白意世連卷側目而嚮
之若晉江之不可以借一朝而宣州之不可以借
一人矛因戈奮俎與刀隨摧鋒無隆剗地無卑中
丞以下十輩如追秦與淮與決體代興炎炎之勢
莫之敢膺擁麾戴旄競爲先登我仍不戒貫以舌
鷹以髮齒劒苦不自量尾君於潛義亦孔揚酣我
輩於餘畝聽淫夫之行貿蛾逐焰以龐投狗嘬骨
而爭嗾果歲時畢露其肘衿抑三五寢窮於窟竇
豈大社之遂無靈席精忠之必有祐還我寶臣天
子之思俟河之清展也其時一劫分棋一匕分醫
揑抌之間忽以君歸遠則朋昆蜀周浙王管子先
之近則一鄉天有意耶抑無意耶我甚疑斯不知
其佗於乎茅斯拔而爲棄蘭以臭而稱同我出我
處君始君終彈冠擬之貢禹升堂附於孔融每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抉以趣郤必擢肝而洞胸誤言不及於妻子舉念必瀝乎君公自我生平目見耳聞智過其量膽大於形危事無怵猝事無紛交游之間可任急者自君以外亦難其羣環回世宙我心則焚我有古遺不可以捫於乎君之勳聲浹聲轂眞方維飫竈婦沐春兒大郵以北大鄆以西凡燕齊趙魏吳越豫章之丘皆高拱扈顚以戴德而歲封羊豕以視釐禪世菁藻文子文孫儻先臣之未罄亮來裔之重甲君拍手笑歌以謝賓客予獨何爲轉側而酸辛知不可別奸以私亦足以諒予情之眞於乎尚饗

祭管五陵文

歲在乙未君始登第昆朋之誼于時始締君德老成事理多庚發容展武倬有矩陳余性少狂猛氣橫厲一袖拂空地天爲贅君實長予百教以誨懲佚勸修擢肝瀝肺子踐金馬尋言沐休君綰銅章亦罹慈憂彼里者豪方斧方刀下宮之茶首及儒曹敗葦寒蕭雨虐風饕顚撼無央僅領枯尻樓影辟人偶得君見舌齟未伸淚被于面君再謁補予

亦還班燕北閩南阻絕河山課績童明徵來　天
肇作　帝耳目蘭臺極選世所營爲與所擁推貨
販集雲驟輿馳蹄而我與君慮絕謀眉君父之外
百不曉知淫人在墉霾天曜日予奮於舌君奮於
筆炎炎彼徒兩目睊睊側肩帖耳以防吾宣臬節
之移故來嘗戰中朝莫容予亦南踐欲採黎藿先
虞猛虎凡今之人思亦良苦魍魎高翻蜚蓬刺天
惟我與君獲還於田春穀春生景物芊綿惟茲敬
亭鳥靜雲開兩邑相望弋江中寫照我同心有綣

無捨南掊茅龍北眺黃嶽明聖東湖匡廬西郭蠟
屐脂車覩山尋壑選隙徵辰風期如昨以我栩栩
信彼狂信鉤黨之像月異月新爾瘞爾筆予昨子
舌方罫幾局劒首一覩天不憖遺竟以君去含情
寂居控語無處世路悠悠何知弟昆薦牙之鼎遊
羿之門生不反戈亦云厚僥而況于死何盟可要
榜中之人勿復煩齒即吾同郡今共已矣君有佳
嗣續緒紹功爲所欲爲英靈與通予有赤斧[illegible]
不往三萬六千當場一喝行西州門輒不忍臨延

及一期歲除逼侵華屋山阿悲如之何杖策扣扉
泣以當歌尚饗

祭沈震陽暨配魏宜人文

前是歲癸丑八月震陽沈公卒賓尹訣于榻哭失
聲越四年丁卯七月元配魏宜人卒賓尹夫婦與
公與宜人兄與嫂若也其月家封公以七泰觴客
賓尹隱聲不敢發踰旬爲八月朔四日率弟薦尹
近尹以次謁唁而賓尹爲之辭於乎我年二十七
海天下賢豪縱橫飛翻掉蕩之狀可喜可怒則
以爲不若還之故鄉故鄉故朋可與語處也周還故鄉
故朋求所爲不辨寒熱不諳向背不熟茹吐與一
世快人若別者獨我內兄震陽一人蓬蒿之下莫
莫朝朝私謂厝其身於無懷之庭華胥之廡而不
謂其已矣我行年五十所交天下智人慧人何多
而愚人少也奇人幻人何多而中庸人少也我徵
風於里巷問所謂婦女之懿誦樛木樛木以言無
妒嫉耳殊溫曛愛未易言也誦鳴鳩鳴鳩以言均
愛爾慈惠過所生未易言也若我震陽若宜人者

我出我處未之數聞也於乎婦有密德非密親不知士有質行非質友不親此我與公與宜人所以生前欵洽若家人昆季之無間然而臨岐繾綣涕泗承睫而不能自已也於乎功業多有人倫實難如公宜人足陋冠簪沈氏世德庶公能存奕葉紹之式子及孫士失閨範物情所流莫可控捲坐則封眶立必斷吻何以對公居身字壟於

一 尚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